

严晓星赧然一笑道：“怎能逃得过伯父一双神目，小侄有得逞只不过取巧一快字而已。”

伏建龙笑道：“咱们且莫谈这，快快回去吧！”

两人身形如风，途中重重接引，伏桩严密。

回至湖滨别墅后，另辟一院密室将魏醉白放置床上，魏醉白体尚温暖，气息微足，紧闭双眼，面色苍白如纸，严晓星五指捏在魏醉白右腕寸关节上，凝神察扶脉象。

伏建龙一瞬不瞬地注视着严晓星面色变化。

只见严晓星面色阴晴不定，时而皱眉，时而短叹。

伏建龙面有忧色道：“魏醉白有救吗？”

严晓星微叹一声道：“他六脉散乱，阴阳二气逆冲，因血行不循主位，窜逃奔流，痊愈之望只有一半。”

伏建龙呈惊喜之色，道：“那么有劳贤侄施展回春妙

严晓星道：“救治魏醉白需耗费时日，先以金针刺穴手术，射引散乱气血聚集主经，时非七日不可，再以灵药调理内腑，不过痊愈后武功纵或未失，恐浑然忘记前事，无异痴呆，于我等又有何用？”

伏建龙道：“听天命尽人事我等不妨一试，何能见死不救，有失侠义之道。”

严晓星遂在身旁取出一只钢盒，揭开捏出十数支长短不一金针，刺入胸腹等处重穴后道：“小侄命人严加看护，不可惊忧魏醉白，防血行有变，加速其死。”

伏建龙与严晓星相偕退出，径往大厅会晤冯叔康，严晓星道：“小侄去瞧柳姑娘是否已健好。”

冯叔康道：“你去吧！”

严晓星出得大厅，快步如风急向柳无情居室而去，只听柳无情室内传出一片莺声燕语。

萍儿发觉严晓星登楼，娇笑道：“严公子来啦！”

严晓星瞪了萍儿一眼，道：“她们又在编排我的不是吗？”

萍儿格格娇笑道：“公子有无不是，婢子如何知道。”

严晓星鼻中低哼一垢，迈入柳无情房内，只见诸女均在，靥泛桃花，羞红未敛。

许飞琼嗔视了严晓星一眼，道：“你来此则甚？”

严晓星咳了一声道：“伏建龙已将魏醉白带来。”便将又金针过穴之事详细叙出。

柳无情神色凝重，道：“看来伏建龙也不知教主藏图确处，此事似只有教主及魏醉白知情。”

严晓星道：“如此说来，燕姐也不知了。”

柳无情颌首，笑道：“我如果知情，那有如此平安，眼前迹象渐明，分

明伏建龙怀有二心，星弟应善为利用，慎密筹计，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严晓星道：“这个小弟知道。”

柳无情转身在展中取出一幅墨绘路径图，展开详细指点讲解后道：“星弟拿去交与伏建龙。”

严晓星接过收置怀内，告辞走出。

冯叔康与伏建龙葛元良董飘萍四人聚在厅内饮酒高声谈笑，严晓星直趋入内，把图取出交与伏建龙。

伏建龙展开，一眼瞧出柳无情未将紧要之处绘出，不禁心情大宽，笑道：“如此大事可成。”

说时，一名壮丁疾奔而入，禀道：“孟逸雷大侠驾到。”

严晓星大喜道：“他来了吗？待我出迎！”

忽闻传来孟逸雷宏亮大笑道：“不用了！”只见孟逸雷迈步跨入，左肩立有一只毛片雪白红嘴鹦鹉，与冯叔康等人寒暄后，向严晓星笑道：“幸不辱命，七上岳阳楼才得与陆道玄相见，陆道玄闻得贤弟誉望日隆，庆幸故人有子，但坚称必须贤弟取有无极帮内那幅藏珍图，然后将此鸟放回，他自然会兼程赶至。”

严晓星延请孟逸雷入席，笑道：“小弟敬孟兄三杯。”

孟逸雷仰饮而尽，酒过数巡后，孟逸雷笑叙此行经过，事先早经安排，自然一无破绽。

伏建龙霍地立起，道：“老朽要走了！”

严晓星道：“伯父也要偕同友人潜入无极帮总坛吗？小侄之见似不宜轻身涉险。”

伏建龙微笑道：“老朽不去，傍晚时分自会返转此处，但愿不负此行。”

严晓星道：“小侄恭送！”

魏醉白躺在榻上，依然沉睡如死，气氛弥漫着凄凉冷寂，使人不禁油然泛起一股寒意。

午刻时分，严晓星同着一人进入室中，那人形貌穿着赫然正是魏醉白，分辨不出孰真孰假。

严晓星抱榻上魏醉白走向里间一座佛堂。

佛堂内清静无比，佛案上灯中檀香花起袅袅清烟，芳香沁人心脾，上首敬奉一尊丈无金身手千观音，两侧侍立着善才龙女，塑雕甚精，栩栩如生。

严晓星闪立善才童子右侧，只见善才缓缓移开，地面显露地穴入口，拾级而下进入一间石室，室顶嵌有巨如鹅卵明珠五颗，光芒四射如昼。

只见严晓星将魏醉白放置在石榻上，骈指如飞剪飞点了十数指。

须臾，魏醉白发出一声梦吃似的呻吟，两眼缓缓睁开，只觉全身绵软乏力，不由心神骇凛，面现惊悸之色。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魏老师感觉好些吗？”

魏醉白颈部转动艰难，循声扭侧，一眼望真严晓星含笑立在榻前，不禁

诧道：“原来是严少侠，为何魏某身在此处？”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魏老师请思忆前情便知。”

魏醉白脑中穷思苦索，意及自身受蒙面老人联臂合攻，不慎肋上中了一指，只觉一阵奇痛，就此昏死了过去，目露惊容道：“魏某身受白眉老怪党羽合攻，寡不敌众，不幸负伤昏死，莫非是少侠所救吗？此恩此德，没齿难忘。”

严晓星道：“魏老师已昏迷不醒已月余了！”他将日期有意延后，使魏醉白心理上引起一种莫名恐慌，深信不疑。

魏醉白诧道：“有这么久吗？”

严晓星拉过一张木椅，坐在榻前，道：“魏老师虽罹受老怪党羽毒手暗算以致昏迷不醒，但却未落在白眉老怪手中，恰巧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赶到，为金刀四煞所救。”

魏醉白惊诧道：“为金刀四煞所救？”

“不错！”严晓星正色道：“显然白眉老怪门下网罗的不乏武林奇才，魏老师所罹受的点穴手法竟然异常奇奥难解，魏老师体内六脉散乱，阴阳二气逆冲，若经行解穴，魏老师必内腑迸裂，口喷鲜血而亡，神木尊者传人不禁束手无策，”说着长叹一声道：“此事在下原也不知情，因湖滨别墅外群豪毕集，在下不时窥察各豪动静，无意窥知帮多人神色匆匆，望一处深山中奔去，鹤行鹭伏，极为慎重，在下不禁好奇尾蹶贵帮之后，察觉贵帮主及甚多高手潜伏密林及外低声谈话……”

魏醉白异常动容，道：“我帮主谈话什么？”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林木中乃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栖息之处，魏老师已在神木尊者传人手中已有三日之久，贵帮囑令四面攻入，可救则救，如若无救，则不幸杀之灭口，魏醉白知隐甚多。”

魏醉白目中不禁泛出一抹怒光，道：“此话当真吗？”

严晓星道：“你我惺惺相惜，道义之交最重诚挚二字，在下无须对魏老师谎言欺骗，”语声略略一顿，又道：“其时，在下当贵帮大举攻袭之前，略施诡计制住贵帮一名手下换上衣履，林中昏暗易于鱼目混珠，以声东击西之策引开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救出魏老师，贵帮手下认为在下为本门弟兄毫无阻拦，是以将魏老师带来此处。”

魏醉白道：“敝帮迄未知情系少侠所救么？”

严晓星摇首答道：“在下不愿引来杀劫，此事仅在下一人及看护小童知情。”

魏醉白怔得一怔道：“请问魏某置身何处？”

严晓星答道：“鄱阳湖内一小岛上，但距湖滨别墅不远，仅五里之遥。”

魏醉白默然不语，似是沉思一重大之事。

严晓星也不再言，只上目往着魏醉白。

半晌，魏醉白长叹一声道：“看来，魏某已在此处甚久了。”

“正是！”严晓星道：“魏老师已昏迷不醒睡在此处屈指算也已有二十七天了，每日两次灌食参汁保持体力，因魏老师受伤极重，必须导引散乱气血聚归主经，然魏老师罗受点穴手法奇奥歹毒，在下必须慎重，稍一不慎，必遭惨死，幸亏吉人天相保以醒转，但魏老师行动自如，恢复武功，至少须在九十天后方可。”

魏醉白黯然一笑道：“少侠大德，今生难报，魏某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委实碍难启齿。”

严晓星聪颖过人，听出弦外之音，微笑道：“魏老师有话只管请讲，在下决不以为忤。”

魏醉白话到唇边，欲言又止，最后长叹一声道：“少侠不惜犯相难涉险救，不知是否别有用心？”

严晓星闻言，双眉上剔，不禁哈哈朗笑道：“魏老师是否心疑在下有索恩报德之心，探听贵帮中隐秘吗？这个但请放心，在下愿以自身之力取得骊龙谷藏珍武功秘笈，报以血海大仇。”

魏醉白面现愧容，道：“魏某以小人之心妄度君子之腹，望少侠见谅，时逾一月，武林当有重大变化。”

严晓星微笑道：“世事沧桑，瞬息万变，凡事不可逆料，魏老师说话甚多，请歇息安睡，这三日内尚须喂食参汁，之后可进食稀粥鸡汤。”说着起立告辞离去。

魏醉白洒我中感慨万千，喟然长叹。

严晓星出得石室，只见那魏醉白笑道：“我要否睡下，装作昏迷不醒。”

萧文兰掠入室内，目睹假魏醉白，娇笑道：“若事先不知内情，只道你就是魏醉白，”又向严晓星道：“庄外传讯，说是伏建龙正要重返湖滨别墅，星弟急作准备，以免露出破绽。”

严晓星微微一笑，取出金针，在假魏醉白身上砭出十数处空穴，道：“这与刺人魏醉白体内的丝毫无异，均是空穴，现无须躺下，俟伏建龙来此探视前再躺下不迟。”说着与萧文兰相偕出室而去。

黄昏日落，西方染上淡淡霞彩，乾坤八掌伏建龙独目一人快步如飞往湖滨别墅外走来，面上不时泛出得意笑容。

忽闻林中丛中传出语声道：“伏大侠吗？”

伏建龙微微一笑道：“不错，正是老朽。”

林中人影一闪，掠出青历蓝董飘萍。

伏建龙道：“为了防护湖滨别墅，董老师日夕辛劳，伏某不胜钦佩。”

董飘萍道：“伏大侠言重了，事关武林安危，董某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些微之劳就不上什么。”

伏建龙道：“闻听严贤侄之言，在湖滨别墅内外已遍布极厉害的奇门禁制，老朽竟瞧不出丝毫可疑之处。”

董飘萍道：“伏大侠稍时必然得见。”疾伸右腕，一把拉住伏建龙跃向

林中。

但闻一片衣袂破风之声，只见三个身着绿衣长衫，貌像狞恶大汉停身在他们原立之处。

董飘萍出声道：“三位来此是找人吗？”

那三蓝衣人循声望去，却不见丝毫人影，中立一人狞笑道：“朋友，相烦通禀冯庄主，就说云雾三怪求见，索还当年宿债。”

云雾三怪弟兄三人，老大追命神裘龙，老二勾魄神裘虎，老三报应神裘豹，艺出西域，练就一身混元童子功，横行蛮荒，威震南疆，足迹未有踏入中原一步，武功高强。

伏建龙惊道：“这三人也来了，风闻昆仑四剑为报杀徒之仇，登门索债，拼斗一夜，昆仑四剑终告败北。不知受何人之邀也来涉人此场是非。”

董飘萍朗声道：“三位北向步入林中，才是去湖常规别墅正途，在下在此肃候领路。”

裘虎闻声目露异容道：“尊驾为何不现身出见？”

董飘萍向伏建龙低声道：“兄弟欲引裘家三怪身陷奇门，伏大侠才可知晓禁制奇奥厉害，”继又冷笑道：“三位既敢登门寻仇，为何不敢听从在下之话，否则请三位速速离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三怪互望了一眼，目中迸吐杀机，撤出肩后混元槊横胸鱼贯循声扑入。

裘龙双脚尚未占实，突中腕上如被猛兽所噬，奇痛彻骨，忍不住闷哼一声，右臂疾扬，混元槊竟脱手飞出，只见一片热红焰扑面袭来，闪避不及，发须顿被燃着，宛如团火球，只听裘龙发出一声凄厉惨嚎，倒地翻滚。

转瞬，裘龙衣履均急速蔓延燃烧。

裘虎裘豹为这突如其来之巨变，震恐变色，手足无措，亡魂丧胆，顿萌逃意，转身欲待窜出林外。

身才离地，眼前只感红光眩目，炽热火焰扑面袭至，双双惨嚎出声，倒地翻滚。

片刻之间，裘氏三兄弟烧成一堆枯炭，周近土地皆呈焦黑之色。

乾坤八掌伏建龙瞧得逼真，心神猛震，咳道：“这是什么奇门，有如此厉害。”

董飘萍淡淡一笑道：“董某只知名唤三元雷火奇门，陷之禁制，必遭殒毙。”

伏建龙道：“那么，董老师必定通晓此术罗？”

董飘萍摇首道：“这奇门遁甲每日数变，幻化莫测，一切均皆听命，若误失方位，不死即伤，伏大侠每次来时均为同一路径吗？”

伏建龙不禁一呆，道：“老朽就是诧异每次出人均非同一路径，原来如此，布设奇门之人但愿一见。”

董飘萍大笑道：“此人只有庄主见过，董某居此日久，尚无一日之缘，何况伏大侠。”

说着领着伏建龙快步走去，所择之迂回曲折，使伏建龙晕头转向，困惑难解其中奥秘。

步入庄内，只见逍遥太岁冯叔康与严晓星立在花径间商谈，不禁高声赞道：“冯兄，难怪你安如泰山，所设奇门委实厉害，方才云雾三怪误陷禁制俱遭焚毙。”

冯叔康闻言惊道：“裘氏三怪吗？当年理亏实在小弟，今闻惨死，小弟实感内疚。”

伏建龙道：“这等恶人，死不为过，还有什么惋惜，”又目注严晓星，接道：“老朽友人已兼程赶往无极帮总坛，快则七日，迟由十日当有报命。”

冯叔康道：“只恐强阻独多，未必如此容易到手。”

伏建龙道，“凡事尽其在我，我辈行事岂能畏惧艰险危难，”继又道：“魏醉白伤势如何？”

严晓星道：“须将散乱气自遵归主经时非七日不可，再清除体内积淤方能清醒言语，魏醉白秉赋深厚，谅一月之期当可痊愈。”

伏建龙道：“老朽意欲探视，不知可否？”

严晓星笑道：“小侄领伯父前往。”

两人并肩同行，严晓星与伏建龙低声商议如何取得骊龙谷藏珍之策。

不觉行在魏醉白室外，只见两名抱刀黑衣劲装汉子宅护门前，两人迈入室内，魏醉白仍然昏睡沉沉，穴道上金针尚插在原处。

伏建龙凝视了半晌，道：“贤侄，金针是否尚须换易？”

严晓星答道：“六脉散乱，欲引导渐流向主经，不可操之过急，必需一个对时换易一次。”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虽然魏醉白得能救治，只是嫌时间慢了一点，仍恐老朽偷天换日之计将付之流水矣。”

严晓星心中暗笑，道：“天下事欲速则不达，倘须魏醉白速愈，除非艰骊龙谷藏珍的千年雪莲宝。”

伏建龙闻言默然不语，面有忧容道：“白眉老怪有此人为助，无异如虎添翼矣。”

严晓星摇首答道：“那也未必尽然，强中更有强中手，小侄之意白眉叟有此人为助，无极帮必心有畏忌自当稍加逊迹，可收相互制衡之效，与我等行事当更有利。”

伏建龙笑笑道：“但愿如此！”口中虽如此说，其实心内满不是滋味，心中油然泛起患得患失之感。

严晓星见状已察知伏建龙心情沉重，遂道：“说此徒乱人意，伯父请回大厅，义父还有事与伯父商量。”

伏建龙默然颌首与严晓星离去。

双方表面上平静如水，待时而动，其实比动手相拼，血腥遍野还要猛烈，勾心斗角，各逞心机，此乃克敌制胜取法乎上，伏建龙有计穷力竭之感。

回至大厅后，即见葛元良与冯叔康似在争执，面色严肃，葛元良一眼瞥见两人进入，忙高声道：“严贤侄，方才待得邓鸿武传讯说是白眉老怪今晚将有异动。”

严晓星闻言呆得一呆，冷笑道：“老怪妄图大举进袭湖滨别墅，那无异飞蛾扑火，自我覆灭。”

葛元良摇首笑道：“贤侄误会了，老怪今晚将偷袭元极帮，他已闻知百兽天尊已然赶到，惟恐无极帮力日渐强大，万一魔法三僧，风火头陀，排教高手厉炎相继赶至，所以先发制人，老朽与你义父计议我等亦赶去坐收渔利，一劳永逸岂非甚好！”

伏建龙闻言暗中大惊。

冯叔康笑道：“葛天元此计甚好，换得平日定无异议，此刻事有碍难，却不能赞同。”

葛元良诧异道：“为什么？”

冯叔康道：“我等日的却在索用无极帮偷取那幅藏珍图，倘无极帮偷惨遭覆灭，凭我等一番图谋将付之流水，依老朽之见，我等应相助无极帮一臂之力。”严晓星道：“相助不可，暗助即可，星儿之见我等只在暗中窥伺，倘无极帮获胜，我等则可避免出手。”

冯叔康道：“我儿之见甚是，廖独孟逸雷两人弃已赶去窥察动静。”

伏建龙道：“老朽静极思动，今晚欲大开眼界。”

冯叔康道：“伏兄欲赶去吗？也好，我等随后就到，星儿，奇门已更易，你相送伏伯父出庄吧。”

严晓星道：“是！”

伏建龙心内忧急如焚，却佯装从容镇定，微笑道：“贤侄，你我走吧！”

葛元良目送伏建龙严晓星步出厅外，不禁面现笑容道：“元疑伏建龙闻得噩讯，即迫不及待，此人如何认贼作父，甘心为虎作伥？”

冯叔康长叹一声道：“江湖变幻诡诈，无法以常情衡量，伏建龙为何如此，不待水落石出，则不能明白真象，小弟如推测不误，伏建龙赶去，定不愿与白眉老怪相拼，必旁为良，避凶越吉。”葛元良点点头，笑道：“葛某之见也是如此。”一轮明月，清澈皎洁，和风习习，四野如风披着一种雾气，幽美恬静，令人沉醉。

石室中魏醉白静静躺在榻上，不知日夜，脑海中思念纷致，前尘往事，一一似在眼前闪现，不时发出长吁短叹。

忽室外人影一闪，走进一青衣小童，眉清目秀，慧点可爱，手捧一碗热气腾腾参汁，笑容可掬道：“魏先生，小的奉命喂食参汁。”

魏醉白道：“你奉何人之命？”

青衣小童笑道：“自然是奉严少侠之命。”说着侧坐在榻上，取起碗中调羹舀满参汁送与魏醉白唇边。

魏醉白咽入腹中，皱眉诧异道：“参汤怎有此异味？”

青衣小童闻言噗嗤，笑道：“魏先生，我家严少侠精擅医理，在参汤内加了几味药，功能补血养气，你这叫做不识好人心啦！”

魏醉白暗道：“说得极是，严晓星倘需加害于我，易如反掌，是我多心了。”遂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在下不是这个音思。”

青衣小童道：“那你就安心服用。”继续一勺一勺喂饮参汤。

片刻参汁已罄，青衣小童用布巾拭净魏醉白嘴边药渍后退了出去。

魏醉白脑中一片混沌，渐感眼皮沉重，竟昏昏睡去。

须臾，室外走人严晓星，行至榻前寻视了魏醉白一眼，伸出两指在魏醉白后穴点了两指，轻轻唤道：“魏醉白，你是何方人氏？”

只听魏醉白答道：“学生原籍陕西长安！”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你将家世及师徒习艺群情道出。”

魏醉白遂把其生平不厌其详地娓娓叙述出。

已黎明，魏醉白尚未提及其投身无极教，这是严晓星仔细处，草率忽略，易于铸成大错。

严晓星沉吟了一下，道：“魏先生今日扰良我，明晚当再为相见，还请歇息，在下告辞。”说着点了魏醉白一指，退出室外。

萧文兰在外迎着，道：“孟老师传讯，地极帮虽然伏建龙及时赶到，布署后欲待撤走时已是不及，双方展开猛烈拼搏，无极帮有百兽天尊为助，双方稍有伤亡，现仍呆滞着。”

严晓星笑道：“看来伏建龙一时无法分身了。”

二十五

一连三日。

无极帮众被困在一座深谷中。

白眉老怪党羽也不敢侵越雷池一步。

时已深夜，冷月迷蒙，谷中不时随风传米兽吼鸟鸣，冲破了这似水沉寂，阵风过处，叶翻枝摇，宛如纷纷魅影，张牙舞爪，令人战栗。

谷口外，峭壁如仞，山藤俗附，只见一条黑影从危崖之巅缘着山藤蠕蠕滑下，鹤行鹭伏，捷如猿猱，避开白眉叟密布谷外的伏桩，疾行如飞掠出数十里外隐入阴暗中。

小径中突现出俊逸神飞的严晓星，衣袂飘振，身法如行云流水，似缓实速。

蓦地——

暗中突传来语声道：“严贤侄么？”

严晓星似感一怔，道：“是伏伯父么？正是小侄！”

暗中现出伏建龙，皱眉笑道：“三日来双方相互拼搏，难免些许伤亡，但无任何进展，无极帮守护严密，白眉叟迄未攻入无极帮屏为天险的山谷，此刻一切趋归于平静。”

严晓星道：“小侄隔岸观火，不欲参与，他们双方呆滞着对我等湖滨别墅极为有利，但他们谁也不愿在未得藏珍前断伤元气。”继又道：“伯父意欲何往？”

伏建龙笑笑道：“老朽意欲去湖滨别墅探视那魏醉白，此刻见着贤侄也是一样，他怎么样了？”

严晓星道：“脉渐趋平和，散乱气血渐已复归主经，仍迄未醒来，据小侄判断，莫非七日不可。”

伏建龙道：“如此则大有进展，若魏醉白醒转，心生感恩图报之念，自吐无极帮内隐秘，则贤侄复仇之举当收事半功倍之效。”

严晓星道：“幸蒙伯父之助，此恩此德无法报答。”

伏建龙道：“你我说此不是太见外了么？”

说是只见一条黑影如风掠至，现出面目森冷怪异的廖独道：“老弟，我已探得白眉老怪恶毒阴谋，欲将出谷内无极帮匪徒一网打尽。”

严晓星冷笑道：“未必如此容易，老怪欲施展什么歹毒之计？”

廖独摇首答道：“这个愚兄也无法清楚，偶闻老怪也悟出柴青溪那奇书中奥秘，用排教法术使无极帮匪徒自相残杀，或有其他诡计也未可知，风闻谷内藏有老怪内应。”

伏建龙闻言不禁心神大震。

严晓星微笑道：“廖兄，不是小弟说你，凶邪火拼，与我等何干，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休看廖独性情火爆刚愎，但却真服了严晓星，摇首道：“话不是这么说的，白眉老怪此计成功，湖边别墅恐无法安宁，老弟若不设法制止，徒贻无穷后患。”

严晓星道：“不错，咱们分途而去，见机行事，但以不出手为宜。”

伏建龙道：“好，老朽要瞧瞧无极帮以何能避过这场杀劫，恐未必如此容易咧！”

说着一鹤冲天而起，瞬眼无踪。

廖独摇首一笑道：“老贼闻讯心慌意乱，急急赶回，但此讯却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严晓星道：“如此你我分头行事！”

忽瞥见远处两条黑影疾闪而过，身影甚为稔熟，不禁一怔，忙追蹑而去。

他身法绝快，疾如流星奔展，片刻前后相距不过十丈左右，瞧出前面两人，正是那清风庵主及杜翠云。

只见清风庵主与杜翠云迳向一处涧壑中掠下，涧石似鬼牙乱错，滑不留足，奔泉汹涌，轰轰雷鸣。

严晓星施展排教五行遁去，隐于杜翠云身侧，只听清风庵主道：“杜姑娘，就是此处么？”

杜翠云颌首答道：“晚辈多日来寻觅，才发现涧瀑内有条狭仄石径可通入谷中，谷内戒备森严，是以晚辈知难而退。”

清风庵主略一沉略道：“姑娘定欲今晚报仇雪恨么？”

杜翠云凄然一笑道：“父仇不共戴天，晚辈筹思多日，时机稍纵即逝，今晚白眉前辈大举进袭，此乃天赐良机，望前辈相助。”

清风庵主道：“姑娘要老身如何相助？”

杜翠云道：“此刻相距三更不远，白眉前辈必有动静，前辈登峰而上，山间必有无极帮伏桩，俟白眉前辈大举进袭时，前辈即现身残灭匪徒，无极帮知山头有警，注意力分散晚辈必可轻易蹑入。”

清风庵主叹息一声道：“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老身凶名久著，久行不义，如今才猛然省悟，回头已迟，老身应允你就是，但姑娘孤身一人，未免涉险。”

杜翠云凄然一笑道：“晚辈属下一人未来，多一人就增一分凶险，徒然送死晚辈何忍。”

清风庵主道：“姑娘何不恳请严少侠相助，他现在湖滨别墅内。”

杜翠云见提起严晓星，心中不禁一酸，低声道：“晚辈乃薄命之人，岂可作非分之想。”

严晓星闻言不禁黯然神伤。

但见清风庵主慨叹一声，道：“老身去了，姑娘好自为之。”

身起如鹤，向崖上掠去。

杜翠云身形疾闪，严晓星暗暗随之，杜翠云身穿飞瀑而入。

崖洞狭窄曲折，杜翠云仗着身形软绵灵巧，侧身滑入，洞径不短，约莫一顿饭光景方至洞端。

洞外藤草密覆，距谷底四丈高下，但闻兽鸣凄厉纷传入耳，显然白眉叟已发动攻袭。

蓦闻一声惨嚎腾起，接着重物坠地，只听一人高喝道：“山顶有警，连连传讯接应，不可容匪徒侵入。”

一声刺耳竹哨飘送开来，划破如水夜空。

杜翠云知山顶清风庵主已然动手，忙从怀中取出一袭黑巾扎住颜面，疾挪鹰隼落谷底。

进处正立着一黑衣匪徒仰面注视峰顶，不料杜翠云飞身疾落，惊惧一颤，喝声尚未出口，只见寒光疾闪，一支剑已点去咽喉穴上。

杜翠云低喝道：“你不要命了么？速道出百兽天尊在何处？”

匪徒乃一极阴险狡诈之徒，胆寒魂落之际闻言不由心神一定，暗暗冷笑道：“原来是贱婢，我若叫你好死誓不为人！”故作惊惶道：“姑娘饶命，百兽天尊就在百步外一幢木屋中。”说时伸手一指，又道：“小的领姑娘前往！”

杜翠云原就探明百兽天尊定处之处是一座木屋，但不是这方向，闻言大怒，劲透剑梢疾送。

匪徒曝声未出，已自横尸在地，一股鲜血泉涌喷出。

杜翠云跃开去，一缕淡烟似地掠向东方丛树中。

谷内众匪徒忙于戒备谷外侵袭的白眉党羽，不防杜翠云侵入，身旁黑影掠过，只道是自己人也不以为意。

五株合抱参天古树中孤另另有座木屋，但杜翠云尚未进得古树已是面色大变，原来树枝中蜷曲着一条条碗口粗径的红鳞毒蟒，蛇信吐伸，猜猜出声，腥气刺鼻，不下数十条，不禁面有惧色而止步。

杜翠云正惊惧犹豫之际，忽感眼前生起一片烟雾，由淡转浓，弥漫郁浓，不禁心神猛震，只道被敌人察觉，禁制触发。忽闻耳旁生起熟稔语声道：“姑娘要真了却血海大仇么？”

杜翠云剑诀疾发，闪出一片寒飙护身，定睛望去，正是那心目难忘的严晓星，忙收取剑招，诧道：“公子何时潜入谷中？”

严晓星微笑道：“在下一直追姑娘身后，请问姑娘何能安然到此处。”

杜翠云闻言不禁莲靥一红，嗔道：“公子怎不早现身？”

严晓星苦笑一声道：“姑娘孝思不匮，急于复仇惜非其时，在下既不能相阻，只好暗随姑娘之后趁机暗助以成全姑娘之志。”

杜翠云道：“怎么惜非其时？”

严晓星道：“倘白眉叟一击成功，下一步将对付何人？”

杜翠云道：“当然是对付你严公了了，我想公子已成竹在胸，白眉叟未必为害。”

严晓星笑道：“姑娘这话固然有理，但有无极帮在可收制衡之效，可使在下无所顾忌。”

杜翠云道：“此乃公子的想法！”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在下不愿拦阻姑娘，木屋虽小，禁制却厉害已极，姑娘进去吧，在下当制止毒蟒，不过百兽天尊显然不在屋内，姑娘只有隐藏暗处，俟百兽天尊，趁机除之，”说着催促杜翠云走向木屋。

杜翠云犹豫了一下，虽暗恋严晓星，但亲仇为重，毅然咬牙掠向木屋而去，倏地回首却已不见严晓星影踪，连弥漫郁勃烟雾亦随之消失，嘘嘘蛇鸣，腥臭刺鼻又相继而生，心头一慌，疾若惊鸿般掠入木屋中。

木桌上燃着一盏油灯，灯光如豆，一屋昏黄清凄，杜翠云扫视了室中一眼，只见一榻一椅，桌上壶酒微温，杯筷摆设齐全，尚有一只熏制山鸡仅撕缺一腿，由此可见白眉老怪进袭先前毫末知情，闻声匆匆而离。

壁上尚挂有数袭兽皮，阒无一人，一种孤独恐怖之感不禁油然而起，竟惶惶不能自主，耳中遥闻天际飘送频频锐长怒啸兽吼，不禁胸中伤感莫名，择一暗处隐藏着。

谷外白眉老怪党羽采取声东击西之策，形迹飘忽，一接即退，使无极帮高手疲于奔命。

无极帮主不愿门中高手徒众伤亡有损实力，命百兽天尊驱使兽蟒毒虫，逼向白眉老怪，党羽不敢妄逞。

四更将残，谷外啸声兽吼渐寂，白眉党羽退去，月落星稀呼啸如潮，一片漆黑，伸手难见五指。

只听无极帮主语音森沉地道：“老怪虽退，但算计不到他何时卷土重来，令人不胜杞优！”

“帮主放心！”另一苍老语声答道：“我已在谷外四周布下兽阵七毒，如若来犯，定叫来犯者惨遭兽噬，毒发身死。”

无极帮主长叹一声道：“本帮从无遭遇如今日之困境，也是老朽无能，未免愧对本帮弟兄。”

“帮主无须自疚，成大事者无不从困厄险境中得来，帮主咱们回谷吧！”

两条身影并肩掠回谷中，须臾分手，只见一条身影奔向木屋而来。

此人正是百兽天尊，一落木屋门外，他嗅觉有异人，闻得一股生人气味扑鼻而入，不禁一呆，面现狞笑道：“朋友藏身老朽室中为何？”

杜翠云不禁大惊，无法知道百兽天尊如何能察觉自己藏身室内，脑中灵机一动，故作男声道：“在下远来不易，久未相见，难道竟拒我不速之客么？”

百兽天尊闻声，不禁狐疑满腹，听出语声娇嫩故作涩硬自己未有这么一个武林朋友，谷外伏椿密布，插翅难入，此人何能踏入谷中无人发觉，何况屋外毒蟒环伺，更无法进入木屋中。

他越想越惊，只觉此人来意不测，不禁身形退后，冷冷喝道：“阁下究

竟是何人，烦请见告，不然恕老朽要得罪了。”

屋内杜翠云更是惊恐万分，忖知无法诱使百兽天尊进入只有猝施奇袭，搏浪一击，得逞亦未可知，右手疾挽向肩头，欲拔出青虹剑一击出手。

突然——

一只铁鳞独角毒蟒蠕蠕滑入，昂骨作乙字形，口中喷出丝丝毒烟，杜翠云只觉一阵晕眩，不禁大骇，急挥剑砍去。

寒光电奔，叮的一声，毒蟒鳞硬似铁，丝毫无伤，但一剑之力何止百斤，痛极不禁凶心猛发，嘘嘘一声怪鸣，作势谷向杜翠云猛噬而来。

门外百兽天尊阴恻恻传来一声冷笑道：“朋友委实胆大包天，速弃剑道出姓名，老夫或可饶汝一命。”

杜翠云知道只有舍命一拼，别无他途，把心一横，忽闻身旁生出严晓星语声道：“姑娘，死有泰山鸿毛之别，休轻举妄动。”

只觉后脑一冷，眼中漆黑竟昏睡过去，不省人事。

独角毒蟒不知何故竟回身滑出门外，疾行如风重回一株古干巨木树枝蜿蜒，神态极为安详。

百兽天尊不知何故，惊疑不迭，喝问了数声，竟不见回答，暗道：“莫非此人已遭蛇噬丧命。”

一横长剑掠身入室，不禁一呆，室空依然，生人气味已无，不由心生一股奇寒，忙伸手入怀，取出一支细长兽角就唇吹出一声悠长怪异音律。

须臾，只见一双身着短装，臂腿裸露重子领着首罩黑巾无极帮主掠入，惊问何事。

百兽天尊便将前情叙出。

无极帮主目光闪烁，惊疑诧异道：“此事未免可疑，这人何能入来谷内，又怎能进入毒蟒环绕之木屋内。”

百兽天尊道：“属下百思莫解，显然并非白眉老怪门下，不然谷中何能如此平静。”

无极帮主急向一短装小童道：“传命下去，搜觅谷内有无可疑人物，倘有发现，格杀勿论。”一短装小童急急奔了出去。

无极帮主道：“除你门下弟子八人可驱役兽蟒外，还有他人有此能么？”

百兽天尊茫然一摇首道：“属下实想不出还有何人？”

无极帮主道：“看来此人来意志在于你，但此人既来去自如，必无惧于蟒兽，你想想看此人是何来历。”

百兽天尊答道：“属下委实不知。”

无极帮主脑中忽泛出一人，不禁暗恐骇然，忖道：“难道是柴青溪么？如果是此人倒极是可虑之事。”

短装汉子忽一闪而入，面色惊惶道：“师父，三条巨蟒无故毙命。”

百兽天尊面色大变，与无极帮主双双疾掠出室而去。

蒙蒙曙光，杜翠云平躺在一处软茸茵草地上，双眸缓睁开，不由倏地跃起，只见严晓星靠在一块乌黑大石上仰面沉思。

她纤手掠鬓间散乱发丝，柔声唤道：“严公子！”

严晓星闻声惊觉，回首微笑道：“杜姑娘醒了。”

杜翠云忍不住鼻中一酸，泪水盈眶，涌泉般顺颊流下。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姑娘，你这是何苦，要知复仇事大，舍身死拼，万一不成，非但于事无补，令尊将含恨九泉。”

杜翠云拭净泪水，转悲为笑，嫣然娇媚如花，道：“公子，贱妾一事不明，可否赐告？”

严晓星微笑道：“姑娘只管请问。”

杜翠云道：“公子为何来去自如，视贼巢如人无人之境？”

严晓星道：“姑娘能进入贼巢，在下为何不能？”

杜翠云嗔道：“贱妾并非指此，公子为何不惧猛兽毒虫？”

严晓星道：“物物相克，百兽天尊岂是天下无敌。”

杜翠云道：“公子并非由衷之言，贱妾虽然愚鲁，如今也明白了几分。”

严晓星正色道：“姑娘玉雪聪明，在下也用不着解说，倘能依在下之劝，姑娘不妨暂时忍耐，在下定助姑娘手刃大仇就是。”

杜翠云幽怨曼叹一声道：“真的么？”

严晓星道：“在下之言，句句真实。”

杜翠云道：“如此贱妾就放心了，但贱妾何去何从？”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姑娘不如就近找一亲人住下，俟时机成熟时，在下必命人带信去请姑娘。”

杜翠云不禁大感失望，心头只觉一阵伤楚，却强行忍住道：“贱妾在九江有一远亲。”遂把姓名地址告知。

严晓星紧记在胸，双拳一抱，道：“在下还有要事，恕不相送姑娘了！”

双肩微振，疾如闪电掠去。

杜翠云忍不住两行泪珠似断线般淌下，暗怨个郎无情，凄楚不胜。

她此刻仍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听从严晓星之言词暂回九江还是另作打算？芳心徬徨无主。

忽闻一熟稔语声道：“杜姑娘别来无恙？”

杜翠云不禁一怔，转面望去，只见兰文襄索寒两人面含微笑，立在七丈开外。

在兰索两人之后，尚立着冷面秀士庞雨生及一群武林高手。

杜翠云道：“两位别来可好？”

兰文襄缓缓走近，笑道：“身在江湖，无端为人作嫁衣，劳碌奔波，有什么好？”

两目神光凝注在杜翠云脸上，察觉杜翠云泪痕未干，惊异诧异道：“姑娘为何伤心落泪，莫非自伤大仇未报么？”

杜翠云不愿吐露自身隐衷，颌首凄然一笑道：“白眉叟昨晚攻袭无极帮时，小女子乘隙潜入无极帮巢穴……”

此时索寒及冷面秀士庞雨生等武林高手均行近，庞雨生闻言问道：“姑娘大仇是谁？”

杜翠云道：“百兽天尊！”

庞雨生道：“姑娘真的潜入无极帮巢穴么？”

杜翠云怒道：“怎么不真！”

庞雨生笑笑道：“在下并非有轻视姑娘之意，据在下所知无极帮隐藏一处秘谷，谷外峭壁参天，无由攀越，而且谷内禁制布伏，并有百兽天尊役使怪兽蟒虫豸为助，以白眉老怪之能封锁法侵入谷内一步，姑娘何从得入？”

杜翠云冷笑道：“我发现了一条秘径，由瀑洞可经入谷内。”

“无极帮不知么？”

“不知。”

庞雨生面现惊喜之色，道：“这倒是极佳的消息，杜姑娘，倘姑娘领我等潜入谷内，在下愿意助姑娘残除百兽天尊。”

杜翠云闻言不禁又萌起复仇之念，精神不觉一振，冷冷笑道：“未必如此容易，盛情心感。”

庞雨生正色道：“在下一言九鼎，决无悔改，无极帮乃武林共敌，百兽天尊就不是姑娘大仇，在下也要除他，姑娘可否说出此行经过，容预为定计。”

杜翠云叙出经过，她虽对严晓星满怀幽怨，却言里句间丝毫未提及严晓星只字。

庞雨生诧道：“姑娘入得谷，何以不曾察觉？”

杜翠云道：“当时白眉叟大举攻袭，在谷外声东击西，使无极帮疲于奔命，不虞有人潜伏。”

庞雨生道：“姑娘是否察略谷中一切布设禁制么？”

杜翠云摇头道：“这倒未曾，我志在大仇，迳潜入百兽天尊所居木屋，不瞒阁下，全凭武功相搏了无畏惧，但蛇兽毒虫厉害无比，不可不防，我幸能及时逃出，至今余悸犹存。”

庞雨生微微一笑，转面手指一面如满月，首戴梁冠道人道：“这位茅山伏魔道人，精擅五雷奇术，有真人为助，何惧于蛇兽毒虫，倘姑娘惠允相助，今晚三更时分，有劳姑娘带路。”

兰文襄索寒极力相劝杜翠云不可错过良机。

杜翠云忖道：“不论事成与否，无妨一试，反正与自己无损。”当下颌首应允。

冷面秀士庞雨生心中大喜，道：“此处异常幽秘，我等不如在此处暂留，容在下与姑娘及伏魔真人屋索两位老师察看入谷秘径后，再定里外夹攻之策。”

一群武林高手均留在此处，取出揣来酒食，三三两两结伙聚饮，庞雨生

等五人身如行云流水离去。

再说严晓星赶回湖滨别墅后与诸一述出此行经过。

诸女互望了一眼，对杜翠云不置邪辞，许飞琼道：“卧榻之旁，岂容人鼾睡，倘不设法将邪女引开，则湖滨别业恐永无宁日。”

严晓星道：“船至桥直，水到渠成，小弟预计七日内便可分晓。”

说着出得室外，径向魏醉白地穴室走去。

萧文兰随后同行，途中柔声笑道：“星弟，你对杜翠云姑娘未免太绝情了点。”

严晓星不禁苦笑道：“小弟目前处境一切不由主，均以武林大局为重，怎可情孽牵缠，结网自缚。”

萧文兰曼叹一声道：“星弟，一个少女的情你哪能了解，万一因爱成仇，你将何以自络？”

严晓星黯然叹息一声道：“小弟出道江湖以来，本济人救世之旨，行事磊落光明，未存丝毫杂念，亦并无挟恩索报之意。”

萧文兰娇笑道：“星弟，你若是易身相处，将作如何想法？”

严晓星摇首苦笑道：“这就太难了！”

萧文兰嫣然一笑道：“你知道就好。”

严晓星黯然无语。

萧文兰送至地穴入口处即翩然离去。

严晓星在石室中用那迷魂点穴之术，使魏醉白神智进入另一境界，演叙自己盘生，魏醉白自己提及自己如何投入无极帮。

他凝神倾听，并反复盘问，不放过些微细枝末节。

两个时辰后，严晓星又将魏醉白催入憩睡状态，自己模仿着魏醉白言语神态，使其神似逼肖为止。

出得石室后，已是月色偏斜，甲牌时分。

许飞琼神色优急在园林小径中守候，一见严晓星，即嗔道：“怎么你此刻才来，人家可都要急死啦。”

严晓星诧道：“莫非情势有变。”

许飞琼道：“午刻时分，云中怪乞孔槐相告谓发现杜翠云姑娘并未返回九江，竟与冷面秀士庞雨生在一处，同行者尚有伏魔真人及兰文襄索寒五人，孔老前辈在后尾随，只他们在一处飞瀑内窜入……”

“什么？”严晓星惊道：“怎么她还未死心，又去了。”

许飞琼道：“不错，又去了，当时孔老前辈不便暗暗随人，又无法出言阻止，只有隐在飞瀑近处守候，约莫半个时辰才见杜翠云等五人返回，闻知今晚三更时分冷面秀士等武林人物将袭无极帮巢穴，望你速赶去设法化解。”

严晓星摇首叹息道：“小弟何能化解，只有釜底抽薪一策可行。”

言毕疾行如风出了湖滨别墅外，迳向无极帮总坛山谷外奔去。

约莫相距山谷五里之遥，突闻一声喝道：“站住！”

一身材高大，背部微驼，虎目虬髯老者疾而出，拦阻严晓星身前，目中神光炯炯电射，宏声道：“尊驾谅系严晓星少侠。”

严晓星昂然一笑道：“不错，正是在下，有劳通禀，就说在下意欲贵帮主出见？”

老者闻言先是一呆，继而纵声狂笑道：“尊驾胆量不小，竟然胆敢孤身前来。”

严晓星冷笑道：“阁下未免太多嘴了，就是贵帮主见了在下也不敢出此无礼之言。”

说着身形突然欺进，右臂一动，竟将老者肩披一柄长剑拔在手中，剑光迅速绝伦已点在老者咽喉要穴上。

老者亦是武林高手，但几曾见过如此奇快神奥的武功，不禁面色惨白，目露悸容。

严晓星微微一笑，长剑疾撤，交回老者手中，道：“阁下最好通禀贵帮主，在下在此恭候。”

老者神色一定，道：“敝帮主清晨有事外出，不知已返回否，容候通报。”

说着急急转身离去。

严晓星口角噙着一丝耐人寻味的微笑，目中神光充满坚毅、无畏、智慧的光芒。

他料定黑衣老者必然回报帮主外出未返，歉难接待，更料定伏建龙定在黑衣老者回报前现身，心中盘算稍时应付之策。

果然不出所料，约莫顿光景后，忽闻身后响起伏建龙语声道：“贤侄，你在此处为何？”

严晓星转面望去，只见伏建龙含笑走来，当即面现惊喜之容，道：“伏伯父，你也在此？”

伏建龙方欲作答，忽道：“什么人来了，贤侄在此是否等候朋友？”

远处现出一条黑影，如飞掠来，严晓星知是无极帮那黑衣老者，不予置答，目注来人，只见黑衣老者奔至，望了伏建龙一眼，抱拳说道：“严少侠，敝帮主外出未归，恕未能接待。”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贵帮主何时返回？”

老者道：“这个，恕老朽不知了。但不知少侠为了何事如蒙见告，老朽俟帮主返回再为转陈如何？”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既然贵帮主不在，也就算了。”

双拳微抱，拉着伏建龙转身快步离去。

伏建龙愕然诧道：“贤侄孤身一人为何面见无极帮主，以身涉险，甚属不智。”

严晓星冷笑道：“谅无极帮尚不敢与小侄为敌。”

伏建龙道：“这却是为何？”

严晓星道：“无极帮目前处境艰危凶险，四面楚歌，再节外生权，另树

强敌，恐自招覆亡。”

伏建龙沉声道：“贤侄未免太轻视无极帮主，据老朽所知，昨晚白眉叟率众许武林高手欲侵入谷内，尚无功而退，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

严晓星道：“不然，小侄正要劝说无极帮撤走，恐掀起一场武林浩劫，如湖滨别墅及正派武林高林涉入这场是非中，无极帮只有败亡一途。”

伏建龙不禁一怔，道：“冯庄主竟决定改弦易辙么？”

严晓星道：“小侄对此举本深不以为然，与原定之计大相背违，不过局势演变，并非如原所料，无极帮决不会坐以待毙，反不如先下手为强。”

伏建龙满腹疑云暗道：“这倒是一桩棘手难事，为何突然变卦，老夫倒要问明。”浓眉深皱，道：“贤侄莫非有何所见？”

严晓星点首答道：“伯父知道冷面秀士庞雨生么？他已发现一条秘径要进入无极帮巢穴内……”

“什么！”伏建龙吃心中暗惊，道：“他发现了一条秘径么？”

“正是！”严晓星道：“只有冷面秀士知情，他今晚三更时分将乘白眉老怪侵扰之际，率领武林高手由秘径潜入将无极帮一网打尽。”

伏建龙冷笑道：“庞雨生此举无异自投罗网。”

严晓星摇首道：“未必，风闻冷面秀士庞雨生所邀武林高手其中不乏异人，更有精擅妖法术士，他若不知彼知己，智珠在握，岂敢轻举妄动。”

伏建龙略一沉吟，面露忧色道：“如此诚极可虑，依老朽之见贤侄何不及时阻止。”

严晓星正色道：“小侄亦想及于此，但无法寻获冷面秀士隐藏之处，是以小侄等思而再三，决意面告无极帮主及早撤离，如此可免影响小侄原定之计。”

伏建龙沉声道：“老朽料定冷面秀士隐藏之处必不太远，你我分头寻觅，极力阻止，须知小不忍则乱大谋。”

严晓星迟疑片刻，才领首道：“冷面秀士机智狡诈，心计尤工，既经决定之事决难变更，小侄不妨一试。”

伏建龙冷冷一笑道：“其他之事由老朽作主，切不可改弦易辙。”

说着又约定二更时分在谷外一座古庙前相见，大袖疾挥穿空而去。

严晓星面现微笑，身如行云流水，飘然渐杳。

一抹夕阳，晚霞绚烂，谷野一片宁静。

二十六

长夜漫漫，天空彤云厚覆，难见星月，昏茫暗沉，山谷树涛潮啸，不时夹送飘回兽吼，使人不禁恐怖战栗。

谷内无极帮戒备森严，帮主仍是黑衣蒙面，相随六人均是武林高手，在谷中来回巡视。

只听一个苍迈语声道：“帮主莫非误闻敌方无中生有之计，淆惑涣散本帮斗志，哪有秘径可入，在如此森严戒备下送死无疑。”

无极帮主道：“决非捕风捉影谣琢，老夫是何等样人，怎可轻信，晚昨显然有人进入百兽天尊所居……”

话声未了，忽遥闻随风传来数声鬼哭，令人毛发笔立。

无极帮主等不禁面色一变。

接着谷中突起了一声告警尖锐哨声，忙道：“不好！”

率着六人循声扑去，身法奇快，须臾扑至东面崖下不远处，只见两人并肩退来。

无极帮主大喝道：“何事？”

那两人转面道：“帮主么？”

伸手一指，目露惊惧之色道：“那不是人，是鬼。”

“胡说！”

只数条修长魅影飞扑而来，大喝一声右掌劈了出去……

许飞琼道：“据星弟之言，魏醉白大有进步，血行渐引向主经，仍然昏睡，须待四月后才渐可清醒，老爷子是否此刻去室外一探视一眼？”

伏建龙点点头道：“也好！”

两人身影消失在花海丛中，柴青溪亦飞掠而至，他已瞥见伏建龙许飞琼而入，别择奇门捷径入庄。

水榭中冯叔康设宴款待伏建龙，葛元良及许飞琼董飘萍等人即席相陪。

忽见一青衣汉子奔入水榭，道：“严少侠回来了。”

冯叔康忙道：“快快有享受，就说伏大侠也在此处。”

青衣汉子飞奔而出，须臾，严晓星已飘然含笑进入水榭，目注伏建龙道：“昨晚小侄在约定之处久候，为何伯父失约？”

伏建龙笑道：“事有意外，非是老朽有意失约，昨晚老朽赶往应约，却突然发现冷面秀士庞雨生等人形踪，因时机稍纵即逝，故老朽暗蹑其后……”

“内中有否杜翠云？”

“不错！”伏建龙道：“杜翠云前头带路，其中尚有一道者，似是擅使障眼妖法的茅山全真观主伏魔真人。”

严晓星心中暗惊，忖道：“他真的遇上冷面秀士一行么？自己并未向他说出伏魔真人来历，莫非似是真情。”双眉微剔，道：“看来，伯父似找出那进入无极帮巢穴秘径了。”

伏建龙面现一丝苦笑，摇首答道：“说来惭愧，山径险危曲折，深恐冷面秀士等发现老朽，不料在一处危峰悬崖竟将冷面秀士一行追失。”

董飘萍道：“无疑那入谷秘径就在此不远。”

伏建龙道：“伏某也如此想法，怎料搜觅良久，无法找出一丝痕迹，迫不得已隐在暗处守候。”

冯叔康大笑道：“伏大侠料定冷面秀士决难成事，无功而退，果然料事如神，星儿令晨回报，无极帮昨晚草木不惊。”

伏建龙点点头道：“约莫一个更次，冷面秀士等一行择原径奔回，老朽似闻得伏魔真人役使邪鬼入谷，不料百兽天尊竟养有一只食鬼鸟，将邪鬼悉数吞入腹中，如不见机速退只怕昨晚要葬身谷中。”

严晓星道：“那么伯父一定找出冷面秀士一行漏迹之处了。”

伏建龙闻言一呆，忖道：“这小辈追问甚紧，稍一不慎必露出破绽，自己千万别轻心大意。”苦笑一声道：“老朽只觉冷面秀士并不成为大患，所以并未继续追踪，转道而回昨晚似白眉叟未曾侵袭无极帮！”

“不错！”严晓星目露优容道：“白眉叟生擒了病金刚孟逸雷及韩宁等人，昨晚毒刑逼供，所幸孟逸雷所知隐秘不多，不然前功尽弃。”

伏建龙大惊失色道：“你还在此谈笑则甚，救人要紧，去、去、去。”

一连三个去字，显然伏建龙心中忧急如焚，韩宁事关成败极巨，忙责韩宁败露，致有此失。严晓星微道：“小侄已遣出三批高手前去，伯父如需赶往，小侄当命人领路。”

伏建龙道：“难道贤侄不去么？”

严晓星道：“魏醉白必需按时换易金针，故小侄及时赶回。”

伏建龙霍地立起，巡视了冯叔康董飘萍一眼，道：“诸位也难道无动于衷么？”

冯叔康微笑道：“强敌逼伺，未必白眉叟不是调虎离山之计。”

伏建龙闻言，深感有理，也不再问。

严晓星即传命府中武士朱彬随行。

冯叔康目送伏建龙去后，转顾严晓星笑道：“枝节迭生重重进逼，使老贼疲于奔命，非星儿智焉曷臻此。”

严晓星道：“设非如此，怎能将藏珍图安然到手，小侄亦要赶去。”

说着闪出水树外，振臂穿空飞起，去势如电，瞬眼无踪。

再说乾坤八掌伏建龙心情沉重，随着朱彬疾奔而去，途中问朱彬道：“白眉老怪所居之处严少侠昨晚已探明，为何不适时救出？”

朱彬道：“老前辈说得如此容易，严晓星武功才智极高，也不无投鼠忌器，恐激怒白眉老怪，反害了孟大侠性命，要知孟大侠所知敝庄隐秘不多，严少侠又疑白眉叟有鬼，必不致加害孟大侠，故少侠从容若定，胸有成竹。”

伏建龙冷笑道：“严贤侄未免太自负大意了。”

朱彬摇首笑道：“伏前辈，严少侠行事极为慎重，筹思再三，谋定后动，

晚辈一向钦服，前辈谓他刚愎自用，未免过甚其词，须知白眉叟党羽蓝野民今晨已找上门来了。”

“什么？”伏建龙诧异道：“蓝野民来了么？”

“正是！”朱彬答道：“是晚辈领人，由严少侠接待，彼此唇枪舌剑，蓝野民威胁少侠须交出两幅藏珍图才可放人”“应允了么？”

“少侠怎会应允，蓝野民怒冲冲离去后，少侠遣出三拨高手追踪而去，严嘱不可轻举妄动，相机设法救出孟逸雷韩宁等人。”

伏建龙心中暗暗惊疑严晓星为何不说出蓝野民来访之事，百思莫解其故。

两人疾奔如飞，不觉投入一片黑压压的密林中，只见古木合抱参天，连柯接日，枝叶遮蔽不见天日，幽森骇人。

蓦地——

一条身影迎面疾闪掠至，道：“是朱兄么？”

定睛望去，只见是一约莫三旬年岁，英气逼人背剑中年汉子。

此人似发出伏建龙，忙抱拳躬身道：“原来伏老前辈也来了。”继又道：“朱兄，适才接获少侠急讯飞出，说是白眉老怪果调虎离山，庄外频频告警，命我等速速赶回，并命朱兄亦须赶回湖滨别墅。”

朱彬道：“少侠睿智无匹，料事如神。”

伏建龙道：“老怪潜迹之处就在此林中么？”

中年汉子颌首答道：“深入林中约莫一里，便是老怪藏迹之处，但四外伏桩密布，老前辈不可轻身涉险。”

伏建龙摇首答道：“无妨，你们回去吧，老朽自有道理。”

朱彬道：“如此晚辈告辞，前辈须小心一二。”

双双疾奔出林而去。

伏建龙小心翼翼，身法轻巧深入林莽三里许，双肩轻振，一鹤冲天拔起，腾上树顶藏于浓枝密叶间，锐利双目扫视四外。

突发现一条黑影立在相距存身之处十丈外一技树柯上，手捧连弩，两道眼神炯如电射。

伏建龙寻思须臾，忽两臂疾伸，施展“飞燕穿林”，身法迅如离弦之弩。

要知无论轻功身法如何高绝，在浓林密叶间穿掠难免发出拂枝叶声响。

手持连弩匪徒警觉，面色一变，虽如伏建龙身法太快，匪徒只觉一缕劲风击实在腰眼穴上，浑身酸麻，眼前漆黑，噤不能声，栽身往下坠去。

不料伏建龙身先落地，一把挟着匪徒掠出林外。

匪徒两目睁开醒来，但见面前屹立着一蒙面黑衣老叟，两道眼神慑人心魄，乍地忆起这蒙面老人无疑为外界盛传的武林魔头无极帮主，不由面色惨变。

蒙面老人沉声道：“朋友，你此刻知道身在何处么？”

匪徒目光四巡，不禁把心一横，狞笑道：“无极帮临时总坛是么？阁下

最好不要逼问敝上隐秘，不惜把在下擒不过阁下聪明反被聪明误，已然铸成大错。”

“什么！”蒙面老人冷笑道：“老夫怎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嘿嘿，你死在眼前尚胆敢危言耸听。”

匪徒放声哈哈大笑，笑声宏然，震耳欲聋。

蒙面老人目光一寒，厉喝道：“你笑什么？”

匪徒沉声道：“在下笑你自作聪明，须知我等连环布桩分刻换易方位，此时早发现在下失踪，我上亦及时撤退，若阁下不信，何妨再遣入察视。”

蒙面老人不禁一怔，两指疾伸。

匪徒胸前一冷，立时倒了下去。

蒙面老人率众赶往那片密林，如入无人之境，一无拦阻。

忽闻一手下高声道：“在这里了。”

火光一闪，一支松油火炬燃起，发出鲜红光焰，只见林内落叶成茵，零乱连有十数幢木屋，一幢屋角悬有四颗血淋淋首级，其中一具赫然正是韩宁。

蒙面老人只觉心肺气炸欲裂，大叫道：“气煞老夫！”

骷髅人魔首徒披头星袁洪，道：“启禀帮主，方才此间已发生一场凶搏，数处遗有鲜明血迹。”

蒙面老人心忽有所悟，道：“你等速速赶回。”

袁洪道：“帮主意欲何往？”

蒙面老人道：“老夫欲查明一事，片刻即回。”

袁洪不敢多言，率众退出林外。

蒙面老人朝另一方向疾闪而隐。

钓鱼崖下，人影纷纷，为首者正是钱百涵，目中精芒电射，道：“我等如不及时而动，一鼓生擒那严晓星小辈，骊龙谷藏珍将永远无我等插足余地。”

忽见一株参天凌霄古柏上疾如鹰隼电泻落下一条身影。

严晓星一眼望去，见是乾坤八掌伏建龙，忙撤剑回鞘，含笑道：“小侄新近侥幸得逞，不知为何，白眉老怪正要撤走，小侄乘他们防守不周之际，搏杀三人将孟逸雷救出，可惜韩宁等四人已遭杀害。”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韩宁死不足惜，只是解药未得，柳姑娘只恐无法活命。”

严晓星道：“无妨，稍假时日，必可治愈。”

伏建龙道：“再等两日，老朽那友人将藏图偷来便自不妨了。”

严晓星摇首正色道：“虽两日时短，却事关成败极巨，小侄今晚必须找出冷面秀士隐迹之处，如小侄所料不差，他们藏身所在定距秘径不远。”

伏建龙道：“贤侄这就动身么？”

严晓星道：“正是，小侄还有一事见告，适才琼姐恩师葛老前辈得讯，五台明月禅师等七位武林高人为神木尊者传人治愈。”

伏建龙神色微变道：“哪有此等之事，莫非捕风捉影，以讹传讹。”

严晓星微笑道：“伯父哪里知道，那山腹洞中明月禅师等七位武林名宿，早经换易而出。”

伏建龙心中震惊大恐，却面现微笑道：“此言若真，则属武林之幸，老朽须当面相谒葛老儿。”

严晓星转面喝道：“朱彬！”

柳云转处朱彬疾闪而出，严晓星道：“朱彬，你领伏老前辈入庄，传命小心戒备，谨防白眉老怪偷袭。”

说着施展上乘轻功疾奔而去。

杜翠云芳心郁郁，独坐潭侧一块崖石上，仰视飞瀑怒泻，脑中则一片混沌。

半晌，徐徐发出一声曼叹。

瀑声如雷，那声幽怨凄叹，自己犹难听闻，却听得一阕歌声入耳：“使君欲醉离亭酒，酒醒离愁转有，紫禁多时虚石，苔雪留难久。一声歌掩双罗袖，日落乱石山春后，犹有东城烟柳，青荫长依旧。”

那歌声异常捻熟，尤其那飞瀑布泻，沉潭若雷，歌声急传入耳中，杜翠云不禁震惊异常，转面回顾，但哪有丝毫人影，远处群邪守护木坛，伏魔真人扎好十数具草人手执法剑，立在坛上拔发焚符，口中念念有词。

杜翠云惊疑不胜，徬徨四顾，忽闻游如发丝语音传入耳中道：“问卿能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愁能伤人，姑娘善自珍摄，不可误入歧途。”

杜翠云憬然而悟，道：“是严公子么？你藏身何处，为何不与贱妾见面。”

只听严晓星话声传来道：“此时此地，不宜见面，那妖道在此筑坛行何妖法？”

杜翠云道：“他役使邪神恶鬼附着草人进入秘径，扰乱无极帮匪徒巢穴，若能侥幸成功，则委身大仇可报。”

忽见兰文襄索寒及一赤发头陀飞身掠至。

兰文襄诧道：“姑娘为何在此自言自语？”

杜翠云高声道：“玉龙飞空，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赤发头陀眯着一线小眼，笑道：“贫僧俗家有一侄儿，才学非凡，望兰施主计划如何？”

索寒心中冷冷一笑。

兰文襄道：“待此事了，再谈如何？”

杜翠云芳心大怒，恨不得一剑将赤发头陀刺个透明大洞，忽见赤发头陀被蟒噬，身形暴腾而起，口中发出一声大叫，忽头上足下，如断线之鸢坠下潭去。

潭高数十丈，赤发头陀身躯坠入潭中冒了几冒，便自旋入潭底不见。

兰文襄索寒被这突如其来之猝袭，不禁目瞪口呆。

赤发头陀那声大叫，显然不为瀑声所掩，似所惊动了群邪冷面秀士庞雨生率着数人飞掠而至询问。

兰文襄亦说不出所以然，只好直承其事，却不知为何赤发头陀坠入深潭。

冷面秀士闻言心疑杜翠云仇视赤发头陀，暗施毒手，面色倏沉。

突然，坛上又起了巨变，原来伏魔真人剑挑一张绿录，以火焚化，不料一阵山风卷吹，火焰落在草人身上，轰的一声十数伏草人迅疾蔓延，霎那间火势猛烈。

伏魔真人狼狈掠飞下台，抢过一只饭碗盛装一盂山泉，噙满一口喷出，化作一蓬倾盆大雨。

转眼，烟消火灭，草人俱已焚毁殆尽。

冷面秀士恍然大悟，并非杜翠云所为，而是另有强敌潜入以声东击西之策，趁隙焚毁伏魔真人法坛，立时飞身掠至，传命寻觅敌踪。

索寒道：“不好，定为无极帮侦知我等在此。”

杜翠云摇首道：“并非无极帮所为，否则此刻哪有此安宁。”

兰文襄深觉杜翠云之言有理，道：“莫非姑娘已发现了是何人？”

杜翠云道：“我也不知，但绝非无极帮所为。”

二十七

群邪慌乱无措，四处寻觅，却遍无影踪。

杜翠云佯装随众寻觅，她知道是严晓星所为，只苦了兰文襄索寒两人被瞒在鼓里。

严晓星慌乱了一阵，竟再毫无动静，冷面秀士料测必非无极帮党徒所为，但此人定不是好相识，本就面色冷漠，此刻更森冷如冰，铁森暗沉，异样难看。

兰文襄道：“庞老师，如兰某所料不错，此人定已逃出壑外了。”

冷面秀士颌首道：“密布伏桩，尚有正反八卦，此人既可来去自如，定具有过人能耐，在下怎不忧心如焚。”

突见伏魔真人掠身飞至，手持一纸笺，道：“庞施主请瞧。”

冷面秀士接过观视之下，只见上书：“聊以相戏，然区区非无极帮主之友，事成但求分获珍藏即已心感。”

伏魔真人道：“看来并非真有与我等为敌之意，不妨姑且应允，以免变生不测。”

冷面秀士道：“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赤发大师之死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伏魔真人道：“此人迟早必会露面，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等怎可自乱方寸。”

冷面秀士忽长叹一声道：“不知尚有甚多隐世已久的武林魔头纷纷欲将净参于劫夺骊龙谷藏珍，安知此人不是其中之一么？”

索寒诧道：“庞老师，此事索某等丝毫未闻……”

庞雨生冷冷一笑道：“诸位不知之事太多了，无极帮主不过傀儡而已。”

“什么？”伏魔真人诧道：“无极帮主是傀儡？”

“不错！”冷面秀士道：“在下也是最近才知，自骊龙谷藏珍传布江湖时，那隐世已久武林魔头们即欲蠢动，但为神木令再出，又为明月禅师等七人罹受无极帮暗算二事慑伏，暗中勤习独门绝技，待时而动，故在下亟欲抢先一步。”

兰文襄道：“究竟骊龙谷藏珍是否确实，兰某至今尚心存疑虑。”

冷面秀士冷冷一笑，不予置答，目注伏魔真人道：“草人俱毁之于火，真人如何处置？”

伏魔真人狞笑道：“贫道自有道理！”

冷面秀士微喟一声，眼神忽落在杜翠云面上，道：“杜姑娘，那严天梁后人就在湖滨别墅内，恕在下放肆一言，姑娘似与严晓星相交殊深，何不请姑娘恳求严晓星相助一臂之力，他日在下必助严晓星却血海大仇。”

杜翠云闻言黯然一沉，道：“我与他不过是萍水相逢，蒙他仗义相助得解危厄，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分道扬镳，如今虽近在咫尺，却寸恩未报，焉

敢又有何求。”

冷面秀士道：“姑娘错了，陆道玄之事又作何解？”

杜翠云道：“据我所知，严少侠至今仍未与陆道玄谋面，何况严少侠志切亲仇，对骊龙谷藏珍只是虚应故事，无动于衷。”

庞雨生叹息一声，道：“须知事到头来不由人，到时他未必真能置身事外咧。”

索寒道：“庞大侠，真个如此器重那严晓星吗？”

庞雨生道：“那日老夫为了追觅柴青溪，无端与杜姑娘严晓星结怨，乾坤八掌伏建龙赶来劝止，夸赞严晓星武功奇高，伏建龙轻不许人，言必有物。”

兰文襄道：“姑娘何妨一试。”

杜翠云粉颈低垂，默然无语。

冷面秀士道：“姑娘慎作思考，在下不敢勉强。”言毕与伏魔真人双双离去。

杜翠云忽旋身掠去，又在那潭侧岩石上坐支颐沉思。

兰文襄太息一声道：“杜姑娘又被勾起了满腹辛酸，我等到了偌大年纪，儿女间事虽是过来人，至今仍难理解。”两人偕同慢慢走去。

杜翠云一腔幽怨，认定了严晓星尚未离去，却未能察知严晓星潜迹之处，遂唤道：“严公子？”

她一连唤了数声本是相试，哪知耳边生起严晓星语声道：“杜姑娘，你怎知在下尚未离去么？”

杜翠云道：“方才火焚草人可是公子所为么？”

只听严晓星答道：“不错，姑娘休要怨恨在下从中作梗，冷面秀士决无法成功，姑娘此举无异与虎谋皮，但在下却委实无法了解姑娘为何不听在下之劝。”

杜翠云凄然一笑道：“父仇未报，寝食难安，茫茫人海叫贱妾何去何从。”

严晓星喟然慨叹道：“姑娘心情在下知道，但凡事欲速则不达，必须谋定后动，眼前之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弦易辙，端视情势演变如何再定对策，在下还有事待办，姑娘珍重。”

杜翠云忙道：“严公子留步！”

半晌并无回声，情知严晓星已离去，不禁心中一酸，抑制不住，两行泪珠夺眶而出，眼前只觉一片朦胧。

夕阳落山，流霞惊人，暮春三月却似初夏，层峦叠障间覆盖上一重翳密青翠，在余晖流照下更是显得清新。

山道上疾现出一条黑影，迅捷若龙。

翳密青翠中蓦传出高声道：“是帮主么？”

那黑影倏地止步，正是无极帮主，蒙面纱巾中双目神光炯炯逼人，道：“尤贤弟么，谷中尚安宁么？”

人影疾闪而出，现出一个枯黄干瘦老者，两颧高耸，洞凹双眼，白多黑

少，掀唇露齿，颌下一部稀髭，根根见肉，面像奇丑狞恶，躬身施礼稟道：“谷内虽安谧如常，但却发生了一桩怪事。”

无极帮主诧道：“什么怪事？”

干瘦老者道：“谷内百兽天尊的乌鲁显得焦躁不安，频频吼鸣，似欲伤人，百兽天尊及弟子忙于制止，而且弟兄亦似频躁不宁，此乃未曾有过之现象，属下认为内中必有蹊跷。”

无极帮主闻言不禁一呆，低喝一声道：“快走！”

两人一路飞奔入谷，果然谷内弥漫着不宁气氛，鸟鸣兽吼不时随风飘送入耳，其时四山云谷，暮暝渐垂，山谷内更凭添了几许恐怖。

无极帮主匆匆找着了百兽天尊询问其故，百兽天尊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只觉此事怪异离奇，似有点不寻常。

西域魔僧等纷纷人宅休息，欲抑制不安的情绪。

无极帮主忖道：“莫非是茅山妖法么？”心情渐感急躁，与帮内高手们立着谈论。

蓦地——

距无极帮主等存身处外，约莫十丈左右一株由四人合抱枝柯繁结的古桧，突生裂开声响。

裂声刺耳，无极帮主等不由循声望去。

只听一声惊天霹雳，火光眩目，那古桧竟炸裂开来，木叶四飞，烟雾冲空，势如天崩地裂，土地震撼。

群邪纷纷逃窜，有闪避不及者为裂飞射而来的木叶枝柯击中，惨嗥坠地，头破血流，臂折足断。

半晌渐定，数十丈方圆内枝柯木叶落聚如丘，那古桧悉已炸裂无存。

无极帮主心头震恐已极，纵身腾起，数个起落至古桧处扇起松油点折，只见已剩下十余丈巨坑，细心检视，毫无法找出丝毫硝烟痕迹。

他原料测系对头仇家潜入，藏在树腹内装埋火药引发致，怎知并非如此，不禁愣住。

那声惊天霹雳，震撼山谷，百兽天尊豢养之乌鲁纷纷四散逃窜，山谷内一片混乱。

当然，这声巨响亦惊动了冷面秀士及白眉叟等群邪，不知谷内无极帮有何巨变，窃窃私议欲前往窥探，又恐误中无极帮诡计，首鼠两端，犹豫不定。

一条疾如淡烟的人影迅疾如电掠出山外，朝两座峭壁危崖上腾起，他身法神奇无比，两足互踹，梯云飞纵，霎那间已落足崖巅。

忽闻响起偷天二鼠老大吕鄯语声道：“少侠么？”

那人影正是严晓星，闻声心中大喜，道：“吕大侠可知如此之快？”

吕鄯现身抱拳道：“少侠所托之事俱已办妥，五台明月禅师等七位武林高人伤业已乎复如初，此刻由少林悔心院长老静澄上人陪伴，研习一宗绝技，以备骊龙谷夺取藏珍时之用。

再诸位老辈英雄人物，纷纷到达各大门派作客，暗中查访无极帮渗入卧底奸徒，得以传讯他等已获端倪，在短短时日内必可水落石出……”

严晓星低嗯一声道：“那很好！”

吕鄞微微一笑道：“东岳泰山周近数县隐秘之处俱已布下伏桩，无极帮出入业已在严密监视之下，不过无极帮总坛鹰愁谷究在何处，迄今为止尚无法得知。”

严晓星皱眉道：“请问吕大侠，那陶小燕陶珊珊姐妹两人被释放了没有？”

吕鄞不禁一怔，道：“如非少侠提及，叶某差点忘怀了陶氏姐妹已被释出，偕同艾阳兼程赶回燕京，恐教主起疑途中又生变故，是以吕某等人均不敢与她们相见。”

严晓星微现笑容，道：“那在下就放心了。”

吕鄞冷冷一笑道：“且慢放心，风闻陶氏二女蒙着双眼被送出，出山后由艾阳接着，解开扎中，却已双目失明……”

严晓星面色一变，大惊道：“双目失明！无极教主竟如此毒辣。”

吕鄞摇首道：“陶氏二女心中明白得很，只要到达燕京双眼即可渐渐复明，只是暂时目盲，不过吕某得自传闻，那无极教首是一少女……”

“什么！”严晓星诧道：“是一少女？”

吕鄞笑道：“此乃猜测之词，时至自然明白，吕某此来系相赠一物。”

严晓星知吕鄞所赠之物必非凡品只见吕鄞自怀中取出一柄长仅九寸连鞘小剑，鞘套雕镂禽鸟九种甚工，栩栩如生。

吕鄞道：“此剑乃吕某无意得自东岳绝顶玄水天池中，剑名‘天禽’，犀利无匹，切石若腐，比起骊龙谷藏表‘鲁阳戈’并不逊色，更有一门好处，天禽剑并不发出炫目光芒，黝黑无光，毫不起眼，只有少侠才可使用。”

严晓星道：“为何只有我才可使用？”

吕鄞道：“少侠若以绝顶内功施展，更增威力。”

严晓星犹不置信，轻轻拔出，只听一声轻微龙吟，剑身出鞘，果然黝黑无光，元非凡铁，但力透剑鞋，寒气森森逼人，朝一块岩石挥去。

嗤的一声已裂在两半，断处平整光滑。

严晓星不禁大喜过望，谢道：“蒙此厚赠，铭感不浅，在下尚须进入谷中以此剑刺杀一匹怪兽。”

吕鄞道：“如此甚好，少侠小心为是，姜老二还在相候吕某，就此作别。”说着冲空斜飞，去势如飞，瞬眼消失于夜色茫茫中。

严晓星凭着“天禽剑”返身潜入谷中而去。

无极帮仍是人人慌乱，发发自危。

约莫一顿饭光景过去。

突闻东面山谷暗处腾起一声兽嗥，只见两条身形飞奔而来，找到百兽天尊，慌急禀道：“师父，大事不好了，独角红毛兽及一双金毛人猿俱已毙命

了。”

百兽天尊闻言不禁目瞪口呆，半晌做声不得，大喝道：“因何致命？”

“利刃诛戮。”

百兽天尊目中怒焰逼射，喝道：“这就奇怪了，三兽身如精钢，金铁难入，哪有利刃诛戮之理。”

无极帮主已闻讯赶来，道：“无须难过，此必贤弟仇家所为，一物当有一物制，仇家处心积虑之下，贤弟爱兽自难幸免。”语声寒冷，略带激动。

百兽天尊道：“是那杜翠云主婢么？”

无极帮主道：“愚兄未敢断言是她，贤弟仇家谅不仅一人。”

百兽天尊默然无语，顿了顿足，往东面山谷奔去。

无极帮主长叹一声，抑压不住心乱如麻。

秘径外崖下严晓星身形一鹤冲天拔起，迅疾探入洞中，施展缩骨术，轻灵无比出得飞瀑，只见月满中天，如披雾般玉龙飞感，瀑声雷鸣，杜翠云秀发飘飘，独自立在潭侧凝眸沉思。

严晓星轻声唤道：“杜姑娘！”

杜翠云如梦初醒，靥泛百合般如花笑容道：“公子，你还未走么？”

旋身一望，但不见严晓星影踪，不禁大感失望，忙道：“公子，你在何处，怎么贱妾瞧不见你？”

严晓星答道：“在下就隐身近侧，姑娘也不必寻觅在下，你我如此相谈岂非更隐秘安全么？”

杜翠云幽怨一笑道：“严公子不如携带贱妾离去。”

“姑娘后悔了么？”

杜翠云不禁低垂粉颈，无法作答。

只听严晓星太息一声道：“事已至此，在下岂能苟责，但此刻姑娘如不告而别，冷面秀士必疑姑娘有意置其于死地，非但弄巧成拙，反害了兰文襄索寒二人性命，后果不堪设想。”

杜翠云闻言暗道：“怎么我竟想不及此。”凄怨叹息道：“公子竟不加以援手么？何狠心如此，须知不可一错再错！”

严晓星笑道：“势成骑虎，如箭在弦，不能不发，姑娘不妨虚于委蛇，或可助你报大仇也未可知，但冷面秀士伏魔真人决难在事，无极帮主岂是易与之罪，到时在下当助姑娘离开就是。”

杜翠云道：“真的么？”语含幽怨。

严晓星道：“在下向不虚言，言出必行，如非姑娘出尔反尔，几乎误了大事，在下眼前所作所为，均系力图挽救，奉劝姑娘千万不要为了一己私仇，误尽整个武林苍生。”

杜翠云闻言大感羞惭，柔声道：“贱妾知错了，恳求公子带话贱妾属下，就说贱妾三两日后即赶回，倘少侠需求人事，吩咐他们听命行事。”

严晓星道：“姑娘手下尚在杨镇客栈内么？”

“正是！”

默然须臾。

严晓星又道：“冷面秀士仍然照原计行事么？”

杜翠云答道：“伏魔真人决定后日三更驱使邪神恶鬼入侵无极帮。”

严晓星道：“后日晚上三更时分在下必定赶至。”语毕寂然。

杜翠云唤了两声，并无回音，知严晓星已离去，自己忘记了问他方才无极帮谷内惊天动地一声霹雳巨震是否他所为，芳心中不禁油然泛起一股冷落孤独之感。

月明星稀，晚风飏飏，严晓星衣袂飘飞，径往湖滨别墅而去。

蓦地——

道旁林中响起蓝野民语声道：“少侠可否留步？”

严晓星耳聪目敏，察觉四面八方林内起了一阵零散衣袂破空微音，不禁一呆，朗声道：“蓝老师欲留在下，何必兴师动众？”

只听蓝野民大笑道：“少侠耳力真高，不愧武林后起俊杰。”飞掠而出，立在丈外之处，含笑道：“彼此虽然敌对，但旧情仍在，不敢非礼少侠，白眉老师命蓝某邀请少侠一行。”

严晓星不待蓝野民话落，身形一晃，右臂疾伸，五指迅如电飞，已扣在蓝野民左腕脉穴上。

蓝野民料不到严晓星身手如此神奇，心中暗惊，面色却镇定如恒，淡淡一笑道：“死一蓝野民不过沧海一粟，无足轻重，少侠无论武功如何旷绝，恐难逃上百武林高手联臂合击之下。”

严晓星冷笑道：“蓝老师错了，白眉老怪有你八位武林奇人之助，理应雄图大略，谋武林苍生之福，以侠义自重，何其本末倒置，自取覆亡之路，在下不忍见上百武林精英丧生于此处。”

蓝野民哈哈狂笑道：“严少侠你也太大言不惭了。”

严晓星面色一沉，冷笑道：“蓝老师，你真要逼在下出此绝情毒手么？”说时忽翻腕出指，点住蓝野民穴道。

四面八方忽传出纷纷大喝，人影如魅抢扑而出。

严晓星振吭发出一声清彻长啸，身形倏地冲霄拔起，半空中幻变“九旋神鹰”，风车般轮转而下，挟着一片狂烈罡风，右手掣出“天禽”短剑，寒飏曳空挥洒如雨挟着一股不太明亮飞虹而逝。

只听得蚊声惊叫，严晓星半空中放声大笑，身形曳空。

蓝野民虽然被制，心中却极明白，目睹严晓星空中变换身法，出剑之奇，大感骇然。

只见十数名武林高手须发俱被剑芒削去，光溜溜地变成秃驴。

一黑衣人飞掠蓝野民前，伸掌震开蓝野民被制穴道。

蓝野民咳了一声，吐出一口淤血，摇首叹息道：“严晓星委实不可轻视，今晚他剑下留情，不然我等难免伤亡，看来此计不成，应立即改弦易辙，不

可一错再错。”急率众返回报一白眉叟另商对策。

第三日晚。

二更时分，无极帮谷中鬼哭狼嚎，阴风惨惨，月华虽然皎洁如洗，却似蔽着一片昏暗愁雾，更显得阴森恐怖。

无极帮匪众布署周密，枕戈待敌，心头却是烦躁不安，鸟兽频频鼓噪低吼，一切都不安静。

约莫三更将近，谷中突然现出十数条魅样黑影，撩行如飞，似足不沾地。

只听一声大喝，阴暗处急窜出一人，挥出一股青芒，疾如电奔，砍向一条扑来的魅影。

一刀砍了个正着，魅影被劈成两半，那匪徒却感一刀成空，扑势又急，撞向魅影而去。

那魅影虽被劈成两半，却迅疾分而复合，与匪徒相撞，匪徒只觉一股腥臭刺鼻，忙道：“不好！”栽扑在地。

魅影之后抢出一人，出手如电，寒光疾闪，那匪徒被拦腰斩成两截，血流遍地。

片刻间，无极帮高手却已丧命十数人。

百兽天尊与无极帮主已在暗中窥伺，情势只觉有异，但被百兽天尊瞧出内中蹊跷，低声诧道：“这不是人却是鬼物，不可力敌，再不见机，只恐谷中弟兄无人幸免。”

无极帮主骇然道：“此必是茅山妖法无疑，贤弟何不纵使食鬼鸟迎敌。”

百兽天尊独角兽金毛人猿惨遭暗害痛心已极，如同不共戴天之仇，闻言犹豫了一下，立驱之飞出扑食魅影。

但邪神恶鬼似无惧于食鬼鸟，分而复合，飞闪滑溜。

食鬼鸟却又似畏惧邪神恶鬼那种怪异气味，一扑即展翅腾飞，邪神恶鬼众多，鸟仅一只，难以兼顾。

半个时辰过去，攻入谷中黑影增多，惨嚎不时腾起，无极帮匪众伤亡倍增。

无极帮主目光虽然锐利，却不能分辨出谁是神邪，谁是人，心中大感急躁。

蓦地——

无极帮主忽闻一陌生语声传入耳中道：“阁下似束手无策，但不能永远挨打，依在下之劝，阁下何妨独自一人迳往摧毁伏魔妖道法坛，则冷面秀士必败无疑。”

那语声微弱，但字字送入耳中清晰异常。

无极帮主闻声一怔，亦施展内功传音，道：“尊驾是何来历，承蒙见告，何不现身一见？”

只听一声轻笑道：“阁下不要多问，因在下与庞雨生形若水火，积不相容，故而相助阁下。”

无极帮主怔得一怔道：“那伏魔妖道法坛设在何处？”

“阁下不妨抬面寻视，可发现一只萤火虫。阁下迳随那萤火虫而去，当能发现强敌侵入密径，由秘径出得飞瀑，法坛就在附近。”

无极帮主将信将疑，仰面四巡，果然只见一点明亮萤火在头顶盘旋，心内震撼已极，低声道：“有劳尊驾带路！”

说也奇怪，萤火竟直飞而去。

无极帮主随着疾奔，盈耳惨噪似若无闻。

但见那萤火竟投入岩壁藤罗密翳中，那片岩臂高可数丈，无极帮主心中暗惊道：“莫非秘径就在岩壁上。”身形腾起拨开藤罗穿入。

移时，出得飞瀑外，远远可以望见岩石间搭建着一层法坛，伏魔真人披发仗剑焚符，口中念念有词，合上尚扎有十数具人形草人。

法坛外密布伏桩，但却未能发现无极帮主。

无极帮主寻思须臾，突一矮身，鹤行鹭伏窥察奇门禁制布设。

他目光锐利，由生门蹑入，只见两名高手捧剑隐在一块岩石之后，暗暗冷笑一声拣起一块细小的石粒，向空抛起，坠下时生出声响，就落在两人身前不远。

一双匪徒闻声不禁一怔，同时循声望去，不觉探出半个身子。无极帮主两手圈指疾弹出一缕内家无形真力。

一双匪徒声都未出便自倒地不起。

无极帮主取起一柄长剑，一鹤冲天拔起，身在半空，忽斜飞激射，身躯法坛上空，突头下足上，剑势疾展，挟着一片惊天长虹，劈向十数具草人。

伏魔真人蓦闻一声刺耳破空长啸，劲风压体，重逾山岳，不禁魂飞胆寒，疾如脱弦之弩般窜出法坛外。

无极帮主剑势宛如天河倒泻，那十数具邪神恶鬼附之草人立被砍成粉碎。

其实伏魔真人仗着茅山妖法与无极帮主一拼，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无如为先声所夺，更被严晓星前日一闹，余悸犹存，已无斗志，逃逸无踪。

此刻，坛下四周群邪纷纷大喝，向无极帮主飞扑而至，但无极帮主大功告成，无可恋战，哈哈一声长笑，曳空电射而去，瞬眼无踪。

谷中仍是一片混乱，鬼哭狼嚎，杜翠云及兰文襄索寒三人无法寻觅百兽天尊潜迹之处，芳心焦急不已。

冷面秀士等人仗着邪神恶鬼之助，处于上风，逼使无极匪徒现身惨遭戮杀。

杜翠云突闻严晓星语声传来道：“姑娘速随在下退出谷外，再迟就来不及了。”

语声颇高，兰文襄索寒回身一望，只见严晓星立在三丈开外，同现惊喜之色，道：“严少侠！”

严晓星忙道：“此时无法叙旧，无极帮主与百兽天尊此刻在飞瀑之外摧

毁法坛，稍时必然返回，走！”伸臂疾掠，拉着杜翠云腾身一跃，疾掠如飞。

兰、索二人急随身后。

突然谷中鬼哭狼嚎之声戛然寂灭，严晓星四人去之已远，忙中四顾，只见如水月华下，隐隐可见冷面秀士等群邪之在无极帮高手联臂合攻之下。

他们四人一无拦阻出得谷外，疾奔出数里外林中、严晓星突形迹杳然。

杜翠云心中一酸，两行泪珠夺眶而出。

兰、索两人相面面相觑，不知严晓星为何不告而别，可又想不出什么言辞劝慰杜翠云。

蓦地——

古木森森之后走出一名鹑衣百结，褴褛污秽的老丐，目中精芒逼射，笑道：“杜姑娘，严少侠有事离去了。”

杜翠云不禁一怔，检衽一福道：“原来是丐帮长老，但他不该不告而去。”

老丐哈哈大笑道：“严少侠一身皆天下武林之安危，食不甘味，寝难安枕，何来余暇语及儿女之私，姑娘千万不可苟责于他，如姑娘欲与严少侠相见，不如在骊龙谷外等候，时至自然相见！”

兰文襄道：“我等去湖滨别墅专诚拜谒，严少侠拒不见么？”

老丐冷冷一笑道：“别说二位，就是老化子亦无法踏入湖滨别墅一步，何况严晓星从此刻起即已远离湖滨别墅，三位均身在江湖，江湖间无不息息相通，日后自知老化子并非谎言。”语溺，身形倏然隐去。

索寒道：“丐帮中人最是难惹难缠，脱落形迹，独行其是，极少与武林中各大门派交往，但最重然诺，看来事起仓促，严少侠才不告而去，姑娘，你我走吧！”

天色微现曙光，薄雾霏霏。

严晓星独自徘徊在湖滨别墅内亭园中，神色肃穆，忽闻远处呼道：“伏大侠驾到！”

他算计伏建龙今日必然到来，不禁剑眉一剔，道：“说我有请！”

声犹未落，已自闻听乾坤八掌伏建龙迈宏亮笑声传来，抬面望去，只伏建龙面含笑容，袍袖飘飞走来。

严晓星抱拳躬身施礼，道：“伯父满面春风，想必有快意之事。”

伏建龙道：“这个当然，两日来贤侄谅未离开湖滨别墅半步。”

严晓星笑道：“伯父委实料事如神，两日来魏醉白正是紧要关头，今晚魏醉白定然醒转，但是否能忆及往事，小侄无法断言。”

伏建龙虎眉微微一皱，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惟有尽其在我而已，”说着语声略略一顿，又道：“听说冷面秀士庞雨生侵袭无极帮，却攻败垂成，铩羽而逃。”

严晓星面现惊诧道：“这却是为何？”

伏建龙道：“冷面秀士仗着伏魔真人之助，驱使邪神恶鬼潜入谷中，戮杀极重，却不料无极帮主发现他们潜入秘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毁却伏魔真

人法坛，伏魔真人亡魂遁去，以谷中邪神恶鬼无所凭依，烟消云散，形势逆转，冷面秀士拼死才得以逃出谷外。”

严晓星目露疑容道：“伯父如何知道得这般清楚？”

伏建龙微微一笑道：“老朽就隐身在伏魔真人法坛远处，反正老朽谁也不帮，黄鹤楼头看翻船，与老朽何干，不过那条秘径却被无极帮主封死了。”

严晓星道：“原来如此！”

伏建龙虎目一瞪，笑道：“贤侄，幸不辱命，无极帮那幅藏珍图已被盗出。”

“什么？”严晓星面现惊喜过望之色，道：“图在何处？”

伏建龙道：“现在老朽身边。”

严晓星道：“此地并非谈话之处，去至大厅商议行事之策。”

两人快步如飞，径入大厅，只见冯叔康与葛元良正在对弈，聚精会神，落子丁丁。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二位怎有如此闲情逸致。”

冯叔康闻声推棋立起，抱拳为礼。

东斗天君葛元良大感败兴，骂道：“你这老儿一大早就来杀风景，如非念在吾儿未来爱婿面上，老朽不生劈你才怪咧！”

伏建龙笑道：“风闻葛老儿嗜奔如命，今日一见果然不虚。”

冯叔康道：“也难怪也，迩来连战皆北，这一局棋有获胜希望，料不到你这一来顿时落空，他不气为何？”

严晓星忙说出藏图已盗来之事。

伏建龙伸手入怀，取出一叠折齐整图形，纸色黄旧，展开端视，只见上绘山川形势，危崖险壑，并无任何字迹。

严晓星目泛茫然神色道：“小侄难判此图真假，意欲将鸟放出，请来陆前辈辨明。”

冯叔康摇首道：“陆道玄未必肯来。”

伏建龙不禁一怔，道：“此话何解？”

冯叔康道：“冯某虽未见过陆道玄，但前辈即可明证此人行事极为小心谨慎，不如将这图系于鸟足带去，陆道玄判明是真，谅定可赶来此间。”

伏建龙摇首道：“坏就坏在严贤侄迄未能与陆道玄相见，安知陆道玄不是心怀叵测之辈。”

严晓星道：“伯父所虑甚是，但小侄之见；不得不冒此风险。”

伏建龙面有难色，犹豫须臾，才道：“好吧！不妨一试。”

严晓星身形疾掠出厅外而去，片刻返回，肩上停着一只异禽，将图折叠成卷，系在鸟足上纵之飞去……”

伏建龙道：“陆道玄获讯何时可赶至？”

严晓星道：“迟则三日，快则半个时时。”

伏建龙摇首笑道：“洞庭三湖，相距千里，怎能朝发夕至。”

葛元良哈哈大笑道：“陆道玄说不定已由湘入赣，近在咫尺，他乃高深莫测之辈，岂可由我等所料，但愿此图是真，莫再节外生枝。”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若此图是假，除了寄望于魏醉白，别无他策了。”

严晓星道：“人定胜天，忧急无用。”说时击掌三声，庄丁奔人，命送上酒菜。

冯叔康目注葛元良笑道：“你我何妨再弈一局如何？”

葛元良点点首，道：“葛某生平嗜弈，你我堪谓臭味相投，什么藏珍，葛某不屑一顾，徒增无谓烦恼。”

冯叔康笑道：“既然如此，葛兄何不迁来此处。”

葛元良呵呵大笑道：“这可是你说的，咱们一言为定。”

两人落座对弈，聚精会神丁丁落子。

伏建龙与严晓星则浅酌低饮，谈论武林形势。

严晓星明知伏建龙心怀鬼胎，患得患失，欲用言套出自己隐秘，但他有备无患，言谈之间，一丝不露痕迹。

约莫一个时辰后，伏建龙泛不安神色，提及探视魏醉白。

严晓星道：“此刻正是魏醉白紧要关头，小侄在他身上针了卅六处穴道，最好不要惊扰于他。”

伏建龙见严晓星郑重其词，只好作罢。

蓦地——

传信与陆道玄那只灵禽噗噗穿门飞入，严晓星迅疾伸掌，灵禽落在他掌上。

伏建龙大感惊诧，道：“为何来手如此快。”

严晓星解下一截竹管，在管中取出一张折好纸卷，及原由灵禽带去的藏珍图，展开纸卷，只见其上书有数行字道：

“严贤侄，原图壁赵，惜此图并非真迹，恐系无极帮以假乱真，幸贤侄机警，无极帮显然以假图作饵诱使老朽上钩，侦知老朽下落后即下手劫夺，但老朽是何等样人，天涯飘泊，四海为家，即是贤侄亦无从得悉老朽行踪貌象，况无极帮尔。

奉劝贤侄不可气馁，应再接再厉，务必取得真图，到时老朽则不请自来，必底于成。”下款“陆道玄”草书三字，神追钟王，龙飞凤舞。

伏建龙脸色大变道：“藏珍图是假的？”

严晓星道：“小侄坚信陆前辈之言不假。”

此刻冯叔康葛元良二人已局终棋散，同观陆道玄回书。

冯叔康微叹一声道：“一番图谋，顿然落空，今后计将安出？”

严晓星暗然一笑道：“魏醉白。”

葛元良道：“他倘感恩图报则事犹可为，只怕魏醉白未必能吐露隐秘，再说无极帮教主也应该防着这一点。”

严晓星道：“老前辈之言甚是，但此刻言之仍属过早。”说着纵使灵禽

飞去。

伏建龙道：“陆道玄必离此不远，何妨随灵禽觅至他存身之处，共商取图之策。”

葛元良摇首道：“那万万不可，据老朽所知，严贤侄曾与陆道玄互通鱼雁，函中曾约法三章，在双方未取得无极帮那份藏图前不允见面，伏兄最好不要弄巧成拙。”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看来只有小侄独自前往一行了。”

伏建龙诧道：“你意欲何处？”

严晓星道：“除了无极帮总坛处还有别处？”

伏建龙目露忧容道：“贤侄千万别操之过急，匹夫之勇，何能成事。”

严晓星微笑道：“得道多助，小侄定不是孤身一人。”

这一日在伏建龙而言最是难过，好不容易捱到傍晚时分，青面伽蓝董飘萍飞步跨入大厅，面露笑容道：“少侠，那魏醉白苏醒了。”

严晓星闻言急争于伏建龙双双离开大厅探视魏醉白。

秘室外一片寂静，暮霭渐垂，窗外一青衣小童垂手而立，倾听室外魏醉白动静，目睹严晓星与伏建龙疾步走来，欠身施礼道：“公子，魏先生醒来了。”

严晓星微笑道：“多日有劳费神侍候，辛苦你了。”

青衣小童忙道：“这是小的分内所应为，何言辛苦二字。”

严晓星慈蔼地伸手抚摸一下青衣小童头顶，跨入室内，只见魏醉白躺在榻上，双眼睁开，只是神光呆滞，似无觉严晓星伏建龙两人走入。

伏建龙凝目望去，察觉魏醉白头顶百汇、眉心、太阳、鼻旁以及胸腹臂腿等处穴道均有长短不一金针微微颤动着，心中暗惊严晓星精湛医技。

严晓星伸手将金针一一拔起，拭净后复纳入铜盒内。

但听魏醉白语声沙哑道：“尊驾何人，在下身在何处？”

严晓星微笑道：“魏兄难道不复记忆在下么？”

魏醉白用呆滞神光注视严晓星良久，才道：“尊驾是否姓严？”继之又面现苦笑。

严晓星叹息一声道：“魏兄总算恢复神志了，但此刻尚不宜多说话，静养一两日后可痊愈。”说着拉着伏建龙趋出室外。

伏建龙诧道：“老朽观察他记忆尚未完全恢复。”

严晓星道：“这要伯父多多费神了。”

伏建龙闻言不禁一呆，道：“此话何解？”

严晓星答道：“魏醉白终必痊愈，恢复神智武功，但何假以时日，小侄即处下一方，用无根水煎熬，一日三熬……”

伏建龙接道：“这容易，贤侄之意……”

严晓星忙道：“小侄之意请伯父送魏醉白离开湖滨别墅，交与友人带回无极帮，如此无极帮主则无所疑虑魏醉白吐露隐秘，俟他恢复后得知经过，

必感激伯父相救之情，再设法动之以义，定为伯父所用。”

伏建龙笑逐颜开，道：“无怪你那义父赏赞你机智过人，果然不虚，但不知魏醉白需时多少才可恢复神智武功？”

严晓星道：“快则三天，最迟七日，伯父与魏醉白离去后，小侄亦立即离开湖滨别墅。”

伏建龙惊道：“你欲何往？”

严晓星道：“自然是去无极帮总坛，不过小侄尚须在金陵逗留一些时日，伯父可到金陵李府尹邸相等小侄。”

伏建龙大喜道：“此计甚好，老朽亦恐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今晚即送魏醉白回去，贤侄速请处方。”

两人急奔回大厅，取过文房四宝，沉吟思索郑重处方。

伏建龙则与冯叔康葛元良低声商议。

良久，严晓星已处下一方，交与伏建龙。

伏建龙收入杯中，道：“老朽告辞。”

严晓星快步走得大厅，须臾抱来魏醉白，道：“小侄已将魏醉白点了睡穴，伯父速背着离去。”

伏建龙解下丝带，把魏醉白捆负背上，董飘萍领着伏建龙离去。

严晓星目送伏建龙身影消失后，道：“如小侄所料不差，天明之前无极帮必将撤离他往。”

冯叔康道：“一切均如你所料，今后更须谨慎行事，以免为山九刃，功亏一篑，这数日你已心力交瘁，休息去吧！”

不道伏建龙离去之事，天交四鼓，严晓星扮作神木尊者传人装束，玄巾蒙面，一袭青衫，偕同金刀四煞在夜色沉沉中，衣袂飘飞翩然出了湖滨别墅，疾奔而去。

湖畔波涛起伏，水光接天，虽在深夜，依然隐约得见水光山色，距湖滨不远一山嘴口矗立着一座湖神祠，庙貌巍然，香火不绝。

金刀四煞随着神木尊者传人疾奔至祠后松林内，只闻一声冷笑道：“来人止步！”

两条黑影疾掠而出，手横钢刀寒芒闪闪，阻住去路。

待两人及时察觉来人神态后，立时魂飞魄散，大惊呼叫道：“神木尊者传人！”

蒙面少年微笑道：“烦劳通禀，就说在下求见。”

一双匪徒神定，道：“阁下请稍候，容我等通禀。”转身隐去。

须臾，突闻白眉叟哈哈大笑传来道：“深夜见访，但不知有何赐教？”

但见白眉叟快步走出，身后紧随着八蒙面黑衣老叟，林中起了一阵衣袂带风之声，魅影浮阙，如临大敌。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抱拳朗声道：“白眉老师，在下有事请教，请问白眉老师率同许多高手，劳师动众远来鄱阳，莫非志在骊龙谷藏珍图么？”

白眉叟道：“阁下明知故问为何，你我之志既一般无异，谁人先得到手中即为得主，阁下如想劝令老朽退出这场是非，无异痴人说梦。”

蒙面少年朗声大笑道：“白眉老师，在下冒昧造访，其意至诚，你我无须妄动意气，请问那藏珍图可探出了一丝眉目么？”

忽闻一蒙面老者冷笑道：“阁下何不明白说出来意。”

蒙面少年目光一寒，沉声道：“据在下所知，一幅藏珍图在无极帮总坛内，另一幅在陆道玄手中，欲手到取来恐怕不易，你等那夜偷袭无极帮主谷中无功而退，又妄念侵入湖滨别墅意欲挟擒严晓星，逼使陆道玄自投罗网，不料湖滨别墅奇门禁制无异天罗地网，步步都是死域，只有望洋兴叹，心劳力瘁，徒唤奈何而已！”

白眉叟面色一变，目中逼视凶光，厉喝道：“阁下登门访就是为了讥刺老朽么？”

蒙面少年道：“并非如此，在下方才得自传讯，无极帮主已将陆道玄那幅藏图取有，因不知此图真假，连夜撤离赶回总坛印证，须知你我均无法单独成事，合则两利，分则两败。”

白眉叟闻言不禁一怔，望了蒙面老叟一眼。

一蒙面黑衣老者道：“此讯可是真实？”

蒙面少年闻得人人，心知此人正是蓝野民，不由笑道：“在下所言句句是真。”

那蒙面老者冷笑道：“以阁下之神木令命令天下武林，焉敢有人违忤不尊。”

蒙面少年复又朗声大笑道：“在下已遣出甚多武林高手，阻截无极帮主一行，但白眉老叟及诸位是否能遵神木令行事，只恐未必！”

白眉叟冷冷一笑道：“阁下知道就好。”

蒙面少年道：“正是如此，在下深夜造访，志在说服，眉老师共谋阻止无极帮主赶返总坛，须知无极帮主不过是一傀儡而已，一切听命于身后主使凶邪。”

白眉叟淡淡一笑道：“这老朽早已知情。”

蒙面少年道：“知道就好，在下告辞。”

“慢着。”白眉叟喝道：“阁下怎知老朽能否听于神木令。”

蒙面少年微笑道：“听命与否，悉凭尊意，在下怎敢强求，”语声一顿后，又道：“在下因知相助白眉老师八位均是当代武林名宿，风尘奇士，倘蒙应允，或可有诚。”言毕低喝一声道：“走！”

五人倏地穿空拔起，去如流星曳空，瞬眼无踪。

白眉叟双眉紧蹙，道：“不知是否真假，我等前去探明真象才能决定行止。”忙率众往无极帮存身秘谷中奔去。

到得谷外，只觉毫无异状，除夜风扫谷，树涛潮啸外，一切都静得出奇。他们小心翼翼，步步为防逼进谷口，但感无一匪徒潜伏，白眉叟暗道：

“莫非蒙面少年之言果然是真。”

进入山谷后，月华如水，泻地成银，景物线毫逼视，果然无极帮党徒俱已撤离，只剩下一堆弃置什物及零乱犬骨。

只听柴青溪道：“一点不假，显然无极帮已撤离，幸亏我等未曾应允神木尊者传人追截无极帮主，今后我等可独行其是。”

白眉叟率众撤出山谷，追觅无极帮主去迹。

他们一去，山谷中突现出蒙面少年出金刀四煞。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老怪必然追踪无极帮而去，有劳四位暗蹊其后，你我在金陵晤面，不见不散。”说着撤去蒙面玄巾，显露严晓星本来面目。

金刀四煞中一人道：“少侠还欲何往？”

严晓星道：“两路劫敌虽退，但仍留有冷面秀士庞雨生及钱百涵，待在下一并退去，湖滨别墅，才可安然无恙。”

“少侠小心。”

严晓星一声“知道”出口，迅疾穿入夜空中消失不见。

星影城，仅两条纵横麻石街道，地狭人稠，店肆林立，肩摩踵接，人行如潮。

南大街之首“广义图”茶楼，一楼底食客如云，已上了九成座，喧哗腾笑如雷，伙计穿行于食客间，提着茶壶冲泡茶水及送上食物。

广义园财源茂盛，卖的是茶不是卖酒，食客们可自己带酒来饮上两盅，下酒菜则是广义园独有的“葱煨酱酥野鸭”。

园子地滨鄱阳湖，水草丛中盛产野鸭，春夏之交，鸭肥食肉厚，广义园所烹酱酥野鸭不但鲜美味腴，而且骨头亦酥如泥，回味无穷，故远近食客无不趋至若鹜。

除了酱酥野鸭外，尚有油焖湖螺亦味美可口，喝茶的则有白糖炊糕、麻花、油条可食，都香脆异常。

食客中不乏江湖人物，只见两个短装粗眉大眼汉子对坐，高声谈论无极帮主已取得陆道玄手中藏珍图，率众撤出山谷，白眉老怪等追踪而去。

高声谈话的是个独目汉子，一手执着野鸭腿大嚼，说话时口沫横飞。

此人提及那晚冷面秀士庞雨生侵入山谷情景，难有点加油添醋，渲染附会，却不离真实。

邻座三人显然亦是江湖人物，均在凝耳倾听，相顾动容，那三人均约莫四旬开外年岁，一袭黑色长衫，腰中鼓突，藏有兵刃，两目开阖之间精芒逼射，分明一身所学内外兼修。

独目汉子对面那人笑道：“李兄，你怎么如此清楚？”

“实不相瞒，兄弟有一表哥，他在无极帮中司职副舵主，那晚冷面秀士侵袭时亦曾目睹，他隐藏岩石隙缝中免罹于难，杀戮之惨、令人心寒，则是猛萌退意，趁着无极帮撤出山谷时只身逃离，故而知情。”

午夜时分，楼口突现出严晓星俊逸潇洒的身影后随病金刚孟逸雷，由茶

伙领着就座。

孟逸雷取出一锭白银，命店伙去至街上买酒，切上一只酱酥野鸭及油焖湖螺。

那约莫四旬左右年岁三人瞥见严晓星入座，不禁面色有变。

严晓星凭栏临窗而坐，远眺可见城外水光接天，浩渺烟波景色，只见严晓星注远处须臾，徐徐发出一声长叹。

孟逸雷劝慰道：“事态已然如此，贤侄忧急无用。”

严晓星微现激动之色道：“风闻无极帮突然撤离，说是已得陆前辈手中那幅藏图，小弟命灵祈带信陆前辈，未蒙回讯，如传闻是真，分明陆前辈已陷入贼手，小弟能不心忧如焚。”

孟逸雷摇首笑道：“目前传说纷坛，以讹传讹，焉执真执假，吉人天相，陆前辈必安然无恙，贤弟且放宽心。”说着酒菜俱已送上。

两人食罢起身离座，惠帐后相偕出店，衣袂飘飘奔行在官道上。

蓦地，道旁忽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

严晓星慢慢停身，从容若定，循声望去，微象道：“庞老师别来无恙，请现身出见。”

道旁人影纠纷，疾如离弦之弩般落在官道，现出冷面秀士庞雨生、钱百涵、皇甫炎等十数人。

庞雨生面寒若冰，道：“请问严少侠，目前江湖传闻是否是真？”

严晓星道：“庞老师何不去问无极帮？”

皇甫炎冷笑道：“严晓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严晓星身法神奇，皇甫炎眼前一花，只听严晓星已落在他面前，沉声道：“凭你也配！”

皇甫炎心神骇极，倏地双掌齐出，劲风山涌，势猛力沉，已用成十二成真力。

接着又有三人欺身袭至，刀光电奔，招式辣毒犀利，形成四象合攻，配合异常严谨。

严晓星心中暗惊，施展一套神奇掌法，折拿闪点，穿行于四人中。

钱百涵突然身形疾掠，一剑震出数点寒星，攻向病金刚孟逸雷。

病金刚孟逸雷神色一变，三刀快攻而出，刀挟风雷之声，显然他并非当日吴下阿蒙，武功突飞猛进，招式玄奥莫测。

钱百涵面色一变，知非易与，剑势立变，化为惊天长虹滔滔不绝，疾如风雷般攻去。

只听严晓星发出一声冷笑，三声惨嗥腾起，合攻严晓星三人猛地卧倒在血泊中，胸前皆穿一洞，鲜血汨汨泉涌喷出。

皇甫炎骇然变色，左手疾扬，发出一蓬银白飞针，右手中刀变式“风动柳然”，电卷挥出。

飞针射到中途，似突遇阻力，纷纷回射飞去，针势不但不衰弱，反更强

劲。

皇甫炎蓦感右腕一紧，兵刃彼夺出手外，胸前啪的一声如中千斤重击，痛极不禁闷哼一声，硬被反震射来飞针所中，只觉颜面胸口发麻，大叫出声，天旋地转倒地不省人事。

此则，孟逸雷露出败象，守多攻少，严晓星发出一声冷笑，左掌劈出一股真力攻向钱百涵身后。

钱百涵惊觉有异，迅疾闪身开去，后又抢身攻上。

冷面秀士庞雨生见皇甫炎等四人同丧命在严晓星手中，不禁骇极，只见严晓星手执一柄毫不起眼之寻常凡铁短剑，招式怪异，与钱百涵展开一场凶险拼搏，大喝一声道：“住手！”

两人迅疾退了开去。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庞老师，你早早见机收场为上。”

庞雨生阴恻恻冷笑道：“严晓星，你别认为皇甫炎失手丧命，庞某就惧怕畏缩不成。”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在下知若指掌，庞老师尚在道旁隐秘处安着一桩伏兵，不过在下实言相告，茅山妖法未必伤得了在下。”

庞雨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目露怨毒已极神光。

严晓星又道：“久闻庞老师心机卓绝，谋定后动，出道江湖以来甚少败绝，誉满武林，令人钦羡，但庞老师近来未免失常，频遭挫逆，尚不知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反更变本加厉，何昏悖若此……”

庞雨生面色激动铁青，目中逼射凶光。

严晓星右掌一摆，微笑道：“庞老师暂别动怒容，待在下说完，追忆那晚庞老师侵袭无极帮之前，在下已知不能成事，亦曾略施小技微露征兆，望庞老师悬崖勒马……”

庞雨生不禁面色猛变，道：“火焚草人是少侠所为么？”

“不错！”严晓星答道：“正是在下。”

庞雨生厉声道：“那赤发……”

严晓星冷笑接道：“不错，也是在下，他双手血腥，恶行擢发难数，又伤我好友，杀之不为过。”

庞雨生默然须臾，道：“少侠若那日现身规劝，庞某或能改弦易辙。”语声激愤含恨。

严晓星朗声大笑道：“交浅不可言深，道不同怎能为谋，何况庞老师刚愎自负，未必听从在下之言，在下焉能自讨无趣，那晚在下眼见无极帮主发现入侵洞穴后，即知庞老师非一败涂地不可，是以暗中施展声东击西之计，引开匪徒，并搏杀三人，使庞老师安然逃出谷外。”

庞雨生不禁呆住，望了群邪一眼，改颜抱拳道：“如非少侠提及，庞某仍在梦中，大德不可言谢，但率某尚有一事不明，少侠是否早发现入洞秘径？”

严晓星道：“在下不知，但发现庞老师仍作侵袭无极帮时，不禁动了好奇之念，于当晚二更时分，在下支身一人进入庞老师潜迹之处，随着诸位身后亦掠入谷内，本欲获渔翁之利，那知无极帮主竟然找出入谷秘径，就知今晚必功败垂成。”

庞雨生闻言叹息一声道：“棋一着，缚手缚脚，果然不虚，如今少侠欲意何在？”

严晓星道：“在下敛探明陆道玄前辈行迹是否为无极帮暗算所擒。”

庞雨生道：“少侠为何舍本逐末？”

严晓星面泛一丝黯然神伤笑容道：“在下志切亲仇，至于骊龙谷藏珍则为势所逼，不得不尔，其实在下不屑一顾，无极帮撤离奔回，总坛风声已然传开，神木尊者传人及白眉叟怎能轻易放过，如不出在下所料，此刻他们必然追去，在下何必淌此浑水，若陆道玄前辈真陷向无极帮手中，那又当别论，”说着抱拳略拱，微笑又道：“你我后会有期，恕在下告辞了。”转身与病金刚孟逸雷疾掠而去。

庞雨生嘴唇掀动，欲言又止。

伏魔真人忽从道旁掠出，道：“贫道心疑此人之言未必是真。”

庞雨生摇首答道：“此人之言句句是真，丝毫不假，自然尚有隐瞒之处，但无关宏旨，咱们走吧！”

再说严晓星与孟逸雷两人疾行如风，径往九江府城奔去。

孟逸雷笑道：“老弟委实睿智无匹，真知卓见，每一细节均曾经过慎密思考后逐步接计施为，毫无错失。实令我等自愧不如。”

严晓星道：“孟兄且莫谬赞，小弟如不兢业小心谨慎从事，稍有失误，武林之内恐将罗受血腥浩劫，精英尽失了。”

孟逸雷见严晓星一点不露志得意神，心中益发钦佩，道：“老弟去九江则甚？莫非探望那杜翠云姑娘么？”

严晓星鼻中慢应一声，未答一词。

孟逸雷道：“杜姑娘貌美贤淑，老弟不可辜负了她一片痴情。”

严晓星双眉微皱道：“小弟怎有心情顾及儿女之私。”

孟逸雷暗中叹了一口气，不敢再言。

九江府已名九江口，明太祖朱元璋未统一天下时，与九江王陈友谅大战于此，扼长江中流要冲，商业茂盛，市里繁荣。

严晓星孟逸雷身法迅快，斜阳余晖里已自进了府城，大街行人熙攘不绝。

孟逸雷道：“老弟知道杜姑娘居处么？”

严晓星颌首道：“临别之际曾留下地址，说是什么磨盘巷。”问明行人，转弯只见一条青石板仄巷，两人快步走入。

杜翠云所居之处是一般实小康人家，两扇木门紧紧闭合着，门侧尚张贴有一幅春联：“瑞岛之兰光世泽春风棠棣振家声。”

字迹犹新，笔力刚健。

严晓星趋近门前叩环。

内面应了一声，木门呀地开启，只见应门者是一黑衣长衫中年汉子，目光灼灼望了两人一眼，忽面现惊喜之容，道：“是严公子么？”

严晓星认出是杜翠云手下，微笑道：“正是在下，有劳通禀杜姑娘，就说严晓星孟逸雷求见。”

那黑衣中年汉子一脸恭敬之色，道：“二位快请，我家姑娘不胜思念，终日恹恹不乐。”

这话说得太以露骨，严晓星不由俊面一红。

孟逸雷心中暗笑，忖道：“男女之间，委实难以理解，看来我这次严老弟桃花照命，挥之难去。”

黑衣汉子领着两人穿一处天井，进入厅堂肃客入座后即快步走向侧厢而去。

须臾，只见杜翠云莲步姗姗走来，云鬓不整，玉容惨淡，含浅笑，眉宇间隐泛幽怨之色。

严晓星忙抱拳道：“不速之客，冒昧趋访，请姑娘见谅。”

杜翠云袂枉一福，娇笑道：“不敢，贱妾慢客未即出迎二位海涵是幸。”说着转面吩咐黑衣中年汉子准备一席丰盛酒筵洗尘。

孟逸雷忙道，“姑娘不必费神，孟某两人尚要赶路。”

杜翠云面含薄嗔道：“天色这般晚了，留住一宵再走不迟。”催促黑衣中年汉子快去。

黑衣中年汉子领命走出厅外。

严晓星即与杜翠云娓娓低声倾谈。

杜翠云柳眉汉蹙，道：“怎么二位今晚就要走么？”

严晓星点点首道：“此事万万不能错失一着，在下一取得藏珍图，即相功姑娘手刃百犬天尊。”

杜翠云惊喜笑道：“真的么？”

孟逸雷道：“少侠一诺千斤，孟某与姑娘为证。”

严晓星道：“在下今晚三更时分即须买棹顺流而下，赶办一事，无法与姑娘同行，不过姑娘可依在下之计行事，明晨登程，但须更易形貌。”

杜梓云诧道：“为什么？”

严晓星道：“冷面秀士心狠手辣，姑娘不告而去，只恐冷面秀士已动了疑心，如在下所料不差，他必四处查访姑娘下落……”

“什么。”孟逸雷道：“庞雨生由杜翠云由杜姑娘身上联想到老弟？”

“不错，”严晓星道：“冷面秀士秉心多疑，你我在途中为何与他不期而遇。”

孟逸雷冷笑道：“他仍不死心么？”

严晓星摇首道：“冷面秀士乃刚愎自用，阴险毒辣之辈，

忽闻户外传来击敲木鱼声，劲沉有力，夹送一声“无量寿佛”。

严晓星面色一变，道：“不料来得如此之快，孟兄，你我速隐身藏起，察明来者是否是伏魔妖道。”

两人急闪入厢房藏身隐起，杜翠云目露迷惘之色。

忽闻一声沉冷笑道：“姑娘别来无恙？”

只见一条疾身影倏如飘风由天井上落下，现出茅山娇道伏魔真人，面泛狡笑。

杜翠云似有恃无恐，一掠耳鬓云发，娇笑道：“道长怎会寻来此处？”

伏魔真人面色一冷，阴笑道：“贫道有事不明，欲请教姑娘。”

杜翠云道：“道长只管请讲，小女子自当洗耳恭听。”

伏魔真人道：“好说，那日赤发头陀无故丧身瀑潭，火焚草人姑娘分明已有所见，为何隐瞒贫道？”

杜翠云冷笑道：“道长无须血口喷人，小女子并无所见。”

伏魔真人狞笑道：“姑娘狡辩无益，贫道来时途中相遇那严晓星小辈，他自称为姑娘表里为谋，阻止贫道等人速袭无极帮。”

声犹未落，突感胁下一麻，飞涌袭体，不由面色惨变。

杜翠云见状，心知妖魔中了严晓星暗算，故作惊异之色，道：“这是为何如此？”

伏魔真人此刻只觉体年宛如虫行蚁走，酸筋陆骨，这滋味任钢打铁浇汉子亦难经受，身形摇摇欲倾，涕泗横流，目瞪口呆，惊悸已极。

严晓星身影疾现，落在伏魔真人身前，微笑道：“道长，在下在途中曾与道长自承与杜姑娘表里为谋么？”

伏魔真人一见严晓星，即知死定，不禁面如死灰，身形一歪，靠在壁上似软蛇般塌了下来，颤声道：“贫道该死，望少侠恕罪。”

严晓星冷笑道：“道长不该自作聪明，竟不听冷面秀士良言相劝，率领门下尾随在下而入。”

伏魔真人大惊颤声道：“少侠为何知情，但贫道亲眼得见两位已出外乘舟离去，不然贫道焉能胆敢登门生事，少侠如能见谅，请解开贫道穴道，贫道愿告知少侠一宗隐秘。”

严晓星哈哈一笑，手起指落，伏魔真人顿时昏死过去。

病金刚忽疾闪而入，笑道：“茅山门下俱已点了残穴，命向朝阳以舟运往一处荒寺，半年后任他们自由离去。

杜翠云诧道：“原来公子已知伏魔妖道暗暗蹊踪。”

严晓星颌首道：“在下行踪所至，耳目密布，在下未至磨盘巷时，已蒙一位武林前辈以传声获知，在下亦将计就计用传声之话安排一切。”

孟逸雷哈哈大笑道：“老弟，你将愚兄也瞒过了。”

严晓星目注伏魔真人一眼，叹息道：“留下此人性命，尚有何用，你人同舟有妖道相陪，不虞寂寞。”

二十八

苍穹星斗稀疏，下弦月迷蒙光辉，映照着江边景物，茅舍，渔村若有若无，显得分外凄冷。

远离腐城上游江岸停泊着一艘双桅木舟，前后中三舱似新油沐过，散发着一股刺鼻桐油气味。

江边小径中突现三条迅快的黑影如风而来，隐约可辨那是严晓星、孟逸雷、杜翠云三人。

病金刚孟逸雷手中提着茅山妖道伏魔真入奔近木舟。

舟舱中突现出一条人影，道：“严少侠到了么？”继又惊诧道：“杜姑娘怎么也来了！”

杜翠云听得语声稔熟，愕然半晌，定睛凝望，面现疑容道：“你是乔五么？”

那人笑了一笑道：“姑娘，小的正是乔五，为了避祸而易容换面。”

舱中亮起了灯火，严晓星道：“乔五，将这位道长放在前舱。”缓缓旋目注杜翠云，笑道：“送君千里终须别，夜寒风劲，姑娘请回吧，在下决在金陵相候。”

杜翠云依依不舍，硬着心肠嫣然笑道：“明晨贱妾率同门下自会兼程赶来。”猛一旋身穿空掠去。孟逸雷自然知道杜翠云的心情，不禁暗暗叹息。其实，严晓星何尝不知杜翠云为情所苦，但自己又何尝不为此事困扰，入得舱中即躺了下来，目光仰望着舱顶，久久不移。船身悠悠在动，水声潺潺，已然缓慢驶向江心。孟逸雷咳了一声道，“老弟！恕愚兄斗胆直言，你不该拒人千里之外，辜负姑娘一片深情。”严晓星面现怒意道：“孟兄岂不知小弟有难言苦衷。”孟逸雷哈哈大笑道：“老弟大可不必故作违心之论，杜翠云难道与冯杏兰许飞琼萧文兰雷翠瑛柳无情以及陶家二女又有什么两样。”严晓星闻言不禁面现赧然之色，叹息一声道：“这就是小弟难言苦衷，并非小弟对她们滥情移爱，而是本侠义之心，嫂溺援之以手怎能见危不救，但相救是一事，更不能将男女之爱相提并论。”

孟逸雷摇首轻笑道：“老弟乃聪明人，怎能强词夺理，诸如冯姑娘、雅苹，她们都是找上你的么？”

严晓星不禁面红耳赤，默默无语。

忽闻一阵银铃娇笑道：“孟老师不用说啦，自古红颜多薄命，痴情少女薄幸郎，你瞧他心肠有多硬。”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她怎么来了。”

忽见舱中探身现出一绝色丽人，笑靥盈盈，莲步姗姗，兰香袭鼻沁人心脾。

孟逸雷哈哈一笑道：“柳姑娘怎地也来了？”

柳无情面现薄嗔，娇笑道：“我不放心他，所以来啦！”说着纤纤玉手

指了一指严晓星。

严晓星玉面通红，道：“燕姐请坐，小弟有话请问。”

柳无情端坐几上，玉指一掠鬓丝，道：“你说吧！”

严晓星道：“小弟无意间听信无极教首脑系一少女，与燕姐前言似有出入。”

柳无情曼叹一声道：“此中隐秘我也难以全部知晓，鹰愁谷地势偏僻，鲜少人知，谷中四季如春，奇花异卉亭台楼阁，均系巧匠所建，无异人间仙境，但除恩师与我及奶母贴身三婢外，并无他人。”

严晓星诧道：“这就奇怪了。”

“我还没有说完咧！”柳无情道：“恩师足迹未曾履出谷外一步，但不禁我出谷游玩，却严戒不得妄登鹰愁谷绝顶之上，如敢故违必罹惨死之祸，那绝顶之上云迷雾绕，万载冰封，峭壁如刃，危崖千丈，再高武功亦望而生畏，裹足不前，有时亦偶然好奇之念，但不敢违忤师命只好作罢……”

舱外起了一片狂风，船行如飞。

柳无情望了舱外一眼，娇笑道：“看来五更不到，便可赶抵金陵了。”

孟逸寺摇首惊异道：“我们这位严老弟的一举一动，均难逃姑娘慧目之下，姑娘，你是如何知情的？”

严晓星剑眉一皱，道：“你道燕姐在湖滨别野内一举一动，就能逃过小弟耳目了么！”

柳无情鼻中轻哼一声，道：“别说这题外文章，我住在鹰愁谷内十数寒暑，绝少人客来访，三年前却有一双陌生人不时晋谒我那恩师……”

“那两人是谁？”

柳无情道：“无极帮主与魏醉白，魏醉白貌相儒雅，气度飘逸，无极帮主却隐秘本来面目，从首及踵均为黑袍罩定，令人不禁出生厌恶之感，他们对恩师极为尊敬，奉命唯谨。”

孟逸雷道：“因而姑娘才知令师乃无极教首脑。”

柳无情颌首道：“自去岁起方知无极帮主听命于恩师，我亦经常与谷外无极帮门下有所交往，却因面冷手辣，无情之名大彰。”突眸注严晓星，嫣然一笑，道：“在湖滨别野内回忆往昔，使我猛然憬悟，在那云迷雾绕，长年冰封绝顶上尚有人居住，那人支使着魏醉白，恩师亦听命于他。”

严晓星诧道：“燕姐为何会想到的？”

柳无情道：“有一次偶然窥见恩师及魏醉白两人似向那绝顶奔去。”

严晓星略一亩吟道：“那么萧婆婆是燕姐乳母了。”

柳无情摇首道，“不是，是我奶母自谷外来，说是她童年至友，命萧婆婆一路同行照顾。”

严晓星忽双眉一剔，目中神光电射，朗声道：“燕姐乳母尚留在鹰愁谷内么？”

“不错，她仍留在鹰愁谷。”

“那萧婆婆何在？”

“尚在金陵”柳无情道：“我所以随来就是为的萧婆婆她显然是奉绝顶主人之命监视于我，她定知绝顶主人来历及隐秘，或可有所助益……。”

严晓星微笑道：“燕姐关心备至，小弟铭感不已，但小弟已有万全准备。”

“我知道。”柳无情嗔道：“你准备扮作魏醉白，混入绝顶探访隐是么？”

严晓星大惊道：“燕姐为何知情？”不禁望了孟逸雷一眼。

孟逸雷忙道：“愚兄在来九江途中蒙老弟见告始得知梗概，无从泄露，老弟不可胡乱猜疑。”

柳无情娇媚一笑道：“我也是在飞琼姐姐口中得悉，你难道至今犹对我有所疑虑么？”

严晓星赧然一笑道：“燕姐怎有如此想法，小弟认为越少人知越少凶险，大可放手施为，毫无顾忌。”

柳无情道：“我认为魏醉白所知绝顶主人并不多，因为你未在魏醉白中问出绝顶主人是男是女，既然你风闻绝顶主人乃一少女，可见绝顶之上界限分明，防范甚严。”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魏醉白知道的绝顶主人是一中年美妇，但亦隐秘面目，是故尚有存疑。”

柳无情道：“不论如此，你有萧婆婆同行更万无一失，也只有我才知道萧婆婆金陵的住处。”

严晓星道：“小弟依从燕姐之见就是。”

孟逸雷忽缓缓立起出舱而去，只听他与乔五高声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舱内只剩下严晓星柳无情娓娓细语。

天明不久，震威镖局局主万胜刀余化鹏跨出镖局门首，镖夥早自牵了一匹骏骑等候，笑道：“一大早局主要去府署么？”

余化鹏道：“小姐身体不适，卧病在床，老朽岂可不闻不问。”说着接过疆辔，一跃上骑绝尘飞奔而去。

就在余化鹏身入府署不久，府署文案即乘骑出街驰往漕都私邸。

漕督身着便服独坐书房凭栏阅卷，蓦地，一条迅快身影翩若惊鸿般穿窗掠入。

人影一定，现出丰神如玉的严晓星。

漕督面现惊喜之色，低声寒暄了数句，只见壁嵌画屏缓缓向内开去，严晓星立即施展缩骨之术穿入。

石室中灯光明亮，乔延年仍是一袭宽大黑袍坐在榻上，目睹严晓星走来，展颜笑道：

“严公子真是信人，别来可好！”

严晓星躬身施礼，道：“老前辈气色明朗，谅别后大有进步。”

乔延年笑道：“岂仅大有进步而已，而足已可行动自如，但久僵之腿仍

难提聚真力施展轻功。”说着一跃而起，双足落地发出沉重响声，在石室内来回行走。”

严晓星面现喜容，道：“不料老前辈恢复得如此神速，可否容晚辈察视脉象。”

乔延年伸出右臂，道：“有劳公子费心了。”

严晓星道：“晚辈敢不竭尽心力。”缓缓伸出三指扣在寸关尺上，约莫一盏热茶时分过去道：“恭喜老前辈，容晚辈再施以金针之术，再过三个时辰，便可恢复如常，不过武功方面定须顺乎自然，丝毫勉强不得。”

乔延年忽目光潸然落泪道：“老朽自然省得，武功恢复与否此刻已无关宏旨，何况老朽并未全然丧失，欣见旧友有子若此，不禁感慨万千。”

严晓星心中一酸，道：“今晚老前辈可否同晚辈起出先父遗物？”

乔延年双眼一睁，道：“只能说你父托存之物。”

严晓星不禁一呆，道：“如此说来，晚辈父母并未丧命么？”

乔延年道：“老朽也只能这么说。”

乔延年心中激动不已，也不知是喜是忧，但愿乔延年之言是真，半晌强于抑制住，揣手人怀取出铜盒，请乔延年躺下……

距漕督私邸三条横巷十余户人家均是贫苦商民，多以肩挑负贩营生，其中一家矮檐木门，显得异常破败残旧，门户虚掩着。

这家民户处在巷尾，再过去便是一泓水塘，塘侧是一畦菜圃及一块荒地，塘水碧绿，浮着数只小鸭，状至悠闲。

一双短装汉子坐在荒地上，壶酒卤菜饮酌，谈天说地，衣袖裤管高高扎起，露出一身黧黑发光肌肤，似是干粗活为业的粗工。

忽有一中年妇女挽着一篮茉莉花姗姗而来，竟望那矮檐木门走去。

一个高瘦汉子瞥见忙放下酒碗，倏地腾起，身如飞鸟般落下阻在女妇身前，道：“大嫂！你来此则甚？”

中年妇女目蕴怒意道：“你不能来么？我在找人！”

“那么大嫂找谁？”

“一定要与你说么？”右臂疾伸，五指迅快绝伦地扣在高瘦汉子腕脉要穴上。

高瘦汉子只觉飞麻袭体，不禁面色大变。

另一汉子见状情知有异，身如奔矢般掠至。

只听中年汉子冷笑道：“两位委实有目无珠，瞧我篮中是何物。”

花篮内茉莉花中呈现一方铜牌，两人面色顿时变得惨白宛如待宰之兽，目泛恐惧之色，那高瘦汉子嚅嚅颤声道：“原来是本门信使，不知有何……”

中年妇人面色一冷，喝道：“没你们的事，吃酒去吧！”

中年妇人疾如惊鸿般掠入，只见萧婆婆在天井旁洗濯衣裳，微笑道：“萧婆婆！”

老姬闻言猛然抬头，面色一变，目中精芒电射，身形暴起，大喝道：“你

是何人？”满头自发，无风自扬，右掌平胸蓄势待发。

中年妇人笑道：“婢子荷花，萧婆婆难道瞧不出么？”

老姬闻言一怔，定睛仔细打量中年妇人两眼，白发僵下目露惊喜之容道：“你是荷花！易容之术委实巧夺天工，柳姑娘咧？”伸手拉拉荷花，牵入房内。

荷花道：“萧婆婆，我家姑娘尚染病在床，留在湖滨别墅，此事您心中明白得很，为何问起婢子来了？”

老姬摇首叹息道：“柳姑娘对严公子情深一往，主人虽然不禁婚嫁，却志切寻获骊龙谷藏珍，一俟藏珍觅获后即恢复自由之身，所以暗中下了禁制，此乃不得已之举，但韩宁按时举命赐药，不致损及武功，怎会染病在床？”说时目中泛起不信之色。

荷花冷笑道：“萧婆婆知道韩宁身遭暗算被害丧命么？”

老姬大惊道：“韩宁死了么？他为何人所害？怎么老身毫不知情？”

荷花冷冷一笑道：“婆婆知道的太少了！您知道帮主已取得陆道玄手中那幅藏珍图么？还有百兽天尊豢养怪兽已伤亡及半，谅萧婆婆犹不知情。”

老姬愕然失声道：“这就奇怪了，不时接获密讯知夫人，均谓大有进展，可望水到渠成，怎与你之言大相径庭。”

荷花道：“那密讯由何人传送？”

“魏醉白！”

荷花不禁冷笑道：“魏醉白半月前被白眉老怪羽党所伤昏迷不醒，因所罹说法怪异，阴阳二脉逆冲，情况危殆，帮主辗转命人托请严公子求治，威胁利诱备至，严晓星不为所动，最后严公子却碍柳姑娘情面不过，命人将魏醉白接来悉心救治，金针灵药兼施并处下七剂药方按时服用即予送回……”

“魏醉白醒来未？”

荷花摇首道：“罹受点穴手法歹毒奇奥，内腑已然重伤怎能着手成春，严公子说快则七日，迟则半月，必然醒转，但武功神智却须逐渐恢复，萧婆婆怎说是接获魏醉白传讯，宁非怪事！”

老姬目露疑容道：“柳姑娘为何与魏醉白求情？”

“因为无极帮主以柳姑娘性命为胁迫。”

“原来如此！难道老身接获的密讯都是假的么？”

荷花道：“恕婢子不敢妄加臆测，我家姑娘因无解药，禁制发作时痛苦难言，幸亏严公子深明医理，日夕诊治得以稍愈，婢子奉姑娘之命赶来相见萧婆婆。”

老姬答道：“老身亦无解药。”

荷花摇首道：“婢子不是为此而来，帮主已率众撤离向总坛返回。姑娘恐帮主图谋不轨，恐挟持魏醉白将有异志。”

老姬面色大变。

荷花遂将湖滨别墅内外武林情势详细叙出，又道：“帮主一两日内必会

路过金陵，与萧婆婆晤面，婆婆切不可现诸颜色以防杀身之祸，婢子尚须赶回湖滨别墅覆命。”言毕闪身出屋而去。

老姬由不由不信荷花之言，面色阴寒如冰，目中逼泛杀机，缓缓跨出房外。

一个短装汉子疾掠而入道：“方才是总坛遣来密使么？”

老姬寒着一张脸，沉声道：“正是，你等不可外泄，这一两日帮主必到，情势异常危急，若僨事泄秘，休怨老身手辣心黑。”

那汉子闻言暗中不禁泛出一缕奇寒，喏喏称是而退……

第二日中午，金黄色的阳光遍洒，令人有种温暖和煦的感觉。

金陵府署外走来一个貌相棱威灰衣老者，向门外佩刃兵西抱养略拱，道：“烦劳通禀李大人，就说老朽伏建龙求见，带来严晓星口信。”

那兵丁不禁一笑道：“严公子今晨已然到达府中，他骑的是一匹千里名驹，显然伏老英雄尚未知情。”

伏建龙愕然，面现惊喜之色，道：“严公子来了么？他在不在？”

兵丁道：“在，现在内室与雅萃姑娘谈话，小的与您老带路。”

伏建龙怀着异样的心情，随着兵丁来到一幢精舍之前，大笑道：“严贤侄么？为何来得如此快。”

室内忽相偕走出严晓星及楚楚动人的雅萃。

严晓星笑道：“伯父！情势有变，小侄不得不赶来。”说着肃容前导。

伏建龙一面跨入室中，诧道：“为何情势有变？”

严小星道：“小侄接获陆道玄前辈传讯，说他决定亲身前往泰山无极教总坛觅取藏图，十日后小侄在徐州云龙山相晤共商……”

伏建龙暗中冷笑道：“十日之期为时不短，恐藏图早落在老夫手中了。”

只听严小星接道：“为此小侄赶来以免伯父悬念，再须将雅萃护送至湖滨别墅。

伏建龙微笑道：“老朽料想贤侄不仅为此而来。”

严小星心中暗惊，微笑道：“柳姑娘病情不稳，小侄来此求药，尚须预作一番周全布署。”

伏建龙点点头道：“难道柳姑娘病仍未愈么？”

严小星道：“伯父这是明知故问，韩宁已死，解药无存哪会痊愈？”

伏建龙不由老脸一红，道：“贤侄向何处求药？”

严小星道：“李大人有一本参王，小侄先将柳无情体内之奇毒驱迫在空穴内，服下参汁，以求培元固本，止住奇毒暂不发作……”

室外突走入一个眉清目秀青衣小童，躬身笑道：“知府大人闻听伏老英雄来访，特命小的来此请二位至书房一叙。”

严小星道：“大人是最好客，对武林侠义人物尤所器重，伯父你一人去吧！小侄须送雅萃登舟。”

伏建龙略一沉吟，见房内已收拾数件箱笼被盖，知严小星之言不假，微

微一笑，便随着青衣小童飘出室然而去。

窗外突穿窗掠入孟逸雷及四黑衣劲装汉子。

孟逸雷笑向雅萃道：“姑娘，咱们快快离去。”

四黑衣汉子将房中行李搬运一空。

雅萃眸中一红，依依不舍注视了严小星一眼，盈盈万福道：“公子保重。”出室而去，乍见又离，忍不住心酸，两行珠泪断线般顺颊流下。

严小星疾逾闪电穿窗而出，往栖霞山奔去。

栖霞山一片葱郁，他轻功身法奇快，穿林而入，片刻已经到达台城胭脂井旁。

忽闻一巷老语声传来道：“严少侠么？”

人影一闪，现出云中怪乞孔槐，道：“偷天二鼠在豁蒙楼上相候已久。”

严小星谢了一声，从寺后进入登楼，只见偷天二鼠与柴青溪正在谈话，忙抱拳行礼道：“有劳久候了！”

吕鄞道：“老弟速易容吧！此刻你我无暇叙阔。”

严小星朗笑一声，搬过一把木凳坐下，由偷天二鼠替他易容。

柴青溪仍是珠砂长脸，貌相威棱装束，道：“无极帮高手潜藏在明孝陵内，只须换出那由于中龙所扮的魏醉白，便大功告成，但少侠此去应慎重小心，不可自露破绽。”

严小星答道：“晚辈谨记在心。”

片刻之间，严小星已易容成魏醉白形貌，换袍服袜履两手均涂敷药物，一切办妥后，严小星目注柴青溪道：“咱们走吧！”

孝陵为明太祖墓地，墓地壮阔，翁仲石兽矗立，气势雄伟，守陵吏原有屋宇五间，如今朝代兴替，无人看守，屋宇因年久失修，颓败荒凉。

最左一间门外立着两黑袍中年人，目光炯炯，其中一人低声道：“魏香主久病方愈，体力不支，说他要熟睡片刻，挥手示意我等出来，如今已睡了两个时辰，帮主怎未返回，应该早回来了。”

两人说时犹隐隐可闻房内鼻息鼾如雷鸣，约莫一盏茶时分过去，鼻息渐微。

另一人道：“风闻白眉老怪已追踪而来，帮主严嘱不可败露行迹，更须防护魏香主罹受意外，但不知帮主为何如此器重魏香主？”

“哼！魏香主胸罗奇学，此次不慎罹受白眉老怪党羽暗算，帮主如失左右手，自乱方寸，不然我等怎遭冷面秀士猝袭以致伤亡惨重。”

“此刻魏香主鼻息已无，想必业已醒来，我等入内探视如何？”

室内如雷鼾声又作，两人相视一笑，目光投视远处古木森森之中。

其时，严小星与柴青溪已进入室中，与于中龙相见。

于中龙匆匆叙出从湖滨别墅被伏健龙带离后此行经过。

严小星颌首微笑道：“辛苦于兄了，请速随柴老前辈离去。”

于中龙道：“少侠珍重！”

柴青溪一拉于中龙，两人身影倏地隐去。

严小星躺在榻上佯装熟睡，脑中思潮纷涌，此去身入虎穴，但望天从人愿，探出当年夜袭紫霞山庄主凶及顺利取得藏珍图。

须臾……

一个少年黑衣流子缓步进入室内，手中端着一只药碗热气腾腾，药香四溢，目睹魏醉白尚在熟睡，低咳了一声，唤道：“魏香主！”

接着又唤了两声，只见魏醉白睁目醒来，望了少年汉子一眼，面上泛起一丝笑意，道：“又要吃药么？”

少年汉子笑道：“帮主吩咐小的，魏香主一定须按时服药，才可使药效灵验，请恕小的惊扰之罪。”说着将药碗放在榻旁一张茶几上。

魏醉白仰身坐起，四顾了一眼，道：“此是何处？”

少年汉子笑道：“此处是明孝陵。”

魏醉白长哦了一声，继又叹息道：“在下此次不慎受伤，一路而来多亏你殷勤招呼，不然在下怎能恢复如此神速。”

“不敢，此乃药效灵验，小的服侍香主系分内所为，香主怎可如此谬奖。”少年汉子目露惊异之容道：“香主似神智恢复甚多，真乃可喜可贺。”

魏醉白黯然一笑道：“看来全部恢复尚须一段相当时日，你服侍在下不少时候了，在下始终未曾想起你唤何名。”

少年汉子道：“小的名唤王开广。”

魏醉白喃喃自语道：“王开广，这名姓在下似在何处听过。”目露迷惘之色，继伸手拿起药碗，呼噜噜一饮而尽。

王开广接过药盂，告辞而退。

魏醉白做作逼真，丝毫不令人起疑，徐徐离榻步向窗前长叹一声，口中低吟道：

“万乘靴袍御紫寰

挥毫敷丽藻经纶

第名天阶首平津

东堂桂

重占一枝春

殊观耸簪绅

蓬山仙话垂沛恩新

暂时趋府冠谈宾

十年外

身是凤池人。”

吟罢心头怅惘不已。忽闻窗外廊下传来洪亮大笑声道：“好个‘身是凤池人’！”

语声未落，只见一身着紫袍，面似淡金，蚕眉虎目老者须长及腹，神态威凌，笑道：“魏贤弟似是清醒了许多，忆起昔年不得第之辱，一怒弃文习

武，从此投入江湖……”

魏醉白瞪目高声道：“尊驾何人？”

紫袍老叟笑道：“愚兄聂南阳。”

魏醉白道：“聂南阳！这名姓耳闻似久，但不知在保处曾与尊驾相见过？”

聂南阳放声大笑道：“贤弟真个不记得愚兄了么？”

魏醉白两道眼神凝注聂南阳，良久摇首道：“在下似在老君庙与尊驾把晤，言笑尽欢。”

聂南阳目露惊喜之色道：“愚兄就住在老君庙，看来贤弟不久便可痊愈了。”

蓦地——

天遥之外突随风传来一声长啸。

聂南阳面色一变，道：“不好，强敌逼近，看来似是白眉老怪。”

魏醉白一闻白眉老怪四字，目中神光暴射，咬牙切齿，冷笑道：“老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伸手向肩头一摸，发觉并无兵刃，高声道：“王开广，本座随身兵刃何在？”

聂南阳忙道：“且慢，帮主严嘱，贤弟不宜出手迎敌，愚兄去去就来。”身形疾晃迅查。

王开广匆匆奔入，躬身抱拳道：“香主方才是唤小的么？”

魏醉白道：“我那随身兵刃咧？速速取来。”

王开广笑道：“香主长剑系帮主收起放在另一室中，待小的送来，怎么香主要外出么？”

魏醉白微泛怒意，道：“强敌来犯，本座岂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你速去取来。”

王开广不敢多言，转身奔去须臾转来双手捧着一柄长剑。

魏醉白接过望了一眼，搭上长剑，飘身走出门外，只见一双人影横身迎面拦阻，笑道：“香主请回，帮主严嘱香主尚未康复，不宜现身露面。”

魏醉白笑道：“在下已康复，无庸过虑，帮主何在？”

一人答道：“帮主外出未归，不久即返。”

魏醉白道：“除帮主外，此处暂由何人作主？”

“现有聂香主及百兽天尊作主。”

魏醉白冷笑道：“谅他们也无能与白眉老怪为敌，你们随我去吧。”身形一闪，迅疾如风已掠出三丈开外。

两人相视苦笑了一声，急急奔随而去。

魏醉白疾行如风，瞬眼已落在墓道上，突然回面低喝一声道：“速随本座掩蔽身形。”语落身形一鹤冲天拔起，朝一株参天古柏上浓枝内穿入。

一双匪徒亦相继腾起，在相邻古柏上隐身。

明孝陵平静如恒，并无拚捕迹象，只见山林葱郁，入目清辉，风影摇翠景物怡人。

魏醉白知无极帮主已严命匪徒不至必要不可现身拒敌，除自己与守护两匪徒住守在守陵吏住屋外，其余均隐藏在墓隧内。

片刻，忽见一双蒙面黑衣老者率同五身着锦衣劲装神态彪悍大汉飞落在暮道远处，身法不疾不徐走来。

只听一蒙面老者诧道：“闻讯无极帮潜迹在明孝陵，怎么一个未见，莫非传闻有讹。”

另一蒙面老者冷笑道：“决然不差，无极帮匪徒一定在此潜藏，据老朽所知，孝陵墓隧内可藏万余铁甲兵丁，眼前你我只寻出墓隧入口就是。”

突然，随风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道：“不用找了，这是你等自投罗网，速弃刃自缚，可免一死！”

语声中，墓道两侧草丛翁仲石遑簧弘铮鸣，飞射出一片密集蝗弩。

五锦衣汉子大喝出声，刃光飞舞护住身躯。

一双蒙面老叟屹立如山，飞蝗密弩如中败革，纷纷落地。

只见蒙面老叟放声大笑，笑声狂烈，震人耳鼓，半丈远近落叶纷纷如雨。

纪弦强弩之声嘎然而止，那蒙面老叟笑完，厉喝道：“区区毒弩，岂奈我何，尚有什么鬼蜮伎俩，何妨一并使出让老夫见识见识。”

另一蒙面老叟道：“那只有驱蛇役兽了，可惜独角红猊已然丧命，要不然我等尚畏惧三分。”

只听一声冷笑传来道：“大言不惭，何不现出真面目，鬼崇行藏有损英雄行径。”

“尊驾何明于责人，昧于责己，贵帮主亦隐秘本来面目，甚至自己属下亦不知他是何形貌来历。”

一条庞大如鸟般的身形突然由一头石象之后冒起，轻灵无比落在一双蒙面老者身前，正是那聂南阳。

聂南阳肩披一宗奇形兵刃，神似降魔杵却又非是，杵体现有蜂巢密孔，四面微突锋利薄刃，迎着艳阳发出闪闪寒芒。

一双蒙面老者似格外注意聂南阳那宗奇形兵刃，不禁频频注目。

聂南阳冷笑道：“两位来意何妨明言相告。”

“拜望贵帮帮主！”

聂南阳面色一变，道：“拜望二字恕不敢当，敝帮主外出未量，二位恐深负此行。”语声略顿后，又道：“风闻白眉老怪身前有八位武林奇人为辅，不惜自甘卑下，为虎作伥，二位谅亦在八人之列，令人不胜惋惜。”蒙面老叟大喝道：“要尊驾惋惜作甚！”右掌劈了出去。

聂南阳恰横掌一式“云屏半天”迎击。

两股掌力猛接，轰的一声巨响，二人岸立如山，发须飞扬，足底下沉一寸，势均力敌。

蒙面老叟冷笑道：“难怪尊驾如此狂妄，果然武功不同凡俗，再接老夫几招试试。”掌势斜击三招齐出。

聂南阳但觉来掌奇诡难解，掌势所及，全身要害重穴无不均在对方掌指笼罩之下，不禁大感惊骇，倏地纵身飘后。

蒙面老叟大喝一声，如影随形跟至，掌势宛如附骨之蛆般，抓打劈掌，奇诡辣毒。

聂南阳因失去先机，处处受制，根本无还手之力，险象环生，目中怒焰暴射，大喝一声，身形一鹤冲天拔起，半空中撒出那柄奇形兵刃，带起一片悻耳破空狂啸。

要知聂南阳乃无极帮中寥寥可数之高手，一身武功卓绝心机尤工，他居高下扑，雷霆万钧，竟朝五锦衣劲装人劈下。

五锦衣劲装人怎料聂南阳出此奇招，猝不及防，两人顿被杵形兵刃击实，双双发出凄厉惨嚎倒地。

聂南阳身未落地一式“西风卷落叶迅疾如风”而挥扫出去，只见杵形兵刃内闪光迸射，尚距三锦衣汉子尺许，三锦衣汉子惨呼出口，立即仰面倒了下去。

那蒙面老者不禁大惊，厉喝道：“尊驾如此心狠手辣，老夫若不杀你誓不為人。”

聂南阳冷笑道：“未必见得。”

另一蒙面老者仔细观察五锦衣人伤势，只见五人俱已气绝毙命，胸前肩头显露出三角形暗器，暗中恍然大悟，必是杵形兵刃内暗藏辣毒暗器，鼻中不禁怒哼一声，疾掠在聂南阳身后。

聂南阳暗道：“他们两人前后夹攻，自己恐难获胜，不如诱他们陷入重伏，再算计置于死地。”

胸中思念电转之间，蓦地只见一参天古柏之上疾逾飞鸟般泻落一条人影。

人影一定，正是魏醉白。

聂南阳不禁大感惊异，暗道：“他怎么来了，万一有甚闪失，帮主降罪下来担当不起。”忙道“魏贤弟请速回，此处有愚兄一人足够。”

魏醉白微撤出长剑，亦不理睬聂南阳，目光阴冷注视两蒙面老叟，冷笑道：“两位不要夜郎自大，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如不速离，在下必让两位葬生于此。”

“你就是魏醉白么？”

“不错，正是在下。”魏醉白道：“风闻八位辅助白眉老怪，不但隐秘本来面目，而且詭言自身姓名来历，以天眉玄黄宇宙洪荒排行，通字为名，不知二位可否见告。”

蒙面老叟哈哈大笑道：“魏老师得能不死，堪称奇迹，老朽地通，”手指另一老叟，接道：“此位是荒通。”说时身形缓缓向魏醉白身前走去。

聂南阳厉喝道：“站住！”

魏醉白微微一笑，道：“看来二位此来目的，不言而喻是志在在下了。”

地通道：“不错！”

魏醉白道：“既然志在下，只怕二位未必稳操胜券。”右腕疾振，一招“龙腾九泽”虹飞电卷袭向二人而去。

一双蒙面老叟高喝道：“好剑法！”双双出掌。

哪知蒙面老叟掌势未出，魏醉白剑指疾变“百花朝佛”化为流芒万点，剑剑不离二蒙面老叟胸腹要害重穴。

这一式剑招神秘绝伦，但威力却不曾发挥甚极限，显然病态之躯，真力尚未恢复，虽然如此，二蒙面老者暗暗震惧无法拆解。

魏醉白剑势犹若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只见一片剑雨袭来，夹着悻耳锐啸，剑气如山，十数丈内草飞尘涌，弥漫若雾，威势骇人。

聂南阳瞧得目迷神眩，忖道：“难怪帮主如此器重魏贤弟，看来魏贤弟今日欲雪伤他之仇。”他瞧出魏醉白病未痊愈，真力无法运用自如，以致不能发挥剑法威力。

那一双蒙面老者也是一派宗师，武功已臻化境，虽在困境之下，迭展奇招，欲抢回生机，但魏醉白却不容他们有缓手机，剑剑进逼。

约莫一顿饭功夫过去，魏醉白剑势疾变“乾坤倒转”虹飞电掣，一声裂帛破空锐啸，两蒙面老者鼻中突发出一声寥哼，双双冲霄腾起，穿空斜飞，去势如电，瞬眼无踪。

魏醉白缓缓收剑，面色惨白，汗如雨下。

聂南阳一跃而至，道：“魏贤弟怎么样？”

魏醉白苦笑一声道：“不妨事，他两人身受微创，只恐还要卷土重来。”

聂阳道：“贤弟病体未愈，方才真力损耗太巨，伤势若然恶化，帮主返回愚兄等定受严责。”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小弟能不现身么？白眉老怪似胸有成竹，方胆敢前来寻衅，看起其中大有蹊跷。”

聂南阳面色一变，道：“什么蹊跷？”

魏醉白略一沉吟，摇首道：“你我稍时再说吧，聂兄速传令严加戒备。”

聂南阳点点头，击掌三声，草丛内疾掠一黑袍人，躬身施礼道：“有何吩咐？”

聂南阳道：“传令下去，本门弟兄应严加提防白眉老怪再次来袭。”

黑袍人应命转身奔去。

聂南阳目注魏醉白道：“贤弟一人前来么？”

魏醉白微一笑，伸手向上一招，古木巨柏疾如鹰隼泻落两条人影。

这是严晓星小心处，不但掩饰得宜，更极力不让无极帮中人有丝毫起疑，这一双匪徒正是无极帮嘱咐看护魏醉白起居寸步不离之人。

魏醉白突然缓缓坐了下来，瞑目调息行功。

蓦地——

远处现出一点人影，奔行神速无比，聂南阳道：“帮主回来了。”

人影渐近，果是蒙面黑衣的无极帮主，身形稳住，注视了魏醉白一眼，沉声道：“老朽回转途中，闻讯白眉老怪党羽来犯，为魏贤弟驱退，老朽不明是何缘故。”

聂南阳道：“属下也不知白眉老怪为何探悉本帮潜迹之处……”继续叙述经过详情。

无极帮主谔道：“魏贤弟神智已渐恢复，老朽担忧的是真力损耗过巨，不知伤势有无变化。”言罢长叹一声又道：“魏贤弟万不能现身，他一人对本帮安危至巨，看来我等势必卷土为良。”

魏醉白忽然睁眼望了无极帮主一眼，身形慢慢立起，摇首一笑道：“走不了！”

无极帮主谔道：“魏贤弟何出此言？”

魏醉白道：“我等潜迹明孝陵行动异常隐秘，白眉老怪为何探悉，恐本帮必藏有奸细，如属下所料不差，这明孝陵外白眉老怪党羽环伺，甚至尚有其他强人隐伏着伺机而动，属下之见，不如以不变应万变，予来犯者迎头痛击。”

无极帮主惊喜不胜道：“贤弟恢复得如此神速，此乃本帮之福，可喜可贺，但令老朽忧心的是若本帮真有奸细隐伏应如何查明，不然后患无穷！”

魏醉白长叹一声道：“此刻属下脑中一片混沌，往事追忆只觉似是而非，帮主才智非凡，无庸属下饶舌。”说着伸臂呵欠，似不胜困倦。

无极帮主忙道：“贤弟速回房歇息吧，老朽稍时再来探望。”

魏醉白告辞，一双匪徒随在后走去。

无极帮主目送魏醉白远去的身影，叹息一声道：“魏贤弟委实福大命大，居然神智能逐渐恢复过来，老朽延医诊治，断言如欲其神智恢复，武功如常不过十之一望耳。”

聂南阳道：“据属下观察，魏贤弟神智尚不甚宁清。”

无极帮主谔道：“如何见得？”

聂南阳答道：“方才魏贤弟对敌之时，所施剑招似有多处破绽，但却又未能弥缝过来，可见其仅能忆起片段，无法一贯。”

无极帮主叹息道：“如此已属难能可贵，无法苛求，倘假以时日，魏贤弟必重振威望，痛雪前仇。”说着与聂南阳奔去。

魏醉白返回居室，只见那黑衣汉子手捧着药碗走入，笑道：“香主，又该眼药了。”

说着将药碗放在榻前几上，望了魏醉白一眼，又道：“香主体力未复，不该与强敌拼搏，有伤真元。”

魏醉白谢了一声，微笑道：“目睹强敌行将屠戮本帮弟兄，我何能坐视无动于衷。”说着端起药碗将药汁饮下后，便拥被安睡。

那黑衣汉子接过碗退出房去。

魏醉白虽佯装睡去，但脑海中思念纷涌，筹算如何进入无极帮总坛寻得

藏图，此行艰巨凶险异常，万一失误，必坠万劫不复之地。

日正中天，无极帮主与聂南阳匆匆奔入魏醉白居室，见魏醉白仍在熟睡中，轻轻唤道：“魏贤弟！”

魏醉白睁开惺忪双眼，道：“帮主有何吩咐？”

无极帮主道：“不敢劳动贤弟，老朽方才派出数拨人手探访陵外敌踪，竟无一人全身而回，肢裂洞胸，惨死之状，不堪卒睹。”

魏醉白面色漠然如冰，冷冷的说道：“如此说来，黑道凶邪竟在明孝陵外十面埋伏吗？他们志在什么？”

无极帮主道：“志在骊龙谷藏珍图。”

魏醉白神色一怔，身形坐了起来，道：“据属下所知，藏珍图秘藏在总坛内，另一幅藏珍图风闻在陆道玄手上，凶邪中均是武林高手，空穴来风之言，焉可凭信。”

无极帮帮主道：“贤弟有所不知，说来话长，非片言竟，眼前我等应何何从？”

“我等不是在返回总坛途中吗？”

“不错，但我等为敌党围住了。”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目前之计，莫过于按兵不动，使对方有高深莫测之感，然我等须亟待查明潜藏本帮内奸细。”

无极帮主点点头道：“也只有此法可行了！”随命聂南阳前去查访。

俟聂南出去之后，即微微一笑道：“自贤弟受伤后，情势变化得出人意料之外，非但师老无功，而且深恐夜长梦多，老朽之见不如施展金饵钓鳌之策，骗取陆道玄那幅藏图。”

“何谓金饵钓鳌之策？”

“将本帮那幅藏图作饵。”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真的能成吗？”

无极帮主道：“老朽多日思虑，筹谋已熟，谅万无一失。”

魏醉白道：“既然帮主筹计已熟，属下万无反对之理。”

无极帮主微笑道：“应如何说服主人，只有全仗贤弟了。”

魏醉白摇头叹息道：“藏图所在，只有主人及小弟知情，但小弟脑中仍是一片模糊，前事已然记忆不清，主人刚愎自负，决难应允帮主之策！”

无极帮主道：“那只有尽量说服主人。”说着长叹一声，似无限伤感，道：“本帮损失惨重，半年来已伤亡过半，若再不改弦易辙，恐将一蹶不振。”

魏醉白微笑道：“帮主不必懊丧，天下事容易者凡八九，只要锲而不舍，必底于成，在下受伤以来，情势变化如何，帮主可否见告？”

无极帮主道：“自然需相告贤弟了。”继将经过叙述，无疑其中真情均系杜撰。

魏醉白心中极为明白，暗暗冷笑不止，佯作慨叹一声，道：“属下蒙帮主再造之恩，结草御环难报，帮主心情如此沉重，属下无法分忧，委实惭愧

歉疚，如有驱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神色无比诚挚。

无极帮主付道：“只要他感激老夫救命之恩，在他恢复记忆之日，必将协助老朽取出那藏珍图。”遂颌首道：“自己弟兄，何须说此感恩图报之言。”

魏醉白离榻立起道：“帮主可否领属下察视本帮弟兄布署情形？”

无极帮主道：“贤弟请随愚兄来。”

明孝陵占地极广，无极帮党徒之下五六百人，藏匿陵墓中无异河川纳石，丝毫不见踪影。

魏醉白乃严晓星所扮，神态举止言语竟模仿得与真魏醉白一般无二，瞧不出丝毫破绽，但目中神光显得有些呆滞。

这般做作，更使匪徒坚信魏醉白重伤未愈，神智并未全部恢复，即使有破绽亦不致起疑，认系必然之现象。

魏醉白感叹一声道：“帮主，他们姓名恕属下忘怀了，但甚是面善，想不到重伤后莫逆至友如陌路，毫不相识。”

无极帮主笑道：“此无关紧要，老朽坚信贤弟必将全部恢复记忆，眼前老朽何妨一一重新引见。”手指一虎目浓眉，貌像粗犷中年人道：“这位是齐腾辉舵主，贤弟与舵主共事甚久，尚能依稀记忆吗？”

魏醉白神色一呆，目注齐腾辉沉思有顷，忽面露愉快欣悦的笑容道：“齐舵主，你我曾作苏州之游，旅邸寂寥，偶起冶念，长春院中小作勾留，齐兄竟与那长春院老三秀莲缘订三生……”

齐腾辉不禁面上一热，赫然笑道：“逢场作戏，别让香主见笑。”

魏醉白哈哈一笑道：“在下戏谑之词，齐舵主不可认真。”

齐腾辉道：“属下怎敢。”

一个时辰后，无极帮在孝陵布设魏醉白了若指掌同返居室后，无极帮主端坐无语，心中混乱如麻。

他忧心的是严晓星偕同雅萃已返湖滨别墅，务必在严晓星到达总坛之前，抢先一步将藏图取在手中，眼前竟困守在明孝陵，深恐夜长梦多，一番图谋付之东流，再严晓星谓与陆道玄在徐州云龙山相见，顿增顾此失彼之感。

魏醉白心中明白无极帮主心情，故作不知。

突然无极帮主道：“贤弟你记忆中总坛尚有一名高手奉派留守在金陵，负责转讯……”

魏醉白道：“谁？”

无极帮主道：“萧婆婆！”

魏醉白愕然诧异道：“属下记忆中并无萧婆婆其人。”

无极帮主诧异道：“贤弟难道忘情了柳无情吗？”

“柳无情？”魏醉白喃喃自语，思索有顷，点点头道：“帮主是说随行柳无情之萧婆婆吗？”

无极帮主道：“不错。”

“帮主提她则甚？”

无帮主道：“老朽意欲与贤弟同往萧婆婆隐藏之处。”

魏醉白道：“属下遵命。”

无极帮主道：“贤弟请稍候，老朽须易容前往！”说着快步走向室外而去。

片刻之后，无极帮主已易容成一面色熏黑，乌须老者，匆匆走入，道：“贤弟你我去吧，老朽料测白眉老怪等凶邪已至深夜，决不敢轻举妄动。”

两人择偏僻幽径离开了明孝陵进了金陵城，找着萧婆婆隐居之处，天色已是薄暮，只见一双汉子立在荒地上闲聊，目睹无极帮主与魏醉白走来，互示了一眼色，双双快步迎来，阻在门前。

一人冷冷一笑道：“两位可是找人吗？”

无极帮主出示信符，沉声道：“老夫要与萧婆婆见面，速去通报。”

魏醉白接道：“此乃帮主，你等还不与帮主见礼。”

一双汉子面色大变，悚然躬身道：“属下参见帮主。”

无极帮主沉声道：“免了，速向萧婆婆禀报。”

两人闻言转身向门内奔去。

无极帮主与魏醉白随着快上撩人，转过一座小天井，便是一方广不过丈余的厅堂，上首供奉福禄寿三星，中置一张方桌条凳，并四张太师椅，布设简陋。

厅堂左侧房门紧闭，一双汉子敲击良久，竟无动静，不禁面面相觑。

无极帮主走上前去一掌震开木门，迈入院中，只见萧婆婆直挺挺躺在床上，不禁面色一变。

魏醉白抢步上前，抓起萧婆婆右臂，察视脉象，道：“她并未死去。”

无极帮主瞧出萧婆婆为人点了穴道，却又找不出解开穴道之法，鼻中冷哼一声道：“点穴手法显然是重伤贤弟那人同为一人，”转面目中怒光逼射一双汉子喝道：“萧婆婆身罹暗算，你两人毫不知情吗？”

一双汉子面色惨白，左侧一人道：“清晨有一中年妇人手提一篮茉莉，篮中有本帮信符，称要见萧婆婆，属下因她为本帮中人，即未拦阻任她进入。”

无极帮主沉声道：“之后咧？”

那人惶恐答道：“片刻后那卖花妇离去，属下也曾入内，萧婆婆仍在濯衣，谓其系总坛信使，奉有密命而来，一无异状，饭后即入房，属下不疑有他，怎知受人暗算。”

无极帮主大喝道：“两个无用蠢材，还不滚了出去。”一双汉子惶悚趋出。

无极帮主长叹一声道：“卖花妇必是白眉老怪党羽，必有所为而来，贤弟，萧婆婆知总坛隐秘吗？”

魏醉白作思索状，须臾答道：“恕属下无法记忆，似所知不多，但萧婆婆武功甚高，决非一人所为，属下疑卖花妇来此只是探明虚实，下手者另有其人。”

无极帮主颌首道：“贤弟之见极是，看来此非善地，你我速速离去。”

忽闻随风传来隐恻恻冷笑道：“来不及了！”

无极帮主面色一变，循声掠出门外，穿上天进落在地上，一条飞快的人影宛如飞鸟般向屋外荒地上掠去，不禁喝道：“朋友哪里走！”如影随形扑去。

魏醉白急随无极帮主而出，飞落在荒地中。

暮霭苍茫，晚风劲凉，荒地中一双汉子已倒卧昏迷不醒，无极帮主凝眼望去，只见荒地上分立八人，适才现身者正是冷面秀士庞雨生。

除去冷面秀士外，仅认识钱百涵，余外均是面目陌生，衣袂迎风瑟瑟飞舞，阴森骇人。

魏醉白趋前一步，低声道：“帮主千万不可直承身分。”

无极帮主猛然省悟，目注冷面秀士冷笑道：“原来是庞老师，尊驾意欲如何？”

庞雨生面寒如冰，道：“阁下谅在元极帮职司极高，庞某别无他求，只望两位能兼暗投明，相助庞某取得那幅藏珍图。”

无极帮主淡淡地哦了一声道：“就是为此吗？那容易得很，但不知庞老师所求的是哪幅藏珍图？”

庞雨生哈哈朗笑道：“阁下明知故问，自然是贵帮手中的藏珍图，风闻藏珍图为贵帮主上之主收藏在泰山绝顶上。收藏之处只有魏醉白老师知情。”

无极帮主暗暗一惊，不禁回面望了魏醉白一眼，只见魏醉白面色漠然如冰，咳了一声道：“这个恕老朽并不知情，那要问问魏香主了，但庞老师为何知道我等来此？”

庞雨生冷冷一笑道：“说来话长，江湖盛传泰山绝顶潜隐一位异人，据说是妙龄少女，样貌跟年龄不一，却并非空穴来风之言，无极帮主不过受她驱使利用而已……”

无极帮主闻言暗中大感羞惭激忿，目中泛出一抹杀机，只听庞雨生说下去：白眉老怪探悉那绝顶之上，除贵帮主外只有萧姓老妪及白眉老怪去过，老怪虽先一步制住萧姓老妇，却并无所得，因是我等守伏陵外，窥见阁下与魏香主双双外出，是以尾随而来。”

无极帮主闻言不由哈哈磊笑道：“久闻庞雨生智计沉稳，出奇制胜，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然空穴来风之言岂可凭信，老朽相信魏香主并不知情！”

庞雨生面色一沉，更显得阴冷如水，冷笑道，“狡辩无益，两位怎能不识时务。”

无极帮主面色微变，转而面向魏醉白道：“贤弟意下如何？”

魏醉白冷冷答道：“但凭兄台！”

无极帮主目中寒芒逼射，神威凛人，厉声道：“要老朽弃暗投明不难，务须胜得过老朽手中兵刃。”翻腕扬袖掌中亮出一柄仙人夺。

钱百涵大喝一声，疾如电闪掠至，长剑疾晃洒出一抹寒星，点点金花滚转立际，奇诡莫测。

又是两人电疾掠至，各占方位，与钱百涵布成三才奇门，联臂夹攻无极帮主。

魏醉白突长身一跃，穿空飞起，落在十数丈外。

哪知冷面秀士有备无患，早在四外布天罗地网，魏醉白两足方一沾地，迎面疾冒出两人，舞出一片雪亮劲厉的刀光，拦截魏醉白，大喝道：“站住！”

魏醉白出剑奇快，一式“周处斩蛟”挥出，剑光过处，只听一声惨呼，一名匪徒拦腰砍为两段。

另一名匪徒刀势奔雷般已确至魏醉白身躯疾侧，魏醉白冷笑出声，左手五指迅如电光石火抓在匪刀尖上，右腿飞踢而起。

一踢之力，无异千斤，匪徒踢得飞起半空，带起一声凄

白眉叟长叹一声道：“昔日一着之失，致被柴青溪无端失踪，致使一波三折，功亏一篑，不知心愿何时可了。”

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似你如此守株待兔，痴心妄念，永无到手之日。”

白眉叟闻言面色一变，忽又转颜哈哈大笑道：“大妹子，别来无恙，何不现身相见。”

发话之人正是那清风庵主，十数丈外人影一闪，现出一带发老尼，身如行云流水般向山丘上走来，冷笑道：“老身又不惧你，相见又妨。”

白眉叟一跃而走，笑道：“大妹子言带利刺，分明讥笑愚兄罪有应得，大妹子此来必有见教。”

清风庵主冷笑道：“见教二字恕不敢当，你念念不忘于柴青溪，但柴青溪下落小妹已然探悉。”

白眉叟面泛惊容之色道：“他在何处？”

清风庵主笑道：“你别急，柴青溪实为神木尊者传人救走，但奇书在事前已被柴青溪焚去，受神木尊者传人礼遇甚隆，目前正在默忆奇书之内容，重新抄录，因柴青溪迄未参悟书中奇奥，无法一字不错默于书下。”

白眉叟诧异道：“大妹子见告此事不知是否别有用意。”

清风庵主冷笑道：“你我共事最久，同列天外三凶，当然小妹另有用意在内，但决非不利于你。”

白眉叟微微一笑道：“愿离其祥。”

清风庵主道：“柴青溪如将全书默出决非短短时日可为，在此期间倘能将藏珍图取有，则事尚有可为，然你等守株待兔，甚是不智。”

蓝野心闻言冷笑道，“此话何解？”

清风庵主目蕴怒光，沉声道：“尊驾是否知道无极帮主身后还有什么人吗？”

蓝野民道，“这个在下均已知道。”

清风庵主无极帮主一代梟雄，决难受制人下，目前虚与委蛇之故端在谋取藏珍图……”

“此话可真！”白眉老叟沉声道：“大妹子莫要危言耸听！”

“怎么不真，”清风庵主冷笑道：“我等何不网开一面，容无极帮主安然返回总坛，他图谋甚急，藏珍图他必取在手中，我等可收渔翁之利。”

白眉叟摇首一笑道：“此话愚兄疑信参半。”

清风庵主面以一半，佛然要走下丘去。

白眉叟忙道：“大妹子且请留步！”

清风庵主：“话不投机半句多，小妹何必强欲留此。”

白眉叟道：“兹事体大，恶能不慎重。”

清风庵主冷笑道，“外间盛传是你白眉老叟老怪手下重伤魏醉白以致昏迷不醒，此事谅你也有耳闻。”

白眉老叟道：“此事怎有不耳闻之理，但魏醉白绝非我等所伤。”

清风庵主淡淡一笑道，“如此甚好，你可猜出其中蹊跷吗？为何无极帮主无中生有诿罪于你。”

白眉老叟不禁呆住。

八蒙面人亦面面相觑不解其故。

清风庵主朗笑道：“这道理却不懂吗？借刀杀人，遂其私欲，伤魏醉白的人就是无极帮主自己！”

“什么！”白眉老叟与蒙面老叟大感惊诧，几不置信。

白眉老叟目露疑容道：“无极帮主为何要这么做？”

清风庵主冷笑道：“老身方才不是说过吗？无极帮主乃一代梟雄，怎甘屈居人下，但因眼下骊龙谷藏珍内武功秘笈未得，是以不惜低声下气，听命他人……”

“此人是谁？”

“东岳绝顶之人！”清风庵主道：“藏珍图就收存在绝顶主人处，须知魏醉白系绝顶主人亲信，惟有魏醉白才知藏珍图收存之处，他更奉命监视无极帮主举动，故无极帮主极为疑忌，宛如眼中之钉，”说着微微一笑接着道：“魏醉白伤重昏迷不醒，无极帮主对外宣称是罗受白眉老叟老怪暗算所致，一面延医为魏醉白医治，使魏醉白感恩载德，夺取藏珍图隐秘，此乃一石二鸟之计，可笑你还蒙在鼓中。”

白眉老叟怒容满面，冷笑道：“无极帮主如此歹毒阴险，愚兄怎能容他。”

清风庵主淡淡一笑道：“你要除他可惜此非其时！”

“此话何解？”

“请问你再出江湖究竟为了什么？”

“为了骊龙谷藏珍图。”

“藏珍图到手了未？”

“未曾！”

清风庵主冷笑道：“这就是了，你为何舍本逐末，不如网开一面，长线放远鸢，容他安然返回总坛，将藏珍图偷取在手时再除他也不迟。”

白眉老叟望了八蒙面人一眼，颌首道：“也有道理，请问八位尊意如何？”

清风庵主冷笑道：“我劝你莫再独疑不决了，一俟神木尊者传人悟出柴青溪奇韦内玄奥，恐藏珍非你等所力可为了。”

一蒙面人道，“庵主之言极是，但在下有何不当之言，望庵主勿以为忤！”

清风庵主道：“尊驾只管说出，老身洗耳恭听。”

蒙面老朽咳了一声道：“此中隐秘庵主为何知道得这般清楚？”

清风庵主冷笑一声道：“只有你等孤陋寡闻，无异置身外中，眼下武林群雄均皆撤去，存心坐获渔利，若尊驾等坚欲与无极帮主为敌，哼！恐将为众矢之的。”话毕一鹤冲天飞起，曳空星射远去无踪。

白眉老叟道：“诸位何妨出外探明是否与清风庵主所言戾虚，谅清风庵主决非捕风捉影信口开河，必言而有我。”

八蒙面老者立时分向掠去。

且说无极帮主与魏醉白同返明孝陵，将萧婆婆置放于魏醉白邻室榻上，萧婆婆忽悠悠醒转一跃而起，睁目四顾。

无极帮主忽疾闪掠出，只剩下魏醉白一人，萧婆婆瞥见魏醉白，神色一怔，道：“魏香主，老身是你所救吗？”

魏醉白摇首淡淡一笑道：“在下与帮主前往探望于你，发现你昏睡在床上，正不解其故，蓦遇冷面秀士及钱百涵偷袭，一场激战后将冷面秀士等躯退，帮主是以将你带来此处。”

萧婆婆目露不解之色，道，“帮主为何不与我解开穴道。”

魏醉白摇首笑道：“所罹手法异常奇奥，不明其解，故束手无策，却不料竟能自动醒转，遭遇何事，可否说出？”

萧婆婆长叹一声道：“白眉老叟单人只身暗算偷袭，是我不防顿被点住穴道，老怪逼供藏图下落，铁闸窗外传来一声阴恻恻冷笑，白眉老叟面色疾变，突伸两招，之后老身便不省人事。”

说着无极帮主已先黑衣蒙面快步跨入房中，冷笑道：“白眉老叟不知窗外那人是谁，料来人素神木尊者传人，不禁胆寒魂飞，又恐你向他泄露隐秘，急伸指点你致命穴道，仓皇遁去，哪知匆忙之计未能将你致死，老朽两人施逢其会接踵而至。”

魏醉白颌首道：“帮主猜恻一点不差。”

聂南阳突疾奔掠入房中禀道：“帮主，陵外强敌均已纷纷撤去，不知所踪。”

无极帮主目露惊喜之色，道：“真的吗？你我前往探听明白。”与聂南阳先后掠了出去。

须臾，萧婆婆目露真挚神色道：“魏香主，你伤势如何了？”

魏醉白黯然一笑道：“不妨事了，回忆往昔之事仍感似是而非。在下只

觉前尘如梦。”

萧婆婆讶异不胜道：“全部失去记忆。”

魏醉白苦笑道：“仅能忆及一鳞片爪。”

萧婆婆四顾了一眼，突压低声道：“老身在金陵偶碍风闻帮主有叛异之心，可是真的吗？”魏醉白闻言面色微变，忙道：“在下身罹重伤，不闻外事已久，心中虽有所疑，却未取得真凭实据，怎可妄入人罪，徒罹杀身之祸。”萧婆婆冷笑道：“魏香主确为白眉老叟党羽所伤吗？只怕未必。”

魏醉白愕然道：“看来你也有所言。”

萧婆婆道：“老朽耳闻得主实乃帮主暗所致。”

魏醉白猛然愣住道：“自有水落石出之日，我等暂且隐忍，以免延误大事。”

萧婆婆点点头，道：“主人聪慧绝顶，香主能禀白此行但经过，主人必能悟出其中蹊跷。”

无极帮主忽一人闪身而入，道：“聂南阳之言并无虚假，强敌纷纷退去却不解其故，我等暂且莫管他，迅迅撤回总坛。”

萧婆婆道：“如何走法？”

无极帮主道：“化整为零，但我等三人同行。”

魏醉白摇首道：“如此无法避免败露行踪，不如分作三站，相距不远，各自易容，以便首尾兼顾。”

无极帮主略一沉吟道：“此计虽好，但老朽担心贤弟……”魏醉白摇首道：“不妨事了，属下只身一人途中按时服药比较方便，无须畏首畏尾，亦不易启人疑窦，但到达总坛之前帮主尽量避免与属下讲话。”

三人立时易容，萧婆婆易容成皱纹满面银发老姬，魏醉白亦易容成头戴小帽，面色苍白，似是久病方愈中年学究。

无极帮主扮成商贾模样，但施展缩骨术比原有的身长竟之五寸，显得臃肿肥胖。

于是三人分成三拨，萧婆婆最先上路，相互约定联络暗记，过了半个时辰魏醉白只身飘然而去，无极帮主殿后。

魏醉白沿江而行，月华皎白，四野苍茫，浩阔江面波光鳞鳞，风帆往来不绝，景物令人心旷神怡。

峭壁之下停泊着一艘小舟，灯光外映，语声隐约可闻。

魏醉白达到峭壁之上，四面巡视了一眼，突纵身一跃，身如飞鸟般泻在舵顶。

蓦闻舱内传出喝声道：“何方朋友驾临，请报出名儿。”

魏醉白微微一笑道：“柴老前辈吗？”身形疾闪掠入舱中。

舱内正是柴青溪于中龙及柳无情肃文兰两女婢子荷花五人。

柴青溪呵呵笑道：“少侠委实料事奇准，时刻丝毫不差。”

严小星微微一笑，道：“时刻无多，在下与于少侠易容。”

荷花以来菱镜一面，于中龙对镜易容。

严小星在旁帮于中龙涂药物，道：“令师现在何处？”

柳无情道：“星弟，你尚不知情势又有变化。”

严小星不禁一怔，道：“什么变化？”

柳无情道：“东岳主人频获噩讯，知处境已危，已命其门下多欠纷纷下山暗算诸大门派中高手，逼使武林群雄惧而却步。”

严小星大吃一惊道：“居然有此事吗？怎么在下未获传讯？”

柳无情道：“祝老前辈得讯，深恐星弟自乱方寸，是以秘不令知，刻已遣出十数拨前辈高人赶去，葛老前辈与少侠恩师，许飞琼于中凤两位姐姐四人自成一队。”

严小星淡淡一笑道：“如此说来，东岳主人自速败亡之路。”

约莫一顿饭光景，于中龙已扮成魏醉白模样。

严小星详细嘱咐于中龙一切，即柴青溪随后暗中防护，最上之策莫过隐秘行踪，与萧婆婆无极帮主避不交谈，以途中不要节外生枝之言推托。

于中龙道：“在下紧记在胸。”转身与柴青溪先后穿出舱外而去。

严小星如释重负的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多日郁闷至此尽释。”目睹桌上尚有酒菜，抓过一只瓷盅酒。

他正欲痛饮，柳无情忽疾伸右腕五指迅如电光石火扣在严小星曲池穴上，嗔道：“不准喝！”

严小星不禁一怔，道：“难道酒中有毒吗？”

荷花掩嘴窃窃低笑。

肃文兰玉靛绯红，轻笑道：“星弟，酒能乱性，你燕姐深恐你酒后无德，才予拦阻。”

严小星恍然大悟，目注了柳无情一眼，道：“那是谁在酒中弄了手脚致迷失真性，燕姐请放心，小弟适可而止好吗？”说着露出一副乞求之色。

女人究竟心软，缓缓松了纤纤玉指，嗔道：“倘再借酒装疯，休想我再理你。”

严小星伸了伸舌，道：“小弟怎敢。”取箸品尝盘中佳肴。

荷花至船舷旁舀了一盆净水，萧文兰柳无情二女相互拂拭严小星面上易容药物，恢复原来形貌。

严小星连日忧心烦神，用饱后于三女晤谈了一阵，迺自睡在前舱，须臾便自入梦。

天色未明，江面上冉冉升起一重薄雾，舱底水流潺潺如吟，渔火点点，楫声伊哑，宛如诗意画境。

棚顶蓦闻落足微声，舱内传出柳无情叱道：“什么人？”

只听一粗豪语声道：“小的艾阳，严少侠在吗？”

严小星已自疾掠出舱，道：“在下正是严小星，艾护卫何事见教？”

棚顶翩然掠落艾阳，躬身行礼道：“果然少侠在此。”

严小星望了艾阳一眼，微笑道：“艾护卫为何知在此，请入舱内叙话。”

两人先后探身入舱，盘膝坐下。

艾阳道：“艾某受丐帮高手鲁青指点，方知少侠驾舟离去，是以日夜兼程赶来。”

严小星道：“艾护卫面露忧急，不知遇上何事，还望见告。”

艾阳长叹了一口气道：“前蒙少侠授计，鹰愁谷主人信以为真，不愿与大内为敌，放出陶氏二女，但陶小燕姐妹南切亲仇，视无极帮主人宛如深仇大敌，连连杀害无极帮匪徒

严小星大吃一惊道：“她们未离开东狱吗？”

艾阳摇首道：“不是，陶氏姐妹回至京城后，一闻知是少侠妙计脱险，心急如焚欲寻找少侠下落，逼问艾某少侠现在何处，艾阳诿称少侠行踪飘忽，捉摸不定，但不出江南地域……”

严小星接着：“是以他们妹妹二人强拉着艾老师南来寻觅在下行踪。”

艾阳道：“少侠猜测不差，不料在宝应青阳庄为冷面秀士察出行藏，钱百涵小贼见二女貌美，戏谑嘲弄，引起一场拼搏，二女被冷面秀士暗算生擒。”

严小星不禁面色微变道：“艾老师就该设法营救才是。”

艾阳赧然苦笑道：“冷面秀士等一千匪徒隐匿无踪，艾某逼不得已赶来问计于少侠。”

严小星沉吟不答，心下甚是作难，似此节外生枝，恐误了大事。

忽闻邻舱传来萧文兰历历笃声道：“星弟，你难道无动于衷袖手不管吗？”

严小星摇首叹息道，“如在下猜测不差，冷面秀士等必还隐藏在附近，他志在探明无极帮主行踪，艾老师不妨如此这般……”附耳密语一阵。

艾阳面露笑容，道：“少侠绝妙好计，如此艾某先走一步。”抱拳一拱，穿出舱外而去。

二十九

距江都之北五十余里麒麟村外黄澄澄骡马大道上现出一双中年道者，形色匆匆，风尘满面，似经过长途跋涉。

村口上开着一家酒肆，柳荫下摆着八九张白木桌子，三张桌面上已坐得有过路的旅客，喝酒谈笑。

那一双中年道者轻往一张桌面上坐下，店家走了过去，哈腰笑道：“两位道爷要吃什么？”

一个约莫四旬开外的中年人道：“贫道虽是出家人，但荤酒不忌，打上三斤酒，有什么现成的速速送上。”

那年头出家人不忌荤酒敢情是骇人听闻之事，食客们均不禁多望了两眼，但发现道者双目精芒闪烁，肩头带着兵刃，均惊然无语。

须臾，店家送上一盘牛肉，一盘卤花生米，五斤汾酒，一双道者豪迈异常，酒到杯干，咀嚼有声。

片刻时分，五斤酒水点滴无存，盘底朝天，似尚未尽量，高声催送酒菜。

店家慌忙不迭地又送上酒菜，一双道者旁若无人地饮食。

远处突然传来一串奔马蹄声，隐隐可见一人一骑风驰电掣而来，荡起满天黄尘。

一人一骑转眼已到达村口酒肆，啊哨一声，勒住丝缰，飘身掠下一神态彪悍劲装捷服汉子，迳自坐了下来索取翻后，两道炯炯有神巡视了一眼，不禁一怔，缓缓立起，走在一双道者桌旁低声道：“两位道长可是茅山伏魔祖师门下？”

“正是！”道者目露惊疑之色道：“施主何从何识别贫道来历？”

汉子呵呵一笑道：“自家人还有问么？”转而命店家将酒菜送来，坐下尽谈无关紧要之事。

一双道者从汉子的眼色上瞧出用意，也不再问。

过路的旅客逐渐不置留，一拔起身，一拨接踵而至。

那汉子鲸饮了一杯酒后，道：“两位道长上下如何称呼？”

“贫道松净！”

“贫道松慧！”

那汉子微笑道：“在下田孟熊，奉敝上之命寻觅贵坛门，不知外界所传可是真情么？”

松净答道：“均是真情，因敝掌门未知贵上下落，是以传出风声。”

田孟熊道：“贵掌门之策委实睿智无匹。”

松净道：“贵上现在何处，掌门师尊因身怀秘图，必须隐秘行踪，贫道当回报敝掌门兼程赶来。”

田孟熊道：“敝上现在实应在青阳庄王家大户内。”

一双道者倏地离座立起，松净道：“田施主请回报贵上，敝掌门三日内

必然赶到。”说着掷下一锭白银，双双向江都城飘然如飞奔去。

田孟熊在酒肆逗留片刻，酒醉饭饱离座而去，不料一条淡似形烟的人影在林间疾闪而隐。

显然田孟熊之后暗暗有人跟上。

青陌庄王家大户簪缨世家之后，富家一乡，九进巨宅，房屋不下千百间，不亚王公宅第。

田孟熊奔回青阳庄家大户，八字欠前石级上肃巍立着一黑衣痕长汉子瞥见田孟熊返回，诧诧道：“田兄弟，这快返回莫非得了什么讯息么！”

“自然有讯息了！”田孟熊言毕，抱拳微拱，快步入内，七转八弯，到达一处月洞门门首。

门内传来一声冷森语声道：“田孟熊来此为何？”

田孟熊肃容答道：“奉了主人之命探听茅山伏魔掌门行踪已得，回报主人知道。”

“进来！”

田孟熊步入，只见一片葱郁庭园，风送清香，沁人心脾，听轩外两株虬松铁鳞虬柯，凤翥飞攫，松下立有两抱刀大汉，四道锐利眼神炯炯注视着田孟熊身上。

他只觉气氛有点异样跨入厅内，不禁面色微变，但见冷面秀士与钱百涵等五人寒着一张脸，目蕴杀机，端坐椅上，尚有一大汉跪着浑身颤抖不止，涕泗迎流，面色痛苦不堪。

田孟熊躬身施礼道：“属下奉命外出探明伏魔真人行踪，在江都麒麟村与茅山门下松慧松净两位道长不期而遇。”

冷面秀士沉声道：“你说明经过详情。”

田孟熊详细禀明经过，说时忽瞥见那跪象大汉眼色有异，他心内暗感惊然震栗，不知何故。

冷面秀士道：“真如松净所言，茅山掌门人确取得陆道玄的那份藏珍图吗？”

田孟熊道：“松净道长言说江湖传言一点不假，谅系严晓星放出风声，欲藉武林群雄之力阻截茅山掌门人。”

冷面秀士道：“茅山掌门人现在何处？”田孟熊道：“情势险恶，对茅山常门人极为不利，稍一泄露行踪，必徒杀身之祸，现隐藏在江岸一处道观中，他极欲与主人晤面，松净道长询问主人现在何处……”

冷面秀士忽面露笑容道：“你说出我隐身之处吗？”

田孟熊忽然惊觉不对，禀道：“属下未说出，容属下禀告主人后再作定夺。”

冷面秀士鼻中哼了一声，道：“好，你且站一旁。”

田孟熊低应了一声是，退在左厢角隅。

冷面秀士忽目中迸射寒芒，喝问那汉子道：“尊驾还不吐实，可别怨我

心黑手辣。”

那汉子本痛苦难禁，闻言忽面色一变，不知打哪里来的勇气，狞笑道：“姓庞的，头砍下来不过碗大的疤，大爷如有三寸气在，定要瞧你身受酷刑之惨方消心头之恨。”

冷面秀士忽腾身跃起，行臂疾伸如电，直劈而下。

只听一声闷哼，那汉子一条左臂生生被切下血涌如注。已然晕绝过去。

接着冷面秀士又落指如飞，点了数处穴道，喝道：“将此人囚禁，供设无缺，不准凌辱，还有后用！”

立时窜过两名黑衣匪徒，把那汉子架走。

冷面秀士注视钱百涵道：“现在伏魔掌门下落已知，我等原定之计必须改弦易辙。”

钱百涵道，“请问庞老师高见。”

冷面秀士道：“既然伏掌门获得藏珍图，我等速速赶去接来，将这青阳庄布下天罗地网，诱使无无极帮主及严小星入伏。”

钱百涵道：“此计甚好，庞老师邀请的人手何时可赶到？”

冷面秀士略一沉吟道：“即内即赶来此处，必须阻挠无极帮主及严小星的东岳之行。”

钱百涵道：“但严小星及无极帮主行踪目前成谜。”

“无妨！”冷面秀士摇首道：“他们若闻陶氏二女及藏珍图落在我的手中，必侦骑四处探觅我等潜迹之处，”说着，目注田孟熊，接道：“你与松净松慧两位道长约在何时晤面？”

田孟熊躬身禀道：“约在明午，麒麟村口酒肆会晤。”

冷面秀士颌首道：“好！你下去休息吧！”

田孟熊应了一声是，缓缓退下，心中宛如两只吊桶七上八下，为着明午之事烦忧，明午在麒麟村口与松净权慧两位道长相晤本是一句谎言。

他为何谎言欺骗冷面秀士，为了什么？

田孟熊此人心计甚工，尤能察言辩色，他如宣言无隐，泄露冷面秀士潜踪之祸，必罹杀身之祸不得已谎言欺骗冷面秀士：但又能取巧一时，丑媳妇终须见翁姑面，明午定然被揭穿，不禁忧心如焚。

就在田孟熊出厅之际，一条若有若无的人影闪入厅内，隐在冷面秀士坐处之侧。

只见钱百涵道：“庞老师为何不让伏魔真人找来？”

庞雨生冷冷一笑道：“目前我等尚无万全的准备，若被劲敌闻知，先发制人，我等措手不及必一败涂地。”

钱百涵颌首微笑道：“庞老师所见极是。”身形缓缓立起欲向厅外走去。

庞雨生目中闪出一抹异芒，但一闪即隐，道：“少侠是否尚未能忘情陶氏二女吗？我见犹怜，但少侠似不宜操之过切。”

钱百涵微微一笑道：“在下知道。”

但见他走出厅外，绕过两重阁轩，迳由花径走去，枝叶摇拂中隐隐可见白石砌造的拱门。

拱门入去是一所清幽庭院，曲径龙隐，一泓池水，游鱼可数，两间小屋，低檐朱栏，别具意境。

檐下立着一个大汉，抱刀倚在廊柱上，似心神不属，不时仰望蓝天。

钱百涵咳了一声。

抱刀大汉闻声一禀，忙道：“钱少侠！”

钱百涵：“两位姑娘还好吗？”

抱刀大汉道，“还好，只是倔强得很！”

钱百涵微微一笑，推门而入。

只见两女坐于榻上，花容惨淡，目蕴怒光。

陶小燕一见钱非涵走入，叱道：“你来此则甚？”

钱百涵笑笑道：“姑娘不必如此，在下只望两位姑娘回心转意，尚望三思。”

二女忽闻一细微语音送入耳中，道：“二位姑娘不防虚与委蛇，在下严小星，来此相救二位逃出虎穴。”

语音虽微如蚁，但清晰异常，二女似精神一振，面现如花笑容。

钱百涵不禁一呆，只道二女回心转意，道：“姑娘之见如此？”

陶小燕娇媚一笑道：“家师深恶冷面秀士为人，少侠但能与他对道扬镳，相助我姐妹寻觅双亲下落，家师或可应允。”

钱百涵闻言呆得一呆，道：“令师为何厌恶冷面秀士，在下看来冷面秀士不算是个坏人。”

陶珊珊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侠与他亲近已久，不觉其恶……”

陶小燕道：“少侠乃神木尊者再传弟子，明辨是非，少侠请回，慎重考虑后再来此告知我姐妹。”

钱百涵料不到他来此劝说陶氏二女反被他们所劝，不禁赧然一笑，道：“容在下三思，明晚再来，不过二位姑娘不嫌太委屈了吗，依在下之见何不姑且应允，再作计议？”

陶小燕摇首笑道：“身在江湖，这点危险算得了什么，我们能等，少侠还是请回吧。”

钱百涵不禁长叹一声，道：“二位姑娘铁石坚贞，志行可嘉，兹事体大，在下不得不郑重考虑。”说着抱拳一拱，转身飘然而去。

檐下抱刀大汉目送钱百涵离去后，只觉眼皮沉重，靠在廊柱竟昏昏睡去。

只听陶小燕轻轻唤道：“严公子，你在何处？怎不现身相见？”

语声方落，眼前突现出严小星身影，依然丰神如玉，俊逸潇洒。

严小星微笑道：“两位怎不听从在下之劝，不然怎会陷身困厄。”

陶珊珊嗔道：“你还说咧，速解开我等穴道。”

严小星道：“解救不难，但须依从在下一条件。”

陶小燕嗔道：“什么？你说说看。”

严小星道：“两位姑娘依然佯装受制模样，明午在下定可偕同二位离去。”

陶珊珊嫣然一笑道：“贱妾应允就是，但你不可食言。”

严小星视察二女脉相，审明受制血行穴道后，落指如飞。

片刻，二女一跃而起，笑靥嫣然。

陶小燕道：“公子为何悉知贱妾陷身在此。”

严小星道：“艾阳赶至相告，但不知冷面秀士下落，略施诡计，暗随冷面秀士门下找来此处，”说着，语声略略一顿，又道：“此时非你我畅叙离情之情，二位身旁还有令尊独门秘制的迷魂散吗？”

陶珊珊道：“钱百涵与冷面秀士二人逼问迷魂散配制之法则贱妾二人坚不吐实，难道公子尚须配制迷魂散吗？”

严小星微笑道：“迷魂散若不是不传之秘，在下何敢强人所难。”

陶珊珊略一思索，遂口叙配制迷魂散及解药药方。

严小星记忆力惊人，默诵了一遍，道：“二位还是依原样坐着，不可露出破绽，在下明午必然解救。”言罢一闪无踪。

二女依照原式盘坐，运功调息，血行周天，真元略无阻滞，不禁芳心欣悦无比。

那抱刀大汉悠悠转醒，睁眼一望，只见夜瞑四合，繁星满天，不禁一怔，忖道：“自己为何今日如此困倦。”感觉有异，倘为陶氏二女逃遁，恐不免惨死之祸，心中寒意猛泛，身不由主地走进窗口探视，窥见二女仍然在室，胸头一块大石方始落下。

严小星施展五行奇术遁出王家大宅向青阳庄外疾去，行在一片丛林中，黑压压不见天日，阴森恐怖。

一幢矮屋藏在丛林中，严小星推门而入，见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正在一支微弱灯下对奕。

吕鄯立起道：“老弟可探出陶氏二女下落吗？”

严小星点点头说出经过，道：“两位可有纸笔吗？”

姜大年忙在革囊中取出文房四宝。

严小星挥毫如飞，道：“两位务在天明之前将此方配全。”

偷天二鼠接过，疾如脱弦之弩掠出屋外。

严小星坐在草榻上对烛沉思。

蓦地——

屋外走了衣袂振风之微响，严小星面色一变，身形倏地隐去。

烛焰摇晃，微风过处，一雙人影翩然疾掠入屋中，只见一双黑袍蒙面老者目中神光炯炯，望屋内巡视了一眼，发出一声惊意，相互愕然。

一蒙面老者道：“老朽亲眼见得严小星掠入此林，若非心有顾忌，一步之差，还是被他逃逸无踪了。”

另一蒙面老叟道：“你怎知严小星必然来此？”

语音方落，屋外忽传来一声阴森冷笑……

双蒙面老者翻身疾射出屋，双双打出一股奔雷涛涌气劲，卷起一片漫空尘土。

远处忽腾起一声杰杰刺耳怪笑，只见一条白影冉冉飞来，落在五丈开外。

两蒙面老者目光锐厉，瞧出那是一身着雪白长袍银猿怪人，火眼金睛，森森獠牙，令人毛骨悚然。

怪人口齿异常清晰，杰杰怪笑道：“两位想必就是眼下武林盛传的白眉老叟随身八杰中的天通地通了。”

“不错，尊驾是何来历？”

怪人冷冷答道：“兄弟姓白，名三畏，昔年与白眉老叟有过一段不小的过节，意欲清偿旧债，兄弟有劳二位带路。”

天通冷冷答道：“此事老朽管不着。”

白三畏杰杰怪笑道：“这由不得你了。”说时右臂疾伸，身形暴长，五招攻出，奇奥不测。

天通地通大吃一惊，双双出掌抢攻，霎那间，只见人影如飞，漫天掌影。

三人均是快打猛攻，不但招式怪异，而且招招置人于死地，狂飙如潮，树叶震得簌簌飞落而下。

严小星隐藏一侧，瞧得真切，只觉这三人武功高绝，每招中都汇蕴无数神奇变化，不禁目夺神采，叹为观止。

突然，严小星忽感三人掌风中有一丝寒意飘袭侵体，悟出那白三畏必习就一种罕有之阴寒武功。

只听白三畏怪笑波：“风闻二位武功卓绝，一派宗师，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换了别人，难逃兄弟三招之下。”

语声未落，天通地通忽四掌同抵，倏地神龙穿空腾起，分向穿入浓枝密叶中。

白三畏竟不追赶，只咧嘴笑了笑。

一条身影疾前惊鸿飞掠而至，身影一定，正是那冷面秀士庞雨生。

严小星暗道，“原来庞雨生邀请的能手就是白三畏。”

只见冷面秀士道：“白兄似未尽全力。”

白三畏怪笑道，“兄弟要他们回报老怪知道，老怪定会问及兄弟武功如何，时机未至，兄弟何必打草惊蛇。”

庞雨生道：“原来如此，但不知天通地通到此何为？”

白三畏道：“其中必有蹊跷，你我察视如何？”

忽闻一声脆声道：“庞老师别来无恙？”

只见人影纷纷疾闪，现出罗刹谷主，身后紧随九美貌少女。

冷面秀士顿感一呆，抱拳微拱，淡淡一笑道：“谷主别后可好？怎来到此处？”

罗刹谷主面寒如冰，冷笑道，“庞老师明知故问，劣徒两人是否为庞老

师所擒，请即释放，不然莫怨我反脸无情。”

冷面秀哈哈一笑道：“在下事先不知是令徒，多有得罪，如今现在在下处极受礼遇，如谷主不以为忤，明日傍晚时分在下决偕同令徒来此交还谷主。”

罗刹谷主道：“为何须在明日傍晚？”

冷面秀士笑笑道：“在下还有要事待办，务请谷主见谅。”

罗刹谷主身后九女突欺身而出，分占九官方位，将冷面秀士及白三畏围住，长身疾指。

白三畏杰杰怪笑道：“我们走。”身形疾转，右掌回扫出一股阴寒罡气，左手一带冷面秀士，穿空飞起，去势如电，转瞬无踪。

九女只觉一片砭骨寒气袭体，夹着一丝刺鼻恶腥，不禁大晕地转纷纷倒地。

罗刹谷主意欲追出，见状不禁大惊，伸手抚摸一女，只觉寒冷彻骨，面色大变。

只听，一个清朗语声传来：“前辈不必耽忧，尚有可治。”

罗刹谷主不禁一怔，转面望去只见是一神采飘逸少年，凝眼一望察出正是那阔别已久的严小星，惊喜道：“是严公子吗？”

严小星跨前两步躬身一揖道：“晚辈参见谷主前辈。”

罗刹谷主微笑道：“公子少礼。”

严小星道：“小燕珊珊姐妹已为晚辈所救，他们应晚辈之请，仍佯装受制，留在冷面秀士巢穴内。”

罗刹谷主内心欣悦已极，道：“前次小燕姐妹陷身东岳鹰愁谷内，如非公子妙计，他们岂能安然脱险，早知有公子援手，我也无须亟亟赶来。”

严小星道：“晚辈不知情，幸亏艾阳传讯赶来晚辈处，才知小燕姐妹罹受冷面秀士暗算。”说着伸手扣向一女腕脉要穴，面色微变，忙道：“前辈速将令徒移至茅屋内，容晚辈一一解救。”

罗刹谷主两手抓起二女，笑道：“公子尚避男女之嫌吗？”

严小星面色一红道：“晚辈是略谙医术，本救人之心旨，胸怀磊落，怎料竟惹来情孽缠身。”

罗刹谷主不禁笑道：“知此紧要关头，公子尚要拘谨吗？”

严小星不禁语塞，抓起二女飞掠入屋。

屋内烛光如豆，昏暗凄清。

九女被一一横伏榻上，严小星以纯阳真力一一为之施治。

约莫一个更次，九女次第醒转。

忽闻屋外传来一个苍老语声道：“老弟在吗？”

严小星道：“在，罗刹谷主也在。”

两条身影疾闪入室，只见是偷天二鼠。

罗刹谷主因偷天二鼠已易容换面，不识二人来历，道：“公子可否为我

引见这二位武林道上的朋友？”

吕鄯大笑道：“老偷儿吕鄯。”

罗刹谷主不禁一怔，莞尔笑道：“原来是你，偷天双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那位想必就是姜二侠。”

姜大年笑道，“正是姜老二。”

吕善目注严晓星道：“幸不辱命，已配齐！”探手入怀，取出两只细颈瓷瓶，交与严小星。

罗刹谷主诧道：“迷魂散！”

严小星道，“不错，冷面秀士擒囚小燕姐妹俩，即志在迷魂散配制秘方！”望着收置入怀，接道：“晚辈施展一石二鸟之计，容匪邪自相残杀，晚辈必须先走一步，倘前辈有所不明，烦请偷天二侠相告。”言罢一闪无踪。

天色未明，已是四鼓将残，月落星沉，黑漆漆地一片昏暗，伸手不见五指。

青阳庄王家大宅的客厅内灯光照耀，如山白昼，冷面秀士庞雨生及猿面怪人白三畏钱百涵等群邪在大厅内计议。

蓦地——

远处随风传来一声怪嚎，悠长低沉，宛如鬼哭泉笑，使人不禁毛骨悚然。

冷面秀士不禁面色一变，情知有异。

怪嚎之声似传来甚速，瞬间已进入王家大宅，立时此落彼起，飘浮无定。

钱非涵立即率领五人掠出厅外而去。

庞雨生寒着一张脸，道，“看来无极帮主已知我等潜迹在王家大宅内。”

白三畏诧道：“何以见得！”

庞雨生道：“此与茅山掌门伏魔真人驱神役鬼之法大同小异，除了无极帮主中红衣番僧及排教高手厉炎外，尚无其他擅使此法之人。”

黑面老者道：“柴青溪亦擅此法。”

庞雨生不禁一足，点点头道：“何兄所言极是，但柴青溪生死未卜，尚是一不解之谜，他来此何为。”

忽地钱百涵疾掠而入，神色困惑道，“青阳庄内外伏桩 安然无恙，怪噪似有似无，莫可捕捉，怎的有此怪异之事。”

冷面秀士猛然想起一件事，疾掠出外，向陶氏二女囚禁之处奔去。

守护之人依然立在檐外，目睹冷面秀士奔来，一面惊疑之色躬身行礼。

冷面秀士道，“一双贱婢如何？”

大汉答道：“她们仍在室内。”

冷面秀士在窗外观望，只见屋内燃着一盏油灯，火光如豆惨淡，二女仍盘在榻上，两目紧闭，云鬓不整面色苍白惨淡，不由心中一宽。

突鬼哭神嚎之声嘎然寂止，只觉晨风啸掠林木如涛外，一切均如雨过天晴般，静谧无比。

冷面秀士惊疑不胜，转身奔回大厅而去。

那守护在檐下的抱头大汉，忽觉背心穴上一麻，不禁眼皮沉重，倚在壁上昏昏睡去，一条形如淡烟般人影迅快如飞入得室内，现出严小星立在榻前，含笑道：“两位姑娘还在睡吗？”

二女睁开眼睑，一跃下榻，笑靥如花。

陶小燕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陶珊珊嗔道：“这是为何？”

严小星笑道：“二位姑娘稍安勿躁，须知小不忍则乱大谋，今晚必然离此。”

陶小燕目露幽怨之色道：“久未相见，公子竟与贱妾等分生了，莫非江湖传言不虚吗？”

严小星道：“在下依然故我，二位不要胡乱猜疑，”语声一顿，在身旁取出迷魂散，接道：“迷魂散已配齐，在下已分成三瓶，以备防身之需。”

二女接过，陶小燕道：“尚有解药咧？”

严小星不禁一笑道：“若非姑娘提起，在下几乎忘怀了。”说着又取出解药。

陶珊珊玉雪聪明，瞧出严小星有意扯开话题顾言其他，不禁芳心一酸，眼眶微红。

严小星忙道：“在下来时遇见令师罗刹谷主前辈。”

陶小燕道：“真的吗？”

“怎么不真。”严小星便说出昨晚相遇罗刹谷主前后详情

天明后，王家大宅一切静谧如恒，冷面秀士虽然胸中疑诧不胜，却原定之计未能更改，令田孟熊偕同自己及钱百涵等五名武林高手赶往麒麟村口。

酒肆外只一张白桌上坐了三个行路过境食客，高声饮酒谈笑。

太阳已高高升起，万里晴空，煦和神爽，一双灰衣道者忽走来，择一柳荫下，径行坐下，唤了酒食酌饮，娓娓似语。

店主认出是那日前已来过他酒肆，僧道不忌荤腥，在当日是令人骇异之事，故而一眼即能瞧出，因他是买卖人，只要照顾他生意，便是财神爷，一律看待无分彼此，照顾更是殷勤，不时添送酒食。

日方当中，道上忽走来田孟熊，迳向一双道长座前走去，含笑道：“两位道长真是信人，竟然较在下先行来此，有劳两位道长久候，望乞海涵。”口中虽是这般说法，却疑云满腹，他未与松净松慧约定在此见面，不过信口谎言免罹杀身之祸，不料事有凑巧，松净松慧亦在此处，心内亦惊亦喜。

但不闻两道回答，定睛望去，只见两道宛如泥塑木雕，不言而喻已遭人暗算，心中大惊。

忽冷面秀士及钱百涵双双掠来，见状面色大变，冷面秀士喝道：“不好，伏魔真人形踪已然败露，处身极危。”伸手一抚二道，只觉两道冰冷流通骨，已气绝多时。

店主只道冷面秀士等亦是过路食客，忙奔来招呼。

只听冷面秀士道：“这两位道长已然死去，你知道为何丧命？”

人命关天，店主闻言胆寒魂飞，辩称不知何故。

冷面秀士略一沉吟，挟着两道，喝道：“走罢！”奔出三里之遥，冷面秀士将两道尸身弃入无人山沟渠内，道：“不料，一着之错，竟满盘皆输。

钱非涵目注田孟熊道：“田老师你如果向茅山门下说出我等存身之处，俾使伏魔真人赶来此，焉有此失。”

田孟熊暗道：“我如直言无隐，岂能活到现在。”只苦笑一声不答。

忽闻一声朗笑道：“冷面秀士，你如此执迷不悟，恐死无葬身之地！”

冷面秀士迎面望去，只见一株参天古树之后究纷纷闪出五人，正是蒙面青衫神木尊者传人，后随金刀四煞。

钱百涵冷笑道：“那茅山松净松慧两位道长就是阁下暗算致命的吗？”

蒙面少年冷冷一笑道：“在下向不妄杀无辜。”

冷面秀士道：“如此说来，阁下已知是何人所为吗？”

蒙面少年道：“自然知道，但伏魔真人已为在下所救，检视那幅藏珍图竟是贾制，相劝尊驾不必枉费心机。”

冷面秀士不禁心神一震，道：“阁下怎知是假？”

蒙面少年冷冷一笑道：“尊驾不必多问，速速回去，尚有人相候尊驾，再迟恐来不及了，”说着望了金刀四煞一眼，接道：“我们走吧！”

“站住！”钱百涵一声大喝出口，口手飞快撤出一柄利剑，寒飘飘飞，幻出朵朵金星。

蒙面少年目中逼射出慑人神光，沉声道：“你想与我动手吗？”

钱百涵冷笑道：“你我势不两立，阁下真是神木尊者传人吗？”

蒙面少年发出一声长笑。

笑声高亢，随风播向四处，山谷回应不绝。

良久笑定，蒙面少年道：“在下本与人为善之旨，希望钱少侠悔悟回头，忽知仍掀风作浪，淆惑视听，一之为甚，岂可在乎。”说着右掌玄妙已极，回掠拍了回去。

钱百涵大喝一声道，“撒臂！”

剑化狂飙一片，寒光如潮，夹着漫空金星袭向蒙面少年去。

只听钱百涵口中发出一声闷哼，漫空剑飘疾翁，神木尊者传人率着金刀四煞穿空飞去，去势如云，瞬眼无踪。

冷面秀士不禁大惊，只觉钱百涵面色惨淡苍白，手中仅执着一柄剑把，剑身已飞碎遍地，钱百涵臂肩等处沁出点点血迹，骇然变色道：“钱少侠，你是怎么了？”

钱百涵黯然神伤，苦笑一声道：“在下不报今日之仇，誓不为人，你我后会有期。”说着慢步走去。

冷面秀士欲言又止，目睹钱百涵潇然远去，暗叹一声，向田孟熊道，“我

们走吧！”

他们一行迅疾赶回青阳庄，只见伏桩一个未见，心知有异，冷面秀士不禁面色微变，忖道：“神木尊者传人曾谓有人相候于我，莫非真的有其事吗？”忙命田孟熊入庄探视。

田孟熊虽然胆寒心怯，却也不敢违忤，领命奔入青阳庄内。

冷面秀士又命四武林高手寻觅四外。

片刻，四人奔回，言说庄外人影一个未见，不知伏桩何故撤去。

冷面秀士闻言狐疑满腹，惊疑不定。

只见田孟熊飞掠而来，道：“白前辈现在大厅恭候。…”

冷面秀士道：“他与你说了什么？”

田孟熊道：“白前辈神色如恒，未说什么。”

冷面秀士更惊疑不定，率着田孟熊等五人进入庄内，直奔王家大宅。

他一步踏入王家宅内，即见壁角暗处一抱刀黑衣大汉躬身行礼道：“主人转来了。”

那黑衣大汉神情恭肃，冷面秀士打量了他一眼，道：“为何庄外伏桩尽撤？”

大汉答道：“白前辈传命撤去伏桩。”

“这是为什么？”

“属下不知情。”

冷面秀士道：“宅内有无强敌侵袭？”

大汉答称无有。

冷面秀士见问不出所以然来，急急往内走去。

大厅内悄静如一泓死水，只见猿面怪人白三畏独坐一把太师椅上，火眼神光灼灼。

冷面秀士诧道：“白兄，这是何故？”

白三畏淡淡一笑道：“不为什么。”

冷面秀士道：“那么白兄何故撤去庄外伏桩？”

白三畏道：“因实力分散，宅内防守过于薄弱，故白某令其尽撤！……”随即一笑道：“请恕白某越俎代庖，不得已而为之，如庞师坚问其故，庞兄去瞧昨日囚禁之无极帮主匪徒尚在此否？”

白三畏道：“与其说是逃走，不如说其被救走还比较好些！”

冷面秀士闻言不禁心神大震，瞠目骇然变色。

他乃细心如发之人，只觉白三畏大刺刺地端坐不动，对自己毫不为忤，不由疑云满腹，疑目向白三畏上下打量不停。

只见冷面秀士面色大变，原来白三畏两足胫内下各有一条红空毒蛇利齿噬住。

显然白三畏在运功逼穴，不使奇毒循血攻心。

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传来道：“庞雨生，你料不到你今日之败，这也是

你反复无常利欲熏心的报应。”

冷面秀士厉喝道：“尊驾是何来历，何不现身出现。”

阴冷语声又响起：“老朽的来历你尚未猜出吗？”

冷面秀士冷笑道：“尊驾莫非就是百兽天尊，暗算猝袭，怎称英雄行径。”

只听百兽天尊哈哈大笑道：“庞雨生你明于责人却昧于责己，那晚施展茅山妖术驱邪役鬼难道不算猝袭暗算吗？”

冷面秀士不禁语塞。

大厅内沉寂如水，气氛阴林。

半晌，冷面秀士道：“那么尊驾今日欲报一箭之仇吗？”

“你知道就好！”

只闻“叭哒”数声堕地人耳，冷面秀士循声望去，只听梁上飞落八支金钳碧绿毒蜈，蜈身长可两尺，长首作势欲向冷面秀士扑噬。

白三畏大喝道：“庞兄还不急速离去则甚？”

“他走得了吗？未必见得！”

冷面秀士冷笑道：“谅这点毒物岂奈我何？”

百兽天尊冷冷答道：“非是老朽不杀于你，老朽已传讯无极帮主，只待无极帮主赶至，就是你毙命之期。”

倏地冷面秀士须发怒张，十指疾扬，指尖射出乾元真力，如同利箭般射中八只毒明蜈要穴。

只听毒蜈吱吱怪鸣了一声，身躯摇了摇，立即丧命。

百兽天尊大喝道：“庞雨生你好歹毒的手段。”

冷面秀士一招得手，精神大振，料定无极帮主进入王家大宅的仅百兽天尊一人，迅疾向白三畏抢去。

白三畏目中金光迸射，厉喝道：“住手！”

冷面秀士两手拾指正要抓向红鳞毒蛇身上，闻得不禁硬生生地望侧翻了出去。

忽地厅外人影疾若惊鸿一闪而入，现出百兽天尊，头鳞发髻高盘，三角宽脸，上尖下丰，鸱眼蒜鼻，掀唇露齿，一脸横肉，皂袍丝绦，面目森冷怪异骇人。

百兽天尊阴阴一笑，道：“你不想留下白朋友性命吗，若妄动红鳞毒蛇还好，否则利齿猛张，白朋友立即毒发身亡。”

冷面秀士脸色阴森骇人，厉声道：“那么尊驾还要等什么？”

“等候无极帮主。”

“这却是为何？”

“无极帮主爱惜你一身武功，倘你归顺本帮，则可饶你等性命。”

冷面秀士忽的长身跃扑一掌劈了出去，劲风山涌，沉如山岳。

百兽天尊不由“啊”了一声，身形疾飘开去。

只听冷面秀士笑了一声，掌势倏变，漫天掌影如同附骨之蛆般罩向百兽

天尊周身重穴。

百兽天尊也是武林高手，目中迸射怒光，双掌如利斧砍山，猛打硬劈，招招力逾千斤，却招式奇奥，大喝道：“庞老师如不见机住手，白朋友性命难保。”

冷面秀士耳若无闻，掌势愈厉辣毒。蓦闻白三畏口中发出一声杰杰怪笑，长身飞跃而起，疾落在百兽天尊之后，右臂疾伸，五指罩住百兽天尊胸后命门要害重穴。

百兽天尊大惊，不知白三畏何能脱身蛇噬，百忙中瞥见两条红鳞毒蛇已然僵死在地骇喝道：“住手！身形一摇，突从领襟及衣内穿出十数条翠绿蛇首。

口中喷出缕缕黑烟，腥臭，人中头晕目皆。

白三畏及冷面秀士不由自己地退后，屏住呼吸。

百兽天尊趁机穿出厅外遁去。

冷面秀士大喝道：“你逃得了吗？”意欲追去。

白三畏忙道：“让他去吧！”

冷面秀士摇首道：“他一逃去，后患无穷。”

白三畏火眼金睛瞬了几瞬道：“庞兄，白某哪有能为脱身蛇噬之下，谅暗中好朋友相助。”

冷面秀士闻言不禁一怔，道：“那位朋友是谁？”

白三畏摇首答道：“我也不知，谅此人不愿与我等相见，不然早就现身了，庞兄，他们被困在魁星楼中，你我速赶去相救。”

魁星楼在王家大宅后园内，园中古木参天，黑压压地阴林蔽地。

两人飞掠在魁星阁前，只见阁门紧闭，毫无动静。

冷面秀士迟疑了一下，右掌疾推而出，轰的一声响。震开了两扇木门。

两人定眼望去，只见阁内横七竖八，倒着数十具躯体，不禁骇异变色。

冷面秀士诧道：“为何他们均困在魁星阁内，内中必有缘故，难道他们个个均是自甘束手待毙吗？”

白三畏苦笑道，“只怨小弟不好，小弟独坐厅内沉思应敌之策，不料双足一阵奇痛，剧毒循血逆袭两腿，小弟立知不妙，忙行功逼穴，低首一望，发现红鳞毒蛇之际，即闻百兽天尊传声示警，若欲动弹，立即丧命……”

冷面秀士眉头微皱道，“这也难怪，在当时如此情景之下，不得不尔。”

白三畏不禁杰杰怪笑，道：“庞兄不要错认小弟贪生怕死，可惜庞兄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不知小弟一番苦心。”

冷面秀士诧道：“在下为何糊涂一时。”

白三畏冷笑道：“小弟虽不得已俯首就笼，虚与委蛇，命庄外伏桩尽撤，更请庞兄手下高手府魁星阁中相候小弟有密事相商，一则可免屠戮之祸，再则庞兄返回时察觉伏桩尽撤当知有异，急料庞兄不知省悟，尚命田孟熊进入宅中……”“田孟熊出来与在下覆命怎不提及。”

白三畏冷笑道：“试问田孟熊能安然出入无阻吗？”

冷面秀士不禁语塞。

蓦地——

一株古木之上随风飘来一声轻笑，人影纷纷落下。

冷面秀士及白三畏不禁大惊，只见是神木尊者传人金刀四煞。

蒙面少年道：“无极帮主率众片刻即至，庞老师如若仍执迷不悟，在下掉面就走。”

冷面秀士道：“阁下身为神木尊者传人，焉可任无极帮主荼毒武林吗？”

蒙面少年冷冷一笑道：“无极帮主授首之期不远，但目前尚非其时，庞老师仍未忘情骊龙谷藏珍获渔翁之利吗？依在下奉劝，及早悬崖勒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若独不知悔改，恐后悔莫及！”

言毕，五条身影突潜龙升表天倏地拔起，杳失松古木蓊翳中。

白三畏诧道：“此人就是武林励传的神木尊者传人吗？”

冷面秀士点点头道：“正是！”

白三畏叹息一声道：“看来小弟性命是他所救，小弟生平事，恩怨分明，恕小弟无法相助了。”说着抱拳略一拱，倏地纵身掠去，去势如飞，瞬眼无踪。

冷面秀士目中神光怨毒，顿了顿足，转身才掠出五丈开外。

忽闻一声冷笑，道：“庞老师要走了吗？”

冷面秀士闻声不禁一禀，暗道：“怎么他也来了。”

回面望去，只见罗刹俗谷主面罩严霜，两道目光如挟利刃般望着自己。

罗刹谷主身后的九女面色怒沉，纷纷分散开去。

冷面秀士含笑道：“你我武林至交，为何面现不愉之色，谷主一双爱徒安然无恙，在下实想不出谷主还有何事动怒。”忽觉一缕幽香送入鼻中，暗感不好，但已无及，眼中一黑仰面倒地。

身后忽闪出陶小燕陶珊珊两女，陶小燕右手抓住冷面秀士腰间丝绦，道：“师父，我们速退。”

罗刹谷主颌首率领着诸女望正南方向掠去。

约莫一顿饭光景过去。

外忽纷纷掠入十数条人影，疾逾闪电，落在大厅之前。

为首者正是无极帮主，身后紧随着百兽天尊等高手。

无极帮主沉声道：“本帮弟兄密布在王家大宅外均未见冷面秀士等逃出，难道冷面秀士尚株守在宅内吗？”

百兽天尊答道：“帮主之言一点不错，冷面秀士自恃武功，而且人手甚众，孤注一掷，不惜与本帮为敌。”

无极帮主道：“为何不见动静？”

百兽天尊道：“谅均在后园魁星阁，冷面秀士不愿实力分散，后园一隅之地，易守难攻。”

无极帮主冷笑一声，喝道：“走！”

百兽天尊抢前领路，扑入后园，只觉一路畅然无阻，飞落在魁星阁前，凝目望去，不禁骇然变色，伸手一指道：“帮主你瞧！”

无极帮主瞥见阁内横陈着数十具躯体，不由暗暗一震，道：“他们都死了吗？”

百兽天尊道：“白三畏仅传命留下几人外，余均聚齐魁星阁内有密事商议，无故不得离阁外出，一俟冷面秀士返回即相商应敌之策，怎会无端毙命。”

无极帮主鼻中冷哼一声，飞身掠入，抢视数人之后，高声道，“他们均未死，只昏迷不醒，又不像穴道受制，老朽委实猜不出为何如此，可惜魏香主未来，不然他或可瞧出何故使然。”

黑袍老者道：“他们似受迷魂药物所致。”

无极帮主颌首道：“老朽也有此疑，但迷魂药物所使数十名高手毫无觉察恐无此可能，当今武林中除了迷魂谷主陶泰鳞夫妻独门配制的迷魂散外，尚无人具有此能，据老朽所知陶泰鳞多年前便已失踪不明生死，迷魂散配方亦因此失传。”百兽天尊道：“帮主只说陶泰鳞夫妇失踪，却不能断言已死，恶不知是否他们夫妻所为。”

无极帮主冷笑道，“纵然陶泰鳞夫妻二人尚活在人世，亦未必是好好活着，只苟延残喘而已，”话声略顿，又道：“那冷面秀士与白三畏两人恐已逃之夭夭了。”

忽闻一声朗笑道：“在你无极帮主天罗地网下，尚有何人可安然逃出这王家大宅外。”

林木丛中忽纷纷疾闪出八蒙面老者。

无极帮主认出是白眉老叟随身八术士，不禁面色一变，狂笑道：“白眉老怪也来了吗？”

只听一声苍老怪笑道：“老朽岂能不来。”

语声中但见白眉老叟飘然慢步走来，道：“外间盛传庞雨生在茅山妖道相助下，自陆道玄手中夺获藏珍图，不料你一步之差，依然被庞雨生逃去。”

无极帮主狞笑道：“莫非庞雨生被你所擒吗？”

白眉老叟目中逼射慑人寒芒，淡淡一笑道：“那是老朽之事，无需阁下烦虑。”

无极帮主面色一变，扬袖拂出一股暗劲。

白眉老叟哈哈大笑，拂袖迎去。

轰的一声，两股暗劲相撞，激起尘土漫空，强风旋溢，威势骇人。

青阳庄王家大宅内正反形势逆变，神木尊者传人之后是罗刹谷主。

但罗刹谷离去之后，又是无极帮及白眉老叟接踵而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冷面秀士暗暗叫苦，料不到风声走漏得如此快，一着错满盘皆输。

无极帮主冷笑道：“阁下来此是否为了老朽，还是为了冷面秀士？”

白眉老叟淡淡一笑道：“两者均有，老朽原要找的是冷面秀士，但那幅藏珍图却为尊驾从茅山掌门劫去……”

无极帮主大喝道：“捕风捉影，血口喷人，有何为证？”

冷面秀士忍不住冷笑道：“藏珍图已为神木尊者传人取去。”

白眉老叟闻言不禁一呆，怒道：“此言可是真情实话？”

冷面秀士冷笑道：“在下向来实话实说，方才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已来过，可惜你等均来迟了一步，不然，两位可亲聆神木尊者传人说话。”

无极帮主沉吟须臾，道：“此言可信，若非神木尊者传人相助，庞老师怎么留得活命到如今。”

冷面秀士脸色一变，冷笑道：“你也大小觑在下了，几条毒物怎可置在下于死命。”

白眉老叟厉声道：“眼前不论此言真假，老朽此来志在无极帮主。”

无极帮主淡淡一笑道：“看来非动手不可了。”

白眉老叟随身八卫身形倏展，分守八卦方向，将无极帮主围在核心。

气氛立时一变，山雨欲来风满楼，令人为之气促瓮逆，紧张恐怖。

白眉老叟适时跃出圈外，目注冷面秀士道：“你我另择一处商谈如何？”

冷面秀士乃心机阴狡，见机取巧之辈，忙颌首道：“也好。”身形一展，迅如离弦之弩般掠去。

白眉老叟如影随形离开魁星阁外，两人身影迅即无踪。

一间草屋中忽响起魏醉白语声道：“有人么？”

屋外立时闪入一个满面浓髭如猥短装汉子，躬身道：“香主呼唤属下何事？”

魏醉白似是方才睡醒，道：“帮主何在？”

那短装汉子答道：“帮主已离此前往青阳庄王家大宅。”

“什么？”魏醉白面色一变，道：“帮主只身涉险？”

“并非帮主一人，因此地异常隐秘，无虞被强敌发现，仅留下四人，余均随帮主离去。”

“萧婆婆呢？”

“尚留在此，要属下去请萧婆婆来否？”

“无须！”魏醉白摇首道：“我去见萧婆婆。”身形望外跨出，只见此处是河汉港中沙洲，水道纵横，芦苇连天，一望无际，不禁颌首微笑道：“此睡果然异常隐秘。”

满面猥髭汉子手指另一幢茅屋道：“萧婆婆即住在此屋。”

茅屋内突迈出白发萧萧老姬，面现笑容道：“魏香主一场好睡，这般时候才醒来。”

魏醉白赧然笑道：“在下记得我等乘舟之际，因气血浮逆，微感晕眩，服下药后调息行载，功行完毕只觉困倦异常，无极帮主吃惊属下无事不要惊动，倒下就睡，但不知搬至此处为何不醒。”

萧婆婆笑道：“此乃帮主爱惜香主，点了你的睡穴，故而未曾惊醒。”

魏醉白哦了一声道：“帮主去青阳庄王家大宅何故？”

萧婆婆道：“茅山妖道施展邪术取得陆道玄手中之藏珍图与冷面秀士，帮主命百兽天尊只身前往探明虚实，却久候未返，放心不下，随后率众亦赶去。”

魏醉白面色一变，道：“不好。”急命满面猥髭汉子及留守人赶去探明。

满面猥髭汉子微露踌躇之色，道：“帮主回来，属下定受责备。”

魏醉白面色一沉，道：“本座承担，速速前去。”

满面猥髭汉子应命即转身而去。

萧婆婆打量魏醉白一眼，道：“香主眼神湛明，英气逼人，看来似痊愈了。”

殊不知严小星离开王家大宅，即赶来此处换过于中龙，他暗暗吃惊萧婆婆眼力如神，不禁面泛苦笑道：“在下甚难自知是否痊愈，只觉前事尚记忆不清，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萧婆婆诧异道：“香主真记不起前事么？”

魏醉白微喟一声道：“似是而非，只恐在下需退隐入世了。”

萧婆婆一笑道：“香主且请宽心，我等此去总坛，主人必已恢复神功，治愈香主定然有望。”

魏醉白喃喃自语，道：“主人……主人……在下委实想不出主人是何模样。”说着佯装穷思苦索模样。

萧婆婆见状忙道：“是老身不该提起，此事暂且莫谈，老身屋内尚有酒菜，你我不妨同饮几杯，等候帮主返回。”

茅屋系临时搭建而成，苇草重叠可供坐卧外，仅木板钉成一矮桌，两人席地而坐。

桌上碗内烧野鸭及一尾鱼，均是就地捕捉烹制，萧婆婆斟了两碗酒，魏醉白笑道：“在下正腹中饥饿，不恭敬了。”饮了一口酒，夹了一块野鸡肉入口中，只觉鲜腴异常，不禁赞不绝口。

萧婆婆笑道：“魏香主难道忘了老身善于烹调么？”

魏醉白沉思片刻，剑眉微剔，似已起往事，道：“在下忆起那年中秋节欢宴时，一味松菰山鸡片，鲜美绝佳，必是出自婆婆自之手，至今仍是怀念不已。”

萧婆婆不禁笑道：“香主不妨事了，些许微事尚且记忆起，假以时日必

能全部恢复。”

魏醉白道：“但愿如此。”

两人对饮品酌，绝口不提江湖中事，魏醉白只谈各地名肴名酒。

一个时辰过去，屋外突传来一片衣袂振风声，魏醉白大喝道：“什么人？”

“属下胡德胜。”

人影一闪，掠人满面猥髯汉子，目泛忧容道：“属下等赶去，发现青阳庄外白眉老叟门下伏桩密布，不敢妄自闯入，属下只得独自赶回来返报香主。”

魏醉白闻言不禁面色微变，掷杯霍地立起，喝道：“不好，看来本帮弟兄均被困在庄内，在下须立即赶去施救。”

萧婆婆立起道：“老身和香主一同前往。”

魏醉白摇首道：“此处需萧婆婆留守，在下只身潜入较为有利。”

萧婆婆道：“如此魏香主须小心。”

魏醉白点首示意胡德胜道：“咱们走！”

两人赶至青阳庄外，已是月正中天，一双黑衣人由丛中跃出，躬身道：“香主赶来了。”

魏醉白道：“帮主是否仍在王家大宅？”

一黑衣人答道：“白眉老叟门下立在原地不动，守口如瓶，点风不露，属下又不敢妄自动手，故而……”

魏醉白双眉微皱，右掌一摆，道：“好，你等留在原处不要败露身形。”

胡德胜应了一声是，与其他二人隐入暗中。

魏醉白扫视了一眼，却不逞自闯入青阳庄，沿着庄外绕了过去。

绕了一个弯，倏地一鹤冲天拔起，掠上一株参天古木浓枝密叶内。

五丈开外屹立着一条黑影。夜风生寒，正百无聊赖，突然感后颈皮一紧，身形冉冉往上升起，不禁魂飞胆寒，却又嘴不能出声。

“两足一踏实，后颈立松，蓦闻身后起了一个森冷语声：“朋友，无极帮主现在何处？”

那人惊魂稍定，答道：“尚在王家大宅内与敝上激烈拼搏，仍无胜负，阁下找无极帮主则甚？”

“我与无极帮主有不共戴天之仇。”

那人道：“阁下不必前去了，敝上已布下天罗地网，今晚就是无极帮主毙命之时。”

只听背后传来冷笑道：“此等深仇大恨，岂能假手他人。”突感眼前一黑，身形飞沉，定在原地。

一条形如淡烟，若有似无的人影扑向王家大宅，一路安然无阻，如入无人境地。

白眉老叟率同门下将无极帮主匪徒悉皆制住，百兽天尊身受两处重伤，面色惨厉怨毒，白眉老叟以阴毒手法点了他十三处要害重穴，驱兽役毒大法

均无法施展，目中似欲喷出火来。

魁星阁外无极帮主与八蒙面老叟激烈拼搏，怒风如潮，威势骇人。

无极帮主虽然武功高绝，无如八蒙面人联臂合捕，神妙奇奥，一招动八招齐发，宛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严谨无隙可寻，逼得无极帮主连连变招。

白眉老叟掠在圈外观战，瞧出无极帮主以精博武功对敌八人，虽守多攻少，却毫无败象，每攻出一招迅厉精奇已极，心中暗骇，冷笑道：“无极帮主，你今晚无异瓮中之鳖，纵有虎贲之勇，亦难持久，不如束手就擒吧。”

无极帮主冷笑一声不答。

忽掠来一个矮小汉子，神色仓惶，附着白眉老叟耳旁低语一阵。

只见白眉老叟脸色大变，道：“真的么？”

矮小汉子道：“属下怎敢胡言乱语。”

白眉老叟喝道：“你我同去瞧瞧。”转身与矮小汉子飞掠而出。

王家大宅白眉老叟门下匪徒个个仍守在原处，却泥塑木雕一般为人点住穴道。

白眉老叟见状，即知有异，喝道：“冷面秀士咧？”

矮小汉子尚未答话，忽觉寒飙疾闪，拦腰卷来，嗥声未出，已自身分两截，鲜血喷飞。

白眉老叟面色一变，眼前人影疾闪，现出一中年蒙面文士，不禁呆了一呆，忖道：“今日江湖委实令人怪异难测，相助老朽八友隐秘本来面目，无极帮主主及神木尊者传人亦是如此，眼前所见更是一般。”沉声道：“尊驾是何来历？”

那蒙面中年文士冷冷答道：“阁下不必多问，倘欲取得藏珍图，阁下必须前往东岳泰山鹰愁谷，无极帮主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他身后还有主人，要知打草惊蛇，对阁下极其不利。”

白眉老叟愕然道：“尊驾为何与老朽说这些？”

蒙面中年文士冷笑道：“在下并非向阁下有所需求，因为在下亦图谋藏珍图殷切，各凭机缘，矢志与求，阁下今日所为愚不可及……”

话尚未了，白眉老叟目中怒焰逼射。

蒙面中年人手掌一摆，微笑道：“阁下不必动怒，今日阁下若擒了无极帮主，恐枉费一片心机，不如长线放远鸢，追踪无极帮主身后，觅寻他那总坛藏图确址，于人于己均蒙受其利，阁下何必甘犯众怒以成众矢之的，岂非愚不可及。”

白眉老叟心下略动，但疑虑对方系无极帮主门下或同道，若为他言词所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恐铸成大错，冷冷一笑道：“尊驾之言虽不无见地，但尊驾来历如此隐秘，老朽焉能不有所疑虑。”

中年文士哈哈大笑道：“在下乃一片好意，听信与否端凭阁下，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阁下若不见机而退，片刻之后阁下恐成阶下囚了。”说着一闪疾隐。

白眉老叟呆了一呆，暗道：“此人来此如人无人之境，一无拦阻，我手下俱遭暗算制住，谅来此刻强敌恐不仅他一人。”一念至此，心中猛泛寒意，迅疾返身奔至魁星阁外喝道，“住手，我等快走。”身形一鹤冲天拔起。

八蒙面人间声不敢违命，纷纷如电腾空掠去。

无极帮主见他们无故突然撤离，大感茫然不解，忽闻一丝语声传来道，“帮主！”

但见横木笼荫下立着魏醉白，不禁大喜疾奔过去道：“多谢贤弟解围。”

魏醉白摇首道：“此非属下之功，乃属下略施移花接木之计，帮主，你我慢走，白眉老叟尚在庄外窥察帮主行踪。欲尾随身后。”伸手一拉无极帮主衣袖快步走去。

无极帮主途中发现老怪手下及冷面秀士同道，更有帮中布下伏桩均纷纷昏倒在地，不禁一怔道：“本帮兄弟显然系罹白眉老叟门下暗算所致，但老怪门下又是何人所为，难道是贤弟么？”

魏醉白摇首道：“罗刹谷主率领门下潜入，施展陶家秘制之迷魂散将白眉老叟怪伏桩制住，是属下情急生智，扮作帮主模样诱开罗刹谷主，稍时罗刹谷主必察觉受愚重返王家大宅。”

他们两人身法迅快，片刻已掠出青阳庄外。

草丛中忽腾起胡德胜两人，双双躬身施礼道：“帮主无恙吗？”

魏醉白喝道：“我等快走！”

无极帮主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河汉苇草丛中，只见霜鬓白发萧婆婆立在草屋外站立守候，瞥见无极帮主等返回不禁面现笑容。

魏醉白一言不发，迳自跌坐在运功调息，面色显得黯淡无神。

萧婆婆面色微变，道：“魏香主似作过一场激烈拼搏，损耗真元内力甚巨。”

无极帮主苦笑一声道：“老朽也不知，今日是老朽生平从未曾有过如此惨败，损兵折将，几乎无法身免。”遂将经过详情叙出。

萧婆婆不禁面色大变，道，“如此说来，武林群雄均知泰山瑶池宫主之事了。”

无极帮主摇首答道：“虽盛传甚嚣，但不知瑶池宫主之名，亦无法知宫主隐迹之处。”

萧婆婆暗道：“此事隐秘无常，莫非你这老贼心存叛逆，岂可外泄。”益发坚信柳无情之言是真，不禁故作长叹一声，道：“帮中弟兄失陷于强敌之手，恐吐露我等在此处潜踪，我等如不速速离去，强敌定会找来。”

无极帮主颌首道：“老朽怎不虑及此，但魏贤弟尚未醒转，怎能离此，何况帮中兄弟仍陷在王家大宅，弃之离去于心何忍。”

胡德胜两人闻言心中大为感动，萧婆婆先人为主，却不信他假慈悲，暗暗冷笑一声，面上不露丝毫神色，道：“帮主仁义为怀，却难用在这般节骨眼上。”

突然，魏醉白缓缓立起，面色漠然如冰。

无极帮主道，“贤弟好些了么？”

魏醉白咧嘴淡淡一笑，神色痴呆。

萧婆婆一声道：“魏香主看来尚未痊愈，神智有时却浑噩不清，老婆子为他不胜担忧。”

魏香主张眼四顾，道：“我们身在何处，怎还不走？”

萧婆婆道：“我们这就走了。”向无极帮主示了一个眼色。

无极帮主虽不明何指，却身形腾起，魏醉白等人纷纷穿空随去。

他们身法迅快，片刻之间，已落在五里外河洲上，仍是苇草连天，一望无际。

蓦地——

随风传来数声长啸，数条身影从苇草面上冒出，此起彼落，身法绝快，似是追踪无极帮主而来。

无极帮主忙喝道：“速择处隐藏！”

五人身形藏起后，只听一清朗语声道：“想不到无极帮主这老贼跑得如此快。”

继又闻森冷狞笑道：“谅他插翅也难飞抵东岳。”

语声渐远寂灭，无极帮主身形缓缓立起，目中精芒怒射强抑着胸中一腔愤怒，长叹一声道：“如非主人将得力臂助纷纷召还，老朽岂有此败。”萧婆婆答道：“帮主师老无功，总坛空虚，武林间又风风雨雨，主人何能不将他等召返。”

无极帮主默然。

萧婆婆催促离去，偕同奔至江岸小渔村内借屋栖身，由萧婆婆只身一人前往最近镇集，购买一应所需之物后返回渔村。他们五人均易容换衣，尤其萧婆婆满头银白俱染成了黑发，由于风声很紧，途中艰维凶险可知，胡德胜丁二虎两人扮成车夫，不知从何处弄来了两辆公鸡车，一边装了数只箩筐，内贮货物，另一边坐着萧婆婆及魏醉白。魏醉白太阳穴上贴着两块黑黑的狗皮膏药，满面病容，瞑目合睛，无极帮主则扮作商贾模样，背负行囊，留置了银两赠屋主，夜深人静时离了渔村。距徐州城九十里外官道上黄尘扬空，奔骑如飞往来不绝于处，照面时打一手式表明身份，或停骑频频细语即分道扬镳。

无极帮主帮主五人扮得维妙维肖，丝毫不露武林人物模样，眼神敛蓄犹如常人，但察觉道上人物有异，心中暗惊。低声问道：“你等发觉有点什么异样么？”

萧婆婆颌首道：“江湖白道上似结聚着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黑道几乎绝迹，往常来这条道上的无不枭雄豪杰，今日迥异显然，帮主，我等应小心从事，到得总坛再说。”

他们小心翼翼，装得更像，一路平安无事，进入徐州城转入僻巷一家万

全小客栈住下。

万全客栈简陋污秽，多为肩挑贩所居，巷仄偏僻，毫不起眼，亦不为富豪达官所喜，禁足不前。

一个店伙蹲在店外阶石上，映着阳光哼着小调，抱臂眺望行人，一副懒洋洋的神态。

他忽见一辆公鸡车进入僻巷，魏醉白一行渐近，不禁直立起，迎上前去，笑道：“爷台是要住店么？”

无极帮主道：“正是要住店！”

那店伙道：“小店正有三间空房，正好供五位住下，容小的领路。”

无极帮主心中大感惊愕，诧异道：“宝店今日兴旺运隆，日进斗金，着实令人可喜之事。”

店伙嘻嘻一笑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不到敝店也有时来运通之日，这几日来住店的都是江湖豪雄，大把银子花用似水一般。”

无极帮主微微一笑，魏醉白与萧婆婆亦由胡德胜丁二虎挽着入店。走入后面一座小小跨院，数株嫩柳垂丝摇拂下掩着一列三间土屋矮房，店伙笑道：“这够五位住的么？”无极帮主道：“够了，黄三爷还在么？”店伙面色微变，瞠目嚅嗫道：“怎么你老人家还是熟人，小的为何从未见过？”无极帮主伸手入怀取出一面铜牌，道：“你不知道的事仍多，不准多问，你去唤黄三爷前来见我，务须隐秘形迹。”语音森冷已极。

店伙忙接过喏喏连声而退。

片刻，只见一肥胖中年人急急走入室中，无极帮主以眼色示意，欠身立起，抱拳笑道：“黄三爷半年不见又发福了，小老儿多承照顾，心感不已，此死意欲贩一笔货，不知黄三爷可否相助？”

肥胖中年人哈哈大笑道：“佟儿，此处不是谈生意所在，我俩久别重逢，请你喝两盅去。”说着唤来店伙，吩咐一应开支均记在他的帐上，牵着无极帮主出店而去。

万全客栈内暗中隐有一双锐利目光注视着无极帮主及黄三爷，但两人装扮得极像，竟骗过了此人。

黄三爷途中默不则声，领着无极帮主走向大街一家“淘月”楼，尚未跨入，黄三爷低声道：“帮主！您老知否咱们主人也赶来了么？”

无极帮主不禁一呆，愕然瞪目道：“你说瑶池宫主也赶来啦？”

“正是！”

“宫主现在何处？”

“就在万全客栈内。”

无极帮主更是大感惊愕，诧异道：“那你为何领老朽来在此处？”

黄三爷微微一笑道：“奉宫主之命，不得不尔。”说着一步跨入海月楼，立时起了一片吆喝之声，店小二急步趋前领着两人登楼看座。

楼面上已上了七成座，其中不乏江湖人物，无极帮主一眼即瞧出约有三

四张桌面食客都是久未露面江湖的黑道高手，不禁暗暗心惊。

落座后，唤了酒菜，黄三爷即与无极帮主谈说生意买卖之事，引开邻座注意后，低声道：“宫主此来因本帮日趋衰微，意在探明武林局势，绕策未来大计，再者欲瞧瞧神木尊者传人究竟。”

无极帮主淡淡哦了一声，道：“看来宫主已知老朽等抵达了。”

黄三爷点头道：“知道了！”

说时店小二已送上酒食，黄三爷在无极帮主碗中斟满了酒，宾主互敬。

楼面上喧嚣如潮，豪笑盈耳，忽嘎然寂灭，雅雀无声。

无极帮主猛然一惊，忽闻一声冷笑道：“我道是谁在此掀风作浪，原来是久未露面，自称都阳一奇的鬼手阴奎。”

说话之人正是白衣银神龙翱翔，身旁立着丐帮名宿铁韦护谈吾。

那鬼手阴奎穿着一身丝织紫花长袍，白面微髭，看来不过四旬开外年岁，其实已逾七旬高龄，眼神森寒如电，令人生出阴冷逼人感觉。

鬼手阴奎阴恻恻一笑道：“难得龙老师还记得阴谋，你我河水不犯井水，为何妄指阴某掀风作浪？”

龙翱翔冷笑一声道：“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将贺平等入擒往何处去了？”

“你是说贺小化子么？”鬼手阴奎咧嘴一笑，道：“阴某瞧不顺眼他们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模样，是阴某一时兴起将贺小化子等制住。。”

龙翱翔眼中怒芒逼射，大喝道：“龙某奉神木令所命，望汝速予释放返回都阳，免自找罪受。”

鬼手阴奎面色一变，冷笑道：“阴某正想见识神木令尊者传人究竟是何人物，烦请龙老师转告，阴某午刻在云龙山南七里外杏林之内恭候。”拂袖率众扬长而去。

白衣银神龙翱翔嘿嘿冷笑两声，亦偕同铁韦护谈吾离开海月楼。

无极帮主望了黄三爷一眼，道：“你我也随去瞧瞧。”

忽闻一极轻微语声送入耳中道：“此刻距午时尚早，鬼手阴奎并非好相识，此举实有诡计在内，不可轻举妄动。”

无极帮主面色大变，只见一老叟下得楼去，忙低声道：“宫主来啦，我等快去拜见。”

黄三爷掷下一锭文银，两人急步下楼，只见老叟身形正转入一条僻巷内，俟两人走入巷中，已无老叟身影，但见一青衣短装小童由巷侧闪出，低声道：“两位请随小的快来。”

万全客栈内魏醉白躺在榻上忽倏地翻身从起，道：“在下出外走走，顺便去药坊内配一贴药。”

萧婆婆担心他神智不清，忙道：“你怎能轻易离店？”

魏醉白摇首淡淡一笑道：“不妨事，在下片刻即返。”

忽闻院外起了一声低沉啸音，声虽不大，却森寒刺骨，觉一条人影飘闪

掠过，身法奇快。

萧婆婆面色一变，低喝道：“我等切不可败露形迹。”

魏醉白道：“这个在下知道。”装着身形不支，摇摇晃晃走了出去。

萧婆婆犯不放心，颤巍巍随着走出，经过一条通道，两侧均是木板隔成的小间，只觉一踪血腥刺鼻，魏醉白亦有所觉，但见一扇木门掩着，他似不经意般用肘支着那扇木门。

呀的一声，木门悠悠开启，抬目望去，两人不禁面色大变，只见三具尸体僵坐在榻上。

三尸面目怪异，凸目塌鼻，颧张腮掀，獠牙外露，肤色沁黑光亮，同伸臂扬掌作势，似惊觉来敌有异，联臂出掌，哪知来敌武功奇高，竟在悠忽之间先发制他们于死。

魏醉白摇首一笑，神色凄然。

萧婆婆欲言又止，暗叹一声道：“你走吧，早去早回。”

魏醉白点点头，望店外走去。

他走出店外，目光四巡了一眼，径向东首阴暗小巷走人，巷尾一座破败荒凉的城隍庙觅无一人，他缓缓跨入庙门。

当年这城隍庙极其规模，飞瓦雕梁，但不知何以如此衰微，尘网蛛结，苔绿厚障，阴森森地令人不寒而栗。

神案之后突传出一个低沉语声道：“来者何人？”

魏醉白冷冷答道：“尊驾藏在此处则甚？”

帷幔一场，闪出一身長八尺，马脸阴森白衣怪人，两目神光炯炯如电逼射在魏醉白脸上，半晌杰杰怪笑道：“俗子病夫，速离此地，免罹杀身之祸。”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在下染病难愈，祈神默佑，又不碍尊驾何事，逼驱何由？”

“你知道我是谁么？”

魏醉白摇首答道：“萍水相逢，在下何能知之？”

白衣怪人双目一瞪，凶光逼射，狞笑道：“你不知道还好些，倘知我的来历，你准死无疑。”

魏醉白摇首凄然一笑道：“彼此无冤无仇，何必以残酷相胁，况在下重病在身，索然并无生趣，生死二字已淡然处之。”

白衣怪人道：“那又何必祈神默佑？”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只求心安而已！”

蓦觉一片衣袂振风之风入耳，人影纷纷疾如闪电般掠入殿内。

魏醉白佯装无觉，其实已看出来的共是四人，劲装捷服均五旬开外年岁，太阳穴高高隆起，面目阴冷，一望而知俱是身负内家绝学。

只听一个低沉语声道：“老二，阴老大已与龙翱翔老儿照过面了，约在午后云龙山南杏林内见面，小弟奉老大之命，请老二率众前往相助。”继又惊噫一声，手指着魏醉白，诧道：“老二，他是谁？”

白衣怪人冷笑道：“凡夫俗子，无须理他。”

“不成！恐道出我等藏身之秘，不如杀之灭口。”

魏醉白偷觑说话之人，只见此人身长不过五尺，头大如斗，面色黄里透青，浓眉如恻，虎目蒜鼻，海口绕蓄一头浓髭，貌像狞恶凶邪。

白衣怪人点点头道：“也好！”

头大如斗矮子两指疾伸如电往魏醉白胸前点去。

只听一声啜哟，白衣怪人继发出一声惊叫。

原来——

那头大如斗的矮子右臂伸向半途，不觉腕脉一麻，只见魏醉白如何动作，五指已扣在右手腕脉穴，血行立时反逆，胸口一盞，但感鲜血几乎喷出口来。

白衣怪人惊呼出声，神色大变，厉喝道：“原来阁下亦是武林人物，老朽走眼失敬了。”

魏醉白冷笑道：“是与不是武林人物都一样，反正尊驾已有杀人灭口之意。”

白衣怪人呆得一呆，微微一笑，道：“阁下之言倒是一针见血之词，老朽也无须枉费唇舌，请问阁下来此有所为否？”

魏醉白冷冷笑道：“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各无相干。”说着哈哈一笑，五指倏松，身影疾闪无踪。

头大如斗矮子两眼射出怨毒无比神光，无奈真气逆行，不敢追赶，暗中调匀真气。

白衣怪人叹息道：“此人精华内蕴，愚兄走了眼了，恐后患无穷。”说着略略一顿，又道：“阴老大未免小题大做，一个龙翱翔怎能……”

话声未了，一个身着锦蓝劲装，獐头鼠目的老者道：“阴老大此举实寓有深意在内，他意在诱使神木尊者传人人伏。”

话音甫落，人影一闪，只见魏醉白再度现身落在殿内。

白衣怪人大感惊骇道：“阁下为何去而复返？”

魏醉白道：“在下奉劝不要与神木尊者传人为敌，招致杀身之祸后悔莫及。”

白衣怪人哈哈大笑道：“老朽等再出江湖，就是为了神木尊者传人及藏珍图。”

魏醉白冷冷一笑道：“那你们必死无疑。”

头大如斗矮子突厉喝一声，掣出一柄蜈蚣，呼地直点魏醉白胸前要穴。

魏醉白倏地身形飘闪开去，手中多了一柄黝暗无光短剑，冷笑道：“你能让开在下一剑，在下立即就走。”

矮子闻言只觉气炸欲裂，他并非无名之辈，厉喝出口，化作七条芒影，宛若落天罗地网罩袭而去。

蓦地——

只听一声森厉惨嗥，红光迸溢，叭哒声响中矮子分尸两片倒地。

不见魏醉白出剑，矮子由颅至尻被砍成两半，五脏六腑随着如泉般红鲜血溢流满地，惨不忍睹。

白衣怪人等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神色大变。

魏醉白面色漠然如水，剑举“一笔指天”，若无事般。

白衣怪人咳了一声道：“阁下未免太心狠手辣。”

“心狠手辣！”魏醉白摇首一笑道：“此四字形容诸位委实恰当无比。”说时神色一冷，道：“在下此剑一出，不死不收，除非投在门下自断一指，不然必死无疑。”

白衣怪人面色一肃，手掌微挥，他们三人身形变换疾闪布成四象奇门。

这间荒凉破败大殿上立时弥漫着一种阴森杀气。

魏醉白不由自主地心神一震，预感知遇上了辣手强敌。面色仍是淡如冰，道：“诸位不后悔么？”

白衣怪人冷笑道：“我峒疆七梟从未向人低首讨饶，须知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宁折毋弯，仲老五一死，此仇不共戴天恕老朽等得罪了。”

只见魏醉白喃喃自语道：“峒疆七梟之名我似在何处听过，怎么想他不起。”

其实七梟之名魏醉白何曾听过，用意志在迷惑白衣怪人等，利用时机施展移形换影大法。

突闻白衣怪人一声大喝，四人右臂疾扬，连珠发出廿八把柳叶飞刀。

飞刀似急风扬絮般在空中疾旋飘转，幻成一片刀光，使人眼花缭乱，无法闪避。

目睹廿八柄飞刀簇拥袭在魏醉白身上，只听叮叮当当金铁交击之声响起，魏醉白身影忽地倏消失。獐头鼠目老者蓦感脑后寒风吹袭，心神大震，猛地旋身挥掌，但已无及，右肩疾凉，一条右臂削断落地，血涌如柱，惨叫一声，昏厥倒地。

廿八柄飞刀纷纷坠在尘埃，白衣怪人眼见魏醉白身影在同党身后出现，不禁大惊失色，喝道：“阁下莫非擅使邪法？”

魏醉白放声大笑道：“在下身为武林人物，不过仗着身法快疾而已，尊驾不自量力，妄想与神木尊者传人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白衣怪人悚然一怔，道：“原来阁下是神木尊者同路的人。”

魏醉白冷冷答道：“神木令一出，武林正派人物谁敢违忤，在下习性寡言，尊驾不嫌话太多么？”

白衣怪人两目神光沉住在魏醉白那柄短剑上，暗道：“我峒疆七梟均习有混元一气功，除干将莫邪神物利器外，寻常刀剑不入，此人手中无异顽铁，老五老四怎能伤在顽铁之下。”

魏醉白察颜观色，已猜出白衣怪人之心意，微微一笑，忽右臂疾闪，剑如闪电刺人一面相狞恶老者胸口，嗥声木出，已自毕命。

他身法奇奥已极，短剑未收，身形右转，左掌奔雷般叭的已击在另一老者肋下。

那老者闷哼一声，身形摇摇欲倒，面色惨变，口角迸溢一丝黑血，仰面倒地。

五去其四，白衣怪人不禁魂飞胆寒，右掌一横，猛向自己的天灵盖拍下。魏醉白哈哈发出一声长笑，虚空腾起。

白衣怪人只觉胸后一冷，眼前立黑倒地。

午刻将近，杏林内鬼手阴奎已布下严密伏桩。

鬼手阴奎偕同一长须飘腹蓝衫老者站在林内，阴奎忽两眉一皱，道：“怎么杨老二他们还不赶来，莫非出了什么事不成。”神色之间流露不安。蓝衫老者貌像虽属常人，却有一种森寒逼人的感觉，气度凝肃，只冷冷地望了鬼手阴奎一眼，道：“安排如许人手对付一个龙翱翔绰绰有余，何必要杨老二来不可。”

鬼手阴奎道：“阴某志在神木尊者传人及瑶池宫主，须知我峒疆七梟形影不离，难免有孤单感。”蓝衫老者鼻中微一哼声，翘视云天，傲气迫人。午刻已过，却不见白衣银神龙翱翔履约。蓝衫老者冷笑道：“老夫早说过龙翱翔不敢前来。”蓦地，一个黑衣汉子疾奔如飞掠至。鬼手阴奎忙道：“是否龙翱翔已前来？”黑衣汉子道：“尚不见龙翱翔踪影，却有两男一女向杏林而来，穿着打扮异于常人，步履之间可瞧出系武林人物。”鬼手阴奎道：“好，严守奇门，容他们走人。”黑衣大汉纵身一跃，如飞掠去，鬼手阴奎与蓝衫老者身影一晃，消失在奇门中。来人正是瑶池宫主及无极帮主，尚有名唤黄三爷肥胖富贾。瑶池宫主不施脂粉青丝盘髻，一副村姑打扮，突然止步不前，手指着远处一片绿荫，枝头累累结实，道：“这就是杏林么？”黄三爷答道：“正是！”瑶池宫主轻哼一声凝眸望着杏林，半晌才微微一笑道：“杏林内虽无丝毫动静，却笼罩着一片杀气，鬼手阴奎一身不可等闲视之，显然已摆设奇奥禁制。”话声略略一顿，又道：“看来龙翱翔并未前来履约，我等不妨在此静候，瞧瞧鬼手阴奎如何举动再作道理。”说着席地从十，背向杏林。

无极帮主与黄三爷亦如言坐下。

远处来路忽现出一条迅快人影，约莫相距十四丈远近，无极帮主忽惊噫出道：“来的不是严小星么？”

“他就是严小星！”瑶池宫主倏地跃起，凝目望着来人。严小星丰神如玉，气度潇洒，手持一柄短剑，刃口上尚滴有血迹。瑶池宫主迎出一步，道：“你就是严小星么？”严小星闻言怔得一怔，道：“不错，正是在下，鬼手阴奎咧？”瑶池宫主眸中闪出一抹异样的神光来，道：“我不是鬼手阴奎同路人物，无可奉告，听说你武功不错！”严小星微微一笑道：“谬奖了，武林中不乏成就极高奇人异士，在下不过微末荧光。”瑶池宫主道：“年岁轻轻却能深藏内敛极属难能可贵，你来此则甚？”严小星冷冷答道：“瞧瞧鬼

手阴奎是何人物。”“阴奎约你来此么？”“这倒不曾，但在下奉令捎一口信来此……”“奉何人所命？”“龙翱翔。”“看来龙翱翔是不能来了。”“不错！”严小星冷冷笑道：“龙大侠临时有急事在身，不得不爽约，何况阴奎所制的武林朋友均被救出，来此未免多此一举。”

瑶池宫主注视严小星一眼，道：“如我所料不错，被阴奎所擒的那些高手定由你相助才能安然救出。”

严小星摇首一笑，道：“在下哪会有此能为，均为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所救，在下不过稍尽绵薄而已。”

瑶池宫主三人不禁相顾一眼，神色微变。

只见瑶池宫主面色如罩一片秋霜，道：“神木尊者传人现在何处？”

严小星剑眉一剔，怒道：“你不嫌问的太多了么？”

瑶池宫主面色一冷，沉声道：“你胆敢对我无礼。”纤掌微弧，虚空推出。

严小星右腕疾翻，短剑平指迎看来掌刺去。

瑶池宫主大吃一惊，只觉严小星剑式蕴含无数神奇变化，周身要害大穴无不在他那神奇剑式笼罩之下，秀眉微皱，右掌疾化“天星化雨”凌空掌影，挟着一片内家罡气袭去。

蓦闻一声大喝道：“住手！”双方倏地飘了开去。

杏林内忽掠出鬼手阴奎，狞笑道：“你等是何人物？”

严小星冷冷答道：“反正不是好相识。”

阴奎沉声道：“那么尊驾系龙翱翔所遣的了？”

严小星傲然一笑道：“不错，龙大侠命在下转告另有急事，无法赴约，峒疆七枭已死五人，依在下之劝，阁下速回峒疆以保全首领。”

阴奎心头骇然，身形如鸟飞起，双臂疾如闪电抓向严小星。

他出式奇怪，内家阴罡罩袭十丈方圆，任严小星武功再高也无法逃出。

瑶池宫主心头一急，欲出手助严小星度过此危，只见严小星哈哈朗声一笑，不退反进，竟朝阴奎迎去，短剑一招“流星赶月”虚空疾划。

只闻一声裂帛剑啸，划破内家阴罡，阴奎身在半空，顿感如遇万斤重击，口中发出一声闷哼，一只鬼手慌不迭往回撤。身形在半空中弹起，一连几个疾翻，倒跌落向十数丈外。

严小星未俟鬼手阴奎落地，振吭发出一声长啸，穿空飞去，去势如箭，啸声仍自袅袅不绝，身影已杳。

瑶池宫主暗赞道：“此子真个不凡。”心中轻泛起一种无名感触。

鬼手阴奎双足沾地，杏林内疾闪出那个蓝衫老者，道：“阴老大，你怎么了？”

蓝衫老者说时，一双锐利眼神注视在瑶池宫主三人面上，久久不移。

阴奎冷笑道：“小弟一时轻敌，反被小辈趁间逃去。”

无极帮主哈哈大笑道：“别在脸上贴金了，十个阴奎也敌不过他，这小

辈倘欲取你性命易如反掌。”

阴奎面色铁青，眼中迸吐怒芒，厉喝道：“你等是何来历？”

无极帮主摇首一笑道：“非敌非友，别问我等是谁，你那峒疆七枭已死五人可是真的么？”

蓝衫老者面含威煞，一步一步向瑶池宫主等三人身前逼去。

突闻瑶池宫主叱道：“站住，原来是你蓝衫儒判卫方居然也再出江湖了。”

蓝衫老者大感一怔，道：“武林中知老夫来历姓名的寥寥可数，你是什么人居然也知老夫姓名。”

瑶池宫主面色一寒，冷笑道：“风闻你蓝衫儒判卫方心性为人轻义重利，不知阴奎如何说动你再出江湖，如我所料侧不错，阴奎定然许你什么重酬。”

卫方捻须哈哈大笑道：“老夫积习难改，依然故我，阴老师已许诺分取驱龙谷藏珍一半。”

瑶池宫主冷笑道：“但不知一半藏珍是如何分法？鲁阳戈，武功秘笈均为一样，你何舍何取？”

卫方沉声道：“那是老夫与阴老师的事，与你无干。”

瑶池宫主点点头道：“不错，这本与我无干，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算我白说。但不知骗龙谷藏珍如何取法，无有藏珍参悟玄奥，恐未必能如你心愿。”

卫方道：“自然老夫要先取得藏珍图。”

瑶池宫主冷冷一笑道：“藏珍图一幅在神木尊者传人手上，另一幅落在东岳主人处，神木尊者传人出道未久，已然震慑江湖，东岳主者又是武林第一奇人，这两人都是非你所能制胜强敌，口出狂言，无异于画饼充饥，徒贻笑柄。”

卫方大怒，喝道：“你胆敢轻视老夫，找死！”话音未落，人已拔起半空，凌空疾转，右掌一招“九天雷霆”挥出洒下一片怒涛狂罡，夹着八枚阎罗钉疾如电旋罩袭而下。

这阎罗钉乃卫方独门成名暗器，长可五寸，脆钢金沙铜合成，尖端极细，六楞锋芒犀利，内贮毒针，一触即发，若闪避灵巧或幸免性命，倘遇强阻立即爆裂，毒针猱射，万元生机，歹毒异常，卫方一生之中甚少施展，一经发出，对方必然丧命。

瑶池宫主一见面色立变，疾掣出一柄钢扇，飞起腾空，后柄以极巧妙的手法击向第一枚阎罗钉尾。叮的一声，那枚阎罗钉竟朝上飞去，撞上第二枚钉尖端两钉相击拍的炸裂，毒针溅射如飞坠落已成强弩之末。

瑶池宫主悄无声息飘然落地。

卫方不禁骇然变色，惊诧道：“老夫出道江湖以来，阎罗钉之下百无一失，你那玄妙手法，拿捏奇准，不禁使衫夫由衷钦服，老夫向例一击不中决不再击，除非下次相遇，你等走吧！”

瑶池宫主微微一笑，道：“我们自然要走，但我当有一言必须奉告。”

卫方沉声说：“有话快说！”

瑶池宫主道：“眼下神木尊者已向东岳兼程赶去，你若欲取得骊龙谷藏珍，必须先神木尊者传人到达乐岳。”

卫方冷笑道：“这个老夫知道，你说此话有何用意？”

“当然有用意在內！”瑶池宫主道：“你如不与我等联手为谋，恐徒劳无功。”

卫方道：“彼此夙无渊源，人心难测，老夫看来，你我还是各行其道。”

瑶池宫主冷冷笑道：“听从与否，悉凭于你。”说着低喝一声“走”，三人疾行如飞，转瞬即杳。鬼手阴奎道：“此姬武功奇高，不知是何来历？”卫方道：“不知，总之前路维艰，险阻甚多，你我从此不可轻心大意。”换手阴奎忽回面凝视杏林中，高声呼唤道：“老七！”只见丛林掠人一个瘦小黑衣汉子道：“七当家已赶往城隍庙探视二当家等吉凶如何……”阴奎双眉浓皱道：“他一人走了么？”黑衣汉子回禀道：“七当家率领九人赶去。”阴奎道：“卫兄，你我也赶去，老二等人恐凶多吉少。”说时面色悲愤怨毒。葛闻一声轻笑道：“来不及了。”阴奎不禁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五丈外立着一个蒙面青衣少年，右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卫方面色一变，道：“那不是陈七么？”果不是么？死者目瞪口呆，似在惊悸惶措之际，被人杀害。阴奎也瞧清了死者是何人，面色疾变森厉，倒退了一步，心头不禁泛出一股奇寒，道：“阁下是何人？为何如此心辣手黑！”蒙面少年笑道：“在下是何来历尊驾应有耳闻。”阴奎心神一惊道：“阁下莫非就是武林盛传之神木尊者传人么？”“不错，正是在下！”蒙面少年微笑道：“不过你那位拜弟并非在下所杀。”

阴奎厉声道：“是谁所杀？”

蒙面少年道：“无极帮所害。”

阴奎两目一瞪，凶光逼射，喝道：“峒疆七泉并非无名人辈，焉可出无极帮不费吹灰之力生杀中之，阴某不信。”

蒙面少年哈哈朗笑道：“两位可曾想到方才见过的那老姬是何人物？”

卫方不禁一怔，望了鬼手阴奎一眼。

阴奎亦深感纳罕，不知蒙面少年提起老姬则甚，由不得呆了一呆。

蒙面少年鼻中冷哼一声，道：“告知两位，那老姬就是乐岳主人瑶池宫主，另一位肥胖商贾模样亦是一丘之貉，还有一位正是赫赫有名的无极帮主。”

卫方阴奎闻言不由骇然变色。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可惜在下与龙翱翔大侠去迟了一步，峒疆七泉已伤折其五……”

阴奎接道：“那么阴七弟又死在何人之手？”

蒙面少年右掌一摆，道：“尊驾休要心急，等在下说完，在下赶至城隍庙时，峒疆七泉四人已遭惨死，只剩下一白衣人奄奄一息……”

“那是我二弟。”

蒙面少年点点头道：“无极帮高手轻易不留活口，此人正要下毒手时，幸为在下所救，此人武功甚高，与在下拚斗了数十合后不支，败退逃逸而去！”

阴奎道：“无极帮匪徒侵袭城隍庙时共有几人？”

“仅仅一人。”蒙面少年望了阴奎一眼，道：“此人姓名想必两位也曾耳闻，名唤魏醉白，武学渊博，才华出众，能为只在无极帮主之下，瑶池宫主倚为左右臂助。”

“哦！”魏醉白，老朽亦有耳闻。”卫方道：“江湖盛传魏醉白为白眉老叟随身八奇所伤。”

“这倒不假。”蒙面少年颌首道：“魏醉白经名医调治武功已复，但神智仍是不清，时发时愈，他逃逸后，在下因需救出尊驾所制的武林朋友并未追赶，尊驾二弟伤在内腑，虽九转灵丹亦无法助其复生，临终时嘱在下赶来请尊驾悬崖勒马，以免身败名裂……”

话尚未了，阴奎不禁热泪盈眶，切齿骂道：“魏醉白，阴奎若不杀你誓不為人。”

只听蒙面少年道：“在下匆匆赶来，不料魏醉白在管中相遇尊驾七弟，武功相差悬殊，尊驾七弟在他剑下授首。”

鬼手阴奎怒目欲裂，神情激动，道：“魏醉白咧？”

蒙面少年道：“一见在下，逃逸无踪。”

卫方陡地宏声大笑道：“阁下谎言确编得天衣无缝，可惜骗不了老朽。”

蒙面少年蒙巾中眼孔寒芒逼射，慑人心神，沉声道：“在下为何要骗你？”

蓝衣儒判卫方道：“阁下并非神木尊者传人，昔年神木尊者是佛门高僧，但嫉恶如仇，江湖匪类遇上神木尊者悉遭诛戮，阁下如是衣钵相传，今日定不会轻易放过老朽两人。”

蒙面少年冷笑道：“在下本有除恶务尽之心，但不妨与人为善，是以网开一面，这难道是在下不对么？”

卫方面色微变，心中犹是难信，道：“老朽但求神木令一见。”

蒙面少年大喝道：“此令一现，立死无赦。”

蓝衣儒判卫方神色一肃，道：“阁下武功确高，但也要不了老朽性命。”

蒙面少年鼻中轻哼一声，将手中人头撩向鬼手阴奎。

鬼手阴奎伸手疾扬，一把接住人头发髻，此时此刻下，他不便劝阻卫方，更羞于出言乞哀。

只见蒙面少年右掌在胸前一横，淡淡一笑道：“在下深知江湖中习性，宁折毋弯，尊驾可以出手了！”

卫方大喝道：“接招！”忽一扬右掌，直击而出，疾如电奔，劈出一股如山内家罡气。

掌到中途，忽化掌为抓，幻出凌空掌影。罡风袭罩之下几达一丈方圆。

在蓝衣儒判卫方心内算计，他先发制人，而且此招更是奇奥辣毒，无论如何蒙面少年武功再高，亦逃不出这八面网罗之下。

只见蒙面少年屹立如山，不闪不避，视来掌如若无睹，卫方心内大喜，暗道：“好小辈，看你狂妄到几时。”掌距蒙面少年尺许，罡气蓄满迸吐，欲一击毙命。

哪知一掌成空，眼前人影一闪疾杳，不禁心神猛骇，疾地撤掌收势，突感胸后“命门”穴奇疼若割，一柄刀尖已紧抵在穴道上。

只听身后蒙面少年冷笑道：“念你成名不易，在下实难出手。”

鬼手阴奎虽立在近处，却无法瞧清蒙面少年如何闪在卫方身后，委实神奇难测。

卫方忽感身后一松，只觉羞愤难过，老脸通红，目中神光怨毒，猛地旋身回面，突见蒙面少年托着一颗神木令，立时面色惨白，悚然躬身道：“老朽知罪了。”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人孰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此去东岳险阻仍多，二位若有相助之心，惟望阻挠白眉老叟老怪江湖凶邪使在下安然顺利前往乐岳主者巢穴，则无任心感。”说着收起神木令，抱拳微拱，缓缓转向囁嘴发出一声锐哨声。

远远草丛冉冉升起四条人影，正是金刀四煞。

蒙面少年飘然走去，金刀四煞紧随其后，片刻人远影杳。

鬼手阴奎蓝衣儒判卫方怔了怔神，将人头埋起。

卫方道：“你我且去城隍庙收埋尸体后，再作东岳之行。”

鬼手阴奎发出一声长叹，面色悲愤偕同蓝衣儒判卫方快步离去。

运河滨，汨汨流水，舟楫往来，堤柳摇曳，翠拂行人，严小星飘然只身进入一座客厅中。

后院寂静，严小星推门而入，只听得银铃娇笑传来道：“你方才转来么？”

严小星抬面望去，只是冷艳出生之柳无情，不禁皱眉笑道：“怎么燕姐又来了？”

柳无情螭首微扬道：“讨厌么？”

严小星忙道：“小弟如何讨厌燕姐，说此话实在罪过，不过小弟担心燕姐来此不慎暴露形迹，瑶池宫主已然现踪，耳目甚众，万一落在匪徒眼中，恐为燕姐带来一场危难。”

柳无情星眸含嗔，嫣然娇笑道：“星弟无须担忧，你没瞧出我才换下一身男装么？”

严小星发现榻上放置着一身折叠齐整的衫服，不禁微笑道：“人本美艳，燕姐这一身男装，越发显得貌比潘安，潇洒不群，堪谓掀果盈车，看煞小弟了。”

柳无情娇啐一声，嗔道：“怎像你到处留情，自命风流，尚有何颜说我。”禁不住红云飞颊，我娇羞满面，忽又扬面笑道：“我一人徐州城，就被人缀上了，我亦未回首觑望，迳自进入合兴客栈，那人亦随着进入店中……”

“此人是谁？看来并非好相识。”

柳无情娇笑道：“我自闭门稍睡，忽闻窗外一声低噪，重物倒地，接着门上起了剥吸被击之声，开门探视，只见一貌美佩剑少妇立在门前，窗外倒着一具贼人尸体，手中仍紧握一筒断魂香，她自承系黔灵青霞师太门下，亦住在合兴客栈内，发现此贼路道不对，竟用出下五门暗器，不禁怒极诛戮……”

严小星诧异道：“燕姐怎未检视贼尸身上，察明是何来历？”

柳无情道：“此女忙移去尸体弃往城外僻野，重回客栈再度造访，又命店伙治酒，并笑言武林中人不拘形路，又谓贼人余党必然再来寻衅，絮絮探问我出身来历。”

严小星笑道：“燕姐习性孤冷，甚少假人颜色，怎么对此女如遇旧知，想必不错了。”

柳无情瞋了他一眼，道：“你胡说些什么，我捏造了一个姓名，虚与委蛇，怎好断然驱客，她自称秦素梅，为寻访师妹而来，说到中途忽闻院中传来一声击掌，秦素梅面色一变，倏地离座言说去去就来，身形疾闪而出，我为避免无谓纠缠，立即离店找上丐帮问明仅此是以赶来。”

严小星长叹一声，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燕姐怎好辜负此女一片痴心。”

柳无情闻言娇叱道：“贫嘴，谁像你。”忽又玉靥绯红道：“我酒量本不错，怎么此刻只觉心头怔忡不宁。”

严小星不禁一怔，察觉柳无情宛如换了一个人一般，媚笑流波，娇躯已凑近身前，吹气如兰，失声诧异道：“燕姐，你是怎么啦？”

柳无情忽玉臂倏张，将严小星环抱一紧，嚤吟出声，两张口接成一个“吕”字。

严小星软玉温香在抱，不禁大惊失色，丁香满吻，任你铁石男子，也难遏制，只话血脉贲张，欲火难禁。

但他定力甚强，忙中穿臂在柳无情脐下一点。

只听柳无情嗯了一声，似只绵羊般瘫在严小星手弯中，媚眸惺松，喘息不止。

严小星忙将柳无情扶上榻去，只觉内情可疑，寻思须臾，恍然悟出个中原委，取出一只瓷瓶倾出三粒朱红丹药，细如粟米，清香扑鼻，和以冷水缓缓喂在柳无情口中。

片刻，但见柳无情靥上酡红渐消，鼻息沉沉睡去，严小星伸手一掩帐钩放下帷幔，暗哨一声关上房门，木然端坐椅上，凝望窗外悠悠白云，前尘往事，一一浮现眼帘。

蓦地——

房门外传来两声轻敲，不由剑眉一挑，杀机猛泛，口中答道：“谁呀？”答答拨开木栓。

身外现出一年约花信美妇，体态丰盈，肤若凝脂，明眸皓齿艳光照人，

一眼瞥见严小星，面色呆得一呆，继又嫣然笑道：“贱妾秦素梅，请问刘延康相公来此否？”

严小星哦了一声，道：“真是不巧，刘少侠片刻之前离此北上，刻在途中。”说时，倏地右臂疾伸，弹指射出一缕劲风。

秦素梅只觉胸前一麻，花容惨变，仰面倒下。

墙隅忽掠出两条迅快身影，严小星忙道：“速将此妖妇囚往地室！”

两条人影一落，挟起秦素梅，穿空而去。

严小星衣袂飘飞，迎风屹立在院中寻思片刻后正要转身回房，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入耳，屋面上纷纷如云掠下七人，均面目森冷狞恶，为首老者左额显露阴红刀疤，斜伸人颊，断眉面破，高颧耸鼻，面色中泛青，炯炯逼视严小星一眼冷笑道：“你就是严小星？”

“不错，在下正是严小星。”严小星傲然一笑道：“七位气势汹汹，素未谋面，何由而来？”

那断眉刀疤老者狞笑道：“就为你来，老夫崔霆，弟兄七人退隐竹山已久，江湖人称竹山七子，此次受东岳主者瑶池宫主之邀再出……”

严小星冷冷接道：“东岳主者与在下风马牛漠不相关，你等来此则甚？”

崔霆怪笑一声道：“东岳主者爱你之才，命我等来此邀约同一处叙谈。”

严小星道：“倘在下不允随你同行又待如何？”

忽见一人身如脱弦之弩，向严小星居室扑去。

那人双足尚未落地，忽觉眼前人影一花，耳闻大喝道：“回去！”

只觉胸前如受千斤重击，轰的一声，震得倒飞出两丈开外，沉桩不住，一屁股摔了下地，气出血迸，眼冒金星。

崔霆面色一面，示意三人扑向严小星，双肩微晃迳向居室掠去。

不言而喻，崔霆意在柳无情，制住柳无情，何愁不使严小星就范。

他快，严小星更快，身形疾闪，如同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只觉身后劲风飒然，不禁暗惊，忙横闪疾掠翻出。

严小星已自落在门前，满面杀气，手持一柄短剑。

三匪徒亦同时扑至，剑势如电，分由三向袭来。

严小星眼明手快，左手迅如电光石火疾推出一股内家劈空掌力，只听卜嗤一声，震得转向飞去。

无巧不巧，正撞向另一人长剑，卜嗤声响，剑尖穿透后胸，一股鲜血飞溅射出。

严小星右手短剑倏地斜切，身法奇奥无比，左旋滑开一步，只听一声凄厉惨叫腾起，匪徒一条右臂齐肘切下，血涌如注叭哒坠地昏死过去。

那误伤同伴匪徒不禁呆住，严小星身形快如电闪而至，左掌叭的一声印在匪徒后脸，嗥声未出，尸横在地。

此不过弹指瞬眼工功，三凶同时毙命，崔霆见状不禁骇然色变，思量不出三位拜弟纵然武功稍逊于严小星，也不致如此轻易丧命。

竹山七子武功已致化境，与无极帮主不相伯仲之间，何以如此，殊不知严小星察觉竹山七子歹毒已动杀机，施展“移形幻影大法，手中短剑虽形为顽铁，其实却是切石若腐吹毛立断仙兵神物，再以先天“纯阳”神功震伤腑，使其真气涣散，故寻常钝物亦可致命，何况利剑穿胸。

严晓星发出一声朗朗大笑，身形如飞鸟腾起，手中短剑一招“天河摘星”只见凌天流芒挟着一片沉如山岳罡风，罩向崔霆四人。

崔霆只觉一片砭骨奇寒压体，不禁魂飞胆寒，大喝道：“走！”

四条身形纷纷穿空斜飞而起。

严小星冷笑喝道：“走得了么！”

飞虹狂卷，崔霆惨嚎出声，两腿齐膝失落，身躯随着坠下。

其余三凶悉被腰斩，倒卧在血泊中。

崔霆尚未死去，面色惨厉嘶叫道：“严小星，你好狠，老朽身化厉鬼必索你命。”右掌猛地向天灵盖拍去，自绝毕命。

柳无情仍是香睡甚浓，方才发生之事均如雨过天晴般，一切毫无异样，严小星神态悠闲，飘然进入室内，探首帐幔，只见柳无情睡态可掬，不忍惊动。

一条小巧人影落在窗外，道：“少侠！”语声稍带重音。

严小星快步迈出，窗纸上映着一双半身人影，低声晤谈，语声时高时低，似在争论着什么。

突然——

帐内传出一声娇呼道：“星弟！”

窗外一条人影疾闪而查，只听严小星朗声答道：“燕姐睡醒了么？”人已缓步走入室内。

柳无情坐定，回想方才情景，只觉娇羞无比，小鹿撞胸，疑心已然失身，继察出浑身毫无异样，方才定神，如释重负。严小星伸手钩好帐帷，道：“燕姐，方才好险，如非小弟悬崖勤马，你我俱遭了毒手！”

柳无情闻言粉面通红，娇嗔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她会错了意，不知凶搏那一幕情景。

严小星知柳无情误听话会错了意，只微微一笑。

柳无情忽瞥见严小星衣袖上沾有鲜明血迹，诧道：“星弟衣上哪来的血迹？”

严小星遂扼要叙出经过。

柳无情闻言愕然半晌，摇首道：“贱妾未曾听说过有竹山七子，亦未闻及秦素梅其人。”

严小星道：“秦素梅真名梅艳娇，出身阴风教，淫荡元耻，匪号赛杨妃，近始为瑶池宫主收伏，她与一于群邪奉命为了擒捕你我等人。”

“真是如此？”

严小星微微一笑道：“燕姐赶来徐州途中，即为梅艳娇发现，初不知道燕姐为女扮男装，见燕姐俊美如玉，不禁食指大动……”

柳无情白了严小星一眼，啐道：“多嘴薄笑！”

只听严小星说下去：“梅艳娇为便于近身，不惜杀害一名同党藉机亲近，在酒中事先已放置极厉害的胡药，哪知燕姐内功深厚，一时尚不易发作，继又察觉燕姐乃为女身，悟出来历，不禁大惊，藉掌导搂词仓皇离去，实则请示机宜。”

柳无情皱眉道：“有理，说下去。”

严小星道：“燕姐离店而去，店外已布下匪徒眼目，所以梅艳娇得以找上门来。”

柳无情妩媚娇笑道：“梅艳娇满望收之桑榆，怎知遇上铁石无情，心辣手黑之徒。”

严小星俊脸一红，道：“燕姐取笑了，竹山七子久候未见梅艳娇出来，心疑小弟与燕姐及梅艳娇均为春药所乱，做下不可告人之事，满以为手到擒来，哪知为小弟只身所拒，崔霆不得已分兵，意欲冲入房中制住燕姐，不怕小弟不俯首就范。”

柳无情心中暗惊，忖道：“果然好险。”不觉笑道：“事实谅猜测无错，但星弟本欲阻拦贱妾随行，是以故作危言。”

严小星赧然笑道：“小弟怎有此意，不过……”

柳无情道：“贱妾必须随往，不然家师危殆矣，其实家师乃生身之父！”

“什么！”严小星愕然惊诧道：“为何小弟从未曾听闻燕姐说起？”

柳无情摇首凄然一笑道：“贱妾也是在湖滨别墅中突奉家师密谕，才知个中详情。”

严小星略一沉思，问明其父姓名穿着长像后附耳密议如何行事，领着柳无情去一秘处面见淮上隐叟祝秋帆，自己则只身离去。

一灯荧然，昏黄如豆。

萧婆婆独处斗室，自饮自酌，神色之间微显不安。

蓦地——

灯光一暗忽明，室内掠人无极帮主三人。

萧婆婆哦了一声，霍地立起，道：“回来了么？老身忧心如焚，只恐事有舛错。”说着目光注视着瑶池宫主，道：“这位是何人？”

无极帮主道：“速见过主人！”

萧婆婆大惊失色，忙欲施礼拜见。

瑶池宫主手掌一摇，道：“免礼，此时此地，不可败露形迹。”

无极帮主目光四巡了一眼，发觉魏醉白等三人不在，诧道：“魏贤弟人咧？”

萧婆婆长叹一声道：“帮主外出之后，魏香主便言说身体微感不适，前往药肆欲检一帖药片刻即返，不料久候未见魏香主回转，属下心感有异，立命胡舵主两人觅寻魏香主踪迹，岂知一去音信杳无，属下为此不胜忧急。”

瑶池宫主皱眉道：“醉白怎么如此糊涂，强敌云集，耳目甚众，必身陷敌手，凶多吉少。”

无极帮主略一沉吟，摇首叹息道：“魏贤弟已然易容，认出他真正来历的人并不多，只恐他病发神智不清迷失路径。”

瑶池宫主冷笑一声道：“白眉老怪随身八卫武功竟有如此厉害么？”

无极帮主面色微变道：“武功出奇，胸襟渊博，属下自愧才疏学浅，至今未能查明八卫真正的来历”

瑶池宫主眸中逼射怒芒，轻哼一声道：“他们比起神木尊者传人及严小星如何？”

无极帮主面现惶恐之色，答道：“神木尊者传人倚仗神木令震慑江湖，形迹神出鬼没，属下至今尚未见过他真实武功如何。但严小星年岁甚轻，其

智慧才华，武功成就之高，实超出其年纪之外。”

瑶池宫主神色冰冷，道：“真的么？”语气甚是缓和。

无极帮主等测不出瑶池宫主用心何在，不敢妄置一词，正视了一眼，默默肃立。

须臾，只见瑶池宫主叹息一声道：“我等只待醉白返回立即赶回东岳，说着目光转注身材肥胖商贾，接道：“黄梦九，你久在徐州，速去探明魏香主的下落。”

黄梦九欠身施礼道：“小的这就去！”身形疾转，快步出室而去。

夜阑人静，徐州城一片死寂，街灯稀疏，朦胧昏黄，更鼓频敲声中夹着两声狗吠，更添了几分夜境凄凉。

大街上忽然现出一条蹊蹊人影，步履踉跄，似是酒醉，鼻中胡哼江北小调，身形忽转入暗巷中。

暗巷内忽疾横一条身影，低喝道：“魏香主么？”

那醉汉似骇然一怔，道：“尊驾是谁？”

“属下徐州分舵主黄梦九。”

目光锐利，已分辨出醉汉正是魏醉白，不禁喜形于色。

魏醉白忽疾伸右臂，五指迅如石火一把抓住黄梦九左手腕脉要穴，两眼眯成一线，咧嘴微笑道：“你是黄舵主？在下不信？”

黄梦九只觉浑身酥麻，真气涣散，不禁大惊失色道：“属下奉了宫主之命，觅寻香主回店！”

语声未落，魏醉白左掌迅如雷奔印在黄梦九前胸上，真力一吐，黄梦九内腑震碎，嗥声未出即横尸在地。

魏醉白微微一笑，突灰鹤冲天而起，迅疾如电，十数个起落，落在客栈近处，右手伸怀取出一帖药，捏线儿串在手指上，佯装醉态可掬，步履蹒跚，口中哼着大鼓词：“阵前亲那闵州城外摆下铁甲战阵，衣甲鲜明，族旗蔽空。只见阵前一马当先奔出个美娇娥，头上戴的是……

哎呀呀。

那分明是什么公主，亚赛天仙，水汪汪两个大眼睛，只那么一瞄，魂儿就被勾上了九天……”

虽醉词如吃，却语音铿锵，抑扬顿挫悦耳动听。

他摇摇晃晃走进店内。

客栈店门仍是敞开着，伙计正在打瞌睡，闻声惊醒，揉了揉眼睛，看清来人后含笑立起欠身道：“爷台回店啦！”

魏醉白哈哈一笑道：“伙计，你还没睡，辛苦你啦！”

店伙忙道：“哪儿的话，你老太夸奖啦！？”

话未说完，魏醉白已迈入店内，嘴中仍哼着大鼓词。

萧婆婆闻声疾闪出室，跃在院中，迎着魏醉白霜眉微皱道：“魏香主，你到哪里去啦？”

魏醉白含笑道：“在下瞧了一场好戏！”

萧婆婆心中将信将疑，低声道：“宫主来啦！”

魏醉白先是一愣，继作恍然，面色微变，“什么，宫主竟然赶到此处，快去拜见。”腰下一挺，快步抢人，一眼瞥见瑶池宫主已扮作村妇，眼神凝注久久不移。

瑶池宫主柔声道：“醉白，不认得我啦！”

魏醉白闻言一呆，抱拳一拱道：“果然是宫主，有何差遣，只管吩咐。”

瑶池宫主见他神态依然，不由心中一喜，道：“你坐下！”

魏醉白如言坐了下去。

瑶池宫主伸臂五指疾扣在魏醉白腕脉上，只觉魏醉白六脉不匀，微生散乱，才知传言是实，叹息一声道：“我等屡遭重挫，并非人谋不藏之故，而是强敌委实太辣手。”

魏醉白道：“不错，眼前徐州城高手如云，在下亲眼看见效条人影在屋内飞掠，其武功身法无一不高，在下尾随前往，只见他们进入一座荒凉残败的城隍庙内……”

无极帮主忙道：“贤弟进去了么？”

魏醉白摇首苦笑道：“我怎敢在此时此地再招惹是非，为本门带来危难，是以潜隐在庙外，片刻发现白眉老怪率着随身八卫由城隍庙内掠出，但他们去后不久，又发现神木尊者传人同着金刀四煞似追踪白眉老怪而去，我愈发不敢招惹是非，迳去药肆，又至酒楼买醉，不知不觉沉沉睡去。”

无极帮主望了瑶池宫主一眼，道：“贤弟未曾见着胡舵主他们么？”

魏醉白摇首答道：“未曾！”

萧婆婆接过魏醉白手中药包，道：“我去煎药！”

瑶池宫主叹息道：“只怕梅艳娇与竹山七子均遭了毒手！”

无极帮主道：“宫主何不乘此机将严小星与柳无情除去，以免大患。”

瑶池宫主道：“你知我为何留下严小星与柳无情性命之故么？”

无极帮主道：“属下不知。”

说真的，无极帮主迄今不解当年严小星投奔大名时，便传讯瑶池宫主欲假机除之，怎奈瑶宫池主不允，便调他返山，致严小星习成惊人艺业。

只听瑶池宫主叹息一声道：“还是回山后再说吧！”说罢瞑目不语。

五鼓不到，天色未明。无极帮主一行即离店而去，得到一片荒野外，只见月蒙陵丘，松杉飞肆，景物凄迷。

蓦闻一阴冷笑声道：“两位别来无恙！”岗陵之后突冒出两条身影，前袖飞舞如鸟，迅快如飞掠至瑶池宫主之前。

瑶池宫主定睛望去，只见是蓝衣儒判卫方鬼手阴奎两人，不禁冷笑道：“两位意欲清偿前怨么？”

卫方哈哈大笑道：“在下等并非心胸狭仄之辈，倒是有一极厉害的魔头在寻找两位。”

瑶池宫主冷冷地答道：“此人是谁？？”

卫方道：“北邙阎尊唐百非。”

无极帮主面色微变，道：“唐百非尚在人世么？他与我等漠不相识，找我等何为？”

鬼手阴奎突冷笑道：“倘在下猜测不差，两闰必是东岳主者及无极帮主。”

瑶池宫主不禁目中猛泛杀机。

卫方忙摇首道：“此时最好不要妄动意气，北邙阎尊已追踪而来，依老朽之见，不妨化整为零，觅地藏起，避开一时再说。”

夜空遥处忽闻一声余长啸随风送入耳中，袅袅不绝，啸声刺耳，令人不寒而栗。

魏醉白忙道：“速速藏起，迟则无及。”

瑶池宫主不愿节外生枝，多树强敌，衣袖一捏，纷纷四掠择地隐去。

只见一条修长人影疾掠而至，凄迷月色下映着那人，哭丧着一张脸，身着麻衣，鬓角吊着两串纸花，阴气逼人，一双蓝色眸子骨溜溜四巡。

无极帮主见来人并非北邙阎尊唐百非本人，而是他大弟子追魂丧门酆鹊，不由胆气一壮。

瑶池宫主就藏在他近侧，察觉无极帮主有轻视来敌之意忙传声道：“北邙门下并非当年吴下阿蒙，不到时机不可招惹。”

只见追魂丧门酆鹊目光落在鬼手阴奎藏身之处，忽杰杰发出一声怪笑，双掌迅往草丛中推去。

劲风山涌，尘草溅飞，威势骇人。

草丛中一条身影凌空冲天拔起，哈哈大笑道：“姓酆的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猛下杀手为何？”

追魂丧门酆鹊双掌打空，猛地飘身而退，只见那人沉身落地，瞥见乃峒疆七泉老大鬼手阴奎，顿感惊愕道：“阴老大你为何鬼崇行藏，怎怨酆某猛下杀手。”

鬼手阴奎冷笑道：“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避之则吉，并非惧怕于你。”

酆鹊阴恻恻一笑道：“当年峒疆七泉，威震苗奎，黑白两道，群相慑伏，威名赫赫，无异南面乐尊，无奈不自忖量敛束，祸福无常，雁行遽折其六，岂可不谓天道无凭，眼前你孤掌难鸣，尚胆敢口出狂言。”

阴奎面色一沉，道：“如此说来，酆老师今宵志在我阴奎了？”

酆鹊冷冷一笑道：“实不相瞒，我等追踪东岳主者及无极帮主。”

阴奎不禁一呆，诧道：“谁是东岳主者阴某至今尚无所闻！”

酆鹊目中凶光逼射，冷笑道：“阴老师你这是明知故问还是故作痴呆，云龙山南可林阴老师所遇的村姑就是东岳主者，其余两人亦是无极帮主及徐州分舵主黄梦九。”

阴奎面色大变道：“她就是东岳主者么？”

酆鹊冷笑道：“阴老师装得很像，不过酆某眼中不揉沙子，阴老师藏在草丛中分明已发现东岳主者行踪。”

阴奎面色一沉道：“这与你何干？”

酆鹊阴恻恻怪笑道：“凭你阴奎也敢在北邙门下面前发横，你想找死么？”

蓦闻身后传来阴寒彻骨冷笑道：“酆鹊，你是在找我么？”

追魂丧门酆鹊心神一震，疾飘开六尺，旋身回望，目光落去，只见一身穿布衣短装，头扎系帕的村姑，面罩浓霜，一瞬不瞬注视着自己。

村姑不过三旬开外年岁，貌仅中姿，却有一种凜然不可侵犯的神威，使人泛出悚然战立之感。

追魂丧门酆鹊一见村姑，即知眼前之人是谁了，面色微变，宏声道：“阁下莫非就是东岳主者？”

“不错！”瑶池宫主答道：“你找我何为？”语声虽和却不怒而威。

酆鹊倏地仰面振吭欲一发出长啸将北邙阎尊等引来。

啸声甫出喉际，叭叭两声大响，酆鹊两颊着了两下，重的如同利斧砍击，痛极神昏，真气立逆，身形踉跄跌出两步。

只见瑶池宫主面寒如冰，冷笑道：“你鬼哭神嚎则甚，如敢答非所问，此地就是你丧身之处！”

酆鹊目光怨毒，厉声道：“寻找阁下系为了藏珍图！”

瑶池宫主冷冷答道：“如欲分获宝藏，除非听命东岳。”

酆鹊趁着瑶池宫主说话时，突然发难，大袖挥起，阴寒毒罡排浪狂飙卷出。

瑶池宫主不闪不避，曼妙无比，伸臂圈指一弹。

鬼手阴奎暗惊道：“这是什么武功？”

忽见酆鹊面色大变，咧嘴发出一声怪嗥，两臂颓垂，漫空毒罡狂飙顿敛，身形倏地转坐于地，额角沁冒豆大汗珠，似不胜痛苦。

瑶池宫主微微一笑道：“你已中了我的化血神针，片刻之后就要形销尸化，并非我下手狠毒，而是不愿眼见北邙一派再出江湖荼毒武林。”

须臾，只见酆鹊身形迅快萎缩，化成一滩腥臭黑水。

瑶池宫主面色漠然，望了阴奎一眼，道：“两位如愿如助，若取得骊龙谷藏珍，定可分享，决不食言，此刻我须赶回东岳，容再相见。”轻叱一声道：“走！”

荒野四外立时冒起数条黑影，疾掠如风，远去杳然。

蓝衣儒判卫方在三丈开外现身，面色骇然道：“酆鹊并非弱者，罡气护体寻常金铁难入，怎为化血神针所中，其中分明大有蹊跷。”

鬼手阴奎诧道：“蓝兄是怀疑东岳主者武功。”

蓝衣儒判摇首道：“并非怀疑东岳主者武功不能置酆鹊死命。”

只听传来一声朗笑道：“亏你还是武林高人，要知高手过招，粟米之差

立判生死，瑶池宫主练就十二支化血神针，用来对付强敌，酆鹄不过首遭其殃，牛刀小试耳。”

卫方阴奎循声望去，只见十余丈外，星月交辉下立着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衣袂飘飞，神减凛然。

阴奎抱拳施礼，含笑道：“方才之事谅均为阁下亲眼目睹，阁下何不趁机将他们除去，以免后患。”

蒙面少年微笑道：“两位有所不知，目前杀了他于事无补，藏珍图之谜无法揭开，恐武林纷争永无休止，阴老师虽志切拜弟血海大仇，但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着略略一顿，又道：“两位前途必与北邙阎尊及天外三凶相遇，严慎加小心！”

语毕与金刀四煞疾行如风离去。

卫方道：“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我快走！”

两人迅即奔离，一条黑影突从草中掠起，朝追魂丧门酆鹄化尸之处落下，只见此人凝神蹲下，用枯枝拨弄良久，寻出一根蓝汪汪细如毫发毒针，两指捏起收藏入怀，身形一闪隐起。

夜风如涛，四野凄迷。

远处突现出十数条魅影，来势奇快，距酆鹄死处仅十数丈处停住，均是身着麻衣，两鬓挂着纸钱面目阴森狰狞怪人。

中立者身长不过五尺，独其最矮，但触面猥髭，眼若铜铃，面色惨白，神态令人胆寒。

一霎那间阴风惨惨，寒气逼人。

中立者无疑是北邙阎尊，只见他目光如炯，巡视四外，吐音浑浊道：“酆鹄为何不见踪影？”

忽闻远处随风传来一声朗笑道：“海金鳌，你枉为北邙阎尊，酆鹄已然丧命，就距你存身之处不过十数丈外，衣履仍在，惜身化脓血，尸骨无存。”

北邙阎尊面色一变，右手疾挥，门下群魅四向扑出，搜觅来人藏身之处。

只见北邙阎尊细心搜觅酆鹄丧命之处，忽感一股腥臭袭鼻而来，不由怒哼一声，快步走前，赫然发现草丛中呈露酆鹄衣履，尸骨元存，仅一滩腥臭浓血。

北邙阎尊发须怒张，神色激动，忿不可遏，咬牙切齿。

须臾，北邙门下纷纷掠返，一人禀道：“启禀帮主，此人已远扬无踪。”

北邙阎尊暴喝如雷道：“无用的东西！”

远处朗笑声又起，道：“北邙门下果然无用，在下自在原处，竟无法找着，不过在下有言奉告，酆鹄并非在下所杀。”

北邙阎尊厉声道：“既非阁下所杀，为何不现身出见？”

“在下习怀孤傲，不愿与邪恶为伍，尊驾何必强人所难！”

此言一出，北邙门下均面现怒容，纷纷扑出。

北邙阎尊大喝道：“回来！”

群魅不敢违命，闻声猛地挫腰翻了回去。

此人朗声大笑道：“还是听话的好。”

北邙阎尊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暂按心头怒火，厉声道：“小徒是何人所害？”

“令徒并非为人所害，是他自寻死路，怨得了谁，在下偶经过此处，耳闻两人谈话得知，在下惜未曾亲眼目击，只闻知令徒为东岳主者瑶池宫主及无极帮主所杀。”

“真的么？阁下不要嫁祸江东。”

那人朗声大笑道：“在下焉能含血喷人，令徒乃瑶池宫主化血神针所杀！”

“化血神针？”

“不错，化血神针！”

北邙阎尊骇然神凛，怪目一瞪，道：“语云眼见尚疑是假，耳闻岂能当真。”

“这两人均是武林中黑道赫赫卓著声名高手，怎能信口雌黄。”

“两人是谁？”

“蓝衣儒判卫方鬼手阴奎，相信与否，悉凭尊驾，前途尊驾或可与卫方阴奎相遇一问就知。”只见一条人影冲天拔起，去如流星电闪，瞬眼无踪。

北邙阎尊目送那条迅快人影消逝在夜色苍茫中后，怔了怔神，道：“老夫定须问明卫方阴奎两人。”

“门主真要去东岳么？”

北邙阎尊怒道：“自然要去，杀徒之仇不共戴天，若胆寒却步，徒殆北邙无人之议。”

要知北邙门下均是凶神恶煞，多年来严禁露面江湖，未免静极思动，但眼见催命丧酆鹄身罹惨死，尸骨无存，不由同生兔死狐悲之感，而且对“化血神针”更产生了无比的恐惧，然却不敢违忤北邙阎尊之意，均默然无语，随着北邙阎尊奔去。

晨雾如烟，陵野苍翠，朝阳未升，小径中现出东岳主者与无极帮主两条迅快人影。

瑶池宫主道：“醉白与萧凤至今未见，他们谅先赶往东岳去了。”

无极帮主摇首答道：“未必，魏贤弟以有病之躯，厌恶战阵，倦极思眠，在酆鹄现身之际与萧凤言说他在前途相候即行离去，萧凤想想只觉不放心，随后赶去……”说着身形猛然在一株巨干下停住，接道：“宫主请瞧，这不是先后留下的刻记么？”

瑶池宫主抬目望去，果然在树干上刻有本门暗记，轻哼了一声，颌首道：“显然萧凤尚未追上醉白，咱们走吧！”

无极帮主忽面色一变，道：“后面有人来啦！”

两人装作与常人行路模样继续赶程，但闻身后起了一片衣袂振风声，倏地只见五条飞快身形擦身而过，一双俗者及三灰衣老僧。

瑶池宫主道：“你瞧出那五人是谁么？”

无极帮主听她语音森寒如冰，不禁心中一惊，忙道：“三僧乃五台高手，乃明月禅师师弟，另两人只瞧出是沧海客一人。”

瑶池宫主怒哼一声道：“如非我尚有顾忌，焉能让他们猖獗横行，回山后我意欲普发武林帖，端午日在丈人峰朝阳坪上印证武功，将他们一网打尽。”

无极帮主道：“宫主不有什么顾忌，如属下斗胆放肆一言，宫主太仁慈了，才有今日之困境。”

瑶池宫主冷笑道：“你是说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么？”

无极帮主暗中打一冷颤，忙道：“属下怎敢。”

瑶池宫主只冷哼一声，脚程加快，心中默默回相往事，脑中不禁泛起严晓星身影，喃喃自语道：“太像了，太像了一定是他！”

语音微不可闻，暗暗叹息一声。

只听无极帮主惊噫了一声道：“这条道上本甚隐僻，怎么又有人来了！”

瑶池宫主轻面四望，来路二十余丈外现出一俊美少年，身如行云流水，步履从容，其实迅快无比。

无极帮主诧道：“严晓星！”

果然正是严晓星，到得临近，严晓星似感一怔，露齿微笑道：“天涯何处不相逢，相不到在此又与两位见面了。”

无极帮主冷笑道：“阁下是追踪老朽等么？”

严晓星轩眉一笑，道：“追踪两位另有其人，就在来路不远，但与在下毫不相涉！”

瑶池宫主仔细瞧严晓星，见他生得眉飞入鬓，面如冠玉，神态蒲洒，更有一种令人亲近不可推拒之气质，暗暗叹道：“此子的确人品不凡，难怪柳无情这丫头倾心于他。”口中却淡不置意道：“什么人追踪我等！”

严晓星微笑道：“此人并不陌生，就是北邙阎尊。”

无极帮主目中怒光一闪，暴喝道：“海金鳌为何知道我的行踪，一定是你这小狗引他追踪而来。”

严晓星目中怒光逼射，慑人心神，冷笑道：“在下为何必须引北邙阎尊前来，其实要除你，在下不过举手之劳。”

无极帮主闻言不禁心肺炸裂，怒血贲涌，右掌缓缓抬起须发怒张，神态威猛骇人。

瑶池宫主冷叱道：“住手！”

无极帮主闻言不敢违忤，怒哼一声缓缓收回右掌。

严晓星视若无睹，神态傲然。

“这孩子真神似他父亲。”瑶池宫主暗叹一声，道：“阁下怎知北邙阎尊追踪我等？”

严晓星傲然一笑，道：“在下来时，无意窥见北邙阎尊领门下沿途搜觅

两位行踪，本来在下尚不知他们在找什么人，无意听那群孤魂野鬼窃窃私语，才知……”说着面色微变，接道：“鬼物来啦！在下恕难奉陪。”突长身一跃，迅快如电隐入路侧矮树丛中。

远处隐隐可辨一群人影，似前后追逐着，奔势绝快。

瑶池宫主突向无极帮主示一眼色，双双跃向路侧藏起。

转瞬——

只见蓝衣儒判卫方及鬼手阴奎如飞奔来，卫主前奔之势倏地顿住，冷笑道：“北邙鬼物又有何惧，阴贤弟你也胆子忒小了。”

阴奎道：“小弟实不愿节外生枝，其实小弟何惧于北邙鬼物。”

卫方道：“好，既然如此，你我瞧瞧金鳖有多大的道行。”迅快身形一转，拦在路中。

但见北邙阎尊率众已然赶至，北邙阎尊鬼目中寒芒一闪冷冷说道：“老朽只道东岳主者和无极帮主，原来是卫老师阴老师两位，华山一别，弹指已易十数寒暑，有缘相逢，两位可好？”

卫方冷笑道：“海老师，你这是叙阔，还是寻仇。”

北邙阎尊杰杰怪笑道：“当年华山之会，虽小有误会，但并非敌对，事过境迁，老朽何能耿耿于怀，眼前老朽却有一事不明，拙徒酆鹊身遭惨死，化为脓血，尸骨无存……”

卫方大喝道：“令徒之死，与我等何干？”

北邙阎尊阴阴一笑道：“谁说无涉，两位却亲眼目睹。”

卫阴二人不由暗感惊骇，鬼手阴奎冷笑道：“愧你还是一派宗主，空穴来风之言焉可凭信，谁说我等要眼目击。”

北邙阎尊面色一寒，他貌像本就难看，越发显得狰狞骇人，厉声道：“阴老师，你峒疆七泉雁行翼折，乃奇耻大辱，更该敌忾同仇才对，怎么尚卫着仇家，委实令人难解。”

阴奎怒哼一声道：“你既然知道就好，何必多此一举，阴某之仇志在必报，但却不愿借重贵派，我等还有要事，暂且别过！”

语落与卫方双双一跃而出。

蓦地——

北邙阎尊大喝道：“站住！”双掌倏地推出一股阴毒黑罡，霾涛如云，劲风山涌，腥臭气味刹时弥漫开来。

卫方阴奎急翻了开去。

突然，雾云中忽现出一豆大红星轰的一声，如燃沸油一般，火光猛闪，喳喳乱响，将阴毒黑罡烧得无影无踪。

北邙阎尊不禁大惊。

只听一声冷笑传来道：“此处附近人烟密集，你发出尸毒不怕害人么？”人影疾闪现出俊美少年，目光寒沉。

北邙阎尊不禁面色大变，心痛黑罡尸毒被焚，厉喝道：“尊驾是何来历？”

少年冷笑道：“你无须问在下来历，这两位也并非惧怕于你，若如以真实武功相拚，恐北邙门下无一幸存。”

北邙阎尊大怒道：“尊轻胆敢轻视北邙武功！”

少年淡淡一笑道：“夸大无益，且视这两位是否屑于伸手。”

北邙阎尊身后突抢出二弟子白发巨灵王申，一伸哭丧奉指着卫方阴奎两人狞笑关下愿领教两位武功，两位还是一齐抑或一个个来！”

蓝衣儒判卫方慢步走前，微笑道：“你叫做王申么？打！”

“打”字出，右掌迅如雷奔劈去。

白发巨灵王申料不到卫方说打就打，慌不迭地左飘三尺哭丧奉疾点向卫方胸前三处重穴。

卫方冷笑一声，身如附骨之蛆般跟踪而去，眼见哭丧奉点来竟视若无睹，右腕疾翻奇奥无比，一把抓住哭丧已棒，真力疾发，暴喝一声道：“撒手！”

白发巨灵王申只觉虎口欲裂，右臂渐麻，不由自主地五指一松，人却被卫方一震之力带飞起半空，宛如脱线纸鸢般悬空翻转如轮。

王申人在半空，心中大骇，忙施展千斤坠身法，疾沉落地，突耳闻身后响起阴奎宏声大笑，暗感觉不妙，只觉后心如中巨击，叭的一声，喉间血涌，心脉震断，立时横尸在地，耳目中鼻鲜血喷出。

北邙门下见状大怒，喝叱出声，纷纷扑出，形成殴斗之势。

海金鳌眼中怒焰火喷，怨毒已极注视着那俊美少年。

少年正是严晓星，口角噙笑，好整以暇般立在道旁，隔岸观火，神态异常悠闲。

隐在暗处的瑶池宫主及无汲帮主则屏息凝神观看这一场凶险绝伦的尘战。

无极帮主低声道：“卫方阴奎一身武功奇奥绝伦，但北邙门下均各有独门歹毒暗器，持久下去，卫方阴奎必难占上风。”

瑶池宫主轻笑一声道：“我甚难同意你的看法，战胜北邙门下卫方阴奎两人足足有余，海金鳌若然伸手，则形势转逆，胜责之判，你瞧见么？海金鳌虎视眈眈着严晓星，其实色厉内荏，须知严晓星必系棘手劲敌。”

无极帮主道：“属下有一请求，不知宫主可否应允？”

瑶池宫主道：“你说说看。”

无极帮主道：“属下只觉严晓星是本帮无穷的祸害，此人不除，属下寝食难安。”

瑶池宫主面色一寒，目光如挟霜刃，冷笑道：“这几年来，我让你放手而为，但你却屡遭重挫，使本门日渐衰微，得罪之身犹妄作主张。”

无极帮主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神猛凛。

瑶池宫主目注了他一眼，道：“我如此说，谅你心内不服得很。”

无极帮主忙道：“属下怎敢。”

“那么我问你，这两年来本帮之败是否严晓星所坏的事？”

无极帮主略一沉吟摇首道：“这倒未当！”

“那么你为何一定欲将严晓星必置于互地不可？”

无极帮主嚤嚤道：“这个……这个……。”目中不禁露出惶恐之色。

瑶池宫主冷笑道：“这要这个那个了，哼！你心中无非是一个乳子作祟，你以为我心中不明白。”

此刻，场中凶搏猛烈，北邙门下已有二人丧命，卫方频频施展阎罗钉与阴奎独门武功鬼手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手快眼疾，不待北邙妖邪发出暗器，即遭掌钉夹攻，死于非命。

北邙阎尊见状大怒，狞笑一声，身形飞跃而出，扑向卫方阴奎两人。

严晓星剑眉猛剔，发出一声长啸，迎着北邙阎尊撞去，双掌平胸推出。

两条身影一分即合，北邙阎尊倒翻而出，忽发出一声怪啸，腾身穿空拔起，曳空星射逸去。

北邙余众闻得啸声，纷纷穿空随去。

蓝衣儒判卫方鬼手阴奎也不追赶，双双走了过来，抱拳施礼道：“少侠暗中相助，老朽两人心内异常感激。”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两位均系武林前辈，武功已臻化境，实用不着暗中相助，别往在下脸上贴金了。”

卫方哈哈笑道：“倘老朽一对一，必稳操胜算，但在北邙鬼魅合攻之下，若非少侠暗助，早伤在黑罡尸毒之下了。

严晓星抱拳笑道：“前路维艰，两位珍重，海金鳌必在前途相候。”身形一跃而起，落向道旁林中身形疾杳。

卫阴两人互望了一眼，疾奔而去。

严晓星实未离去，目送卫方阻奎两人身影消失后，心中道：“我必须在萧婆婆之前赶致泰安分舵，以免起疑。”

起念离去，暗中一提真气，忽闻身后唤道：“你就是严晓星？”

严晓星心神一震，旋身抬面望去，只见是瑶池宫主，面色祥和，眼中露出一种蔼然光辉暗道：“她怎么尚未离去，那无极功主咧？”口中应道：“在下正是严晓星，何故动问？”

村姑微微一笑道：“凤闻你是甘凉人侠紫霞庄主严天梁后人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不错。”

“你知道我是谁么？”

严晓星道：“在下主离徐州，已闻得传言，阁下莫非就是东岳主者瑶池宫主么？”

瑶池宫主不承认，亦不否认，眸中忽露黯然之色叹息一声道：“血海大仇，不可不报，但少侠须证据确凿，勿妄人人罪，若一意孤行，徒贻无穷之恨。”

严晓星目蕴怒光，朗声道：“阁下此话恕在下愚昧难解。”

瑶池宫主面色微寒，沉声道：“少侠为何断言令尊令堂已死，妄自猜测

当年罪魁祸首隐匿在无极门下。”

严晓星傲然微笑道：“在下未说此话，亦无此意。”

瑶池宫主冷笑道：“少侠身挟绝艺，结纳天下英豪，元极一门独号摒绝，若谓并无此意岂非违心之论？”

严晓星道：“道不同不相为谋，阁下无须强人所难，何况在下志在骊龙谷藏珍图，宫主未必能慨然相赠。”

“少侠谋取藏珍图何为？若少侠欲藉习成旷绝武学，报却血海大仇，我必成全少侠之志，但藏珍图赠与少侠则有碍难。”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在下天生傲骨，决手刃亲仇，宫主盛情心感，奉劝宫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藏珍图未必能保。”

瑶池宫主面色一寒怒道：“如此说来，少侠定欲怂恿天下武林与东岳为敌了？”

严晓星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瑶池宫主叱道：“你不要后悔就是。”

严晓星突一鹤冲天，半空中身如轮转，弹腿斜飞而出，去如流星，瞬眼行踪杳然。

瑶池宫主目含幽怨，叹息一声道：“这孩子真倔强，像他父亲一样执傲。”

只见她迎风仁立，四巡了一眼，她将无极帮主早遣之离去，免使生出疑窦，察觉四外并无人潜迹，如释重负，疾掠如飞而去。

她奔出十余里外，只见无极帮主站在山崖下一株大树旁守候，含笑道：“有劳久候了！”

无极帮主欠身道：“不敢，宫主说服了严晓星没有？”

瑶池宫主面色冷漠如冰，摇首道：“没有，此子傲骨天生，倔强无比。”

无极帮主张口欲言，却又隐忍下去。

瑶池宫主瞧在眼里，心中明白，冷笑道：“你莫非腹诽我妇人之仁，不乘机除去，恐成心腹大患是么？”

无极帮主惶恐答遭：“属下怎有此心。”

瑶池宫主冷笑一声也不再言，赶往东岳。

无极帮主一路无言默默随行，心头不禁泛起一股愤怒及失望的痛苦，多年来他忍耐着受人驱使，自甘卑下之辱，无非志在谋取骊龙谷藏珍，然而，形势却对他愈来愈不利，万丈雄心一变烟消乌有，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泰安是一小小山城，商业不盛，眼前却显得蓬勃繁荣，酒楼客栈人满为患，街衢小巷江湖人物充斥，熙攘不绝。

瑶池宫主诧道：“我发现不少武林人物眉梢隐泛重忧，豪气消失，不知是何缘故？”

无极帮主郁郁寡欢，也不置意，答道：“属下也曾留意，大概是神木尊者传人之故，眼下不宜横生枝节，到达总坛后命在下弟兄出外探听不难明白其中究竟。”

泰安分舵设在酱园内，这酱园规模宏伟，买卖茂盛，无论如何均未曾料到无极帮他舵立桩于此。

瑶池宫主走人后，即见萧婆婆闲立在桩堂上，观赏壁悬字画。

萧婆婆瞥见瑶池宫主及无极帮主先后走人，即道：“宫主赶到了。”

瑶池宫主道：“醉白咧？”

萧婆婆道：“魏香主早比属下半年前已自赶到，此刻他尚在熟睡。”

瑶池宫主皱眉道：“这是什么时分他还有心情安眠。”

厢房内突传出魏醉白朗笑道：“属下已睡够了，宫主是否即赶回总坛？”

瑶池宫主面色凝肃，摇首道：“在途中已想过，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妄想本门藏珍图，反不如以牙还牙采取主动。”

魏醉白道：“宫主不可操之过急。”

“为什么？”

魏醉白道：“如今泰安已是风雨聚会，天下英豪云集，理该集结一股无比强大的洪流来对付本门，但仍然是一盘散沙，更如有大祸临头的感觉……”

“怎么！你也知道了？”瑶池宫主不胜惊骇。

“不错！”魏醉白点首道：“属下赶来泰安便察觉有异但无法查出内隐，不过对本门却是一件令人振奋之事。”

“这却是为何。”

魏醉白答道：“他们自顾不暇，未必再有伤力向本门寻衅。”

瑶池宫主冷冷一笑道：“醉白未必太掉以轻心大意了，焉知不是神木尊者传人以神木令余威逼使天下英豪听命。”

魏醉白摇首微笑道：“属下曾遇上一群少林高僧及白衣银神龙翱翔等人，均面笼重忧，神色不宁，倘系神木尊者传人，何以有此不安神情，显然非是，宫主何妨易容去藏昌隆栈探视，或可探出一丝眉目。”

瑶池宫主颌首道：“若果真如你所言，其中必有蹊跷，我决定去藏昌隆栈一行，让萧凤与我易容同行。”

萧凤欠身应了一声是，引着瑶池宫主走人另一间厢房。

无极帮主面色忧郁森寒，在厅内来回踱步，似在沉思，与魏醉白不交一言。

魏醉白瞧在眼里，心中暗算，似其所说却句句是真，腹中又是一番算计，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瞑目筹算。

约莫一顿饭光景，瑶池宫主萧凤均易容成朝山进香村姬，皱纹满面，背部微驼，走出房门。

无极帮主道：“宫主这就去了么？”

瑶池宫主鼻中微哼一声，与萧婆婆双双离去。

无极帮主略一沉吟，道：“宫主此举过于涉险，老朽竟欲在后暗随以便有个策应。”

魏醉白道：“也好，魏某随后就来，帮主形迹宜加敛束慎防败露。”

无极帮主道：“这个老朽知道。”身形慢慢踱了出去。

东抽上下布满古刹丛林，距泰安西南数十里外背山面林有座荒废已久寺院，经楼殿阁半已倒塌，长草侵膝，乱砾残瓦，满目凄凉。

月正中天，三更将尽，夜风呼啸如涛，木叶沙沙，影映于地，宛如魅影飘忽，益增古刹荒凉恐怖。

蓦地——

寺外远处，星目交辉，突见一条人影风驰电掣掠来，人得林中，突然振臂凌空而起，拔起四五丈高下，竟施展“展空八翻”上乘轻功身法，冲空中疾旋，双足猛踹，身化鱼鳢入水，流星曳空般投在古刹内殿外长草中。

只见此人面似淡金，长发披肩，两目开阖之间，精芒电射，身穿一袭黄绫长衫，肩披斑剥苍古长剑，四下张望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森冷笑意，猛地长身拔起隐入殿匾之后。

片刻之后，寺外鱼贯奔入西余人，均是黑道高手。

接着风送一声阴冷笑声，跨步进入的却是白眉老怪，后随八卫，仍蒙面黑巾，面目极难分辨。

白眉老怪注视那群黑道高手一眼，道：“想不到还有比老夫先到的。”

忽听一声冷笑道：“稍时瞧你还能如此狂妄么？”

白眉老怪哈哈大笑道：“老夫如无制胜之望，你等已陈尸寺中埋骨黄土了。”

黑道高手目射怒光，竟不启唇相稽，屹立夜风中，衣袂飘飞，宛如泥塑木雕般。

须臾——

北邙阎尊率领六人疾掠而入，麻衣泥髻，面目狰狞，使这荒凉古刹内更平添了恐怖气氛。

约莫一茶杯时分过去。

只见白衣银神龙翱翔偕同一个独臂老丐双双奔入，后随少林三僧，沧海客，崆峒二老一真子七星剑萧道阳，五台文殊下院住持方丈明朗长老。

四拨武林人物，各自聚在一方，面色凝肃，似在守候什么人。

饭听一声朗朗大笑道：“诸位真是信人，竟然前来履约在下有事来迟，有劳久候了。”

大殿内忽飘身走出那黄衫人，不知何时他由殿匾后转入大殿。

沧海客冷笑道：“阁下以阴毒手法，暗算我等同道，有失英雄行径。”

黄衫人仰面发出一声长笑，笑声穿云裂帛，声振四处，令人神摇魄散，刺耳难耐。

武林群豪不禁面色一变。

半晌，黄衫人笑笑，面色一沉道：“江湖鬼譟，胜者为高，虽说暗算，尊驾一派宗师，武功精博，能否解开在下施于太行三叟身上的禁制么？”

沧海客老脸一热，扬声道：“老朽等虽未能解开太行三叟禁制，但也不

是无人能解。”

“你是说神木尊者传人么？”黄衫人嘿嘿冷笑道：“他何以不来？”

沧海客道：“他如赶至泰安，自必来此与阁下相见。”

黄衫人傲然一笑道：“可惜得很，在下今晚极想与神木尊者传人会面，错过今晚，恐怕很难了。”

武林群豪，闻言同感惊诧，均不解黄衫人话中涵意究竟何指，他们都有种想法，黄衫人今晚此举，意在诱使神木尊者传人自投罗网，迫使献出藏珍图。

只见黄衫人微微一笑，伸手入怀取出个密缄，道：“这些信函均是各门各派首脑或心爱亲人亲手笔函，托在下留交各位，拿去一瞧自然明白。”

沧海和面色严肃，接过信函望了一眼，分递与少林五台及其他手上，他自己也免不了有一封，上书：恩师亲后，款落不肖徒楚……”

只觉眼前一阵黑暗，胸中怒血沸腾。

内衫人突哈哈大笑道：“如今长话短说，在下还有甚多书信转交与各位，诸位请过目后慎加思虑，以免身败名裂，导致灭门奇祸。”说着取出一束书信，以暗器手法疾向群豪掷去，疾旋电射，劲沉力猛。

白眉叟忽冷笑道：“阁下这种做法太欠高明，我天外三凶久已各行其是，面和心违，老大生死与老朽无干。”

黄衫人冷冷笑道：“真的么？稍待自然明白，请稍安勿躁。”

蓦地——

一条身形疾扑向黄衫人，厉喝道：“老朽和你拚了！”刀光电奔，分向三路砍去。

刀法奇奥不测，雄浑中涌现朵朵金量，耀目欲眩。

黄衫人冷笑道：“你真不要命了么？”身如电光石火向左横闪开去，身形疾旋，右掌叭的一声击实落在那人后胸上。

那人如中万斤重击，狂叫一声，身不由主地冲出七八步倒摔在地上，口喷鲜血而亡。

黑白两道群雄定睛望去，只见那人正是江湖上卓著盛名的左家堡主，不禁大惊失色。

北邙阎尊海金鳌嘿嘿怪笑道：“阁下此举究竟志在什么？”

“无他！”黄衫人面色森寒如冰道：“志在骊龙谷藏珍中武林秘笈及一柄鲁阳戈，还有脱胎换骨灵药雪莲宝，期以三月，有劳各位相助，取得藏珍后决还各位自由之身并有厚赠。”

海金鳌狂笑道：“我辈武林人物，宁折毋弯，阁下无异痴人说梦。”

黄衫人道：“诸位虽不惜性命但亦须为家小基业为重，在下不信世间真有如此绝情之人，以本身性命连累无辜来此孤注一掷，何其愚至此。”

五台高僧明朗大师高宣了一声佛号道：“施主武功盖世心机绝伦，但是差了一步，有道是棋错一着，满盘皆输。”

黄衫人微微一愣，道：“在下布置周密，决无错失，大师无须危言耸听。”

明朗大师微微一笑道：“藏珍图共有两幅，缺一不可，一幅现在东岳主者处，另一幅在神木尊者传人手，贫僧等纵然暂时听命于阁下，也无济于事。”

黄衫人道：“这个在下均已知情，但神木尊者传人不能眼见诸位生死于不顾。”

“阁下说神木尊者传人自顾将藏珍图双手献出。”白眉叟冷笑道：“天下哪有如此之事。”

黄衫人面色一寒，厉声道：“诸位家小同道均命击在下之手，三日之内全身经路逐渐僵硬，而且诸位方才拆阅信函时，信内均有无形奇毒，此刻已侵入内腑，诸位一错只是在下举手之劳。”

武林群雄闻言不禁胆寒，暗中运气搜宫过穴。

明朗大师道：“施主既算无遗策，贫僧也无话可说了。”

黑道群雄中电闪扑出四条人影，身法奇快，拳刃合攻，招式辣毒绝伦。

黄衫人不闪不避，哈哈长笑一挥右掌，喝道：“倒下！”

四条人影扑至黄衫人身前，身形一震，各各发出一声哀嚎，仰面摔在地上，七孔喷溢黑血而死。

武林群雄见状不禁骇然变色。

只见白眉叟身后八蒙面老叟快步走出。

黄衫人目光逼射慑人寒芒，冷冷一笑道：“风闻八位身负绝学，在下不愿失去有力臂助，不如作一赌注如何？”

一蒙面人道：“如何赌法？”

黄衫人道：“以真才实学印证，若在下输招，立时赐赠解药，此事作罢，八位倘败于在下，必须听命为奴。”

蒙面人笑道：“：‘阁下好似神算在握。’”二指并指如箭，一招“懒龙取水”疾点了出去，破空劲啸，劲力如水。

黄衫人吃了一惊，道：“好俊的武功，但尊驾尚没有应允在下的赌注。”说时人却玄奥无比闪了开去。

另一蒙面人大喝一声，右腕犯振，呼的一声蛟筋长鞭挥向黄衫人背后，拦腰卷束，疾如电奔。

黄衫人目露惊容，身形一鹤冲天拔起，长鞭堪在他鞋底掠击过去。

一对蒙面人倏地腾空飞起，一前一后，撞向黄衫人。

黄衫人心神猛骇，暗道：“好厉害。”双足一沉，疾坠于地，肩后长剑已拔在手中身形一转，带起漫空剑飙，芒雨流射，疾如电奔。

一蒙面人闪避不及，长衫胸前被划破尺许口子，幸未伤及皮肉。

另七蒙面人掌刃交击，迅猛狠辣。

黄衫人剑势如山，流芒惊天，身形兔起鹘落，展开一场凶险绝伦拼搏。

一杯茶时分过去，只听黄衫人大喝道：“你等还不认输么？”左掌虚扬，

剑化“一元太极”幻出一圈长虹。

八蒙面人只觉头目微微晕眩，招式略缓，黄衫人冷笑一声，剑化“贯日白虹”刺向一蒙面人胸口。

蓦地——

场中响起一声春雷大喝道：“闪开！”

八蒙面人只觉一股奇猛无俦的无形潜劲撞来，身不由主地跌了开去。

一条身形疾如星泻落在黄衫人之前，黄衫人亦被无形潜劲逼得跃出七尺，抬目一望，只见一个神采飘逸的青衣少年目蕴怒光，冷笑道：“无耻狂徒，竟敢不守诺言。”

黄衫人大怒道：“在下为何不守诺言？”

少年道：“阁下少有不敌，左掌发出无形奇毒，似阁下如此无耻，竟敢挟持天下武林，忒也目中无人了。”

黄衫人目中逼射怨毒神光，冷笑道：“尊驾无故伸手，愚不可及，不论如何，武林群豪已受在下无形奇毒所制，尊驾亦难相救。”

少年冷笑道：“这倒未必！”

远处突传来一声女童尖叫惊呼道：“爹……救我……”

黄衫人闻声面色大变，振臂一跃，穿空腾起，翻落寺外循声掠去。

少年正是严晓星，见黄衫人逸去也不追赶，目光扫视了群雄一眼，道：“诸位暂莫离此，待在下向此人索取解药回来相救。”

五台明朗大师高宣了一声佛号道：“严施主，此人是何来历？”

严晓星摇首道：“在下不知，因神木尊者传人途中相遇一女童，自称找他父亲，神木尊者传人套问之下，才知是黄衫人之女，穷思苦索解救之策，稍有失误，诸位性命难保，所以命在下先行赶来，此刻黄衫人谅已隐身奇门……”说着抱拳一拱，接道：“在下去去就来，待取得解药后再细叙根由。”说着一跃而起翻出寺墙外。

沧海客汉息道：“老朽认为此次已死定了，哪知吉人自有天相。”

距大殿不远破败腐朽的阁楼上隐藏着瑶池宫主及萧婆婆，殿坪上一举一动瞧得逼真，不禁骇目惊心。

突然一条迅快的黑影掠入阁楼，瑶池宫主不禁大惊，引掌待发，只听萧婆婆作声喝道：“且慢，来人是帮主。”

无极帮主道：“宫主，此乃大好良机，将武林群豪趁机除去，可逼使神木尊者传人知难而退。”

瑶池宫主面色一寒道：“他真能知难而退么？倘或变本加厉又将如何？”

无极帮主道：“万一武林群雄因此结成一股庞大力量，属下恐本门将无法阴遏。”

瑶池宫主冷哼一声道：“擒贼须擒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咱们走！”反身向对面窗口疾如电掣掠出。

无极帮主向萧婆婆苦笑了笑，接踵先后射出，只见瑶池宫主竟向黄衫人

逃走方向掠去。

三人奔出数十丈外，只听随风传来女童惊呼道：“爹……爹……你在何处？快来救我……”继之哭泣哀呼。

十数丈外，皎洁月华之下黄影一闪，正是那黄衫人，面色惊恐愤怒，厉喝道：“何人胆敢挟持在下爱女？”

忽听一声朗笑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何不可？”矮树中飘然走出一蒙面少年。

黄衫人不禁一呆，道：“尊驾就是武林盛传之神木尊者传人么？稚龄幼女何辜，尊驾行径不怕天下武林耻笑么？”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阁下行径是否光明磊落？区区为救武林群雄，问心无愧。”反手一招，林中快步闪出凛凛如天神金刀四煞，一人臂挟着涕泪模糊六龄女童，一柄金刀横架在女童脖子上。

黄衫人目喷怒焰，心中忧急如焚，厉声道：“尊驾有何所求？”

蒙面少年道：“请赐解药！”

黄衫人眼珠微微一转，道：“好，在下取出解药，但这尊驾也要释放小女，在下携女转返舍下，从此不问武林中事。”

蒙面少年大笑道：“我如何信得过阁下？”

黄衫人怒道：“在下一言九鼎，决无反悔。”

蒙面少年道：“我焉知阁下取出的就是真正解药？”

黄衫人心中暗惊，冷笑道：“要如何尊驾才信得过？”

蒙面少年道：“阁下已身罹奇门禁制，插翅难飞，不过我也不以为甚，七日之后才撤去门旗，任阁下自动离去。”

黄衫人自知绝望，突一跃而起，迅如电射，扑向女童，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救出爱女。

哪知一式扑空，只觉人影一花，金刀四煞仍立在三丈开外，自己仍在原处不差分毫暗道：“这就怪了，难道他还会邪法不成。”

蒙面少年声寒如冰道：“阁下认栽了吧！”

黄衫人面色一变，大喝道：“英儿，为父去了！”一鹤冲天拔起，竟舍弃爱女生死于不顾。

蓦地，黄衫人一声大叫，身形飞沉落地，似遇重阻，满脸惊诧之色，只见爱女被金刀人挟在肋下不声不响，大喝道：“小女怎么样了？”

蒙面少年微微一笑道：“诚如阁下所言，幼女何辜，受此惊吓，阁下既身困奇门，令媛已点了几处睡穴。”

黄衫客目光扫视了一眼，长叹道：“在下认栽就是！”取出一细颈玉瓶，接道：“瓶内解药用无根水服下。”

蒙面少年伸手接过，微笑道：“委屈尊驾与令媛留此七天，区区按时命人送上食物，令媛明午自然醒转，请勿强行解穴。”说着回面朗声道：“严少侠！”

严晓星应声掠出，目注黄衫人太息一声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阁下着一着错满盘皆输，可谓天道无凭。”

黄衫人怒容满面，冷笑一声，不答一言。

蒙面少年将玉瓶递于严晓星，道：“有劳少侠解救群雄在下须赶赴泰山去了。”言毕人起，金刀四煞忙将女童放在地上，纷纷拔起，掠空如电瞬息疾杳。

严晓星一闪隐去。

黄衫人走前抱起女童，只见爱女沉睡甚香，目中不禁流露出无限慈爱之色，发出一声长长叹息。

瑶池宫主等人隐在近处见状低声道：“你们两人速赶回总坛。”

无极帮主诧道：“宫主意欲何往？”

瑶池宫主道：“我想观察这奇门，是否能悟出解开其中玄奥。”

无极帮主尚欲出言，萧婆婆忙用手一举，低声道：“走吧。”双双穿空斜飞而去。

只见黄衫人抱着女童慢慢行远，他身负奇学，精擅五行八卦星遁之术，但寻不出这奇门从何出去，步法愈走愈快，绕圈疾行，试图强出，却如冻蛇穿窝般到处碰壁，面色激动无比。

片刻，黄衫人自知无望逃出，切齿冷笑一声，不和逃出之念，盘坐于地，用手抚摸女童秀发。

瑶池宫主疑神观察奇门玄奥，但又瞧不出丝毫迹象，暗暗叹息道：“神木尊者传人胸怀奇学，委实高深莫测……”

心念未了，忽感身后起了衣袂振风微声，迅快回音，只见厉炎如飞掠至，目光望了黄衫人一眼，诧道：“宫主，这黄衫人并非困在奇门中，而是……”

说时，突面色惨变，口中忽喷出一股鲜血，仆倒在地。

瑶池宫主不禁大惊，发现厉炎后心上插着一把利刃，四处一无人影，拔出尸体上利刃端详，此刀仅一尺五寸缅钢铸打，锋利无比，知不可逗留在此，急急回身掠向荒寺而去。

殿外坪上武林群雄已不知何往，尸体亦已搬去，古刹中又恢复了往常的荒凉阴沉。

瑶池宫主不禁一怔，道：“怎么这样快悉已离去。”

忽闻草内传来一声呻吟，令人不寒而栗。

她艺高胆大，一跃向前伸手一拨，只见草丛中仰躺阒着一人，满面血污，两眼圆睁，突跃身而起，双掌推向瑶池宫主而去。

劲力如山，只听一声凄厉惨呼，一条身形疾如电射穿空飞起，捷如飞鸟，掠出寺外。

三十二

原来草丛中躺着那人乃北邙阎尊四徒，北邙阎尊受严晓星赐药之德，虽然北邙门下凶残恶毒，但人性未泯，心中不禁一泛感恩戴德之心，对严晓星独具好感，这在北邙而言是从未曾有过之事。

严晓星赐药后，谓此古刹并非善地，谅无极帮已前来窥探，因惧遭池鱼之殃未敢参与，现黄衫人被困，恐无极帮高手将再来窥探，劝说武林群雄速速离去另择隐处行功驱毒。

武林群雄纷纷离去，严晓星亦立即离寺，北邙门下心切酆鹞惨死之仇，闻得无极帮将至寺内，商议之下，留下四弟子隐在草丛内窥视无极匪徒来踪去迹。

此人名地狱使者吴烈，他服下解药后便端坐在草丛内，调真真气功行周天，却不料瑶池宫主来得这么快，忙身形矮下伏在草中。

但吴烈功行未竟，药力已引发，突感内腑一阵痉挛，痛彻心脾，口角溢出一股毒血，忍不住呻吟出声。

呻吟虽弱，瑶池宫主内功何等深厚，数十丈方圆内飞花落叶独能分辨，怎能不察觉呻吟来自何处，故吴烈之死无法避免。

北邙门下均藏身古刹外不远处，只见一条身影捷逾飞鸟掠出寺外，去劈迅快如风，北邙阎尊海金鳌最是眼尖，瞧出那极似瑶池宫主之身影，下意识暗道了声：“不好！”一鹤冲天而好，飞扑入寺，果然发现吴烈胸骨折裂，卧倒在血泊中。

吴烈尚未气绝，睁眼见是门方，惨笑了笑，呻吟道：“师父……你要为……徒……儿……复……仇……”言毕口中又溢出一股淤血，头一歪气绝死去。

北邙阎尊目皆欲裂，切齿怒骂道：“瑶池贱婢不杀你誓不为人！”草草掩埋了吴烈尸体，愤愤离去。

天尚未明。

瑶池宫主回至藏昌隆客栈，瞥见厢房内尚有灯光露出，暗暗一怔，揭开门帘走入，只见魏醉白伏案蘸墨在纸上涂抹着，聚精会神，对自己走入竟若无觉，不禁狐满腹，走至魏醉白肩后凝目望去。

只听魏醉白在纸上满绘九宫、八卦，河洛迷踪图形，却又似是而难，诧异道：“醉白，你在做什么？”

魏醉白方知瑶池宫主立在身后，哦了一声，转面笑道：“属下方才已去过古刹荒寺，亲眼目睹黄衫人……”

瑶池宫主道：“原来你也去了。”

魏醉白点点头，道：“属下只觉神木尊者传人虽将黄衫人以奇门困住，但黄衫人必悟出奇门玄奥，终必脱困而出，此人心术阴险，比神木尊者传人尤为可怕。”

瑶池宫主望了魏醉白一眼，面泛笑意道：“所以你想悟出奇门玄奥，救

出黄衫人示恩于他，收归本门之用，不然杀之以除心腹大患。”

魏醉白道：“宫主睿智，料事如神，属下心意正是如此。”

瑶池宫主忽幽幽发出一声叹息。

魏醉白怔得一怔，谄道：“宫主为何无端叹气，莫非又想起当年之事吗？属下迄至如今不明宫主当年往事，宫主不言，属下也不敢问。”

瑶池宫主凝眸望了他一眼，道：“你至今尚未知道一丝端倪吗？”

魏醉白苦笑了笑道：“属下自受伤后，九死一生，神智受损极重，回忆往事，仅一鳞半爪，也许宫主向属下吐露过，只是属下想它不起！”

瑶池宫主皱了皱眉头，道：“此事别提了！”

魏醉白默然不语，继续涂抹奇门遁甲。

瑶池宫主道：“他们两人已先回鹰愁谷，咱们也回去吧！”

魏醉白太息一声道：“宫主，黄衫人不管他了吗？”

瑶池宫主谄道：“管他何用！”“此人系本门心腹大患。”魏醉白道：“如不出属下所料，奇门必困不住黄衫人，三日之内必脱困而出，属下之见不如移祸于神木尊者传人。”

“如何移祸江东？”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将藏珍图送与神木尊者传人。”

瑶池宫主面色大变，叱道：“醉白，你疯了吗？我对骊龙谷藏珍已耗费了十数载岁月，怎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魏醉白长叹一声，掷笔而起，道：“属下委实理解不透宫主为何醉心骊龙谷藏珍，即是习成秘笈上景绝武学，也不过称尊武林而已，人生百年，弹指光阴，宛如黄粱一梦……”

瑶池宫主突眸泛怒光，冷喝道：“你说话越来越离题太远了，我虽志在藏珍，却不希容幸绝世武功，而是为了救一个人！”

“救人？”魏醉白愕然瞪目道：“恕属下愚昧，无法理解。”

“你扣说过藏珍中有一盒雪莲宝吗？”

魏醉白领首道：“听说过，雪莲宝功能起死回生，脱胎换骨，不知宫主用来救谁？”

瑶池宫主不禁泛出凄然神伤之色，忍不住珠泪夺眶而出，道：“此人曾杀我性命，如今竟为我含冤负屈，忍辱苟生，唉！造化弄人，何至与斯，此恩此德岂能不报。”

魏醉白悚然动容，道：“属下愿竭尽心力相助宫主，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

瑶池宫主收泪道：“醉白，我等先回总坛共商大计吧。”

魏醉白略一沉吟，道：“属下尊命！”

一前一后，出得店后而去。

朝阳初升，泛出万道霞光，郊野一碧，翠树笼烟，令人醒目神怡。

黄衫人倚坐一株参天古干下，臂抱稚龄爱女仰目沉思，爱女雪白脸蛋，

眉目似画，惊恐已平，在其怀抱中入睡甚浓。

蓦地——

一阵轻微步履声送入耳中，黄衫人猛然面色一变，欲待立起，女童惊醒，双臂倏地抱紧其父，叫道：“爹，不要丢开女儿，我怕！”

忽传来清朗语声道：“阁下请勿惊恐，兄弟送酒食来！”

却不见来人影踪，只听疾然破空，之后复又寂然，知来人已去，黄衫人神情激动，目泛怒光。

女童仰面唤道：“爹，女儿饿了。”一脸冀求之色，她不知其父为何不离去，荒野无人，创痛犹在，禁不住露出惊恐之容。

黄衫人暗叹一声，抱着女童走了过去，只见一丛矮树下置有一壶酒，茶叶纸包，鼓囊囊的似有食物，并有一壶水。

女童挣出其父手臂外，打开荷叶包，显出十数只微温肉包半只卤鸡，不禁嘻笑颜开，拿起包子就吃。

黄衫人暗道：“吃饱了再说。”暂撇开忧烦，撕开鸡肉放入口中，目光凝向远处沉思脱困之策。

女童玉灵可爱，天真无邪，一面吃一面问道：“卤鸡包子味道好极了，爹！这是何人送与咱们的？”

黄衫人漫不经意答道：“江湖朋友送的！”

女童想了一想，问：“既然是朋友，何以他不与爹见面？”

黄衫人本想责她多问，但又见她一副天真无邪模样，不知世间尚有隐险诡诱之事，意有不忍，暗叹了声，默不置答，鲸饮壶酒，似难解胸中愤怒积郁，面色渐现激动。

女童见其父不答，也不多问，只顾嚼饮着包子两只灵活眸子骨碌碌眺望四外景物。

黄衫人壶酒用罄，似想起一事，道：“黛儿，你是如何来此找爹的？”

“因为菊大姑不在了。”

“菊大姑咧？”

女童面色一变，道：“被坏人擒走了。”

黄衫人不禁一呆，道：“那擒走菊大姑的是什么人？”

“长像十分凶恶，共是四人，都是手执金刀。”

黄衫人道：“那是金刀四煞。”继而面露笑容，道：“黛儿，咱们有救了。”

话犹未了，正南方十数丈外冲志一道旗花，爆散出漫空五彩流霞，灿烂绚目。

黄衫人右手一带女童，低喝道：“走！”望正南方向拨起，如飞掠去。

掠至一处峡谷，只见一株虬哥煮古松下立着一个黑衣道姑。

那道姑面目俱被黑绫布套罩蒙着，从眼孔中逼射出慑人寒芒，一言不发。

黄衫人不禁机伶伶打一寒颤，面色大变，放开女童，欠身施礼道：“多

谢主母相救之恩！”

蒙面道姑语声如冰道：“经过详情我已知悉，毋庸辩解，你平日自负才华，狂妄浮夸，气量狭仄，今日误了我的大事，可知罪吗？”

黄衫人面如死灰，悚栗躬身道：“属下该死。”

蒙面道姑鼻中冷哼一声道：“姑念用人之际，免汝一死，事尚有为，命汝逕往瑶池宫主处下书。”

黄衫人谄道：“下书何事？”

蒙面道姑道：“不用多问，一路途中，危艰险阻，凭汝机智武功，随机应变，自可与瑶池宫主相见。”取出两封书信，其中一封命黄衫人稍时拆阅。

黄衫人满腹惊疑，却又不敢启齿，只见道姑伸臂如电，挟起女童冲霄腾空而去。

峡谷草木幽森处忽人影疾闪，一现即失，形似淡烟，黄衫人杳无所觉，暗另一封书信，看了两遍，略一沉思收起书信展开身法奔向谷外。

泰山谷称东岳，又称岱宗，尔雅译山谓：“河东泰山为东岳。”

鲁颂谓：“泰山严严，鲁帮所瞻。”

即其名称之所由起也。

东岳名胜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其中之最者南天门、蔚然阁、绝顶峰、日观峰、缥缈于云雾之间，其间寿藤老人，络绎交扶，樵斧不闻，禽语自乐，坚冰积于壑底，白云卧于道旁，林木葱郁，幽险苍寒之状叹为观止。

南天门在玉皇顶下，自十八盘而上，山路险峻，石级鳞次，仰视红墙一片，高插云霄，登临俯瞰，尘寰茫茫，缈无际崖，租来为丘，黄河如带，天风劲疾，飘飘欲仙，门首有联：门闭九霄，仰步三天胜迹。崇阶万级，俯临千幢奇观。

日正中天，十八盘上一条黄衫纵跃如飞，拔登而上，身法疾快。

道旁突传来一声大喝道：“来人止步！”

山石之后迅疾如风掠出一名黑衫人，目光炯炯如电，露出惊疑之色，上下打量个不停。

黄衫人身表虽然停住，却神色傲冷，嘴噙一丝冷笑，沉声道：“在下奉命前来下书。”

“下书何人？”

“贵上瑶池宫主。”

黑衣人道：“尊驾莫非就是以毒为能，竟欲胁迫天下武林就范的黄衫客吗？”语音寒冷如冰。

黄衫人道：“不错，正是在下！”

“可惜尊驾为山九仞，竟功亏一篑折在神木尊者传人手上，陷囚奇门。”黑衣人冷冷一笑道：“如兄弟所料不差，尊驾必卖身投靠，受命于神木尊者传人。”

“住嘴！”黄衫人大喝如雷道：“在下奉主母之命将亲笔手书求见贵上。”

“尊驾主母是何来历？”

“与贵上昔年有极深渊源。”

黑衫人冷笑一声道：“此去险阻重重，恐尊驾不能安然抵达。”

黄衫人怔得一怔，道：“此是贵门待客之道吗？”

黑衫人面色冷漠如冰道：“时地均非所宜，乃不得已之措施，并非针对尊驾一人，但愿尊驾一路平安。”身形疾闪而隐。

黄衫人不禁呆了一呆，心情立变为沉重，傲冷神色亦消敛不少，略一思索，疾跃循阶飞掠直登南天门。

南天门庙貌宏伟，黄衫客迈入山门，只见大殿前广坪上静悄悄地无人，殿内灯香袅袅，除了檐角铁马叮当随风敲击外，一切都静得出奇。

忽闻一声阴恻恻的冷笑传来道：“施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还不束手就缚吗？”

黄衫人冷笑道：“在下奉命下书……”

语方未了，只听宏亮语声答道：“这个，贫僧知道。”

黄衫人怒道：“既然知道，何不以礼接待引见贵上。”

“施主心里明白，何必多问。”

黄衫人暗道：“他们是心惧自己施展无形剧毒。”不禁又泛起一丝傲冷神色，忽仰面哈哈发出一声长笑。

笑声沉劲，声震山谷，倏的右手虚空一扬一收。

轰的一声震天价巨响，一扇木门震得侧向内面，复又飞出，摔在广坪上，四分五裂。

只听一声冷笑道：“施主好俊的武功！”

黄衫人疾如闪电循声右掌拂出。

另一方向传来阴冷语声道：“施主胆敢在此重施故技，暗箭伤人，须知来得去不得。”

黄衫人冷笑道：“神木尊者传人尚且困不住在下，何况你等。”说时身形疾如脱弦之弩往山门外射去。

身在虚空，忽一股重逾山岳无形潜劲迎面撞来，心内微震，右臂一翻，肩顶长剑已猛如长虹般挥出。

一声裂帛破空锐啸过处，只听两声惨曝，无疑被迅厉剑势伤了两人。

但那股重逾山岳无形潜劲却有增无已，逼得黄衫人不得不倒翻回来，悄然落地，面色冷肃。

只听一声冷笑道：“贫僧知道施主武功已臻上乘，更擅使无形奇毒，但须知强中更有强中手，妄动无名徒增杀孽，于施主未必有好处。”

说时，黄衫人只觉天色倏地暗了下来，仰面一望，不禁面色大变，但见一团乌云由朗空下隆，弥漫开来，罩压整个庙宇。

倏忽之间，一变为伸手不见五指，莫辨东西南北，只觉心头微感烦恶，

不由厉声大喝道：“倚仗邪法，本非英雄行径。”

蓦地——

一声梵唱乍起，鼓钹扬，声响潮嚣尖锐。

黄衫人不由心施猛摇，神鬼欲飞，面色大变，暗道：“不好，久闻无极门中红衣番僧擅使摄魂迷神邪法，竟如此厉害，急腾身一跃，落至十丈开外，只觉犹未出得山门，禁不住大惊失色，忙盘坐于地，屏住呼吸，以龟息之法，守住心神，静以观变。

瑶池宫主率着魏醉白同奔东岳绝顶，飞掠而登。

绝顶终年白雪皑皑，寒气袭人，却松极郁苍，叶影浮动，掩映着一座晶莹如玉宫殿，宛如天外飞来，壮丽崇宏。

忽闻一声娇脆语声道：“宫主回来了。”

但见一发挽马髻明艳少女掠出。

瑶池宫主螭首微颌，道：“萧凤他们到了吗？”

少女欠身道：“他们已在宫外守候多时了。”说话时一双眸子注视在魏醉白脸上。

魏醉白面寒如冰，漠然无视。

瑶池宫主回面微微一笑道：“醉白，你还记得明霞吗？”

魏醉白心神微震，淡淡一笑道：“似曾相识。”

少女小嘴一噘，面现嗔容，莲足微蹙，娇躯一扭疾向林内宫殿掠去。

瑶池宫主秀眉微皱，道：“醉白，我们走吧。”

身至临近，魏醉白才发现这座宫殿非但崇宏壮丽，而且重檐飞脊，房屋少说也有数百十间。

只见宫外肃立着数十人，无极帮主及萧婆婆立在其中。本聚谈纷纷，迨有少女传讯宫主返回，均肃立恭候。

瑶池宫主停住身形，道：“我途中一路思索，还是照原定之计施行。”

只见一貌像威武，双目炯炯有神的黑衣老者跨出两步，躬身施礼道：“启禀宫主，黄衫人已逃出奇门。”

瑶池宫主面色一变，道：“是你亲眼目睹吗？”

老者答道：“非但亲眼目睹，而且暗随其后，只见黄衫人扯着女童与一黑衣妇人相晤孰礼甚恭。”

“黑衣妇人！”瑶池宫主诧异道：“她是何形像？”

老者道：“属下相距甚远，只见那中年妇人面首均被黑布罩住，也无法窥听他们在计议何事。”

瑶池宫主面色似罩上一层阴霾，默不则声，目光凝向远处。

无极帮主趋前，道：“宫主是否猜出黑衣妇人来历？”

瑶池宫主不答，良久才冷冷答道：“但愿不要被我料中最好，若然是她，本门难逃一场血腥浩劫。”

无极帮主闻言不由一愕，道：“真有如此厉害吗？她比起神木尊者传人

如何？”

瑶池宫主望了他一眼冷冷说道：“你不信我所说之言。”

无极帮主神色一禀，道：“怎敢不信，不过……”

瑶池宫主柳收一皱，接道：“我知你的想法，神木尊者传人以正派高人自居，遇事谨慎，出手自有分寸，此人则不同，行事出手无不用其极。”

无极帮主暗暗纳罕腹诽瑶池宫主又不明言此黑衣妇人来历，却又故作危言过甚其词，转念一想及黄衫人辣毒阴狠不由不信，但不知黄衫人与那黑衣妇人是何渊源。

他心中虽如此想，却又不肯启齿。

蓦地——

忽见一年约花百，身着碎花短装女婢飞掠而至，道：“宫主，头道暗卡发现黄衫人闯山。”

瑶池宫主面色一变，忙道：“诸位各返原地，谨防偷袭。”随即吩咐女婢将黄衫人困在南天门上。

女婢应命转身奔去。

无极党徒纷纷各返原处，仅剩同步无极帮主等五六人。

瑶池宫主忽又四面唤道：“吉香主！”

“属下在！”无极帮主身后迈出一花白须发老者。

瑶池宫主附耳密语数句，又道：“双管齐下，擒他谅必不难！”

老者快步离去。

无极帮主道：“宫主尚有何吩咐？”

瑶池宫主略一沉吟，道：“待擒住黄衫人再作计议。”

“如此属下告退。”

瑶池宫主螭首微颌，道：“醉白，你随我来吧！”

无极帮主目送着魏醉白随着瑶池宫主即将消失在后影，不禁目中泛一抹怨毒神光，忽双臂疾振，冲天拔起，去如流星划空，转瞬无踪。

魏醉白随着瑶池宫主进入一门洁如明镜，布设黄雅书室，他一路目不斜视，却暗中留意，只觉与魏醉白所言丝毫不差，宫中建造悉依奇门遗甲布设，步履丝毫错失不得，否则即罹杀身之祸，不禁暗暗惊心。

瑶池宫主微微一笑道：“醉白，你坐下，我有话问你。”

魏醉白一颗心不禁冬的一震，默然坐下，目光似现呆滞凝注着瑶池宫主。

瑶池宫主黯然叹息一声道：“醉白，你伤势感觉恢复了吗？”

魏醉白一听此言，即知内面大有文章，他聪明绝顶之人，已想好了答词，凄然一笑道：“属下自受伤后，只觉正身已非我所有，活在这世无异行尸走肉，索然无味，并非故作痴呆。相识曾如不识，恐有所牵挂尔。”

瑶池宫主道：“是如此吗？我诧异你神智模糊，竟对罗浮宫居然无丝毫失误。”

魏醉白心中一惊，佯作哦了一声道：“属下也颇感惊异，不知不觉随着

宫主进入居然毫无错失。”

瑶池宫主缓缓坐了下来，神色黯然道：“我已主力憔悴，不知如何是好，伏建龙非但不足担当重任，而且心怀叛异，当初付托乘误，令人不胜痛恨。”

魏醉白道：“骊龙谷为何对宫主如此重要？”

瑶池宫主面色微变，道：“其重要有甚于我生命。”

魏醉白不禁一愣，瞠目不知所言。

瑶池宫主太息一声道：“此事隐藏内心已久，容幸有人知，艰险是伏建龙也无法明白内情。”

魏醉白道：“如属下斗胆实言，宫主可是为了救治一人而亟于觅获藏珍图一匣雪莲宝吗？”

瑶池宫主点点头，道：“不错，醉白，你随我来，同去见见一人。”

魏醉白随着瑶池宫主转入另一间宽宏殿宇中，不禁猛然一怔，原来这时殿宇没有一扇窗户，两人进入后，殿门迅即闭合如置身在极大石室中，四壁及穹顶满嵌雀卵大小明珠散发如光辉，毫不炫目耀眼。

仔细一瞧，殿宇内明珠竟是象图，只见瑶池宫主身入飞燕腾起，伸出两指朝壁间猎人星麋左列第三颗明珠一按，沉身落地。

但闻地底起了一隆隆之声，地面竟冉冉下降五丈左右停住，只觉一条宽敞石隧显露在眼前，石隧中悬着一盏风灯，宛如点点星光。

瑶池宫主道：“醉白，我们走吧！”

魏醉白极为留心，察觉两边石壁似暗藏门户，他谨慎小心，不敢动问。

只听瑶池宫主柔声唤道：“康福！”

隧径中起了一个苍老语声道：“老奴在！”

只见一个银鬓皓首老叟走来，目注了魏醉白一眼，含笑躬身道：“宫主何时返山的？”

瑶池宫主道：“方才返回宫中，他目前如何？”

康福道：“身体极为虚弱，幸亏有宫主灵药护住真气，屡欲求死又不可能。”

瑶池宫主闻言，心中一酸，珠泪忍不住夺眶而出，顺颊流下。

康福忙道：“宫主何必自苦，这多年来宫主委实尽了心力，如果天不从不人愿，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瑶池宫主凄楚不胜，挥挥手示意康福领她前去。

康福转身急步而去。

魏醉白心中暗暗纳罕，随着瑶池宫主向左转入另一条隧径，约莫七八丈外，右壁显露一门，呻吟之声隐隐可闻。

门内布设井然有序，雅洁非常，石室长广五丈，靠门一侧放着一木扇，绱慢罗帐。魏醉白只见一面容枯槁短者拥被仰卧，满面于思，须发凌乱，两目洞凹神光略淡，似不胜痛苦鼻中发出微弱的呻吟。

瑶池宫主侧身坐在榻上，柔声问道：“你好些吗？”

楊上病人凝视瑶池宫主良久，很吃力地摇了摇头，吐出微弱语声道：
“我……想……死……”

瑶池宫主微微叹息一声，忍不住热泪盈眶，忙以罗袖拭掉，强颜作笑道：
“你忍耐点吧！灵药不日即可觅获，你坚欲求死，妾身何能苟生。”

病者目泛怒光，却又缓缓闭上双眼。

远处忽传来喑然一声钟声，瑶池宫主道：“康福！”

“醉白，我们走吧。”随即吩咐康福小心照应。

魏醉白默默无言随行，委实猜不出瑶池宫主带来同入地室中用意，据真魏醉白言他虽出入罗浮宫无禁，但罗浮宫中隐秘他却无法探悉，更不知有此地穴，却猜出瑶池宫主此举必是有为而发，忖道：“自己既深入虎穴，焉可空入宝山不取而回。”

忽见瑶池宫主别面笑道：“醉白，你知道楊上病者是谁吗？”

魏醉白摇首答道：“属下不知。”

瑶池宫主叹息一声道：“此人就是甘凉大侠，紫霞山庄严天梁！”

一言入耳，宛如石破天惊，魏醉白几疑误听，不禁呆住，倏又淡淡一笑道：“宫主此言差矣，武林盛传严天梁已死，他后人严晓星誓死复仇，觅寻仇踪，属下也曾与严晓星谈过，从蛛丝马迹中严晓星判断系本门所为，无极帮主亦凶嫌最重。”

瑶池宫主颦眉一笑道：“严晓星猜得很对，不过他忽略了一项真的真实，我并没有杀害其父，也只有我才能保全严天梁性命，严天梁藏身罗浮宫，伏建龙迄未知情。”

魏醉白诧异道：“事实真象究竟，宫主可否见告？”

瑶池宫主黯然一笑道：“说来话长，非片言可完。”

魏醉白摇首太息道：“宫主面见那严晓星，为何不说明内情，如此可免本门危难。”

瑶池宫主道：“严晓星能相信吗？何况伏建龙已生离异之心，倘或伏建龙迩来不屡遭横逆重挫，罗浮宫此刻已易主了。”

说着两人已升出原来天象宫殿，急步走入一间议事厅。

无极帮主与萧凤在厅内已守候多时。

萧凤忙道：“宫主，黄衫人已被困住在南天门内。”

瑶池宫主冷笑道：“醉白，你留在此处，我去去就来！”说着与无极帮主及萧凤快步如飞出得罗浮宫而去。

魏醉白突见门外莲步盈盈走出四貌美少女，杏靥含笑，手捧酒食放在桌上，一女抿嘴轻声道：“香主有请！明霞姐姐片刻即来陪侍。”

说及明霞二字，四女同泛娇羞红霞。

魏醉白剑眉一剔，道：“在下心神不宁，可免陪侍，你们下去吧！”

四女相顾愕然，低声应是，转身出厅而去。

只见一条娇俏人影，疾若惊鸿般掠入厅中，正是在宫外相遇的明霞，面

露嗔容，魏醉白先发制人，沉声道：“在下身罹重伤，久治难愈，又强敌逼伺，宫主方才命在下筹思退敌之策，只求片刻宁静，容在下思考，来日方长，望求见谅。

明霞凝眸注视久之，面泛怒容，转身纵身掠出。

魏醉白自酌自饮，脑中只觉抹不掉其父严天梁影子，父子天性，猛然离坐立起曙步出厅而去，只觉暗中有两道目光窥视他举动。

他神态从容，飘然慢步走入天象殿回至石隧。

只见康福自暗中闪出，目露惊诧之色，道：“魏香主为何只身入来？”

魏醉白微微一笑道：“强敌闯山，宫主已去南天门，命在下来此探视病者病情变化。”

康福冷笑道：“香主此来别有用心，骗不过老朽。”右手迅如电光石火飞出，奇奥无比，经抓为点，一缕指风射向“肩井”穴。

魏醉白喝道：“大胆！”施展移形换影身法闪开半尺，右手斜出一招“天星夺斗”，五指正扣在康福腕脉要穴上。

康福面色大变。

魏醉白倏地五指一舒，微笑道：“在下若有异心，此刻你已结命掌下了。”

康福目露惊异神光，喃喃自语道：“老朽委实心中不明白。”

魏醉白微笑道：“你不明白之事很多，当知江湖诡序，鱼龙幻变，不然宫主亦不敢带领在下前来了。”

康福点点头道：“这个……香主之言有理，老朽从未带任何人进入探视严大侠，除香主外绝无仅有。”

魏醉白微笑道：“你明白就好！”

康福望了魏醉白一眼，欠身前导引路。

魏醉白神色从容随着走入石室。

病者尚自呻吟不绝。

魏醉白缓缓伸出右臂，扣向严天梁腕脉，察视脉象。

康福以惊诧目光注视着魏醉白举动，道：“老朽从未听说过香主精擅医理。”

蓦地——

急闻一声叱道：“放手！”

不知何时，瑶池宫主已进入后室，面寒如冰，如罩上一重浓重杀气，森寒逼人。

魏醉白漠然无动于衷，五指仍抓在严天梁腕脉上。

康福趋前向瑶池宫主附耳密禀。

瑶池宫主面现惊愕之色，略一沉吟，挥手示意命康福退了出去。”

魏醉白轻笑一声道：“其实宫主早有所疑，无法证实而已，不然宫主也不致破例命在下随入。”

瑶池宫主目中杀机逼泛，冷笑道：“阁下装作得异常神似，无法察出破

绽，我料不到阁下有如此的大胆。”

魏醉白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在下并非宫主敌对人物。”

瑶池宫主叱道：“那么你究竟是何来历？”

“稍时就知，宫主何必然急着一时。”魏醉白微笑道：“容在下替这位前辈消除痛苦再说。”

瑶池宫主似不置信，道：“阁下真有此能为吗？”

魏醉白微微一笑，伸手入怀，取出一只玉瓶及一方形铜盒。

严天梁缠绵榻上十数年，只觉生不如死，但闻听魏醉白之言，精神不觉一振。

瑶池宫主窥见严天梁神色，亦不由暗暗欣喜，注视着魏醉白如何举动。

只见魏醉白在瓶内倾出三粒药丸，清香立时弥漫全室，使人神智一爽。

瑶池宫主不禁赞道：“好药！”

魏醉白微微一笑，取过杯水，示意瑶池宫主扶严天梁坐起。

严天梁虽然扶起，但内腑痛楚剧增，忍不住哎了一声，全身颤抖。

魏醉白见状，只觉苦同身受，不禁眼中一红，泪光莹转。

瑶池宫主目光锐厉，心中疑云满腹，暗暗称异。

魏醉白以清水喂服三颗药丸后，示意把严天梁身形平睡，把铜匣揭开，匣底厚厚黑绒上插着二十余支长短不一，细如毫发金针。

一杯热茶时分过去，魏醉白已在严天梁胸腹四肢上针入十九处奇穴。

魏醉白放置匣瓶入怀，笑道：“在下知道宫主尚有话要问，且请稍安勿躁。”身表一提，跃落榻上，盘坐于严天梁脚下，调匀真气双掌手伸紧抵严天梁掌心。

瑶池宫主一瞬不瞬注视着严天梁，只见严天梁头顶冒起袅袅白气宛如云雾，汗流如注，不禁大感惊骇。

约莫一个时辰后，严晓星收掌下榻，徐徐拔出金针，笑道：“老前辈体内奇毒均被在驱入空穴内闭住，暂可无妨，不过老前辈内腑已呈糜烂，三粒灵丹可使去淤重生，不过在未服下雪莲宝前，无法施展武功。”

严天梁只觉痛楚已失，身心一片空明，微目微一挣扎，能坐起离榻，行走数步，脚下仍感虚浮，头目微生晕眩。

瑶池宫主绽开笑容，忙抢前扶着严晓星，柔声道：“大病方愈，必须心灵上求其平静，还是睡下静养吧！”

严天梁目注瑶池宫主道：“十数年来亏你悉心照料，但这又何苦？”

瑶池宫主柔声道：“妾身理应如此，难道你仍未知道我用心良苦吗？”

严天梁微微叹息一声道：“这个我知道，但事过境迁一切都镜花水月，只堪追忆，于事并无补益，为何你要虚掷十数年岁月。”

瑶池宫主凄怨一笑，扶着严天梁回榻，道：“百年岁月，弹指易过，妾身只求心之所安，还能计较这些，只要你病愈后容妾身陈明原委，妾身即削发为尼，长伴青灯。”

严天梁皱眉笑笑，目光转注魏醉白道：“阁下救治大德，严某有生之年必有以报，阁下来历姓名能否见告？”

魏醉白略一思忖道：“晚辈本应自承来历，却惜非其时，待此间事了，前辈必自然明白。”

瑶池宫主道：“阁下真非魏醉白本人吗？”

严晓星道：“不错！”

瑶池宫主摇头叹息道：“何以能学得如此神似，令人难解。”

魏醉白道：“在下模仿魏醉白言语神态非短短时日，力求其逼肖仍瞒不过宫主一双神目，不过在下恳求宫主不可心存芥蒂，就拿在下当魏醉白就是。”

瑶池宫主忽示意魏醉白退出室外。

魏醉白会意道：“前辈请安睡，恕晚辈告辞了。”

双双退出，只见康福守在隧径中，瑶池宫主招手令康福过来附耳密言一阵。

康福立现惊愕之色，望了魏醉白一眼，应道：“老奴遵命。”快步走入严天梁居室。

瑶池宫主领着魏醉白重回大象殿后，正色道：“阁下能否见告真正来历？”

魏醉白德智体道：“此刻在下来历无关宏旨，要知宫主目前处境内扰外患交集。在下如以本来面目相见，于宫主于在下均将蒙受其害。”说着话略一转道：“请问宫主，那黄衫人擒住了吗？”

瑶池宫主闻言面上立时罩上一重阴霾，叙明此行经过。

原来瑶池宫主偕同无极帮主即欲入寺，身形甫才跃起，瑶池宫主喝道：“回来！”

无极帮主身在虚空，闻声硬生生的一式“凌空翻月”倒跃回至原处，目中吐露不愉神光道：“宫主为何喝阻？”

瑶池宫主面色一寒，道：“黄衫人既承奉命而来，身后必还有人，要中了此人调虎离山之计，有劳查明各处暗舵有无弟兄罹受暗算，速报我我知。”

元极帮主暗道：“这贱婢明明是调老夫离此，哼，日后老夫定叫你知道厉害。”两臂一振，身形穿空飞去。

瑶池宫主忽飞掠入寺，只见黄衫人盘坐于地，以本身潜罡护住双耳，不使魔音侵入，冷冷一笑，五指疾挥而出。

黄衫人置身在伸手不见五指黑雾中，自无法发现瑶池宫主，只觉胸前一麻，神色大变。

眼前忽感一阵大亮，瞥见面前站着一中年村姑，左掌托着一颗卵大明珠，烛照几达三丈方圆，冷笑道：“瑶池宫主，你使此鬼蜮伎俩，在下不心服口服。”

瑶池宫主笑道：“此起尊驾以毒为能，不啻五十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有何不可。”

黄衫人默然无语。

瑶池宫主又道：“尊驾奉何人所命下书？”

黄衫人取出书函，道：“宫主一瞧就知。”

瑶池宫主接过拆阅，不禁脸色大变。

黄衫人察言辨色，嘴角不禁得意冷森笑容。

瑶池宫主冷笑道：“尊驾定知信中内容！”眉宇之间逼泛杀机。

黄衫人心神一凛，忙道：“在下丝毫不知！”他为摄魂魔音侵入，无法经受，忽仰面叭达倒地。

瑶池宫主略一思索，落指如飞点了黄衫人数处重穴，腾身一跃掠出寺外，止住红衣老僧施展魔法。

立时，满天阴霾尽收，化作丝丝片片吹起，梵呗题郢之声嘎然而止。

无极帮主急疾掠而返，道：“本门暗桩伏舵均安然无事，虽有江湖中人窥伺，均经驱退。”

瑶池宫主颌首道：“好，两三日即将发生重大变故，若应付不慎，将使本门罹受浩劫。”

无极帮主道：“宫主为何知情？”

瑶池宫主道：“黄衫人已被制住，在其身旁搜出书信，我尚须查明此人真正来历。”说着喝命萧凤将黄衫人擒往罗浮宫听候发落。

萧凤应了一声掠入寺中而去。

无极帮主道：“宫主可否将收信与属下过目。”

瑶池宫主微微一笑道：“信内蕴有无形奇毒，不可不防。”

无极帮主道：“属下自料无疑。”

瑶池宫主不语，目光凝神无极帮主久久，威棱逼射。

只见萧凤挟着黄衫人出寺，瑶池宫主右手一挥，喝道：“各退原处，我们走。”与萧凤掠回罗浮宫而去。

魏醉白听到此处，诧道：“宫主为何不将信函与伏建龙观看？”

瑶池宫主叹息一声道：“事关本身隐秘，自有不得已苦衷。”说着取出黄衫人带交书信递与魏醉白。

魏醉白不禁一愣，道：“宫主何以能与在下推心置腹？”

瑶池宫主皱眉一笑道：“我相信尊驾是正人君子。”

魏醉白发现瑶池宫主眼中充满一种崇高慈蔼的光辉，这是他有生之年从未见过，令人感觉无比舒慰静。

他接过书信，只见上书：面呈小莺贤妹亲后内萧。

一笔簪花小楷，工整秀丽。

瑶池宫主道：“小莺之名，本门之内除无极帮主外，别无知情者。”

魏醉白道：“看来写此信之人定是宫主当年旧识。”

“不但是旧识！”瑶池宫主道：“而且亲密有如手足姊妹。”

魏醉白道：“这就奇怪了。”顿起好奇之念，抽出信箋，细看内情，不禁脸色大变，诧道：“怎么？宫主所有的藏珍图为何被此女盗取竟一无所觉。”

瑶池宫主面色激动道：“藏图之处只有我一人知情，秘密异常，怎么也料想不到竟不翼而飞。”

魏醉白略一沉吟道：“如此说来，罗浮宫定有奸细潜伏在内，宫主一举一动，莫不了如指掌。”

“所以我领你在此天象宫内叙谈，不虞外人窥伺。”

魏醉白凝视信函不款并未具名，仅绘一支芍药，道：“此女名红芍吗？”

“不错，她唤徐红芍。”

魏醉白目光一抬，沉声道：“宫主为结之计，先除内奸，再设法取回徐红芍手中之藏珍图。”

瑶池宫主凄然一笑道：“太迟了，罗浮宫中人数近百，平常均忠心耿耿，一时之间如何着手查明，我死诚不足惜，只怕误了严天梁的性命！”

魏醉白不禁呆得一呆，道：“宫主不可自乱方寸，如不见弃，在下愿效绵薄之力，眼前宫主如何应付徐红芍之约？”

瑶池宫主道：“约在明晚三更时分相见，依你之见是否应去赴约？”

魏醉白寻思片刻，毅然答道：“准时赴约，一切在下自会安排，宫主神态必须从容，免起疑窦。”示意瑶池宫主启开天象殿。

瑶池宫主一掀暗钮，殿门缓缓开展。

魏醉白纵声大笑，迈步跨出殿外，只见无极帮主守候右殿廊间，面色疑肃。

瑶池宫主面色平静随后走出。突然魏醉白哈哈大笑不止。无极帮主浓眉连连闪动，道：“贤弟为何大笑？”

魏醉白笑声一定，道：“帮主，你知否有一徐红芍之人？”

无极帮主闻言不由现出迷惘之色，喃喃自语道：“徐红芍……徐红芍……这名字老朽似在何处听起过。”

瑶池宫主冷冷说道：“你真不记得了吗？”

无极帮主忽眼中神光一闪，道：“徐红芍是否宫主当年闺中密友，后因细故反目自此断绝往来，多年来未闻徐红芍其人，今日为何提及她？”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黄衫人奉徐红芍之命前来下书。”

“为什么？徐红芍也要参与这场武林纷举。”

魏醉白笑道：“一言中的，徐红芍谓宫主所秘藏珍图已被她盗去。”

无极帮主目中神光暴炽，宏声道：“宫主……”

魏醉白右手一摇，道：“帮主不可激动，如非宫主洞烛机先，以伪换真，此刻武林形势已不可收拾了。”

无极帮主闻言胸头一块千斤石方始放下，道：“藏珍图不论真伪，徐红芍是如何到手的，莫非罗浮宫中潜伏徐红芍内应吗？”

瑶池宫主道：“一点不假！”

魏醉白接道：“宫主为何不敢擅离罗浮宫，一则须研悟独门绝学，再恐肘腋生变，根本不固，遑论其他。”说着取出徐红芍手书递与无极帮主。

无极帮主接过详阅了一遍，目露诧异道：“徐红芍邀约宫主只身诚约之故令人难解。”

魏醉白道：“不明内情，无法猜测，方才小弟苦苦寻思之下，才找出一丝端倪，虽不可妄下结论，却大致无差。”

无极帮主忙道：“贤弟思虑周密，料事如神，故宫主视为有力臂助，一定错不了的，不知可否见告？”

魏醉白低声道：“徐红芍自以为得了真图，故命黄衫人施展无形奇毒，欲似武林各大门派高手生死相挟，迫使神木尊者传人就范，以另幅藏珍图换取武林高手性命，那知黄衫人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无极帮主道：“所以徐红芍不得不改弦易辙，退而求其死，邀约宫主，竟图与本门联手合作。”

魏醉白微微笑道：“正好相反，大概徐红芍得知所获之图并非真迹……”

语尚未了，无极帮主摇首道：“非是老朽不赞同贤弟之见，那徐红芍到手的并非真迹，宫主大可相应不理。”

魏醉白笑道：“帮主知道徐红芍当年何事与宫主反目吗？”

无极帮主瞠目一怔道：“这个老朽不知。”

魏醉白道：“意气之争。武林是非，莫不是为了意气二字，须知罗浮宫中徐红芍内应不少，肘腋生变，后患无穷，擒贼擒王，明日宫主决心赴约，帮主与小弟暗随相助。”

瑶池宫主暗道：“此人委实才华无匹，机智善言。”不禁泛出亦喜亦忧之念。

无极帮主笑道：“那藏珍图真迹现在何处？”

魏醉白似有所觉，冷笑一声，纵身疾跃向左扑去，身在凌空，右掌劈出。

只听一声女声尖噪，魏醉白落地抓起宫女，已是颈骨折断，七孔流血气绝毙命。

无极帮主微一顿足，惋惜道：“为保留下这贱婢性命，俾可获知实情。”

魏醉白摇首笑道：“她真能吐露实情吗？只怕未必，虽然罗浮宫藏有奸细不少，但她们均互不相识，否则以宫主才智岂会蒙若无觉。”

无极帮主颌首道：“贤弟所言乃属实情，只是便宜了这贱婢。”

只见魏醉白伸手入怀，取出一张摺叠齐整藏珍图，微微一笑低声道：“方才宫主才将真图交与小弟巾身收藏，此事只有我等三人知情，外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藏在小弟身上。”说着语声略略一顿，又道：“其实知道也无用，俗云匹夫无罪，他若伸手，反招惹一场杀身大祸。”

无极帮主暗道：“这话有理，反正在神木尊者传人的那幅藏珍图未到手前无异废纸一张。”故作露忧容道：“老朽并非杞人忧天，贤弟如有万一，前功尽岂了吗？”

魏醉白笑道：“小弟不会移别处吗？”

无极帮主点点头，道：“宫主，为今之计将如何应付？”

瑶池宫主尚未答言，魏醉白已自接道：“帮主不必多问，明晚三更时分赴约，小弟意欲施展称花接木之计，嫁祸于徐红芍，如妙计得逞，明晚徐红芍将难逃武林群雄团袭之噩运！”

“此事武林群雄如何信得过？”

魏醉白正色道：“凡事尽其在我，帮主！今晚慎防武林群雄侵袭，我等艰危与共，小弟今晚对内，帮主对外，时机稍纵即逝，恕小弟不奉陪了。”

无极帮主悟出魏醉白话中涵意，立即告辞。

瑶池宫主目送无极帮主离去，不禁油然浮起一种莫名感触，道：“蜗牛角中争何事，石火电光寄此身，我若不是为救严大侠性命，立即悄然离去退隐世外。”

魏醉白目光巡视殿外，发现罗浮宫中能手均避开，惟恐惹上杀身之祸，高声道：“来人啦！”

远处忽响起娇甜应声，只见明霞率领三婢女飞掠而来。

魏醉白道：“将尸体悬在宫外树上，三日后收尸掩埋。”

明霞嫣然一笑，道：“是！”抓住尸体如飞奔出宫外。

瑶池宫主轻叹一声道：“人死不记仇，悬尸示众于心何忍。”

魏醉白道：“杀一做百，宫主不可妇人之仁。”

瑶池宫主望了他一眼，道：“你向伏建龙说得太多了一点。”

魏醉白笑道：“在下就是要他知道。”

瑶池宫主长叹一声道：“我虽不知你真正来历，但知你元他，惟望赐赠三颗雪莲宝救治严大侠性命，一切全仗阁下了。”

魏醉白微笑道：“宫主请放宽心，在下此来目的也是志在严大侠一人。”

瑶池宫主闻言不由愕然。

魏醉白道：“目前尤暇详叙……”语声压低，施展蚁语传声，与瑶池宫主密谈。

瑶池宫主不由自主绽开笑靥，发出爽朗笑声。

这是她自严天梁病体经魏醉白救治稍愈后，再次由衷发出心底欢愉。

三十三

夕阳卸山，四山云起，魏醉白换上一袭极薄的天青纺绸长衫飘然下得罗浮宫。

行至日观峰一处峭壁陡崖下，忽闻一声低喝道：“魏贤弟意欲何往？”一条身形疾闪而出，现出无极帮主。

魏醉白突低声道：“帮主只一人么？不可丝毫走漏风声。”

无极帮主道：“此处无虞，本门伏桩均远在数十丈外。

魏醉白目光四巡了一眼，道：“小弟下山还不是为了徐红芍，与宫主密议之睛，除了移祸江东，别无善策。”

无极帮主微微颌首道：“此事何须贤弟亲自一行，只命几个精明机智弟兄散布流言就成。”

魏醉白微微一笑道：“帮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神木尊者传人及武林群雄是何等人物，能不查明谣言来源么？”

无极帮主不禁语塞，目光打量魏醉白通身上下，道：“贤弟如身怀藏珍图，老朽不胜忧虑。”

魏醉白不禁哈哈一笑，低声道：“图已藏在罗浮宫中秘处，帮主放心，小弟虽愚亦不为也。”

无极帮主目光锐利，察觉魏醉白穿着一身薄如蝉翼纺衫内无藏物，笑道：“这老朽就放心了，望贤弟早去早回。”

魏醉白双拳一抱，道：“四更必返。”猛一长身，疾如星泻掠下崖去。

月上中天，三更时分，南天门下突腾起一声清澈长啸，声播云霄，四山鸣应。

蓦地——

天际遥处又送出一声长啸，接着啸声四起，此应彼和，不言而喻，山外武林群雄已大举侵袭。

在空中突又多处旗花，爆出满空流焰，眩目异彩，无极帮传讯告警。

百丈崖下，古木参天，结柯连枝，森郁蔽空，无极帮主偕同四名能手屹立在要内微现不安神色。

忽见一条黑影疾掠入林，禀道：“启禀帮主，武林群雄侵袭本门，但一接即返，形踪飘忽，志在扰乱本门，并无伤亡事情。”

无极帮主沉声道：“再探！”

那人飞掠出林而去。

突闻身后起了一声阴沉的冷笑道：“帮主别来无恙？”

无极帮主不禁心神巨震，骇然四顾，只见五丈开外站着一个蒙面少年。

无极帮高手不禁失声惊呼道：“神木尊者传人！”

一霎那间杀气弥漫，寒气逼人。

无极帮主见蒙面少年只身一人，胆气立壮，冷笑道：“阁下侵扰本门意

欲何为？”

蒙面少年冷冷一笑，答道：“向贵门主索赠藏珍图，可否劳驾领路一行。”

无极帮主怒道：“阁下无中生有，本门哪有什么藏珍图，江湖谣谚言人殊，阁下轻信传言，妄起干戈，只恐有损神木尊者令誉。”

蒙面少年冷笑道：“这话应由贵门主答复，尊驾岂可越俎代庖。”语气森寒凌人。

话音甫落，激怒了四名无极帮高手，一声大喝，抡身飞扑而出分四象方位，刃若雷霆飞逸出。

蒙面少年冷笑一声，先发制人，右臂疾伸，臂随身转划了一个圆弧。

无极帮主不禁一愣，暗道：“这是什么武功。”

蓦地——

刀光倏敛，四人顿时呆若木鸡，扬臂作势，刀刃仍然握在手中。

须臾，只见四人面露惊悸痛苦之色，同时张口哇的喷出一口鲜血，身躯自腰腹之间断成两截，栽扑在地。

无极帮主见状，震撼已极，厉声道：“阁下出手太以辣毒。”

蒙面少年微笑道：“帮主只知责人不知责己，四人合手疾攻，在下能不还手么？须知在下这无形剑气不发则已，一出手不死即伤。”

无极帮主吃惊道：“原是无形剑气。”不由胆寒，太息一声道：“阁下真要去见敝门主么？其实藏珍图未落在贵门手中，而是落在徐红芍手上。”

“徐红芍！”蒙面少年诧道：“徐红芍是何来历，在下并未听说过有此人。”

无极帮主道：“阁下知否那黄衫人来历？”

蒙面少年鼻中冷哼一声道：“黄衫人被在下困在先天奇门内，不料被他逃去，黄衫人与徐红芍是何渊源？”

无极帮主笑道：“黄衫人乃奉徐红芍之命，以无形奇毒暗暗制住武林群雄，用来迫使阁下让步，自动献出藏珍图换取武林群雄性命，哪知天不从人愿，一番图谋俱付之流水。

蒙面少年沉吟须臾，颌首道：“此话倒诚然可信，不过据在下耳闻，贵门已擒住了黄衫人，内中必有图谋，看来贵门与徐红芍乃一条道上人物，同气相助，如不亟谋阻止，恐荼毒无穷。”

无极帮主颌首道：“阁下之言差矣，徐红芍下书意欲明晚与敝门主相晤，敝门主与她冰炭不相容，有何图谋可言。”

蒙面少年不禁大笑道：“在下并非三岁儿童，徐红芍纵然取得藏珍图，还又何须用函邀贵门主晤面，既形若水火更无所求，帮主恐无法以自圆其说。”

无极帮主厉声道：“老朽句句实言，见信与否，悉凭阁下。”

蒙面少年右臂疾伸，虚拍而出。

无极帮主见状不禁胆寒，两足一顿，倏地潜龙冲天拔起穿入浓枝密叶中。

蒙面少年哈哈大笑道：“帮主，你跑得了吗？面下已在此四外布伏先天奇门，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弃暗投明，尚不失为英雄气度。”

无极帮主心中暗惊，忖道：“老夫不可妄动，候至天明察看他那布设奇门方位，俟机逸去。”

其实只有蒙面少年一人而已，倚仗先声夺人，使无极帮主畏首畏尾不敢妄动。

山谷中长啸仍随风飘传，此起彼落，刺耳惊心。

罗浮宫得知武林群雄大举攻山，均皆惶惶不宁，萧凤见瑶池宫主闭门不出，无所动静，按捺不住，敲击房门，唤道：“宫主，属下有要事禀时。”

瑶池宫主启门走出，面寒如冰，冷笑道：“武林群雄侵扰本山我早知情了，还有什么要事？”

萧凤道：“宫主闭门不出，人心惶惶……”

瑶池宫主叱道：“群雄侵扰不过虚声恫吓而已，我已命魏香主下山探听虚实，谅不久必回。”

只见一少女飞掠而至，禀道：“魏香主返山。”

瑶池宫主大喜道：“说我有请！”

说时，魏香主已满面含笑，飘然走入，目光巡视宫中能手一眼，道：“神木尊者传人虽年岁轻轻，却行事异常谨慎，在未稳操胜算之前，绝不孤注一掷，今晚志在搔扰而已，诸位请各返原处，毋须惊惶，宫主自有妙计退敌。”

罗浮宫能手闻言纷纷散去，仅萧凤一人留住不走，道：“宫主，真如魏香主之言么？”

瑶池宫主道：“不错，眼前本门劲敌并非神木尊者传人而是黄衫客身后那位人物，醉白，黄衫人应如何处置？”

魏醉白道：“悉依原定之计行事。”

瑶池宫主道：“萧凤，你去把黄衫人带来。”

萧凤闻言转身快步离去。

瑶池宫主心中甚是欢愉，但禁不住又泛出淡淡哀愁迷惘暗中发出一声长叹。

魏醉白知瑶池宫主心情，无法知晓自己真正来历，虽推心置腹，却渗有一丝勉强无可奈何心意在内，更心悬藏珍图落在徐红芍手中，不知何时可珠还璧，此乃人之常情，自属难免。

只见萧凤挟着黄衫人疾掠而来。

魏醉白走了过去，伸掌拍开黄衫人受制穴道。

黄衫人一跃而过，满面怒容，冷笑道：“此是贵门待客之道么？”

魏醉白微笑道：“尊驾请勿激动，能在罗浮宫活着回去的尊驾是第一人。”说时在瑶池宫主手中接过一封密缄，递与黄衫人，又道：“此乃敝门主亲笔手书看了自然明白。”

黄衫人接过，望了一眼，放置怀中，双眉轩扬上剔，目中精芒逼射。

魏醉白忙笑道：“尊驾此刻心情，自然难受，但却是无可奈何之事……”说时手中托着一颗黑色丹药，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下已在尊驾身上下了禁制，行动无碍，却不能与人动手拚搏，否则必肝脏寸裂，口喷黑血毙命，两个时辰尊驾服下此药可解。”

黄衫人闻言面色大变，犹豫了一下，伸手接过，傲然一笑道：“阁下之赐终身难忘。”言罢转身快步向殿外走去。

瑶池宫主道：“萧凤送他下山。”

萧凤闻声倏地腾身跃起，与黄衫人一前一后身形杳失殿外。

瑶池宫主忽然凌凌发出一声叹息道：“醉白，你随我来我有话问你。”转身走去。

她已换了装束，翠衣襦袖，秀发飘飘，虽然面上以易容药物涂抹貌仅中姿，却雍容华贵，端庄凝肃。

魏醉白默默无声随着瑶池宫主走入书房。

瑶池宫主回身冷冷说道：“今晚武林群雄侵扰本门，看来全是阁下一手策划，既定之计配合得严谨异常，不过这此均无关宏旨……”

魏醉白道：“宫主心中有何疑虑，只管直说。”

瑶池宫主道：“阁下是何来历虽无害于我，但一团阴影聚集心头，无法抹煞，真如芒刺在背，使我坐立不安。”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宫主真个要知道么？”

瑶池宫主道：“不错！”

魏醉白略一沉吟道：“宫主请唤随身使唤的女婢进来。”

瑶池宫主道：“我已遣她们避开，真有此必要么？”

“一件事情若无万全准备，稍有错失则祸患无穷。”

瑶池宫主立即掠去室外，须臾领着一双美艳少女进入。

严晓星道：“传命下去，严加戒备防强敌潜入……”

一双少女应了一声，即欲转离去。

“慢着，”魏醉白沉声道：“我行囊中尚有一包药，你们以无根水煎好，待在下调息运功后即须服用，不过无宣召不可惊扰，另备一份易容药物速速送来。”略一挥手一双女婢立即退出。

须臾——

魏醉白目注瑶池宫主道：“在下严晓星。”

瑶池宫主不禁呆住，摇首不信道：“这不可能，阁下以魏醉白身随在我身旁时，途中也曾相遇严晓星。”

魏醉白笑道：“假魏醉白有二，那严晓星也是无独有偶。”

瑶池宫主闻言大愕，如置身雾中，浑然摸不着头脑。

一双美婢匆匆进入，送上易容药物，道：“香主，药已煎熬，尚有何事吩咐？”

魏醉白摆摆手道：“没你们事了。”

二婢后魏醉白福了福退去。

魏醉白取过一面菱镜，慢慢拭净脸上易容药物。

瑶池宫主失声诧道：“果然是你。”

魏醉白道：“不错，在下严晓星。”

瑶池宫主目露奇光，忙道：“让我仔细地看看你，”伸臂把住严晓星双肩，明澈双眸凝视了半晌，突然面色一变，道：“你赶快恢复魏醉白形貌，快快快。”

一连三个快字，煞似千万火急，饶严晓星是聪明绝顶，也猜不出其中道理。

但瑶池宫主之言，只觉无可拒绝，毫不思索，对镜易容恢复魏醉白貌相。

只见瑶池宫主缓缓转过身去，双肩微微耸动。

片刻之间，严晓星又变易成魏醉白，笑道：“宫主，在下已是魏醉白了。”

瑶池宫主身形不转，道：“这样我就放心了。”严晓星听出瑶池宫主语音颤抖凄楚，心中大感疑诧，朗声道：“宫主这是……”瑶池宫主缓缓转过面来，竟是泪光满面，眼皮红肿。严晓星张大着眼，茫然不知瑶池宫主为何哭泣。瑶池宫主道：“我知道你心中是什么想法，我不说，你至死也不明白。”魏醉白点点头道：“在下正是这么想。”“你是六月初四午时生，现年十九岁。”严晓星心神一惊，道：“不错，宫主为何知情？”瑶池宫主凄然一笑道：“别人生下后，均有胎记，惟你独无，但在你隐处却长有一颗鲜明红痣。”严晓星不禁呆住，暗道：“是呀！她如何能知道？”瑶池宫主幽幽发出一声叹息道：“星儿，我是你亲生母亲。”魏醉白如闻晴天霹雳，惊得退了两步，道：“这话何曾说起，在下有亲生母亲。”“曹婷婷是么？”“不错！”“她曾为你哺过一天乳么？”严晓星不禁一怔，道：“在下仗乳母养大。”瑶池宫主冷冷一笑道：“你父严天梁一身武学不俗，他为何不传你武功，反送你至嘉陵石中泰处习艺，你知道为的是什么？”严晓星茫然地摇摇头。瑶池宫主叹息一声道：“昔年有一位黑道人物天蝎星宣洛，武动极高，却名不显江湖……”

“为什么？”

“因宣洛是神木尊者剑下漏网之鲁，自受剑后便潜隐世外，杜门不出，其实宣洛雄心仍在，只是尚惮忌神木尊者及寥寥几个武林奇人不敢露面而已。”

“看来宣洛是个不甘寂寞之辈。”

瑶池宫主望了严晓星一眼，道：“就是不甘寂寞，便种下了今月孽因，宣洛重振雄风，暗地里网罗了二十八名武林高手，名谓廿八宿，分在全国各处都大邑设立分堂，而由宣洛之子宣剑武总其事。”提起宣剑武之名，瑶池宫主突面浮凄然之色。

严晓星暗道：“不知她尽提这无关痛痒之事则甚，难道宣剑武与我父结有深仇大怨？”

只听瑶池宫主接着说下去：“这廿八宿因奉宣洛严命，不敢明目张胆行恶，佯装伪善所以不显形迹，但武林之内从此多事，不时发生无头公案，武林侠义之士侦骑四出，令尊生性嫉恶如仇，也参与其事，却独来独往，落落寡合，在一死偶然碰巧中，令尊无意发现太原分堂牵涉一宗凶杀，只身独闯太原分堂，下手狠辣无比，十三名高手俱遭戮杀。”

严晓星冷笑道：“这是他们自取死之道，怎怨我父下手狠辣。”

瑶池宫主腴泛笑意，道：“谁说不是，令尊虽挑破太原分堂，却未探明个中隐秘，不知太原分堂系属受命何人。”

严晓星诧异道：“我父尚未查明宣洛宣剑武父子实为匪酋么？”

瑶池宫主点点头，叹息一声道：“自此以后，宣洛父子视你父不共戴天之仇，追蹑你父之行踪，狙击暗害，是以人父亲遭险危，但均能转危为安。

其后一两年，你父在江湖中名望越来越大，树怨也越多宣剑武之爱女宣青萍亦艺出别师下山，江湖道上相遇徐红芍曹婷婷，之后结成异姓姐妹……”严晓星暗中一震，忖道：“曹婷婷不就是我的母亲么？”

瑶池宫主凝眸望了严晓星一眼，道：“那年秋天，天平红枫似火。醉人醒目，宣青萍三女结伴游赏天平与你父不期而遇，适吴中五与你父结怨寻仇，追踪而至，殿开一场恶斗宣青萍三女义助你父，残灭吴中五虎及其翼党，”说着嫣然一笑，接道：“其实，你父翩翩年少，丰神如一，三女芳心窃动，暗中均生委身相许之感。”

严晓星诧异道：“难道宣青萍不知我父与宣洛父子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瑶池宫主道：“当时知道就好，后虽明白，但无法化解又不能斩断情丝，遂臻铸成大错，徐红芍曹婷婷始终不知内情，宣青萍苦于无法说出真相，人前佯作欢笑，暗中珠泪偷弹……”

严晓星道：“宣青萍如今何在？”

瑶池宫主道：“凄然答道：“远在天边……”

严晓星神色一变，惊道：“宫主，你……”

瑶池宫主道：“不错，我就是宣青萍。”

严晓星只觉脑中似一团乱麻，理解不开。

只听瑶池宫主道：“徐红芍、曹婷婷和我都爱上了你爹久而久之，彼此难免心生芥蒂，只有我心中说不出的苦，三年来，有我在暗中保护，你爹每次得以死里逃生，但仇恨却愈积愈深……”说着，瑶池宫主似沉侵着往事中，目光仰视在壁上悬着一墨唐人默绘山水，声如梦呓道：“那年春晚你父受武林好友之托前往黄山绝顶采一本药草，殊不知那是我祖父宣洛诡计……”

“什么诡计？”

“我祖父宣洛在关洛道上劫了一批红镖，以辣毒手法重伤关中龙凤镖局主镇天手郝凤超，你父与郝凤超乃忘年之交闻讯赶来侦查红镖下落，并查看郝凤超伤势，我祖父乔装一走方郎中，毛遂自荐。

郝凤超遍请名医，诊治罔效已是奄奄一息，其家人力主死马权作活马医，姑延我祖父试为一治，连处三方，竟大有起色。

我祖父言须根治郝凤超伤势非黄山绝顶一本“银芽草”不可，此草生在峭壁之上非有过人武功无法采取，你父乃自告奋勇，只身赶往黄山！……”

严晓星诧道：“家父为何听信不实之言？”

瑶池宫主叹息一声道：“此乃一极巧妙的圈套，事先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天衣无缝，节节入扣，由不得你父不能不信，其实我在家中，发现我父宣剑武调集廿八宿星夜赶真诚黄山，我惊觉有异，用旁敲侧击之法探出内情，不禁大惊，悄悄离家，途中传讯你父数位好友驰援，我则邀约遭婷婷赶去，唉，那知竟晚了一步……”

严晓星道：“请问此话何解？”

瑶池宫主道：“你父到达黄山后已中重伏，拚争了半天一夜，力诛七人，不幸中了迷阳也弹，尚在浴星苦拚，我与曹婷婷赶至，曹婷婷以声东击西之策，引开强敌，我将你父救至一处洞穴内。”说此忽面现红晕，接道：“你父已神智昏乱，浑身火烫，将我一把抱住，片刻露水，遂怀不身孕……”

严晓星半信半疑，有心启齿询问疑问，却又不便，怔着两眼默然无语。

瑶池宫主眸中忽满含泪水，道：“曹婷婷赶回洞穴时，发现我与你父情状，又羞又怒，悄然退出洞外，本欲一怒离去，她本工于心计之人，转身暂避隐近处故作不知……”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宣剑武等人就此于休不追踪家父么？”

瑶池宫主长叹一声道：“你父数位好友亦兼程赶至展开了一场凶搏，廿八宿五去其四，先父宣剑武亦受重伤。”

严晓星闻之骇然猛震，忖道：“仇如海深，愈发难解了。”

瑶池宫主摇首叹息道：“你父在洞中熟睡，迷阳之毒已解，忽闻洞外传来曹婷婷语声唤我快出，我立即掠出洞外，曹婷婷即言群雄赶至强敌悉数就残只一人逃出，却身受重伤我闻之心中大惊，问那人是谁，曹婷婷说那人名宣剑武，父女情深，问明去踪即匆匆赶去，果然追上护着先父返回。

祖父宣洛发觉我悄然离家大为震怒，及见护送先父返我便问其故，我诤言闻询赶去黄山，不料途中无意遇上，祖父忧急之余，哪有心情追问原委，岂知先父一月后便撒手尘环。

严晓星道：“令祖就此罢手不成。”

瑶池宫主冷笑道：“他老人家如罢手也不致有今日了。”话音略略一顿，面现愤激之色道：“就在先父安葬的前一日曹婷婷忽前来拜祭，巧背人与我相谈，谓父仇不可戴天，稍今生经不能与严天梁结成连理，最好斩断情缘，不然也须等两三年后再说。”

严晓星道：“此话宫主信得过么？”

“我当时深觉她所说的委实合理合情，哪知过不久，便发现月信不来，不由心中大为惊恐，曹婷婷又翩然而至，求计于她，她穷思苦索之下命我向

祖父言志切亲仇，重上师门习成绝艺，血债血偿。

果然祖父大为夸赞，立即允诺，遂与遭婷婷结伴离家，在一僻隐渔村赁屋而居待产，曹婷婷亦告别返家。”

严晓星目露诧异之色道：“此中似有疑窦？”

瑶池宫主笑笑道：“我知道你心中的想法，曹婷婷尽可找机会杀害于我，她始终并无此意，你知道为什么？”笑容凄凉，似充满无限铃哀。

严晓星摇摇头。

瑶池宫主长叹一声道：“这是曹婷婷智计高人一筹之处，杀害于我反弄巧成拙，祖父宣洛头一个就不会放过她，别过我后，她径自找上你父严天梁，哭诉为了相救你父洞穴已然失身，现已身怀六甲，你父信以为真，遂在曹府上完婚，因你父仇家太多，完婚之日仅寥寥数位至交亲友庆赞。

你父当日豪情侠风，江湖为家，不耐久留曹府，完婚半月后又自投身江湖。”

严晓星诧道：“我父自此之后，便未再返回曹府么？”

瑶池宫主凄然一笑道：“半年后回过去一次，但曹婷婷未在家中，诤称她授业恩师身体不适，并有一封情意缠绵书信留交你父，其实曹婷婷在我身旁照料一切……”说着珠泪夺眶而出，接道：“生下我儿见后不到三天，曹婷婷趁我熟睡之际，留书悄悄抱着我儿逃去，书中留言劝我无须为念，她会善待我儿，哺育成人，宣严二家仇如海深，无法化解，你在为娘身旁反蒙不利，唉，这约信言辞恳切，所叙利害俱是实情，不由不信。”

其后经过不言而喻，严晓星忖道：“看来不是假的了。”

瑶池宫主道：“我儿右臂生下时有七粒珠形紫红胎记，不知现仍在否？”

严晓星忍不住高声唤了一声：“娘！”两臂一伸，将瑶池宫主抱住。

瑶池宫主珠泪断线般涌出，右手抚摸严晓星头顶，太息一声道：“为娘返归家中时，即耳闻遭婷婷已与你父完婚，当时为娘儿愤不欲生，明白曹婷婷用心毒辣，但为娘转念一想，为了我儿又不得不苟延偷生。”

严晓星道：“这又为什么？”

瑶池宫主道：“曹婷婷知道，彼此都有心症，却羞于无法宣泄出口，留得我儿在，宣洛虽欲暗算你父之心，为娘必会暗中回护，紫霞山庄数次得以转危为安，均乃为娘釜底抽薪所致。”

严晓星松开双臂，泪流满面道：“抚养恩情不可不报，如今曹婷婷何在？”

瑶池宫主道：“她死了，我一步来迟救援不及，只救下你父性命，那次焚毁紫霞山庄之后伤亡惨重，我祖父亦身受重伤，无法治愈，不到数年也就撒手尘寰了，你外曾祖父宣洛只认大仇已报，亦可含笑瞑目，只恨生平之志未必，嘱为娘继承他老人家之志，殊不知为娘苦在心头、勉强应允。”

严晓星道：“所以娘创立无极门，为了继承外曾祖父之志。”

瑶池宫主摇摇头叹息一声道：“也不全是如此，在你外曾祖父未死之前，伏建龙羽毛已丰他不知在何处得来一幅骊龙谷藏珍图，谓藏珍内有一匣圣药

雪莲宝可治愈你外曾祖父之伤，是为娘藏了私心，雪莲定亦可治愈你父，所以任他为所欲为，寻取另一幅藏珍图。”

严晓星诧异道：“伏建龙既存离叛之心，为何隐忍至今？”

瑶池宫主不禁展颜笑道：“孩子，说你聪明怎么一时糊涂，你外曾祖约束手下甚严，在每人身上均留有禁制，一年三节召集聚宴，暗中酒采渗有解药，可保半年不发作，伏建龙亦是闻名绝顶之人，他何尝不明白、眼前佯装恭顺、其实他亟于图谋藏珍，自解禁制，习成旷绝武功便可叱咤风云称霸武林了。”

严晓星点点头，道，“为今之计，只有向徐红芍手中讨藏珍图了。”

瑶池宫主幽幽发出一声叹息道：“未必如此容易，万一徐红芍为势所迫，将此图毁去，岂非一番心血俱付流水了。”

严晓星道：“娘不必颓丧，凡事尽其在我。”

瑶池宫主道：“孩子，纵然能在徐红芍手中取回，另一幅藏珍图尚在神木尊者传入手中，未必能如所愿。”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此事不劳娘烦忧……”

室内珠光突然一闪，暗而复明，瑶池宫主面色一变，低喝道：“有人来了。”伸手朝壁间暗钮一点，室门缓缓开启。

只听门外传来伏建龙语声道：“宫主，是否可容属下晋见？”

瑶池宫主面上修涌一片严霜，凛然肃穆道：“进来。”

伏建龙迈步入，欠身施礼道：“风闻宫主将黄衫人纵之离去，不知是否属真？”

瑶池宫主冷冷一笑道：“你乃一帮之主，我命萧凤护送黄衫人下山，你哪有不知之理，反来问我。”

伏建龙赧然一笑道：“属下被神木尊者传人所愚，困在林中，故而不知，属下亦不敢阻拦……”

瑶池宫主冷笑道：“那么帮主进宫问黄衫人何故？”

“擒虎容易纵虎难！”伏建龙道：“本门面临强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怎能又加一劲敌？”

瑶池宫主鼻中冷哼一声道：“你哪知我心意，我命魏醉白下山散布流言，谓藏珍图实在徐红芍手中，此无异置徐红芍成为众矢之的，纵黄衫人离去，暗示并无所惧，尚寄语她得手之藏珍图是假，所以我订下今晚泰庙之约，她不敢不来。”

“这是何故？”

“心为欲汨必有所争，则灵智尽蔽。”

伏建龙干咳了一声道：“这个属下自然明白，但属下心中有一事不明。”

瑶池宫主道：“你心中有何不明？”

伏建龙宏声道：“宫主当年与徐红芍曹婷婷谊如手足姐妹、后为何分道扬镳，视如仇敌？”

瑶池宫主冷笑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曹婷婷复委身严天梁，姐妹之情化为乌有，徐红芍亦不知保往，如今曹婷婷已互，还提他则甚？”

伙建龙道：“严天梁至死仍不明白仇家为先门主宣洛，曹婷婷既然明白，又与严天梁结成连理，为何讳而不言，其中大有蹊跷！”

瑶池宫主厉声叱道：“那是我事前与她约法三章之故。”

伙建龙微微一笑道：“属下亦因此明白严天梁何以能在数次凶险中转危为安了！”

魏醉白突冷笑道：“帮主你不嫌话问得太多了么？”

伙建龙目中忽逼射凶光，道：“宫主一再严令不得加害于严晓星，岂可不谓曹婷婷姐妹情谊无存。”

瑶池宫主怒道：“你此话提他则甚？严天梁我宣家有仇与你无怨，如今严天梁曹婷婷已互，事过境迁，难道你尚欲斩草除根么？”

伙建龙厉声道：“须知严晓星将属下视作血海大仇，属下岂可不闻不问。”

魏醉白大喝道：“伙建龙目无尊长，宜削去帮主之职并毁去一臂。”

瑶池宫主冷笑道：“醉白行刑！”

伙建龙骇然色变，退后一步，倏地撤出肩后一柄厚背砍山刀，一道瞥目光辉亮起，逼泛出一股逼人寒气。

瑶池宫主冷笑道：“你这几年武功精进不少，已将乾坤八掌遭遇合在刀法中，为何不用来对付神木尊者传人？”

伙建龙淡淡一笑道：“非至生死关头，轻不展露，再者惟恐瞧不出来历。”

严晓星朗声大笑道：“你真正来历，武林中人多已知情，为防激则生变，故佯装不知，只有你自己尚蒙在鼓里面罢了。”

伙建龙心神又是一震，厉声道：“你为何不与老朽明

魏醉白微微一笑，撤出长剑，道：“帮主最好自断一臂以免小弟作难。”

伙建龙一声大喝，钢刀出手，一招“乾坤六合”，刀势如山，雷霆万钧向魏醉白劈去。

罡风罩袭三丈武术外，使魏醉白无法闪避，伙建龙心辣手黑，存心要将魏醉白劈命刀下。

瑶池宫主面色一变。

只见魏醉白身影疾闪而杳，刀势万钧，拍的一声，明知镜片地面被砍破一丈远近裂口，火光直冒，地面震得一阵晃动。

伙建龙心神猛骇，疾忙收招，只听背后生起一声冷笑，突感右肩一凉，一条臂膀离肩坠地，血涌如注。

魏醉白身形从伙建龙身后现出，左手两指如电飞出，疾点了三处穴道，止住伙建龙右肩断处涌血，翻腕扯下伙建龙蒙面纱巾。

伙建龙面色惨厉，狞笑道：“魏醉白，老朽与你何怨何仇……”魏醉白剑眉微剔，道：“亏你是一帮之主，你那手下倘若抗命不遵，目无法纪，将如何处置。”

伏建龙不禁默然无语，须臾长叹一声道：“你那琥功不知源自何宗？”

魏醉白笑道：“宫主与在下已察出帮主暗萌叛导之心，是以习练一项奇特武功用来克制帮主，今日果然得心应手了。”

伏建龙目露黯然之色道：“如此说来，宫主早有杀老朽之心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老朽悔之晚矣。”

魏醉白冷笑道：“你此时明白，尚不为晚。”

瑶池宫主面色一变，击掌两声，掌声清脆但并无人奔来。

魏醉白道：“显然为伏建龙点穴制住，属下去瞧瞧。”快步如风掠去，须臾领着明霞六美艳侍婢来。

瑶池宫主道：“将此人囚住，听候发落，不可张扬外泄。”

伏建龙面色一变，张口欲言，魏醉白已两指如风飞出点向喉结穴，立时噤不能出声。

两女挟持伏建龙，带起如飞奔去。

魏醉白低声道：“娘，我们未取回徐红芍手中的藏珍图须防着一点。”

瑶池宫主道：“你是说明霞六女么？”

魏醉白点点头，道：“我等迄今未查明徐红芍卧底罗浮宫内应究竟有多少。”

瑶池宫主略一沉吟，颌首道：“这倒不可不防。”身形一跃腾起，往明霞六女身后赶去。

魏醉白双肩一振，穿同罗浮宫外。

黄衫人离了罗浮宫，只因功夫暂失，步履维艰到达东岳山麓，已是气喘心浮，汗透重衣。

只听身后萧凤响起语声道：“朋友老身恕不恭送了。”

黄衫人目泛怒光，冷笑道：“相送本是多余，在下不领这份盛情。”

萧凤哈哈大笑道：“谁要你领老婆子这份情意，但愿朋友途中无事。”舒掌现出一颗黑色丹药，接着道：“此药可恢复朋友武功，拿去服下吧。”

黄衫人目注了萧凤一眼，伸手取过吞在口内，面色冷漠慢慢转身走去。

只见黄衫人走出三里开外，步法忽变疾，转入一处葱郁树林中。

蓦闻徐红芍语声道：“你回来了！”

黄衫人面色一凛，直趋入内，但见一块如茵草地上徐红芍盘膝而坐。

徐红芍冷冷说道：“你见着了瑶池宫主么？”

黄衫人禀明经过详情。

徐红芍凝神听完，秀眉微微一皱，道：“你知她为何不敢杀你？”

黄衫人面现茫然之色，道：“属下不知。”

“她有回信么？”

黄衫人立时取出。

徐红芍拆阅反覆思量，鼻中发出一声轻哼道：“她倒冷静得很。”

黄衫人嘴唇动了一动，欲言又止。

徐红芍望了黄衫人一眼，道：“你有话想问么？”

黄衫人道：“属下不明其中原因，无法请问。”

徐红芍冷冷一笑道：“既成事实，亦不必隐瞒，我命你送函与瑶池宫主，即是为了察视无极帮虚实动静，因为我已将她所藏的藏珍图盗来。”

黄衫人不由愕然瞪目，诧道：“怎么，主母已将藏珍图盗来了。”

“不错！”

黄衫人囁嚅答道：“属下认为主母如此做法似画蛇添足。”

“为什么？”

黄衫人道：“瑶池宫主既不知情，尚蒙在鼓里，主母应向神木尊者传人下手，两图既得，藏珍无异探囊取物。”

徐红芍冷笑道：“我本来依照原定之计施为，怎奈你已弄巧成拙，藏珍图虽盗来，但犹未证实此图真伪，是以不得不改弦易辙。”

黄衫人不禁面上一热道：“如今怎能辨别真伪？”

徐红芍道：“瑶池宫主获悉被盗后，若此图是真，她表面佯装冷静，其实忧心如焚，必将风声传开，使群雄觅寻我等下落，覆函约定今晚三更在泰庙晤同。”

“那么主母决定是否应约？”

“当然要去。”

“这岂非坠入瑶池宫主诡计，自投罗网。”

徐红芍冷笑道：“我虽愚亦不至此！……”语声略略一顿：又道：“调集人手最迟日落之前便可赶到，命他们布伏在泰庙周外，如武林群雄纷纷赶到，那就证实了此图是真，我立即中止此行。”

黄衫人点点头道：“若然是假，主母将如何面对瑶池宫主？”

徐红芍淡淡一笑道：“我也她姐妹情深，谊为手足，谅她不敢与我为敌。”

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徐红芍你算盘打得太如意了。”

徐红芍面色一变，叱道：“什么人？”

林树隐处飘然走出白眉叟一袭白袍，霜眉银发，红光满面，含笑道：“你虽在林外布设奇门遁甲，却难不倒老夫。”

徐红芍冷笑道：“凭你这老怪物未必能参悟我这正反六杀奇门。”

白眉叟哈哈大笑道：“不错，六杀奇门倒有点鬼门道，老夫门下居然所察出阵式奥秘。”

徐红芍面色微变，道：“看来，你随身八卫也来了。”

白眉叟颌首道：“来了，你们两人此刻已无异笼中之鸟插翅难飞。”

徐红芍冷笑道：“也未必，你怎知我姓名？”

白眉叟放声狂笑道：“老夫不但知你姓名，而且已知道你来历底蕴。”说着目中精芒一闪，接道：“你不是百步毒母冷霜儿媳么？”

徐红芍神色一变，道：“阁下既知我来历，不惧我施展无形奇毒么？”

白眉叟面色一寒，沉声道：“老夫有备而来，何惧你无形奇毒，拿来！”

徐红芍淡淡一笑道：“拿什么？”

“藏珍图！”白眉叟面色俱厉道：“徐红芍，识时务者为俊杰，须知你无老夫之助，决无法取得雪莲宝，用来救治你夫君身罹奇毒。”

徐红芍闻言不禁心神猛骇，却发出格格悦耳娇笑道：“可惜藏珍图不在我身上，何况部长下之言令人无法采信。”说着却向白眉叟身前慢慢逼去，纤纤玉指好整以暇般梳弄鬓边为风吹散乱发。

白眉叟目露惊悸之色，不由自主地身形望后退去，大喝道：“站住！”

徐红芍格格娇笑道：“阁下有备无患，为何惧我无形奇毒。”

白眉叟不禁老脸一热。

黄衫人忽冷笑一声，右掌疾扬，只见数股寒芒宛如电奔投入林中地茂密中，身形随着扑出。

寒芒发出，泥牛入海不见动静，黄衫人身在悬空，却如遇强阻倒跃而回。

徐红芍低喝一声道：“不准妄自出手！”

黄衫人一脸悻悻之色，后退数步。

徐红芍目注白眉叟一眼，道：“阁下如能取得神木尊者传人手的那幅藏珍图，才能共商谋取藏珍之策。”说着喝道：“我们走！”转身与黄衫人先后掠出林去。

白眉叟冷笑道：“徐红芍，你走不了。”

两人已掠出七八丈外，徐红芍冷笑道：“阻我者死！”

眼前人影疾闪，一双衣衣蒙面老叟阻在徐红芍身前。

徐红芍忽右手疾扬。

一双蒙面老叟本能的心神微震，忙屏住呼吸，防徐红芍施展无形奇毒。

面步毒母乃宇内首屈一指擅使奇毒之人，她那无形奇毒无色无味，防不胜防，徐红芍是百步毒母儿媳，深得真传，一双蒙面老叟虽是武林高人，事先已含有解毒圣药，却不能不防。

一双蒙面老叟只见徐红芍掌势柔不着力，便知徐红芍施展无表奇毒，护身罡气已密布全身。

徐红芍格格娇笑道：“我是逗着你们玩的！”

她虽是徐娘半老，一颦一笑，无不动人。

一双蒙面老叟不禁为之气结，左立一老叟冷笑道：“徐红芍，你想找死么？”

徐红芍娇笑道：“找死的是你们。”

黄衫人突倏地腾空拔起，凌空翻飞，挟着怒涛奔泻之势罩垄一双蒙面老叟。

两蒙面老叟不约而同的大袖挥扬，卷出山涌罡风迎着撞去。

徐红芍趁机曲指虚空弹了两下。

一双蒙面老叟暗中仍注意着徐红芍，虽见徐红芍弹指有异，却不以为意，但突然瞥见身前不及五寸远处现出一点粟米大小火星迅疾袭上身来，不禁大

骇，闪避已是不及。

火星着体轰的一声，如沸油迎火般，一双蒙面老叟全身如一团火球般，疾忙倒地翻身滚压。

白眉叟此刻亦已到来，见状大惊。

徐红芍不禁格格娇笑，与黄衫人穿空飞起，去势如电，瞬眼疾杳。

白眉叟双掌臂出一股狂飙，将一双蒙面老叟身上火焰压熄。

一双蒙面老叟衣衫焦残，不胜狼狈，目光怒闪。

白眉叟道：“两位无碍么？”

右立萱蒙面老叟怒道：“老朽为防这贱婢施展的是毒火，屏住呼吸不使毒烟侵入，无法歉顾，故几乎着了这贱婢的道儿。”

另一蒙面老叟冷笑道：“这贱婢谅逃不出我手中，咱们走吧。”迅即因身纷纷掠去。

徐红芍掠人一背山面水庵堂内，庵前丛竹围绕，绿翳掩蔽，无法发现其中尚有屋宇。

黄衫人随着掠人，长吁了声道：“风闻白眉老怪随身八卫均是武林奇人、今日一见果然不虚，若非主母施展毒火神弹，恐难逃脱重围。”

徐红芍面色凝肃道：“我等在此等候，他们不久也快赶到了。”

黄衫人略一沉吟道：“看来藏珍图是真的了。”

涂红芍道：“何以见得？”

黄衫人道：“白眉老怪岂能无的放矢显恐是真的了。”徐红芍摇首冷冷一笑道：“未必见得，也许瑶池宫主以假作真，有意放出风声，使群雄误中她的移花接木之计。”

黄衫人长叹一声道：“主母之言有理，但主母甚难辨别真伪，不知主母此图放在身旁？”

徐红芍冷笑道：“我何能带在身上？”目注庵外一眼，接道：“眼下才过午刻，我在厨蒸有食物，我们用饱后再作道理。”

黄衫人应命入内。

徐红芍眸中即泛出迷惘神色，端坐庵内跌入沉思中。

泰山县南黄土岡阜矮树稀疏，风刮处黄尘没空，触目荒凉。

尘雾弥空隐隐现出数条人影，疾行如飞，突闻风砂中一声断喝道：“站住！”

人影一定，只见来者老少不一，为首者乃一白面无须，木寒如冰中年人，身着一件团花织锦长衫，手持一柄折扇，服神精芒如电，循声注视了一眼，嘴唇微咧，泛出一丝阴鸷笑容、却一言不发。

此人之后突跨出一身穿土黄僧衣头陀，豹目圆睁，大喝道：“何人喝阻？”

土坡之后缓缓现聘面色蜡黄少年，含笑走前，右掌托着一颗威震江湖的神木令。

头陀神色一惊，低呼道：“神木令。”

所来八人除为首面白无须中年人漠然无视外，均莫不露出震惊之色。

头陀忽冷笑道：“施主意欲与神木充相胁么？神木令以现，想必其主人亦在近侧，何不请出来相见。”

少年微微一笑道：“在下不过是神木尊者传人台前走卒而已，奉命传讯怎敢柏胁。”

头陀道：“请道其详。”

少年道：“如果神木尊者传人召集群雄迫使无极门解散俾使武林呈现澄平，诸位如是无极门邀来助拳之人，望不可助纣为虐……”

头陀笑道：“施主衣上覆神木传人，贫僧等并非无极门之友，不过偶经路过，决不参与这场无谓是非。”

少年略一沉吟，微笑道：“既然如此，诸位可以走了，但愿大师口能应心。”身形一闪即杳。

面白无须中年人冷笑一声，面上立增一理森森样气，欲言又止，昂然迈步走去。

此八人均是一时之雄，凶悍暴腾，只听一声阴恻恻冷笑道：“何方小辈，竟欲一块木头吓阻老夫，他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头陀宏声哈哈一笑道：“吴兄说得不错，我等几曾怕过谁来，但不至时机成熟之时，切莫妄逞无名，走吧！”

八人身法迅快，疾行如风，片刻之间已走出五六里远，茺山小径，岖直难行，只见前路不远，道中矗立着一株参天合抱古桧，停如华盖，茺荫千亩。

那为首面白无须中年人，转过古桧，突杳失身影。

头陀本不注意，及至他身形绕过古桧时，发觉前路已无中年人身影，不禁发出一声惊噫，回首后顾，更是面色大变。

原来发现后行六人同时地亦杳失身影，这一惊非同小可莽莽黄土丘陵，甚少掩蔽，极目之下可瞥见烤里外景物，活生生的人，竟没了踪影。

头陀乃黑道极著名凶僧快刀飞雨，杀人不眨眼，双手血腥，从无此刻之事令他心神骇震，目光四顾了一眼，忽狂叫了一声，穿空腾起，窜出七八丈外双足甫一沾地，忽闻一声朗喝道：“回去！”

身影疾闪现出三个貌像凶恶大汉，面目逼肖，均手执一柄利斧。

凶僧见人踪疾现，目中神光一振，惊惧之意倏平，哈哈大笑道：“原来是邪门玩意儿，佛爷险些受愚。”反手按肩霍地撤出一柄雪亮的戒刀。

中立大汉嘿嘿冷笑道：“你就是凶僧快刀飞雨么？”

飞雨目中凶光逼射，阴阴笑道：“既知佛爷之名，还不从实相告，佛爷刀下难有不死之人！”

中立大汉哈哈豪笑道：“我辽东三虎并非无名小卒，吓得谁来，还是弃刀就擒随我等去见门主。”

飞雨冷笑道：“你在找死！”一刀平划而出，寒芒如电却不带一丝破风之声。

辽东三虎只见刀神奇无比，刀势似指向全身各大重穴不禁面色一惊，同地三斧挥攻而出。

克察连声，三斧迎着刀芒同时削断，刀势犹未遏止，顺水推舟般，削向辽东三虎肩背。

只听惨嚎腾起，刀光过处，三虎头颅随着血光冲起天空从后倒去。

突闻传来一声朗朗语声道：“好刀法！”

凶僧飞雨猛地回顾，只老三丈开外立着一手持长剑短装少年，不禁狞笑道：“你是何人？”

少年状类乡愚，貌不惊人，闻言笑道：“果然不愧凶僧之名，即逞凶焰，看来在下也懒得管了。”说着即欲转身走去。

凶僧飞雨身形跃起，疾落在少年前阻住去路，声寒如冰道：“施主你走不了。”

少年双眉一剔，冷笑道：“此处是阳关大道，谁说在下走不得，你不要认为你好几手三脚猫刀法便可吓倒在下，在下愿见识一下。”

飞雨闻言不禁一怔，道：“辽东三虎不是施主同道么？”

少年淡淡一笑道：“在下只身独来独往，谁也不是在下同道。”

飞雨陡现狞容，厉声道：“这话骗得了谁，佛爷不信。”戒刃目指而出，刃势奇奥，似“穿针引线”却又似“度危金针”，但两者却非是，迅快无比。

“叮”的一声，少年长剑亦直指击出，两端交击，迸出连串火星，凶僧只觉虎口发麻，不由震得倒退两步。

飞雨目露惊悸之色，他未曾察觉少年是如何出剑的，他以快刀驰名江湖，却不曾料到对方比他最快，更难的视位奇准，剑刃两端相击全然毫厘不爽，须知稍有差失，立罹杀身之祸，怎不令他心骇神摇。

少年笑道：“快刀之名也不过尔尔。”

飞雨大喝一声，戒刃平肩劈出，一丝电芒飞来。

少年长剑手指疾震，幻出一圈大银虹。

凶僧刀芒无巧不巧臂向那圈银虹之上，叮叮叮起了一串金铁交震之音。

飞雨似受巨大无朋的震力，踉跄倒退出数步，目露黯然之色，长叹一声，收刀回鞘，道：“贫僧再也不敢以快刀扬名江湖，请问施主是何来历？”

少年微笑道：“恕难奉告。”言罢转身欲待离去。

飞雨怪道：“施主可否留步，暂听贫僧一言。”

那少年回身微微一笑，道：“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就问我，阳不得我愿意回答。”

飞雨道：“不敢相求，只望以释心中之疑。”

少年道：“你认为我是无极门中之人么？如是你定互无疑。”

飞而双眉微皱，暗忖：“这人怎么比我凶僧更难说话，无奈事急求人，不得不低声下气。”转言笑道：“贫僧同行八人，在此古桧之下行过，突然失踪，贫僧虽心疑同道，身在全无极门邪阵内，却见施主又可安然来去，不由

茫然不解。”

少年注视飞雨凶僧一眼，点点头道：“你猜得一点不假，无极门在东岳之外每一要道均设下恶毒奇门，你那同道谅均陷身奇门中，在下之所以能安然出入不过是谱晓这奇门奥秘耳。”

飞雨不禁愕然道：“怎么贫道独未陷身奇门，丝毫不觉异样？”

那少年莞尔笑道：“你不过侥幸误入空门而已，但前进后退均有所不能。”说着略略一顿，道：“你是否想求在下带你出去？”

飞雨脸色一红，道：“贫僧同行八人，均身负绝学，胸襟博杂，就数贫僧最弱，贫僧不信他们均愿束手就缚……”

少年微微一笑不答。

飞雨又道：“施主杀了无极门中三人，贫僧怀疑无极门为何尚不见动静。

少年目中神光一闪，笑道：“在下不妨明言相告，东岳广袤数百里，峰峦千百，无极门为防武林群雄窥侵，大半人手均布设在东岳险填扼隘，仅极少人手安置在泰山圈外，此处除了辽东三虎外并无别人。”话声略略一顿后，又道：“奇门虽然玄奥，但犹有迷魂毒香，你那同伴不防，为那迷阳毒香所中，此刻仍躺在阵中昏睡。”

飞雨脸色大变，道：“贫僧相求施主解救，不知可否应允？”

少年面有难色，摇首笑道：“在下不愿涉身无谓是非中。”

飞雨长叹一声道：“贫僧行年七十，此身老朽，犹如残烛余尽，怎敢以蚁命乞怜，但兹事体大，贫僧愿以藏珍图换取贫僧等八人脱围。”说着目露冀求之色。

少年诧异道：“什么？藏珍图竟在大师身上，在下风闻一幅为神木传人所有，另一幅仍在无极门瑶池宫主手中，为何尚有第三幅在，在下恕难为无稽之言所动。”

飞雨正色道：“贫僧句句实言，瑶池宫主秘藏之藏珍图现为百步毒母冷霜儿媳徐红芍所得，贫僧等八人为应徐红芍之约而来。”

少年面色一变，道：“就是眼下盛传之徐红芍及黄衫人么？”

飞雨答道：“一点不假！”

少年道：“徐红芍现在何处？”

飞雨答道：“距此约莫五十里远近一座草庵之内。”

少年突微微道：“那徐红芍未必慷慨双手献出藏珍图。

飞雨黯然一笑道：“贫僧一生坏事做绝，临暮之年愿行一大功德以赎前愆，若蒙施主赐救，贫僧八人当感恩图报，竭力以赴，谅取得藏珍图并不难。”

少年始终面色镇静，微笑道：“大师如何信得过在下，且大师同行七人何能保证与大师同心。”

飞雨面露愧容道：“贫僧善根虽为罪恶泯蔽，但却有知人之明，施主朴拙蕴华，锋芒内蕴，功力已臻不可想像境界施主取有藏珍图，必可与神木传人携手合作，为武林谋福。

少年点点头道：“大师言之至诚，在下不妨一试，不瞒大师，在下实乃神木传人至交。”

飞雨目中顿时泛阳惊喜之色。

少年道：“大师可否详叙此行经过及同行七人来历？”双肩一振，倏地神龙穿空拔起，疾闪掠入西桧郁密枝叶中。

飞雨暗道：“好俊的身法。”随即枝上隐去。

月幕崦嵫，流霞惊天，荒庵之外翠竹摇曳迎风，篁竭悦耳。

林中人影疾闪而出，现出黄衫人目露忧急之色，忖道：“主母所邀人手，怎么一个竟未见到来，莫非途中遇伏，已生变异。”

他按耐不住心头忧急，更耽心的是他那爱女不知主母送往何处，一时发出一声暗吁短叹。

远处霭影浮动忽现出数个豆大人影，黄衫人不觉精神一振，暗道：“来了！”

双目神光一瞬不瞬的注视来人。

人影渐近，只见来人为首者是一身土黄戒衣头陀，抢行数步，打量了黄衫人两眼，抱拳道：“贫僧等奉徐姑娘之邀而来，不知徐姑娘在么？”

黄衫人呵了一声道：“在下蒙丕，奉敝主母之命在此恭候多时，待在下通知主母出迎。”

凶僧飞雨道：“这不必了，蒙施主请带路。”

蒙丕道：“在下遵命。”随即欠身肃客。

庵门虚掩，蒙丕推门而入，堂之内静悄悄地竟无徐红芍在，只见案上镇着一纸，忙取过一瞧，见是留给自己，纸上略略数语，谓她有急事外同，稍时便可转来，嘉宾驾临，请勿失礼。

凶僧快刀飞雨八人已接踵而入，不禁一怔，道：“怎么徐姑娘不在？”

蒙丕面露歉容，献上纸笺，含笑道：“敝主母因事外出片刻即回，在下已备好酒菜与八位接风。”即奔入厨下而去须臾，酒菜胾列纷陈均是山珍海味，醇醕香冽。

凶僧飞雨等纷纷人席就座，黄衫人蒙丕不末座敬陪。

酒好菜肴更佳，蒙丕殷殷劝酒，谈笑风声。

仅有首座之白面无须中年人一言不发，酒到杯干，咀嚼有声，却面色冷漠如冰，无一丝笑容。

蒙丕从席间已知此人是当今第一暗器名手，武林中人尊称千手哪叱恒红君，二十年来从未露面武林，名头渐烟没无闻，看形象不过四旬上下，其实已年逾古稀。

黄衫人蒙丕生性冷傲，自负不凡，但自南天门屈辱之后深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敛束不少，但心底暗暗不忿千手哪叱恒红君在大模大样，无奈他八位乃主不便失礼。

二更时分，酒甘饭饱，席终人未散。

凶僧快刀飞雨惊噫一声道：“怎么徐姑娘尚未见到来。”

忽闻庵外传来银铃娇笑声道：“小妹有事外出，待慢贵客望乞见谅。”语声未落，徐红芍身影疾落鸿般掠入，素帕扎额，一身劲装捷服，抱拳向凶僧飞雨等一一见礼。

徐红芍笑道：“多亏飞雨大师，不然无法请来桓老前辈。”

千手哪叱桓红君只角咧了一咧面色仍是冷漠如冰。

凶僧飞雨道：“徐姑娘何事外出？”

徐红芍道：“本与东岳无极门主宣青萍约在三更在泰庙见面，小妹方才赶去泰庙相度地势，顺便观察无极门之有何埋伏，但小妹一人泰庙，即与无极门下照面。”

黄衫人蒙丕诧道：“什么？主母与他们发生拚搏了么？”

徐红芍摇首道：“未曾，此手持一函送与我，展开一阅，见是宣青萍手书，谓本门发生事故，恐今晚不能应约，故在明晚三更时分。”

飞雨诧道：“徐姑娘问明此人发生什么变故么？”

徐红芍摇首一笑道：“此人将信送交小妹后即行离去。”

一旁天地双环淳于风道：“未必不是宣青萍缓兵之计。”

徐红芍颌首笑道：“小妹也是如此想法，但我等又有何惧？”

首座千手哪叱桓红君突眉头一皱，道：“徐姑娘邀约宣青萍真正用意为何？”语声寒冷如冰，刺耳心惊。

徐红芍赧然娇笑道：“不瞒桓老前辈，目前无法证实藏珍图是真是假。”

桓红君冷笑道：“与宣青萍见面，又何从判断藏珍图真假？”

徐红芍道：“昔年晚辈与宣青萍谊如姐妹，见面时动以情义，晓谕利害，察言辩色，当可辩明。”

桓红君冷冷一笑道：“凡事哪有如此容易，明晚不如将宣青萍擒来，酷刑之下何求不得。”

徐红芍道：“此事全仗桓老前辈了。”

桓红君面色漠然，望了徐红芍一眼，道：“藏珍图何在可否容老夫过目？”

徐红芍微微一怔，道：“容晚辈取出。”快步向庵后走去。

凶僧飞雨道：“桓大侠能辨别真假？”

千手哪叱鼻中冷哼一声，面色森寒如冰。

黄衫人蒙丕暗暗冷笑道：“好大的架子。”禅堂内气氛过于严肃，只觉不是滋味，便伸手清理桌上杯筷残肴，一一收拾移置厨房内。

片刻，徐红芍盈盈走来，右手握着一纸卷，道：“图已取来，桓老前辈请过目。”将图展开，放在桌上。

群雄趋前围观。

庵外天际遥处忽传来一声清澈啸声，声播云空。

桓红君神色一变，道：“姑娘来时，是否形迹败露，为无极门暗暗跟随。”

徐红芍冷笑道：“原要他跟踪而来，晚辈已在庵外布下禁制。”

语音甫落，只听一声霹雳巨响，震耳欲聋，一股强风涌入庵门将禅堂内烛火压熄。

千手哪叱桓红君冷冷一笑道：“看来，瑶池宫主宣青萍门下赶来了，白眉老怪不愿见人占现成便宜，所以纷纷退去莫怨老夫心辣手黑。”

说时，远处只见人影浮动，疾如飘风，转眼即至。

蒙丕道：“无极门下来的着实不少。”

一眼望去，人影纷纷如魅，不下百数十人。

为数九人左掌齐扬，暗器如雨打出，刀光电奔猛扑而来。

桓红君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双手齐扬，发出无形潜劲。

黄衫人蒙丕一直注意着桓红君，见状不禁一证，只觉桓红君并未发出暗器。

但见那股无形潜力将袭为暗器悉数震飞开去，扑来九人撞得反身倒跃，突然同时发出一声怪噪，仰面翻倒，九人后胸等处露出数个线大创孔，鲜血汨汨涌出。

蒙丕心神大震，喝道：“这是什么暗器，如此厉害。”

九人一死，后立群匪纷纷大喝相继扑上。

飞雨发出一声狂笑道：“不知死活之徒。”飞身迎去，戒刀出手，寒光过处，必有一人倒地，身首异处，血溅喷飞。

转眼功夫，刀下横尸七人，群匪不禁胆寒慑住，缓缓退去。

淳于风道：“此非善地，我等不如撤离另迁秘处。”

桓红君冷笑道：“来不及了！”

凶僧飞雨不服怒道：“跳梁小丑，怕他则甚，挡我者死。”

桓红君冷冷望了凶僧一眼道：“无极门下大举来袭，伎俩必不止此，今晚尚会前来，白眉老怪虎视眈眈于后，俟机而动，更有甚者，神木传人率领群雄隔岸观火，谁胜谁败、均与他无干。”

淳于风面色一惊道：“如此说来，我等岂非处身三重包围之下。”

桓红君道：“不错！”

凶僧飞雨诧道：“我等怎可束手待毙。”

桓红君冷冷一笑道：“一动不如一静，我等纵然武勇盖世，亦难逃三重围袭之下，不如暂回庵中静思对策。”

徐红芍心中泛起一缕不吉之兆，湖面忧容，猛然回首一仰，眼中神光逼射，强颜作笑道：“八位请暂回庵中，容我略作安排。”

凶僧知徐红芍乃百步毒母儿媳，深得真传，此刻必在庵外布下奇毒，与众人一使眼色，进入庵中。

禅堂内黑暗如漆，伸手不见五指，桓红君伸手入怀，掣出夜行火折，哗啦声响，扇开一道熊熊火焰燃着了桌上一支粗如儿臂巨烛，与凶僧二人在庵中各处察视了一眼，回至禅堂坐下瞑目沉思。

庵外遥处不时传来尖锐啸声，刺破如水沉寂夜空。

凶僧七人虽各自坐下，面色沉静，但抑制不住心内焦急不安。

片刻，徐红芍偕同黄衫人蒙丕进入庵堂。

飞雨道：“姑娘必在庵外布下奇毒。”

徐红芍道：“确嫌辣毒，但为势所逼，不得不尔。”说着取出八粒丹药，接道：“必要时八位请服用，可解奇毒。”

送至最后一粒解药至桓红君之前，只见桓红君缓缓睁开双眼，伸手接过，道：“姑娘纵有万全准备，但无济于事，最上之策莫过于将藏珍图焚毁。”

徐红芍面色大变。

凶僧七人闻言不由惊诧出声。

桓红君冷冷一笑道：“老朽知道此言未免使徐姑娘大感失望，但不失为明智之策，如此可平息后事。”

蒙丕突高声道：“桓大侠知道敝主母为何谋求骊龙谷藏珍？”

桓红君目中威棱逼射，沉声道：“老朽有什么不知道，但老朽不信冷方丞身罹之疾非雪莲宝莫解。”

徐红芍忽凄然一笑道：“目前只知雪莲宝可解救，莫非前辈另有所知么？”

桓红君摇首微微太息道：“姑娘所为，乃人之常情，老朽何能强人所难，徒贻临阵畏缩，过桥抽板之议。”

淳于风道：“请问中下之策？”

桓红君略一沉吟道：“中策莫如与神木传人联合，此际遣出一人找到神木传人，谓我等并无奢求，祈求雪莲宝一颗请他解围，我等以藏珍图转交与他携手觅取藏珍。”

飞雨干咳了声道：“此策虽善，但不知在何处可觅见神木传人？”

桓红君冷笑道：“此乃易事，武林正派群雄，与神木尊者传人无不息息相通，找上武林中任何一人明言其事，便可与神木尊者传人相见，唯一难的是不知徐姑娘所得之图是真是假，他岂能听信片面之词与我等解围。”

桓红君道：“无极门与白眉老怪不惜重大伤亡侵袭，无疑此图是直的了。”

桓红君道：“但愿如此。”

淳于风道：“何谓下策？”

桓红君道：“与宣青萍握手言和，壁还藏图，动以姐妹之情，联臂与天下武林群雄为敌。”

快刀飞雨长叹一声道：“上中上三策均有可行之道，但其中不无梗阻，缓不济急奈何！”

桓红君面色一寒，沉声道：“那老朽倒要听听大师还有什么高明之见？”

快刀飞雨苦笑一声道：“贫僧生平不善谋略，端视徐姑娘取舍举措了。”

徐红芍唇欲言，蓦闻随风传来梵唱之声。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黄衫人蒙丕闻得梵唱入耳，不由面色大惊，忙道：“不好，此乃摄魂魔法，请速护住心神，不使梵音所侵。”

梵唱之声由远渐近，更有饶铎融之音，嘈器繁杂，乱成一片，使人心神欲飞。

群邪如言护住心神，不为所动。

桓红君与蒙丕两人退身壁角，防匪徒侵入，但见蒙丕额角爆出黄豆般汗珠，面色痛苦不胜，似经受不住梵音摄魂魔法。

凶僧快刀飞雨面色惊疑不定，忽瞥见对首坐着震天手成元及开碑手成浩兄弟面色平静，了无异样，心中暗惊道：“成氏兄弟哪来如此高的定力。”

桓红君眼中神光精芒如电，嘴角泛出一丝冷笑，道：“大师，催魂摄魄魔法也不过尔尔。”

只见飞雨面色一变，疾跃上前，落在成氏兄弟身旁，伸手一摸成氏兄弟鼻息，已然气绝身亡，大惊失色道：“怎么成氏昆仲竟然死了。”

桓红君闻声一惊，打量成氏昆仲上下一眼，惊噫出声，道：“大师你瞧！”伸手一指成氏昆仲脚下。

只见成元成浩足下仰卧着两只铁足金鳞毒蜈，长可八寸尚未死经，肢体尚在微微颤动。

三十四

震天手成元摔碑手成浩竟在禅堂中无声无息惨遭非命，群邪不禁胆战心寒，岌岌自危。

千手哪叱桓红君冷冷一笑道：“这也难怪，我等均是黑道杀星，行事出手无不阴狠毒辣，无极门中今晚对付我等亦莫不施用其极，催魂摄魄魔法外更以百兽天尊役使毒物，幸亏徐姑娘在庵外布下奇毒禁制仅两只毒蜈侵入，余物经受不任奇毒，均在中途死去，不然我等难以幸免。”

快刀飞雨惊魂未定，道：“我等岂非坐而待毙。”

桓红君道：“你能出去么？”

飞雨摇摇头苦笑道：“实不济也要杀他几个。”桓红君冷笑道：“还未到如此地步，倘老朽意料不差，白眉老怪绝不能让无极门得手，而老怪之后尚有神木传人率领天下武林群雄虎眈眈着，稍时必有人找上门来。”

快刀飞雨神色之间似露不信道：“万一无人找上门来，而是杀上门来将如何应付。”

桓红君面露傲然神色，道：“徐姑娘所布奇毒禁制，可阻武林雄心生畏惧，暂不敢妄自侵入雷池一步，但除了一人例外，老朽料测稍时找上门来的必是此人。

徐红芍神色一惊，道：“是谁？”

桓红君冷冷一笑道：“排教高手厉炎。”

群邪不禁神色一变，徐红芍道：“前辈怎不猜紫青溪，而猜厉炎为何？”

桓红君道：“紫青溪生死不明，外间盛传均是言人人殊渲染附会之词，何况紫青溪亦不致与无极帮沆瀣一气，乘人于危。”

忽闻庵外传来寒栗阴笑道：“不错，阁下委实料事如神。”凶僧飞雨闻声神色一变，立欲飞扑出去。

桓红君右手五指迅快如电及时拉住飞雨，摇首一笑，宏声道：“厉老师何不请人庵叙话！”

门外厉炎怪笑道：“厉某哪有过门不人之理。”

身形一闪，一个蓝巾短装蚕眉凤眼三绺短须汉子跨步迈入庵中。

只见厉炎貌相虽不俗，但眼神不正，而且泛呈青黑煞气口角含笑，发现千手哪叱桓红君一人大刺刺地端坐着，不由闪出一抹杀机，道：“原来此处并非由徐姑娘为首，而是阁下称尊。”

桓红君哈哈大笑道：“局促一隅之地，有何称尊为首之荣，厉老师之来当有说词，请道其详。”

厉炎阴阴一笑道：“阁下能作主么？”

桓红君面色一寒，沉声道：“阁下老朽不敢自大，但以年岁托大，自有满意答复。”

“那很好，”厉炎道：“阁下处境不啻瓮中之鳖，依厉某之劝，何不壁

还藏珍图可免杀身之祸，倚侍奇毒禁帛显属不智，只瞧厉某便可安然无恙。”

“住口！”桓红君大喝道：“奇毒禁制已然生效，你一人可安然进入，还有其人咧？”

厉炎哈哈笑道：“阁下别出狂言。”手指成元出浩尸体接道：“奇毒禁制已然生效之说我看未必。”

桓红君竟毫不动气，淡淡一笑道：“厉老师可曾见到两只毒蜈尸体么？老朽猜想百兽天尊绝不止役使两只毒蜈吧。”语声略略一顿，又道：“百兽天尊半年来折尽羽翼，百兽天尊亦已死伤殆尽，稍时他自己泥菩萨过江，命且难保，何能助纣为虐。”

“为什么？”

“不久其他强敌必会寻至，血债血偿。”

厉炎神色惊疑，冷笑道：“蜈道阁下有未卜先知之能么？”

桓红君冷冷答道：“不敢自诩未卜先知，但有料事之能。”

厉炎默然须臾，咳了一声道：“你我别说题外文章，还是言归正传。”

“对！”桓红君道：“咱们还是谈正事要紧，老朽劝你还是弃邪归正，勿倚仗排教邪法为虎作伥，须知祸到临头后悔莫及。”

厉炎冷笑道：“阁下无须危言耸听，厉某一挥手间诸位当束手成擒。”

桓红君道：“厉老师不妨试试。”

厉炎哈哈狂笑，右手一指，只见两指喷出一股清泉，地面立时积水一尺，上涨甚快。

群邪不禁大惊失色。

桓红君鼻中轻哼一声道：“雕虫小技，也敢献丑。”桌面上一只酒盏竟自动飞起，凌空一转，复又落下，酒盏中盛满了一碗水，地面居然滴水无存。

厉炎见状不禁骇然变色。

飞雨暗暗一惊道：“此人竟擅法术，看来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深深庆幸自己一念向善，才能逃过此劫。”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如何？”

厉炎诧道：“阁下怎会使此……”

桓红君道：“厉老师知否老朽是何许人物。”随即一笑道：“老朽千手哪叱桓红君，与令师柴青溪乃莫逆知交。”

厉炎不禁面色大变，右手五指一指，欲插诀使法。

桓红君突离座飞起，五指迅如电光石火，一把扣在厉炎腕脉穴上，反腕一拧。

只听卡察一声，厉炎一条右臂生生被拧断，血涌如注，面色惨变。

桓红君伸指如飞疾点了厉炎数处穴道，冷笑道：“老朽不杀你，留交紫青溪老儿亲手处置你，速即转告瑶池宫主撤去门下，明晚三更时分，老朽等在此恭候驾临！”

厉炎目露怨毒神光，道：“阁下如此心黑手辣，厉某如若不死，定报此

仇。”

桓红君哈哈大笑道：“你能不死么？老朽算你活不了三天。”

厉炎闻言不禁胆寒魂飞，道：“阁下之言厉某必然带到但瑶池宫主恐亦无能为力。”说着抓起断臂向庵外走出。

飞雨摇首道：“纵虎归山，必成大患。”

桓红君道：“无妨，厉炎武功已失，排教法术亦无法施展，此处已安如泰山，老朽此刻欲潜出庵外，小施诡计使他们自相残杀，诸位请慎勿轻身出庵。”说着掠出庵外而去。

庵外呼魂魔唱及铙钹锣喜之声渐微，似犹未寂止，显然是在等候厉炎入庵。

且说厉炎面色惨白如纸，步履蹒跚，走出庵外竹林。

百兽天尊见厉炎一臂已断，鲜血淋漓，神色惨厉情状，不禁神色一变，惊道：“厉老师为何如此？”

厉炎摇首苦笑道：“庵中藏有高人，非但无惧厉某排教大法。天尊驱兽役毒及摄魂唱亦属无用。”继叙出详情。

百兽天尊不禁面色大变，道：“如此说来，老朽驱役数千百种毒物均已无幸么？”

厉炎颌首道：“大概如此，徐红芍是百步毒母冷霜儿媳深得真传，用毒之法天下武林无出其右，天尊所役毒物在未到达庵门之前俱已毙命，厉某尚听说天尊有一大敌不久即将到来，向天尊索偿血海深仇。”

此刻呼魂三红衣番僧及骷髅人魔无极帮高手均纷纷聚集百兽天尊之前，议论纷纭，皆不欲作无谓牺牲，自然是为徐红芍无形奇毒所慑阻。

骷髅人魔怪目中闪出一抹精芒，忽又长叹一声道：“咱们门主为何留着帮主在罗浮宫中议事迟迟不决，如许重大之事逼犹疑踌躇，咱们不可群龙无首，致师老无功。”

忽见一条娇俏人影疾如闪电掠至，现出一美貌少女，手持本门信符。”

骷髅人魔趋前一步，道：“姑娘可是罗浮宫而来？”

“正是！”少女答道：“婢子奉门主之命，诸位奉何人之命来到此处？”

百兽天尊不禁一怔道：“老朽等奉帮主之命，这谕令乃帮主在罗浮宫中发下，镇道门主丝毫无知么？”

少女面如寒霜道：“就是不知所以门主遣婢子赶来请问诸位，但不知帮主赶来此处为了何事？”

百兽天尊诧异道：“帮主传命谓藏珍图为徐红芍贱婢盗来徐红芍下落已明，应立即索回。”

少女嫣然一笑，向百兽天尊附耳密语一阵。

百兽天尊不禁愕然瞋目半晌说不出话来。

少女衿袂一福，道：“婢子告辞了！”转身穿空一跃，几个起落，转瞬身影疾杳。

骷髅人魔道：“这宫女如何说法？”

百兽天尊目露疑容，诧异道：“她告知老朽帮主有叛异之心。”

骷髅人魔骇然变色道：“这是如何说法？”

百兽天尊道：“徐红芍所盗的乃一张假图，咱们门主将计就计嫁祸于徐红芍，使徐红芍成为众矢之的，殊不知门主欲离宫主之际，帮主却趁虚将真图盗走，不料为察觉现本门传命搜觅帮主潜迹之处，据魏醉白判断帮主尚未逃离本刀。”

番僧及骷髅人魔等不禁大惊失色。

百兽天尊道：“诸位请先撤离，老朽随后就到。”

骷髅人魔等如飞离去。

百兽天尊从身旁取出一支短笛，收回蛇虫蟒兽，就唇吹奏杂乱刺耳笛声。好不容易吹奏完罢，百兽天尊额上爆出豆大汗珠。

蓦地——

随风传来一银铃语声道：“你要走了么？”

语声宛如银铃，却寒冷刺骨。

百兽天尊骇然回顾，只见一白衣少女立在眼前，道：“姑娘是谁？”

白衣少女冷笑道：“你不认识姑娘，可记得杜天行么？”

百兽天尊闻言目中闪出一抹杀机，狞笑道：“姑娘就是杜天行的后人么？好，老朽要瞧姑娘是否能复仇雪恨。”双掌一式“金豹舒爪”抓去。

百兽天尊武功已臻化境，他常年与百七兽禽为伍，耳澄目染，将禽兽动作融合于武功中，独创一格。

他这一式奇快无比，白衣少女面色一惊，身影疾飘了开去，撤出身后长剑疾攻而出，飞洒漫空剑雨。

百兽天尊喝道：“好剑法！”掌法立变，飞跃如猿，掌中化抓，强风疾啸。

白衣少女手中长剑只觉有一股强大无比吸力几乎被夺出手外，不禁大骇。

白衣少女正是那杜翠云。不知来人是友是敌，心内惊疑不胜。

杜翠云渐处劣势，被百兽天尊一套奇奥掌法逼得险象环生。

来人轻笑一声道：“姑娘不妨变式‘百鸟朝凤’化为‘分光取影’。”

杜翠云不由自主地如言变式，只见剑芒流转中吐出一线青虹，带起悻悻破空锐啸。

这两式剑招竟穿隙而入，百兽天尊突发出一声闷哼，右手护着胸口倒退了数步，神态怨毒骇人。

只见百兽天尊护着胸口的右掌指隙内溢出殷红的鲜血，分明杜翠云一剑刺中了他要害。

百兽天尊怒目视看来人，狞笑道：“尊驾是何来历？”

来人微微一笑道：“老朽千手哪叱桓红君，阁下莫怨老朽多言，老朽不

过助这位姑娘达成心愿而已，只怪阁下学术不精，俗云血债血还，阁下死亦不辜，难道还有什么不忿么？”

百兽天尊闻言不禁心肺气炸，只觉胸口上一阵奇痛，张嘴喷出一口鲜血，面色惨变，摇摇欲倾。

杜翠云急起一剑，桌下百兽一面尊六阳魁首，向千的哪叱袪万福，道：“多谢老英雄指点。”

桓红君身形疾闪开去，道：“不敢，大仇已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姑娘速将仇人首级祭奠令尊在天之灵吧。”

杜翠云见桓红君神态冷漠，不敢多言，道：“小女子告别了。”

忽闻朗朗语声传来道：“杜姑娘慢走！”

只见冷面秀士快步走来，杜翠云不禁怒从心头起，叱道：“这位有何话说。”

冷面秀士望了百兽天尊尸体一眼，道：“恭喜姑娘大仇得报，在下意欲与姑娘作一大媒不知意下如何？”

桓红君冷冷一笑道：“庞雨生，你真是无耻之尤，身为罗刹谷主所擒，罗刹谷主念在多年旧交不为已甚即予释放！”

冷面秀士面色铁青，大喝道：“你是何人？”

桓红君道：“老朽桓红君，谅你必有耳闻。”

冷面秀士心神猛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忖道：“这怪物怎么仍活在世人。”

桓红君似看穿冷面秀士想法，冷笑道：“惊异老朽为何尚未死么？哼，老朽虽多年未在江湖中露面，却查明你心术卑鄙，与无极帮主暗中勾结，狼狽为恶，后见无极帮横遭逆阻日陷窘境，又反与白眉老怪互通声气，似你如此朝秦暮楚不知人间羞耻之徒早就该死！……”

冷面秀士面色一变，大喝道：“住口！”

桓红君微微一笑。

蓦闻一声朗笑道：“此言是极，似此无耻之徒早该授首了，留在人世终成祸害。”

一双蒙面人踏着如水月华飘然走来。

冷面秀士从一只蒙面人履穿着上辩出一男一女，心知有异，宠闻语音似甚念熟，却想不起来这一双蒙面人来历，猛萌去念，双臂疾振，一鹤冲天拔起。

他快，桓红君比他还快，桓红君身在凌空之际，猛闻空中一声大喝道：“下去！”只觉一股重逾山岳罡风压体，身不由主地疾沉落地。

忽闻一声妖笑道：“庞兄你不能一走了之。”

冷面秀士凝目望去，只见罗刹谷主偕着九女立在五丈开外，九女中陶小燕陶珊珊姐妹亦在内，不禁心内暗暗叫苦。

桓红君飘身落在冷面秀士身侧，冷笑一声，退了开去。

冷面秀士剑眉一剔，道：“谷主，庞某生性冷癖，为人落落寡合外，自觉生平无甚大恶，镇道庞某与谷主有不解之仇么？”

罗刹谷主道：“庞兄与这位有不解之仇。”

冷面秀士神色一惊，上下仔细打量两蒙面人数眼，道：“两位可否请示本来面目？”

一双蒙面人缓缓抬起手臂，揭下蒙面纱巾。

却在揭下之际，一双蒙面人一出疾退，两块纱巾逼化为坚钢迅如奔电飞袭而出。

冷面秀士大惊，双手扮攫抓去，一把抓住，触手竟不带劲道又变为两方纱巾，只觉一缕异香袭入鼻中，暗道不好，顿感遍体无力，两方纱巾轻飘飘脱出手外落地。

一双蒙面人竟是失踪已久，陶小燕陶珊珊双亲迷魂谷主陶泰麟夫妇。

陶小燕陶珊珊欣然若狂，叫道：“爹！娘！”

姐妹二人欲扑去，为罗刹谷主止住，低喝道：“事了从容相见不是更好些么？”

冷面秀士见是陶泰麟夫妇，心胆皆寒，却佯作镇定，道：“贤梁孟别为无恙？庞某委实不明与贤梁孟有何不解之仇？”

陶泰麟微微一笑道：“昔年庞老师与无极帮主暗中勾结暗图不轨，覬觐罗浮宫，谎言骗使愚夫妇前往黄山采取一本灵药，相嘱切莫外泄，愚夫妇信以为真，径自赶往黄山，遂落入毒谋诡计中……”

冷面秀士冷笑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黄山灵药本信而有微，在下途中偶因事耽误，赶至香炉峰绝顶时仅差片刻时光，发现灵药已失，在下腐烂贤梁孟采集到手，故不以为意，其后迷魂谷迭遭变故，贤梁孟又迄未回谷，才察觉事态有异，多年来仆奔江湖，即为寻觅贤梁孟下落。”

罗刹谷主叱道：“庞老师为何始终未提及黄山灵药之事？”

冷面秀士道：“在下因不知陶兄梁孟何故失踪，又无法断言系黄山灵药之事而起，须知毫厘之失，谬以千里，故在下一直隐忍在胸，苦在心头……”

陶泰麟仰天哈哈大笑道：“庞兄狡辩无益，小弟何能血口喷人，有事实为证。”

千手哪叱醒鸿君朗笑道：“对，既有凭有据，这种恶人留下何益，不如杀了。”

冷面秀士目光怨毒望了桓红君一眼，道：“有何凭据，庞某委实心中不服。”

陶泰麟飘然走前，道：“那就委屈庞老师了，待擒住无极帮主当面对证就是。”伸臂拉住无极帮主走去，似多年未见老友把臂同行，步履安详之极。

冷面秀士面色惨白，口噤不语。

陶小燕陶珊珊姐妹突然扑向其母，喜极流泪。

陶泰麟道：“孩子，不必如此，眼前还是办正事要紧。”

罗刹谷主两只锐厉眼神逼注着千手哪叱桓红君脸上。

桓红君竟视若无睹，飘然走去。

罗刹谷主突厉叱道：“站住！”桓红君回面停身，面色冷漠如冰。

忽闻一声朗朗大喝：“谷主此时此地不可节外生枝。”

林中疾如电闪掠出数人，只见是淮上隐叟祝秋帆，少林静澄长老，神鹰七式廖独，东斗天君葛元良，降龙八掌雷玉鸣五人。

罗刹谷主道：“此人诡计多端，心黑手辣，如让他安然离去，我等图谋将倍感周折。”

祝秋帆含笑道：“谷主，你知道他是谁么？”

罗刹谷主冷笑道：“他就是骨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他，此人乃黑道杀星千手哪叱桓红君。”怨毒之深溢于言青，显然他们之间结有深怨宿仇。”

祝秋帆道：“他真是桓红君么？”

罗刹谷主不禁一怔。

雷玉鸣高声道：“桓老师请走吧！”

桓红君傲然一笑道：“老朽告辞了！”身如行云流水向东岳走去，似缓实速，转瞬身影杳失在月色苍茫中。

罗刹谷主叹息一声道：“我不知两位极力阻拦为了何故？”

雷玉鸣捋髯微笑道：“天下事诚多不可理解，谷主不妨猜测其中原因。”

罗刹谷主闻言疑云满腹，垂目沉思。

此刻，杜翠云已拾起百兽天尊首极拭干血迹以布帛氤好挽在臂中，走向葛元良等人行礼，并询许飞琼好否。

葛元良徐道：“琼儿有事须办未随老朽前来，杜姑娘大仇得报至为欣慰，姑娘此刻是否赶返原籍？”

杜翠云低声道：“正是！”似有话启齿，但却碍难出口。

葛元良叹息一声道：“姑娘心意老朽知道，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同病相怜者非独姑娘一人即是琼儿也不例外。”

杜翠云闻言眼中一热，珠泪几乎夺眶而出，幽幽一笑，道：“晚辈知道，但晚辈乃他传讯命晚辈赶来此处说是今晚必可报却大仇，意欲向他致谢。”

葛元良道：“姑娘定要见他一面么？”

杜姑娘点点头。

罗刹谷主忽心中若有所悟，道：“他是谁！”

葛元良含笑道：“严晓星！”

罗刹谷主道：“他现在何处？”

葛元良笑笑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语含玄机，连静澄上人也忍不住笑了。

罗刹谷主微微顿足道：“葛老儿，你卖关子则甚。”

此际连陶小燕陶珊珊也不由呆住，凝耳倾听心上人何在。

葛元良道：“谷主怨老朽则甚，受人之托当忠人所事，何况壁缝有耳，

谷主你敢断言此处无凶邪潜迹偷听么？”

大际遥处忽传来一声轻啸，淮上隐叟祝秋帆面色一变，忙道：“我等速退。”

群雄迅疾择处隐去，月色迷蒙之下只见远处现出甚众豆大身影，宛如流星飞掷般掠来。

为首者正是白眉叟，后随八蒙面老叟，之后又随十九黑衣劲装高手。

白眉叟身形落在百兽天尊尸体前，惊疑地注视了一眼，道：“果然不出老朽所料，魔喝金鼓这声渐灭，显然无极门中突然回撤，只是百兽天尊非但死得可疑，而且割下首级，如非深仇大恨不致如此辣毒。”

蒙面老叟道：“百兽天尊武功极高，杀死百兽天尊之人谅非寻常之辈。”

白眉叟沉声道：“莫非又是中了徐红芍贱婢奇毒暗算！”

蒙面老叟颌首道：“有此可能，我等此来既有备无患，不畏无形奇毒，何不即时进袭。”不待白眉叟首允，右掌一挥，十九衣黑衣劲装汉子倏地腾身疾跃，纷纷扑向荒庵而去。

东岳酝酿着一种不安气氛，驻守各处的无极帮匪徒议论纷纷，胸中结郁难舒。

朝阳正上，山峦郁翠，南天门下现出五娇俏身影，迅疾如飞跃登而上。

忽闻山石之后传出朗朗话声道：“柳姑娘回来了么？”

一条人影疾闪落在石级上，现出一虎目浓须中年人，手握一柄砍山金刀，映着朝阳泛出眩目金霞。

来人正是柳无情率着四婢赶返，闻声倏然止步停身，玉指一掠鬓边秀发，道：“路香主，咱们久远不见了，别来可好？”

中年人略一抱拳道：“姑娘为何此时赶返？”

柳无情两道秀眉一扬，道：“奉宫主急讯赶返，观香主眉含重忧，莫非有甚事故发生么？”

中年人长叹一声道：“武林群雄云集本山之外，本该戮力同心抵御外侮，怎奈罗浮宫内昨晚竟传出帮主叛异，盗去藏珍图，现正搜觅帮主下落，此事委实令人无法置信。”

“竟有此等事么？”柳无情面露惊诧之色，道：“帮主下落已明。”

“我路庆献服应本帮已久，深受帮主宏恩，亦敬佩帮主恢宏大度，帮主怎会做此令人不齿之事。”

柳无情道：“路香主之言差矣，门主若非有据，岂能妄人人罪。”

路庆献冷笑道：“路某从未见过门主面目亦不知门主是何来历。”柳无情道：“那么香主定然见过帮主本来面目知其真正来历了？”

路庆献不禁一怔。

忽闻一声哈哈朗笑，一条人影迅如闪电掠在柳无情身侧。

路庆献见来人是魏醉白，不禁面色大变，道：“魏香主从何而来？”

魏醉白目中泛出一抹杀机，道：“奉命搜觅帮主下落，在下发觉本帮多

人阳奉阴违，莫非他们有同谋之嫌么？”

路庆献怒道：“我等同在无极帮下效力，自然听命于帮主了，不过路某可断帮主绝非盗图潜逃。”

魏醉白微微一笑道：“路兄语中实有所指，何不明言？”

路庆献冷笑道：“帮主虽只身独往罗浮宫，我等俱知，但只见其去不见其返，可见有人陷害，此刻定作阶下之囚。”

“何人陷害于他。”

“你，魏香主。”

魏醉白讶异道：“在下何因陷害帮主？”

路庆献冷笑道：“你久已觊觎帮主之位，如今正是除去帮主之大好良机。”

魏醉白神色一沉，道：“路香主，在下不屑帮主之位，分明你等已有叛异之心，藉故生非，含血喷人，不然你等怎会在南天门设伏，伺机诱使柳姑娘入内成擒……”语声略略一顿，又关下一并说个明白，俾使路香主心服口服。你等心疑帮主被制在罗浮宫内，即欲挟制柳姑娘恩师，向罗浮宫门主声称以人质换赎帮主，怎知柳姑娘恩师业已离鹰愁谷，正惶悚无计际，忽得讯柳姑娘在回山途中，一计不成二计已生，是以在此相候柳姑娘，故用言语延缓柳姑娘行程，以便魔僧等在南天门内从容布伏是么？”

路庆献闻言不禁胆寒魂飞，厉声道：“你都知道了？”

魏醉白道：“不错，在下俱已知情，路香主，在下本不肖就无极帮香主之位，但受门主重托，暗中监视你们……”

言尚未了，路庆献突腾身奔起，向南天门飞掠而入。

魏醉白大喝道：“你逃得了么？”穿空拔起追去，柳无情五女疾随冷面秀士身后腾起。

冷面秀士等身落在大殿前石坪上，只觉一片死寂，静悄悄地毫无动静。

柳无情低声道：“莫非事机败露，他们逃走了么？”

忽闻传来阴恻恻冷笑道：“未必，魏醉白你明知南天门布下天罗地网，尚敢闯入可谓胆大包天。”

魏醉白冷冷一笑道：“路庆献，你可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蓦地——

殿脊墙垣上冒出无数匪徒番僧，手持金鼓饶钹及强弩暗器，立时金鼓大作，魔唱声起。

魏醉白哈哈一声长笑，十指分扬，又见殿脊庙墙之上匪徒番僧纷纷翻身栽跌坠下地来。

庙墙后倏地冒起红衣番僧及骷髅人魔等群邪，骷髅人魔阴阴一笑道：“看你不出，还擅使邪法。”

魏醉白淡淡一笑道：“邪法也好，武功也好，你等必死无疑。”

骷髅人魔狞笑一声，倏伸双臂，十指挟着一片阴寒罡劲疾如闪电向魏醉白抓去。

他这一式乃骷髅人魔独门绝招“十面网罗”，非但辣毒异常，而且奇奥旷绝，不论对方如何闪避，绝少幸能逃出他那罡风之下。

哪知眼前一花，魏醉白身影竟失去踪迹，不禁面色一变招式用老，锐厉招劲刮起地面一片石尘。

突闻一声凄厉惨啤从一红衣番僧口中发出，只见那红衣番僧双眼圆睁，泛出惊悸神光，面色惨变，张嘴喷出一股如箭血雨，身形慢慢向前栽仆，在他身后忽现出魏醉白身影。

另两番僧及群邪见状不禁心神猛骇。

魏醉白如影随形跟踪一只红衣番僧而去，身未沾地，大喝道：“留你们两闰不得！”

两红衣番僧一身混元气功，金铁不入，但见同伴惨死，不禁胆寒，闻身忙将混元气功密护全身。

只见魏醉白手腕起处起出一线灰暗光华，厉喝一声，四掌同推，但鼻中忽嗅人淡淡清香，不由神智恍惚，暗道：“我命休矣。”

魏醉白灰暗光华迅疾无伦已穿透一双红衣番僧胸腔。

骷髅人魔瞥见两僧中剑倒地后，骇然变色道：“这是什么邪法？”

魏醉白已落在骷髅人魔面前，冷笑道：“此乃上乘武功哪是什么邪法，无极帮主心存不轨而久久不敢行动之故，即是畏惧门主旷绝武学，在下这手剑法乃得门主真传，你若能闪避这手剑法、在下当可留你一条活命。”说着右臂疾挥而出，幻起漫空灰芒，罩向骷髅人魔而去。

只听闷爆一声，两条手臂飞出，漫空灰芒坠地，鲜血飞溅如雨。

骷髅人魔厉叫一声道：“魏醉白你忒心黑手辣。”两足一顿，直拔起五六丈高下，欲沾足殿瓦逃去。

蓦地——

忽见骷髅人魔身形在半空中一个轮转，头下足上，一如断线之鸢般坠地，叭哒一声，颅裂浆溢惨死毙命。

群邪不禁慑住。

柳无情五女倏地分掠，各占方位。

路庆猷忽高声道：“魏香主欲斩尽杀绝么？”

魏醉白朗笑一声道：“在下怎会嗜杀成性，无奈诸位背心离德，终成后患，柳姑娘，烦劳出手制住他们穴道。”

片刻之后，南天门内重又安详寂静。

魏醉白与柳无情等掠入罗浮宫内。

宫内虽尚有近百人手，表面上均是宣青萍心腹亲信，却内藏徐红芍卧底奸细，数日来人人彼此猜忌，心中惶惑不宁。

无极帮邪被制相率入宫，罗浮宫内大半都是鸢燕燕见状不且惊骇，交头接耳纷纷议论。

宣青萍闻讯含笑迎出。

魏醉白抱拳躬身道：“幸不辱命，离叛诸人均各制伏，但首恶遍觅无着，谅他到手亦无用，倘有神木传人手那幅藏图合壁参悟如同废纸一般。”

宣青萍双目微蹙，道：“你所言虽不无道理，藏珍对我而言亦并非热衷，但徐红芍闻讯赶来索取真图则难惹了。”

魏醉白冷笑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又何可惧。”

宣青萍叹息一声道：“你哪知其中原因。”

魏醉白忽发现宫女群中一女嘴角隐泛一丝阴笑，倏地疾伸两指，一股暗劲飞出，那女婢应指倒地。

瑶池宫主面色微变喝道：“荷花，将她解往在象殿内发落，”继又向柳无情笑道：“多日未见，你更出落得天仙一般。”

柳无情娇靥不禁一红，垂首道：“宫主安好？”她尚不知严晓星母女相见之事，不敢多言。

宣青萍道：“你等随我去天下象殿内商议吧！”

天象殿内仅宣青萍，魏醉白柳无情三人，荷花送入昏死女婢后立即退出。

魏醉白目注柳无情微笑道：“燕姐，快拜见家母。”

柳无情闻言不由呆住，茫然不解。

高雨辰道：“宫主就是家母。”

柳无情闻言惊喜莫名，盈盈拜了下去，唤道：“娘！”

宣青萍听柳无情唤自己娘，便知柳无情心意，目注魏醉白一笑，忙将柳无情扶起抱在怀中，道：“你们的事自有娘作主。”继又向魏醉白道：“星儿你心中似有甚多难处。”

魏醉白道：“娘，眼前尚无暇论及儿女私情。”接着，伸手解开那女婢穴道。

只见女婢两目倏睁，身形疾跃而起，目睹三人不禁面色大变，冷笑道：“想从我口中套出真情不啻梦想，不过你等也活不了多久。”即时面呈青紫，耳眼口鼻内忽黑血涌出，倒地毙命。

宣青萍默然注视尸体，一言不发。

魏醉白快步走出殿外，召来萧凤，问道：“萧婆婆，宫内人数有无短少？”

萧婆婆道：“无人潜逃。”

魏醉白颌首道：“有劳严密监视她们一举一动，若有可疑，速报宫主。”

萧凤应命退出，魏醉白沉思良久，道：“徐红芍内应决不止一人，但她们互不相识，各有联司，单独行动，是以极难察觉，然免死狐悲，绝不能不胆寒畏怯，却无一人逃出其中必有蹊跷。”忽目光落在宣青萍面上，久久不移。

柳无情见魏醉白神色有点异样，诧道：“星弟，你是怎么了？”

瑶池宫主忽凄然一笑道：“你终于发觉了，为娘已中奇毒深，此毒乃放在食物内，用量轻微，故无法发觉，但久而过之聚集脏腑间，如绳捆石烂，水滴石穿，俟发觉时已是久迟。”

魏醉白忽疾伸右臂，五指迅如闪电扣在宣青萍腕脉上，细察脉象血行。

良久，面色一变，左手伸向怀内，取出一晶莹澄绿细颈瓷瓶，示意柳无情。

柳无情会意，走近舒展右掌，高雨辰倾出三粒红色丹药道：“娘，速将丹药服下。”

宣青萍道：“有用么？”接过柳无情掌中丹药咽下，只觉魏醉白扣在腕脉上五指一紧，一股奇热如焚真力循臂攻向内腑，注入丹田涌泰，复又注入四肢百骸，周而复始。

约莫一顿饭光景，一股热流渐聚逼向脐下一处空穴。

魏醉白慢慢收了五指，长叹了一口气道：“不妨事了，娘为何不早说？”

宣青萍道：“娘回山时才发觉已罹奇毒，镇静不露之故恐误了你父性命，又见你一身系天下武林安危，更恐你自乱方寸，是以隐忍不言。”

魏醉白怒容满面，冷笑道：“徐红芍用心辣毒，孩儿去找她去。”

宣青萍道：“星儿，徐红芍也有她镇言的苦衷，未必是她所为，试问她既志在盗图，目的未达，何故又急于谋害为娘性命。”

魏醉白沉觉此言有理，诧道：“如此看来，宫中内奸不仅是徐红芍一人所遣。”

宣青萍道：“妄加意测必然自误，终有水落石出之日。”

魏醉白略一沉吟，道：“孩儿自有道理。”一闪出殿而去。

宣青萍微微一笑，将柳无情拉在身旁，对此未来儿媳不胜爱怜，絮絮细语相询。

荒庵外篁韵送涛，翠摇绿满，宁静如水。

一条人影疾闪入林落在庵前，显出千手哪叱桓红君。

他只觉庵内静得可疑，目睹白眉叟等人侵袭出庵，莫非白眉叟已掳获徐红芍等人离去？但庵外禁制仍在。

桓红君迟疑了一下，右掌轻轻推开了虚掩半开的庵门，目光望去，不禁一呆。

只见禅堂内尸体狼藉，只有徐红芍，凶僧快刀飞雨及黄衫人蒙丕默然端坐，目睹自己人来竟若无视，面色淡漠如冰便知有异，故作朗声笑道：“方才发生了什麼事故？”

凶僧飞雨道：“白眉老怪率众进袭，不畏奇毒禁制，在庵外展开一场凶搏，但不久老怪忽率随身八卫不战而退……”

桓红君道：“谅老怪伤亡参重。”

飞雨道：“他们死了十九人，我等仅剩下了三人，老怪本可尽残我等，却不知何故忽然退去。”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这点不足惊异，令老朽惊疑的是为何将尸体收置禅堂内？”

徐红芍淡淡一笑道：“佛门善地，何忍弃置于野，待此间事了，一一为

之收理，请问白眉老怪何故退去？”

桓红君道：“因为姑娘所得之藏珍图并非真迹……”

“什么？”桓红君面色惨变，道：“真图尚在瑶池宫主手中？”

桓红君摇头微笑道：“为无极帮主盗去，现东岳呈现一片纷乱，下令寻觅无极帮主潜藏之处，瑶池宫主判断叛徒尚未逃出泰山，此刻呼魂魔僧骷髅人魔等无极帮死党均皆授首。”

忽闻一声阴冷笑声道：“真的么？”

只见厢房内走出一人，身材修长，穿着一袭锦袍，腰扎丝质黄条，面色惨白，鹄眼勾鼻，唇厚牙露，目光深沉，令人一见有阴气逼人之惑。

桓红君不禁面现惊愕之色，道：“尊驾何人？”

那人冷冷一笑道：“在下姓斯，斯人独憔悴的斯，斯慕虹就是在下。”

桓红君道：“尊驾难怪憔悴得很。”

斯慕虹面色一寒，沉声道：“在下向来不许人无礼。”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尊驾知道老朽是何许人么？”

斯慕虹冷笑道：“你是千手哪叱桓红君。”

“不错。”

斯慕虹接道：“千手哪叱之名昔年虽威震江湖，但在斯某之前却不屑一顾。”

桓红君哈哈大笑道：“老朽向不作无谓之言，尊驾来意已明无非欲攫有骊龙谷藏珍，但一番图谋俱已落空，料不到徐红芍到手的竟是假物，真图又为无极帮主盗去，尊驾制住徐红芍等恐弄巧成拙！”

斯慕虹面色一变，厉声道：“斯某怎会落空。”说着伸手入怀，取出藏图，接道：“此图既然是假，如同废纸不如毁去。”另一手在皮革囊取出夜行火折，叭哒一晃扇起熊熊火焰。

徐红芍目露恐急光芒。

桓红君无动于衷，面现淡漠笑容。

转瞬之间，一张图焚成片片焦灰。

斯慕虹两道眼神一目注视在桓红君面上，半晌才发出一声长叹道：“在下证实桓老师的话是真实的了。”

桓红君淡淡一笑道：“老朽之话无关宏旨，但尊驾不妨遣出一人探明便知所言不假，以后的事全在尊驾，没有老朽的事了。”

斯慕虹朗笑道：“在下要证明徐红芍到手之图是否是真火焚此图之际，桓老师封锁丝毫抢夺之心，可见桓老师句句真诚。”

桓红君面色森寒如冰，道：“老朽不知尊驾用何手法制往徐红芍姑娘及飞雨大师等三人，尊驾既然取得藏图，又何须仍留在此庵。”

斯慕虹傲然一笑道：“在下用毒桓老师也许奇怪吧！”

桓红君不禁一怔道：“不错，尊驾并非施展武功而是用毒，确然使老朽不胜惊诧。”

斯慕虹道：“百步毒母冷若霜号称天下第一使毒能手，但第一之名乃武林中人推崇之言，并非空前绝后。”说着面现冷森笑容，接道：“也许此刻桓老师亦中了在下之毒。”

桓红君淡淡一笑道：“这倒未必，老朽特具禀赋，从不畏毒。”

斯慕虹闻言此言，面色更显得苍白无神，厉声道：“狂言无益！”桓红君大笑道：“尊驾出师不利，俱成画饼，究竟是谁在狂言……”说着面色一沉，接道：“最感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尊驾，棋差一着，满盘皆输，老朽实不知尊驾该如何收场。”

此乃一针见血之词，斯慕虹眼前正陷于进退绝谷之中，不知如何收场，但心疑桓红君之言不实，哪有特具禀赋，不畏奇毒之理，心念一转，五指如风疾抓向桓红君胸前，突人影一晃不见，不禁大骇，只听桓红君冷笑传自肩后，迅忙前飘五尺倏地旋身，只见桓红君面色森寒立在丈外。

无疑的桓红君未受奇毒所制，否则桓红君此刻身法怎会丝毫无损，不由愣住。

桓红君怒道：“尊驾怎不亟于亡羊补牢，筹思对策，为何尚欲节外生枝！”斯慕虹废然叹息道：“在下方寸已乱，应如何亡羊补牢？”

桓红君冷笑道：“老朽如料事不错，自始至终尊驾就图谋攫取骊龙谷藏珍，而且避不见面，以至藏珍图确实落在何人手中时才露面现身，惜为山九仞竟功亏一篑。”

斯慕虹道：“不错，桓老师委实料事如神，如何亡羊补牢，在下当洗耳恭听。”

桓红君面寒如冰，沉声道：“尊驾铸成大错的莫过于误认徐姑娘到手的是真图，竟过桥抽板，不遵承诺，反欲将徐姑娘致死。”

斯慕虹摇首苦笑道：“阁下太过甚其词。”

“老朽并非捕风捉影，过甚其词。”桓红君声色俱厉，冷笑道：“老朽判断当初尊驾向徐姑娘许下承诺，只取藏珍雪莲宝赠与徐姑娘救治其夫性命，是以徐姑娘与瑶池宫主宣青萍姐妹之情仍在，何忍出此下策。”

斯慕虹默然不语，神色惟期屡懊悔操之过急，致铸成大错。

桓红君已冷笑道：“尊驾原以为罗浮宫藏珍图到手，下一步用毒施诸于武林群雄身上，逼使神木传人就范，殊不知老朽不畏毒，神木尊人更不畏毒。”

斯慕虹瞠目问道：“阁下怎知神木尊人不畏毒？”

桓红君冷笑一声道：“尊驾太见闻浅陋，不啻坐井观天，神木令具有能避邪毒之能难道尊驾不知么？”

斯慕虹闻言不禁苦笑一声道：“阁下真个睿智无匹，在下心意均被料到。”

桓红君道：“尊驾欲取得藏珍，莫非志在图霸武林么？”

斯慕虹黯然摇首一笑道：“在下先天缺陷，生具鬼脉不得永年，骊龙谷武功秘笈上有一章载明解救方法。”

桓红君冷哼一声道：“尊驾为救自己性命，不惜牺牲异己，这样做法不

嫌太利己损人么？”

斯慕虹默然在怀中取出三粒丹药，喂服在徐红芍、飞雨蒙口中，道：“请在药力运开时，功行百穴毒毒性可解。”

须臾，黄衫人蒙丕目中怒光逼射，大喝一声，纵身疾跃扑来，两手十指挟着锐利指风抓向斯慕虹。

斯慕虹冷笑一声，身形疾移右掌迅弧一式“捕风捉影”玄奥无比，扣实在蒙丕左臂腕脉穴上。

蒙丕只觉一股奇寒之气循臂攻上，不禁面色大变。

斯慕虹冷冷一笑道：“别忘了如非在下，三位俱已在白眉老怪毒手丧生了。”

桓红君喝道：“蒙丕你敢违命行事么？”

蒙丕满脸不忿之容，道：“属下不敢。”

斯慕虹缓缓放开蒙丕腕脉，道：“在下要听取桓老师亡羊补牢之计。”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老朽方才跑了趟泰山，潜入罗浮宫内，无意间及瑶池宫主也身罹奇毒……”

徐红芍面现怒容，道：“此乃斯慕虹逼晚辈下的毒手，宣青萍身罹两种奇毒，非雪莲宝莫解。”

桓红君摇手冷笑道：“非雪莲宝莫解，这话是徐姑娘说的还是斯老师故作危言？”

斯慕虹赧然一笑道：“在下有药可解，故作危言不过防徐姑娘念及姐妹情谊临时变卦，宣青萍生死似与我等无关，阁下何必……”

桓红君厉声道：“谁说无关？”

只听桓红君又道：“唯有宣青萍可以追觅无极帮主下落，请问在座各位知否无极帮主真正来历？”

斯慕虹等人不禁面面相觑。

蓦地——

天际遥处传来两声长啸，响澈云霄。

桓红君面色一变，道：“白眉老怪卷土重来，斯老师，你我数人出外迎敌。”

斯慕虹诧道：“庵外禁制仍在，我等以逸待劳岂非正好前辈为何改弦易辙？”

徐红芍道：“彼一时此一时，我等速出。”

飞雨道：“此人智计超众，其中必有道理。”立即紧随桓红君快步迈出庵门。

徐红芍斯慕虹蒙丕三人鱼贯掠出庵外竹林，只见白眉老怪率着八蒙面老叟飞掠而至。

桓红君朗笑道：“关外三凶名不虚传，一经结怨，不死不休，看来你这老怪物此仇难解了。”

白眉老怪厉声道：“岂不闻血债血偿，老夫积习难解，五位这次死定了，尚有何遗言速速说出。”

桓红君微笑道：“如恃武功，你也未必稳操胜算，老朽猜想此着你卷土重来定然倚恃什么厉害暗器。”

白眉叟不禁一怔，道：“谁不知千手哪叱乃天下第一暗器名家，暗器未必能伤得了你桓红君，老夫借来霹雳雷珠，九枚齐发百丈方圆内立化劫灰。”

桓红君故作惊容，道：“霹雳雷珠！哼，老朽听过此物厉害，不过你放弃骊龙谷藏珍么？”

白眉叟宏声大笑道：“图尚在无极门中，徐红芍窃来之物乃是鱼目混珠之物。”

桓红君正色道：“真图确在瑶池宫主手中么？”

白眉叟道：“为无极帮主盗去。”

桓红君道：“无极帮主现在何处？”

“不知，黑白两道及罗浮官均在追觅无极帮主下落。”

桓红君冷笑道：“如无老朽在，他人难查无极帮主下落。”

蒙面老叟忽发出冷笑道：“阁下欲保全性命，信口胡诌我等并非稚子幼童，岂能听信。”

桓红君大笑道：“老朽之言句句实在，你等不要认为老朽惧怕霹雳雷珠。”沉着身形电期近身，右掌压指迅疾无此向白眉叟攻去。

白眉叟不料桓红君猝然进袭，心房一震，双掌疾封硬劈。

两人近身相搏，桓红君忽发出一声哈哈长笑，身形疾飘开去，道：“白眉老怪，你无法稳操胜算，不如仇怨暂罢，各行其事吧！”

白眉老怪厉声道：“老夫怎容图谋之际又添阻力。”

桓红君淡淡一笑道：“看来只有两败俱伤了。”说着舒展右掌，只见掌中托着三颗雀卵大小紫光流转的霹雳雷珠。

八蒙面老叟骇然猛凛。

白眉老怪不禁大惊失色，道：“什么？你也有霹雳雷珠。”

桓红君微笑道：“多谢赐赠，雷珠于老朽有莫大用处。”

白眉老怪闻言不禁伸手一摸自己怀中，察觉已空空如也恍然悟出桓红君为何猝然进袭之故。

桓红君笑道：“老朽千手哪叱之名并非幸致，念在同道份上，老朽如要杀你不过举手之劳。”

白眉叟咬牙切齿厉声道：“老夫若不杀你誓不为人。”说着右手示意蒙面八卫，转身疾掠如飞离去。

斯慕虹皱眉道：“阁下为何不杀他，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桓红君冷笑道：“老怪随身八卫瘰疬当是易与之辈么？尊驾如欲亡羊补牢，利己益人，速取出解药交与徐姑娘，应今晚泰庙之约，动以姐妹之情，或可寻回真图，你我速追觅白眉叟行踪，尊驾趁其不备时不妨施展奇毒，但

不可伤他们性命。”

徐红芍接过收置怀中，道：“前辈尚有何吩咐，泰庙之行有无凶险，晚辈料不到有如此周折风波，今晚辈生出心灰意冷之感。”

桓红君叹息一声道：“老朽自隐武林甚久，视江湖诡谲异常厌恶，若非姑娘恳求老朽允下承诺，此刻早飘然远去置身事外了，但老朽岂可为德不终。”说着低声与徐红芍密语一阵。

徐红芍面现喜容，道：“那么晚辈在泰庙之外等候前辈便了。”转身偕同蒙丕飞奔离去。

斯慕虹见他们密语，不禁心生不宁，目泛惊疑神光。

桓红君故作未见道：“尊驾请唤出手下现身吧，此刻你我之间尤忌猜疑，须戮力同心事尚有望，不然则一败涂地，老朽与飞雨大师立即追踪白眉老怪，尚望尊驾随后赶至。”言毕与飞雨大师振臂腾起，穿空如云飞腾而去。

凶僧飞雨紧随着桓红君奔出七八里外，掠入葱郁森茂林中。

只见桓红君身形停住，击掌三声，忽地树上疾如鹰隼泻落一个年轻化子，抱拳躬身道：“少侠有何吩咐？”

桓红君道：“兄台知道白蟒老怪行踪么？”

年轻化子道：“老怪一行向南奔去，均在敝帮眼目之下。”

桓红君颌首密嘱年轻化子如何行事。

年轻化子立时一鹤冲天拔起，身形杳失在浓荫密叶中。

凶僧快刀飞雨道：“少侠行事神出鬼没，令人钦服，但贫僧不解的是少侠为何要留下白眉老怪及斯慕虹性命。”

桓红君道：“投鼠忌器，不得不尔，在下之策不如让白眉老怪斯慕虹互相牵制，我等可坐获渔利。”

凶僧不知桓红君真正用意何在，不由茫然摇首一笑。

只听严晓星低喝道：“走吧！”两人如飞而去。

夕阳余辉，万山云合。

柳无情罗袂飘飞，仪态万端站立在绝顶险道上与一婢女娓娓叙话。

婢女忽惊噫一声道：“严公子回来了。”

只见一条念熟的人影施展上乘轻功飞登山道，柳无情喜不自禁唤道：“星弟！”

严晓星拉着柳无情柔荑露牙一笑，道：“你我快去见娘。”快步如风同入罗浮宫内。

瑶池宫主尖天象宫内参悟星辰之学，瞥见严晓星柳无情双双进入，满怀欣悦道：“星儿，你满面春风，不知为了何事？”

严晓星简扼稟明经过详情。

宣青萍诧异道：“斯慕虹，此人姓名甚是陌生，不料徐红芍竟受制于人，星儿今尚一定要去泰庙应徐红芍之约么？”

严晓星笑道：“娘，此不过虚应故事而已，斯慕虹所赐解药已被孩儿用

偷龙转凤手法盗来。”

宣青萍道：“解药既已盗来，何必多此一举。”

严晓星正色道：“眼前黑白两道武林群雄无不志在骊龙谷藏珍，孩儿定下“瞒天过海”之计，志在减少外来阻力，另一方面也目的牵制武林群雄使他们受愚。”

宣青萍道：“孩子，你是说如此可让紫青溪老前辈从容寻获骊龙谷藏珍？”

严晓星道：“紫老前辈先行，孩儿随后赶去。”

宣青萍道：“你能分身有术么？”目露不信之色。

严晓星道：“娘在返山途中，魏醉白三易其人，娘可曾察觉丝毫有异么？”

宣青萍禁不住笑了一声，摇摇首道：“娘老了，不中用了，你得谨慎从事，稍有失误将铸成大错。”

严晓星道：“孩儿知道。”说着取出解药，示意柳无情照料其母，迅即掠出宫外，在十八盘一处峭壁之下，身逾飞鸟般闪入建德观内，低声道：“祝老前辈在么？”

观内三清古殿深沉昏暗，阴森慑人，忽闻殿内响起淮上隐叟祝秋帆苍老话声道：“严少侠么？老朽在此！”火光一亮，燃起一支牛油巨烛，照耀得一殿光辉如昼。

殿内涂金沐朱宏伟壮丽，淮上隐叟祝秋帆及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三人含笑迎着严晓星。

吕鄯道：“柴青溪老前辈已得秒侠传讯赶至，现在后殿调息行功。”

只听柴青溪哈哈大笑，快步走出，道：“恭贺少侠母子重逢。”

姜大年道：“少侠喜事重重，眼前无暇畅叙，有事烦劳柴老，不知可否应允。”

柴青溪双目一瞪，道：“老朽再世为人，有恩必报，但有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严晓星道：“老前辈言重了，因此间战云密布，晚辈不克分身，是以烦请前辈代劳。”说着一封锦囊递与柴青溪，目光望了祝秋帆三人一眼，接道：“有劳四位同行赶往湖滨别墅一趟，锦翼不妨在道中拆阅，晚辈事了立即赶往骊龙谷。”

柴青溪接过锦囊收妥，道：“老朽等立即起程。”

严晓星抱拳施礼道：“恕晚辈不恭送了。”说着一闪而出，施展神行身法离了泰山，奔向一曲清溪旁。

只见溪畔泊着一艘渔舟，舱内鱼贯掠出金刀四煞，欠身肃立。

罗刹夫人道：“白眉老怪现在何处？”

“距此不过十余里外一座大宅中。”

严晓星戴上蒙面玄巾，道：“走！”

暮霭苍茫，一行五人疾行如风，片刻已近这座大宅，只见林木掩映中可

见灯火闪烁。

大宅之内尚有十数户人家，自成村落，显然这所大宅乃此村首富。

严晓星等五人神龙般冲霄拔起，凌空一个筋头，宛如飞鸟般落在大宅屋脊上。

这家大宅并无楼台亭阁，四合院格局，只有两间屋内射出灯光，严晓星揭过两片瓦飞投而下，叭哒两声大响，房中灯光倏地熄灭。

五条身影如落叶般飘身沾地。

忽闻一声苍老冷笑道：“尊驾耳目真灵，居然找出老朽藏身之处。”

语声未毕，白眉叟与八蒙面人疾如闪电掠出，分占方位怒芒逼射，剑拔弩张。

严晓星发出一声朗笑道：“看来诸位大有孤注一掷，作生死猛拚……”

白眉叟沉声道：“不错，今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阁下生死本不足惜，只是你随身八卫未免死得无辜。”

白眉叟不禁发须怒张，神态激厉，大喝道：“小辈，挑拨离间无用，不要枉费心机。”

严晓星右掌一紧，淡淡一笑道：“在下此来要向诸位说明一事，诸位白昼可曾侵袭徐红芍么？那徐红芍正岌岌可危之际，忽救星天来，诸位率去能手尽皆毙命，铙已败退。”

白眉叟冷笑道：“战凶败危乃兵家常事，尊驾莫非藉此奚落老朽。”

严晓星道：“并非如此，诸位再次卷土重袭，倚仗霹雳雷珠欲将徐红芍等炸成劫灰，不料一时轻敌大意被千手哪叱桓红君以“偷龙转凤”手法偷去三颗霹雳雷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致又功败垂成。”

白眉叟见严晓星一再揭他疮疤，胸中不禁怒火如沸，大喝一声，双掌呼的平推而出。

严晓星冷笑道：“听在下说完再出手不迟！”说时双掌一送。

只听砰的一声大响，立时风生四外，气流涡旋，扬起漫空尘土。

白眉叟只觉虎口欲裂，不由倒退两步，目露惊骇之色。

一双蒙面老叟忽飞掠而出，横身拦阻严晓星，恐再出手一击。

严晓星朗笑一声道：“那千手哪叱桓红君堪称神偷，竟敢在天外三凶面前施展空空妙手，但诸位竟疏忽了腰扎黄条面目可憎的中年人，那人名斯慕虹，用毒之能凌驾百步毒母冷若霜之上，宇内无出其右，诸位虽幸及时而退，但不知不觉中已罹受那无形奇毒，半个对时后必然发作。”

白眉叟闻言暗暗一震，怒道：“危言耸听，老夫岂能听信。”

严晓星哈哈大笑道：“诸位中任何一人暗运真气搜宫过穴，便知在下之言不假。”

蒙面老叟中蓝野民忙暗吸一口丹田真气，搜宫过穴。

果然发觉体内数处穴道阻滞，血逆难行，尤其两股以下微感麻痹，不禁

骇然失色，道：“阁下所言一点不假。”

突感两腿一软，咕咚坐在地下。

白眉叟及七蒙面老叟神色大变。

一蒙面老叟飞掠在蓝野民之前搀扶而起，道：“兄长怎样了？”

蓝野民苦笑道：“我等已罹受奇毒了。”

白眉叟诧道：“老朽等进攻草庵前均口合避毒丹，为何……”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斯慕虹所用之毒非寻常之毒。”

白眉叟闻言不禁心寒胆怯，望了严晓星一眼，沉声道：“请问尊驾来意？”

严晓星微笑道：“在下向来不乘人于危，亦不挟恩索报，你那随身八卫真正来历在下约莫猜知，不过人各有志，何必相强，但目前你我俱志在骊龙谷藏珍，在下意欲相求一事。

白眉叟诧道：“尊驾何来？”

严晓星不说须白眉叟应允一事，而说相求，白眉叟听来大感受用。

“谅诸位已风闻无极帮主盗去真图潜逃无踪，”严晓星道：“据在下所知确信无极帮主已逃出泰山，但在下欲追踪无极帮主却又无力卫护武林群雄，是以恳求诸位相助，使在下得能分身追去。”

白眉叟闻言先是一怔，忽哈哈大笑道：“尊驾是滞故弄玄虚，老朽是愚亦无法应允。”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向来光明磊落，怎能故弄玄虚，请问白眉老师如何想法。”

白眉叟道：“癯驾妄想独自擒得无极帮主，两图惧得，骊龙谷藏珍无异囊中之物。”

严晓星微微叹息道：“白眉老师委实聪明太过，怎有此想法。”

蒙面老叟中忽一人高声道：“尊驾何妨说得明白点。”

严晓星点点头道：“在下并未存心攫得藏珍，而是为了雪莲宝可救治数位武林前辈性命，不然在下尽可将身怀藏图当众焚去，平息一场武林杀劫。”

蒙面老叟颌首道：“此言是极。”

严晓星又道：“是以在下行动，避免为无极帮主探悉，万一无极帮主被迫走投无路，愤而将图毁去则无可奈何，不过相求之事决不勉强，诸位或择追踪无极帮主而由在下卫护武林群雄亦可。”

白眉叟不禁心动，向八蒙面老叟望了一眼，道：“无极帮主设或由老朽等擒获，取有藏珍图，尊驾应作何措施？”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愿听听诸位有何高见？”

白眉叟暗道：“老朽问你，怎么你反问起老朽等来了。心内腹诽，却又无词答复。

蒙面老叟咳了一声道：“此乃下一步的事，眼前未免言之过早，到时老朽等再与尊驾商量。”

白眉叟忽冷笑道：“老朽尚未作任何决定。”

严晓星道：“方才说过在下为惋惜你那随身八卫罹受奇毒死得无辜，其实用不着你作任何承诺。”

白眉叟厉声道：“尊驾难道妄怀了他们八人皆听命于老朽。”

严晓星朗笑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说什么听命不听命，既然话不投机，在下何必多费唇舌。”挥手示意金刀四煞低喝道：“走！”

“尊驾留步！”

严晓星瞧出那出声留住自己的蒙面老叟似是五台山百残和尚，淡淡一笑道：“大师有何见教？”

蒙面老叟闻言不禁心神一颤道：“老朽等愿择追踪无极帮主一策。”

严晓星尚自沉吟未落。

金刀四煞中一人忽宏声道：“主人，我等如何信得过他们。”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想这八位均是武林高人逸士，一言九鼎。”说着在怀中取出九粒丹药，丹药颜色竟是八红一青。

八蒙面老叟不禁一怔。

白眉叟厉声道：“为何丹药颜色不同。”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因白眉老怪你罹毒甚重，服下青色丹药后尚无法在一月内施展武功。”说着递与一蒙面老叟，又道：“无极帮主之下逃往登州山一带而去，其逃必不远，因他尚欲取得在下之图。”言毕微一抱拳，转身与金刀四煞如风离去。

蒙面老叟等一一将丹药服下，白眉老怪虽心怀怨毒，但感一阵微微头晕，惜命要紧，忙一口咽下丹药，坐息调功。

半个时辰过去，八蒙面老叟只觉灵智清明，知毒性已净，满怀欣悦长身立起，但见白眉叟面色苍白，惊相询问。

白眉老怪长叹一声道：“这斯慕虹使毒之能委实令人惊骇，老朽一阵头晕目眩，四肢沉软，忙将神木传人青色丹药服下，现虽无此感觉，但体内尚有数处直气滞阻。”一蒙面老叟道：“我等既允下承诺就该算话，走吧！”

白眉叟心中虽万分不愿，却亦无可奈何随众走去。

三十五

泰庙在泰安县城内西北隅，宏大壮丽，四周有城，中央为汜天门，再进为仁安门，唐槐汉柏，柯于交荫，殿宇巍峨，宫墙雄壮，历代碑碣，直立如林，尚内有壁画后羿回鉴图，毫发生动，极尽神妙。

是夜——

更鼓深沉，二更将残，月华如水，泰庙内静悄悄地，忽一条轻如淡烟般人影掠至大殿前坠阶上。

忽闻一清脆语声传来道：“芍姐，别来无恙。”

殿门悠悠开启，盈盈走出素帕系额，一身玄衣劲装的宣青萍。

来人是徐红芍，目睹宣青萍走出，胸中不禁感慨万千，清澈双眸凝视在宣青萍脸上，幽幽一笑道：“萍妹，你老了，无复当年绝代风华。”

宣青萍一笑道：“岁月催人，焉得不老，芍姐近况好否？”

徐红芍不由面现愧疚之容道：“萍妹，你我此时并非畅叙离怀受害时，愚姐是赠解药来的，不过愚姐有一不情之求，萍妹若取得骊龙谷藏珍，只乞赐赠‘雪莲宝’一颗则铭感心内矣。”

宣青萍叹息一声道：“自己姐妹，情如手足，芍姐只须吩咐一句，小妹无不遵命，但惜为叛贼盗去，……”徐红芍道：“尚未探知叛贼的行踪下落吗？”

宣青萍道：“愚妹已遣出九拨人手，三两日内必有消息。芍姐，若欲取得藏珍非携手合作不可，不然无法如愿。”

徐红芍颌首道：“这个当然，愚姐但凭驱策。”说着取出解药。

蓦地——

随风送来一个阴恻恻冷笑道：“且慢！”

宣青萍面色一变，叱道：“什么人！”但见墙角竖石长草中一方碑碣之后，冉冉升起一人，清冷月色下映着此人面目阴森骇人。徐红芍心神一震，道：“斯老师，你也来了。”来人正是斯慕虹，缓缓走前冷笑道：“携手合作，并无不可，但须听命在下。”宣青萍叱道：“尊驾是何来历？”斯慕虹道：“在下斯慕虹，徐姑娘手中解药乃在下所赐，你身罹之毒无此解药永无法解救。”宣青萍望了徐红芍一眼，道：“此话可是真实吗？”徐红芍点点头，道：“一点不假。”宣青萍冷冷一笑道：“为何听命于尊驾，我未必须此解药，”突回面喝道：“将此人擒下。殿内突疾逾奔矢射出魏醉白，双足沾地，一闪落在斯慕虹身前，目中射出夺人神光，喝道：“你就是斯慕虹吗？”

斯慕虹傲然一笑道：“不错。”

魏醉白大笑道：“尊驾不妨试试用毒是否伤得了魏某。”

斯慕虹面色一变，不由自主地退了半步，道：“如此说来，贵上与尊驾均不畏毒。”

“正是！”

“在下不信。”

魏醉白冷笑道：“魏某不耐与尊驾哂舌。”右腕一翻，剑芒飞动，长剑已提在手中。

斯慕虹面泛阴笑，双掌交击，磅礴之后突掠出五条如魅影黑衣之人，各挽着一柄蓝汪汪毒刀。

此刻宣青萍徐红芍两人飘身退在殿廊上。

只见五黑衣人逼向魏醉白，气氛立变肃样，寒气森森。

魏醉白似若无睹，两道眼神逼注在二丈开外的斯慕虹。

五黑衣人忽同声大喝，劈刀向魏醉白劈挥而去，蓝光缭绕，寒飙飘飞。

魏醉白突震腕出剑，芒影注转起处迅变了飞虹奔涛，剑招变化神妙莫测。

只听一黑衣人出声狂嗥迎腰被横斩成两截，鲜血狂喷如雨。

魏醉白剑式宛如春涛叠浪，生生不已，迅如雷霆，转瞬又是一双黑衣人被奇奥剑势劈出两半。

斯慕虹目睹一转眼功夫，魏醉白连毙三人，不禁骇然变色，暗道：“这是什么剑法？”他本欲五名手下以合击之术困住魏醉白，趁隙放毒，那知魏醉白竟不容他如愿，忖念之间，仅剩下的两黑衣人已自断断肢飞。

斯慕虹只觉寒光眩目，倏忽间一柄剑尖已紧抵在咽喉穴上。

忽闻徐红芍唤道：“剑下留人！”

魏醉白左手五指迅疾若电点了斯慕虹数处穴道。

斯慕虹面色惨变，汗如雨下。

宣青萍目露疑容诧道：“芍姐为何与此人说情？”

徐红芍道：“非是与他说情，须知你我两人即是携手合作，未必能如愿以偿，有斯老师为助或能用毒逼使神木传人献出藏图！”

魏醉白道：“神木传人有神木令相助，功能辟毒祛邪，恐弄巧成拙。”

徐红芍道：“即是如此，亦可吓退武林群雄及白眉老怪等敌对凶邪。”

魏醉白望了宣青萍一眼，默然无语。

宣青萍会意，向徐红芍道：“芍姐所言虽极有道理，但斯老师未必能心甘悦服与我等同心协力，小妹与魏香主暂退出庙外，望与芍姐能说服斯老师。”说着与魏醉白疾掠出庙外而去。

徐红芍微微叹息一声道：“宣青萍有此人为助，不啻如虎添翼，我等力不足抗衡只能虚与委蛇，见机行事……”

斯慕虹此刻体内宛如虫行蚁走，痛苦难耐，苦笑道：“在下怎料醉白剑发如迅雷不及掩耳才为他所制，非力所不敌。”

徐红芍道：“斯老师是指以起初武功相拼吗？”

斯慕虹道：“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徐红芍道：“现在说此不是太迟了吗，除了与瑶池宫主携手合谋还有何良策？”

斯慕虹默然无语。

徐红芍见他意动，道：“请暂委屈片刻，容我出外与宣青萍商谈。”言毕纵身一跃掠出庙外而去。

片刻，徐红芍飞身掠回，解了斯慕虹穴道，举手一击拍向斯慕虹胸后命门穴。

拍的一声，斯慕虹不由自主地呛出一朵紫黑淤血，痛苦立时消失。

徐红芍道：“斯老师请在庵后山顶等候，天明以前我必赶回。”

斯慕虹说道：“徐姑娘要往何处？”

徐红芍道：“宣青萍坚邀同往罗浮宫一行。”身如箭射掠出庙外。

斯慕虹也不怨毒，一鹤冲天而起，几个起落，已翻出城外，疾展身法，奔向荒庵之后掠上山顶。

月色如洗，忽闻随风传来桓红君语声道：“斯老师从何而来？”

斯慕虹循声望去，只见一块山石之上坐着桓红君，立时走前，山石平坦，足有丈许方圆，桓红君前央放着一壶酒，另荷叶上置有烧鸡卤鹅，尚有几副碗筷。

桓红君笑道：“对月独坐，岂可无酒，来！来！来！你我对饮几杯。”

斯慕虹盘膝坐下，泛起愤激之色，道：“在下去了泰庙一趟。”

桓红君不禁一怔，道：“徐姑娘只身赴约，斯老师如何随往。”

斯慕虹冷冷一笑叙出详情。

桓红君目中微现怒光，在斯慕虹面前倒了一碗酒，举碗示敬。

斯慕虹饮了一口酒后，道：“桓老师为何不说话？”

严晓星撕下一只鹅腿，咬了几口后，道：“老朽一定要说吗？”

斯慕虹道：“你我同道不是外人，但说无妨。”

桓红君道：“你自取其辱，怨得了谁！此行由徐红芍为主，言明只身赴约，你强自梗阻，几乎败事无成……”

斯慕虹不禁面色一红，张唇欲言。

桓红君右掌一摆，接道：“老朽久闻无极门中有魏醉白此人，不知来历，武功才华均卓绝无伦，宣青萍有此人为助，所以无极帮主不敢飞扬跋扈，眼前武林群雄尚自踌躇不前亦因有魏醉白在。”

斯慕虹道：“在下也听说不久之前因事江南，误中暗算几乎身死。”

桓红君道：“那是无极帮主心嫉魏醉白，趁隙暗算所致。”

斯慕虹冷笑道：“在下承认魏醉白武功极高，如能放手一拼，则未卜胜算谁属，但桓老师武功似高出魏醉白一筹。”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老朽再出江湖，并非志在扬名争一时之短长，”说着疾腕相敬，又道：“人生几见月当头，来，来，你我共谋一醉如何？”

斯慕虹见话不投机，便自转话其他，强颜欢笑，把酒对酌。

不觉酒尽了半壶，月移西斜。

斯慕虹又忍不住问道：“桓老师认为事尚有可为吗？”

桓红君哈哈大笑道：“凡是戒之在贪，眼下是武林群雄逐鹿之争，其中

才智极高者比比皆是，我等不过荧末微光而已，惟有同心戮力勉可立于不败之局，至于可为不可为只有尽其在中。”

斯慕虹不禁默然。

疏星闪烁，凉月西沉，天边微现一线曙光，晨风拂啸山谷，荡起一片烟尘，迷茫若雾。

桓红君饮了一口酒后，嘴角泛出一丝笑意道：“徐姑娘回来了。”

斯慕虹别面回顾，只见徐红芍率同十数飞快人影掠登山顶而来。

徐红芍身后紧随着凶僧快刀飞雨黄衫人蒙丕及十数少女。

凶僧快刀飞雨笑道：“贫僧带来了酒食分于诸位。”

桓红君笑道：“可惜老朽用饱了，恐无福消受。”

飞雨道：“贫僧带来的不同，”说着从包袱中取出三大壶酒及一大堆牛肉包子，接道：“用完后我等还有任务在身。”

十数少女取过一壶酒及包子自成一处饮用。

斯慕虹皱眉道：“徐姑娘从何处召来属下？”

徐红芍冷冷答道：“罗浮官！”斯慕虹不禁一呆。

千手哪叱桓红君咳了一声，道：“看来，姑娘与宣青萍决定携手合作了。”

徐红芍道：“不错，别无他途可循，宣青萍已探明叛徒行踪，叛徒奔往泰山海燕崖，并召集昔年同道属下，所以命我等赶去，但避免形踪败露，绝不可打草惊蛇。”

桓红君道：“宣青萍咧？”

徐红芍道：“她此刻设计稳住群雄，施展瞒天过海之策，随后赶往。”

桓红君颌首道：“好，咱们分批前往，老朽与飞雨大师斯老师蒙老弟自成一队，在海燕崖下会集，但途中遇事恐不便互相伸手相助，各人只准顾全自己。”

快刀飞雨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时各自飞，何况你我，贫僧一向独行其是，不劳吩咐，”说着一口吞入肉包子，片刻之间已吃了七八个包子，又咕嘟嘟饮了两碗酒，拍拍肚子，道：“桓大侠，咱们走。”

桓红君与快刀飞雨离去后，斯慕虹蒙丕自成一队，徐红芍与诸女殿后而行。

劳山山道上现出三条飞快人影，均一身玄衣劲装，肩带兵刃，其中一人约莫四旬开外年岁，目光炯炯，挺鼻高颧，三绺短须，满脸英鹫之气逼人，却背负一老叟，健步如飞。

身形紧随一双矮瘦老者，身法利落，目光阴沉。

蓦地——

那背负老叟玄衣劲装人长吁了一声道：“咱们奔了一日一夜，总算到了地头。”说着向一处峭壁陡崖上攀着山藤借力掠登。

一个时辰后，三人进入崖半天然洞府，洞外藤萝密翳，洞径幽邃阴暗，却异常宽敞，灯灶一应俱全。

那玄衣劲装人将老叟放在石榻上躺下，燃亮了一枝烛火，闪闪红光下映着老叟面目，赧然正是无极帮主伏建龙。

伏建龙双目紧闭，昏昏睡着，似点了穴道。

玄衣劲装人一掌拍开了伏建龙睡穴，伏建龙伏醒来双目睁开，立现惊骇莫名之色，待瞧清前面三人却是那“风雷一剑韩立杰，天南二矮尤侗尤显后，倏转喜容道：“韩老弟，尤老大尤老二，愚兄想煞你们了。”

韩立杰摇首微笑道：“伏兄，我等接奉手书赶来泰安约定之处，久候不至，风闻东岳生变，无极帮主叛变逃逸无踪，我等尚未知晓伏兄即是无极帮主，”说着话声一顿，望了伏建龙一眼，接道：“我等三人在约定之处守候至深夜，正要离去之际，忽见二人快步行来，一面叙话，小弟无意窥听得伏建龙是无极帮主，现被囚在罗浮宫内……”

伏建龙欲待坐起，只见胸膈内一阵奇痛，真气梗阻，不禁痛得满身汗珠涌出，面色大变。

尤侗忙道：“伏兄穴遭受阻，内腑已然重伤，尚须调息几日才能复元。”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三位可能将愚兄救出。”

韩立杰道：“我等三人闻讯潜入东岳，花了一天功夫，直至日落黄昏才摸上罗浮宫，想是贵门混乱之际，戒备稍疏才能行事，也是吉人天相，我等守候了一个更辰，罗浮宫主魏醉白一行十数人离宫下山赶往泰庙与徐红芍会晤……”

伏建龙鼻中微哼一声道：“是有此事。”

韩立杰又微微一笑道：“那白眉老怪同八卫等高手又大举侵袭罗浮宫，宫内高手几乎倾巢而出，待以趁虚潜入，正巧遇上一宫女形色慌张，为小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住，问出她乃徐红多卧底内应，方地盗出藏珍图真迹欲逃离出宫，不料竟遇上小弟，小弟逼令带我等前往伏兄囚处少才能得以救出。”

伏建龙道：“图咧？”

韩立杰道：“现在小弟百宝囊内。”

伏建龙张望了石室一眼，道：“此是何处？”

韩立杰道：“此乃劳山海燕崖。”

伏建龙长叹了一声道：“愚兄虽被三位贤弟救出，但生不如死，日后必难逃他们搜觅追踪。”

尤侗哈哈大笑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无柴烧，我等三人必助伏兄东山再起，重振雄风。”

伏建龙嘴角微泛一丝英雄老去，暮境凄凉笑容道：“三位一路奔来，形迹未曾败露吗？”

尤显道：“一路上避开数拨可疑的人物，是否败露行踪迄今尚未知，不过此洞天然隐蔽，恐无法搜觅寻得。”

伏建龙叹息道：“但愿如此。”

韩立杰忽道：“有劳贤昆仲照料伏兄，小弟还须下山一行。”

伏建龙面色一惊道：“贤弟尚欲何在？”

韩立杰笑道：“小弟下山须采购食物作长久打算，顺便邀集一些武林同道及伏兄旧属，更须配制数巾伤药，助伏兄速愈。”

尤侗道：“韩兄速去速回探明东岳及武林群雄举动。”

韩立杰道：“小弟知道。”说着身形一闪飞掠出洞外而去。

伏建龙追忆往昔，只觉往事如梦，他至尚不知严晓星与神木传人及魏醉白及一人化身，虽感败得可疑，但必定不明其故，不时发出长吁短叹。

尤侗万显劝慰臂解，请暂释愁肠，事态尚未至不可收拾地步，至少藏珍图仍握在手中，他们兄弟轮替出洞巡视有无可疑武林人物追觅。

日落日出，又是一晚过去。

风雷一剑韩立杰赶还，邀来五位武林同道，并采购一大批食物，雇来四名年轻力壮汉子掌理烹调粹工。

这五人均是伏建龙往日旧交，相与寒暄片刻，伏建龙问道：“外间情况如何？”

韩立杰眉宇间泛出一抹忧虑之色，道：“东岳与武林群雄似知我等逃踪，但未明确，现白眉老怪随身八卫卫连连赶来，却遇上徐红芍等一千凶邪双方已展开一场追逐拼斗，风闻白眉老怪等一行为保全实力，不欲作孤注一掷，略接就退，却又避不开徐红芍等追踪苦缠，已是三次遇阻，看来我等尚可静安一些时日。”

尤侗道：“此洞隐蔽异常，很难发现。”

尤显道：“即是被发觉，那时伏兄伤势已复，我等尚可迁至另处。”

伏建龙认为命是风雷一剑韩立杰及天南二矮救的，所言定然不假，那知满不是如此回事。此刻他已是身不由主，一切唯风雷一剑韩立杰及天南二矮马首是瞻。

雁荡山属苍括山脉，在乐清悬境，分南雁，北雁，以北雁最胜，千严兢秀，万壑争段，瀑布以大龙秋称着，高三百八十尺，飞瀑悬空，如倾万斛，谷中风起，朦朦如雨，蔚为奇景。

渐境我名山，天台以石胜，天目以树着称，而雁荡却以奇峰突出飞瀑处见胜。

从温岭黄严经大荆大山，首先入目者即遇一奇峰形似老僧拱手而立，相迎于道左，故名曰：“接客僧，与黄山文殊院前“迎客松”堪相妣养。

“接客僧”峰下崎岖山道上隐隐现出四条飞快身形，竟是那降龙八堂雷玉鸣雷俊峰父子及白衣银龙翰翔东斗天君葛元良四人。

他们四人经过不久，山道上又飞奔而来神鹰七式廖独，淮上隐叟祝秋帆云中怪乞孔槐及罗刹谷主及其门下一行。

罗刹谷主门下可瞧出许飞琼、萧文兰、雷翠英、杜翠云及陶小燕陶珊珊六女，美如天仙，艳光照人。

降龙八堂雷玉鸣一行四人奔出灵严寺山门前，忽闻一声苍老佛号：“阿弥陀佛。”随风传来。

只见寺内走出一相眉银须布衣老僧，双手合什打一问讯道：“诸位檀越游与不浅，诸至禅堂待茶。”

雷玉鸣注视了此僧一眼，只觉此僧年迈龙钟，了无异处，微笑道：“请问大师可是灵严寺住持吗？”

老僧合什答道：“不敢，小僧了安，十六年前随缘来到此寺，恭为灵严方丈。”

雷玉鸣道：“我等雁荡之游，欲尽与而返当须时日，一行众多尚有女眷在内，不知宝刹可否方便打住数日？”

了安答道：“敝寺屋宇甚多，只小僧五人，若不嫌待慢，打住十日半月何妨。”

雷玉鸣含笑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太打扰了些。”

此刻，祝秋帆及罗刹谷主等人已赶到，了安大师肃容前导，领入一间宽敞清净禅堂落座。

须臾走进一眉清目秀的小沙弥，了安大师吩咐小沙弥献上香茗，并命打扫五间空房准备嘉客起居。

东斗天君葛天良取出一锭黄金，笑道：“此区区微数，聊作香火油资，祈望笑纳。”

了安大师拒绝再三，只得勉强收了，寒暄片刻，告辞退出。

神鹰七式廖独与白衣银神龙翱翔两人巡视庙内庙外，只觉灵严寺内诸僧均是俗家僧人并无可疑之处，寺外平静如常，才返转寺中。

寺内素席烹制得异常清时腴美可口，嫩筍、香蕈、腐竹等物吃在嘴内别有一番滋味，尤其用山泉酿制的米酒，芳香碧绿，清冽爽口。

第三日清晨，突有一村农模样老翁入寺内，头戴竹笠，青衣布褂，裤管扎起，只登草鞋，找上知客僧言有人托书面交雷老英雄。

知客僧领着老农前往面见乾坤八堂雷玉鸣。

雷玉鸣拆阅，略一过目即收置怀内，含笑道：“有劳远路而来，老朽等还本药草尚未到手，请暂候一两日如何？”

老农似懂非懂浑噩一笑道：“小的遵命。”

入晚，禅堂内又摆上三桌素席，群雄又尽兴而醉。

三更时分——

神鹰七式廖独由寺外返转，满头大汗，向雷玉鸣道：“雷兄，廖某只觉有点不对劲。”

雷玉鸣诧异道：“廖兄言中有物，请道其详。”

廖独道：“廖某感觉体现人真气不顺。”

“真的吗？”雷玉鸣目露骇然之色，道：“廖先生是否受了暗算，试回想一下遇上什么事物。”

廖独满脸茫然之色，摇首苦笑道：“廖某迄无所觉想它不出。”

雷玉鸣突觉一丝飞麻由脚底升起不禁脸色一变，忙运真气封住穴道，怎料竟力不从心，幸亏那缕飞麻感觉升至腹腿之间，立时缓慢下来。

廖独惊疑地望了雷玉鸣一眼，便向一旁椅上坐下，道：“雷兄是否两腿有麻木感觉？”

雷玉鸣点点头，浮出一丝苦笑道：“如此看来，定是在食物中有人动了什么手脚。”

蓦地——

窗外忽送入阴森冷笑道：“雷玉鸣！你等虽是聪明盖世，也难料在食物内放了药物，从第一日起每种入口的茶水酒食俱经参用份量迭次增加，所以才在今日发作……”

廖独厉声道：“尊驾是谁？”

此刻一连五间的群雄诸女均已发作，不禁面色大变。

窗外那人笑道：“廖老师稍安勿躁，更何须询问老朽来吗，此药并非奇毒，而是海餐一种稀有的树根浆汁，入口芳香清甜，渗在食物中更无法发觉，不过服用多量，即会真气不顺，血行滞阻，生出麻木感觉，麻势缓慢，若延至胸口即无回天令术。”

雷玉鸣道：“请问尊驾暗算我等目的。”

“老朽并无他求，只求两幅骊龙谷藏珍图。”

“老朽知道，你们在等人，如今人也等到了，两幅图就在此人身上。”

“雷某始终不明白尊驾何指？”

窗外传来哈哈大笑道：“图就在乔装改扮老农身上。”

此际，那老农已在雷玉鸣的身旁，闻言目中突然神光大盛，立时判若两人，张嘴欲喝叱出口。

雷玉鸣忙挥手示意禁止，冷笑道：“尊驾委实装龙象龙，装虎像虎，雷某已知尊驾是谁了。”

窗外黯然须臾，又传来语声道：“老朽不信。”

雷玉鸣沉声道：“尊驾就是了安大师！”

窗外那人显然震住，半晌才阴恻恻发出一声冷笑道：“可惜雷老师发觉太迟了点！”

“不迟，”雷玉鸣沉声道：“至少雷某最初就发现大师神态可疑，是以我等也有了准备，我等中也有数人未曾罹受尊驾之毒。”

了安大师道：“雷老师，休想骗得了老朽，只要食物进口，没有不中毒的。”

老农突高声道：“老夫滴水未曾入口，尊驾未必能称心如愿。”

了安大师道：“阁下虽言之属实，却也救不了你同伴性命，三日后侵入心脾，即是老朽独制解药亦无法解救，老朽已放屠刀，戒之在杀，是以良言相劝取出藏图，老朽取出藏图立赐解药。”

雷玉鸣哈哈大笑道：“尊驾慎思密虑，志在必得，却百密一疏……”

窗外了安大师不待雷玉鸣说完，接道：“东岳泰山内外聚集天下武林群雄，如蝇附膻，种种迹象无非是故弄玄虚，淆惑视听，其实施声东击西之策。”

雷玉鸣洪声道：“大师说完了吗？”

“说完了。”

“大师疏忽了一点，你也中了两种无形奇毒，正如大师所言，雷某等尚可作三日苟延，但大师只消一个时辰。”

窗外院中迎风屹立的了安大师闻言心中不信，忽感头目一阵晕弦，不禁大感惊凛，目中凶光暴射，厉声道：“老朽年迈，死不足惜，以老朽一人换取汝等多人性命，足以震荡天下武林，老朽虽功败垂成亦可瞑目自豪。”语毕欲待纵身掠去。

蓦闻身后一声冷笑道：“你走不了。”

金刃劈风声中，了安大师一条左臂齐肩削落堕地。

奇怪断处竟不见一滴血液流出。

人影连闪，了安大师眼前现出千手哪叱桓红君及凶僧快刀飞雨。

显然了安大师昔年久走江湖，黑白两道知名人物无不熟知能详，目睹两人不禁脸色惨变。

飞雨冷冷一笑道：“尊驾就是烧化成灰，贫僧也能辨出尊驾是天外三凶老大查道行。”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老朽久未施展恶毒手法，今日用来对付你查道行是头一遭。”

查道行目露怨毒之色，厉声道：“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桓红君双眉猛皱，冷笑道：“老朽与飞雨大师已改邪归正，这行因攻心之苦可使你一月之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查道行只觉万蛇钻心，额角沁出汗流如黄豆般大，张口目瞪，不胜痛苦。

桓红君疾一扬手，两粒丹药掷入查道行口内，顺喉咽下，冷笑道：“两粒丹药可解你身罹两种奇毒。”

查道行此际已经受不住痛苦，身形踉跄，喉间声如间嘶，面肤扭曲，忽大叫道：“桓红君想不到老朽竟栽在你的手中，你随老朽去云房中取解药。”

千手哪叱桓红君微笑道：“有劳前导。”

查道行步履踉跄领着桓红君走去。

须臾，桓红君急急走向群雄房内一一赐服解药，片刻后群雄麻木感觉立止，真气转畅。

诸女均认不出桓红君是何许人物，更不知为何相助他们。

只听桓红君道：“大功告成，我等拂晓时分起程赶往泰山。”

窗外忽想起一苍老女声道：“杜姑娘，可容老身一见。”

杜翠云认出那是清风庵主，忙道：“庵主吗？请进。”

人影一闪，房中步出清风庵主，合什行礼道：“老朽有一不情之求，可

否饶了查道行性命。”

桓红君望了清风庵主一眼，道：“上苍有好生之德，老朽怎能心黑手辣，不过必须废了查道行一身武功。”说着身形飞掠而出，不久挟来查道行交与清风庵主道：“庵主可以走了。”

清风庵主目露愧容合什一礼，道：“谨从此别，今后江湖内永无查道行及清风庵主二人。”挟起查道行转身掠出，穿空而起杳失于夜色苍茫中。”

飞雨掠身入房，一翘拇指道：“少侠委实睿智无比。”

萧文兰听出蹊跷诧异道：“什么少侠？”

廖独哈哈大笑道：“萧姑娘，也就是你心上人严晓星。”

“什么！”萧文兰眸露惊喜之色，道：“也是……”不禁望了诸女一眼。

桓红君微微一笑道：“查道行在此灵严寺已潜伏多年，日夕侦查骊龙谷藏珍确处，但心劳力拙，无法侦出，清风庵主与他狼狈为奸，不过外人不知道他们两人内情罢了。”

廖独诧异道：“老弟何以知情？”

桓红君道：“凡事均不出一个理字，天外三凶齐名字内，而清风庵主与白眉老怪非但格格不入，而且互相敌视，此其异也。

天外三凶独缺查道行一人，清风庵主白眉叟竟不提查道行只字，而武林之内又不明查道行生死，可见查道行独活在世间，天下武林莫不为骊龙谷藏珍所动，老辈人物纷纷露面江湖，查道行竟未现身，其异二也。

是以在下认其大违常情，遂留意清风庵主举动，暗中遣人尾随清风庵主。”

雷玉鸣托道：“她老来成精，竟始终未有发觉吗？”

桓红君笑笑道：“在下所遣二人均是上上之选，一是乔五，另一名是八卦道人，以障眼法护身，清风庵主未能察觉，果然为在下探出清风庵主隐秘。”

群雄诧异不已。

四鼓将残，天色未明，群雄计议已妥离了雁荡兼程北上。

劳山海燕崖洞内，无极帮主伏建龙伤势虽日有进步，但缓慢得很，只觉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之感。

风雷一剑韩立杰及天南二矮尤侗尤显三人轮替出洞探听武林情势，每次返山回报风云阴恶异常。

韩立杰将藏珍图交与伏建龙。

伏建龙一心寄托在藏珍上，将图藏于石榻之下，盘算力挽救局劣势，日夕与韩立杰等人商议，但形势已成被困之局，只是群雄尚不知自己等人藏身海燕崖罢了。

翌日——

尤侗形色仓惶奔入洞府。

伏建龙诧异道：“尤兄，你为何如此？”

尤侗道：“显然武林群雄已知我等逃踪，劳山内发现可疑人物，幸亏兄

弟机警，不然难免引起拼搏。”

伏建龙诧道：“二位及韩兄救出老朽时，是否有人知情？否则尤兄可鱼目混珠，诈称乃追觅老朽行踪而来，为何惊惶。”

尤侗摇首叹息道：“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焉知我等三人救出伏兄时，难保不被人发现，不然他们为何奔上劳山搜觅。”

忽见一彪形大汉满身血污奔入洞府，道：“大事不妙，韩立杰及尤显二位老英雄遇上强敌现在激搏，他们已呈败危之象。”

尤侗脸色一变，问明拼搏之处飞掠而出。

大汉忽面色惨变，张口喷出一股黑血，仰面倒地气绝而毙。

伏建龙只觉天坍下来一般，不禁目中发黑，废然发出一声长叹。

一顿饭光景过去。

只见风雷一剑韩立杰及天南二矮尤侗尤显匆匆奔返，胸肩等处均为兵刃割破模样，神色疲惫。

伏建龙道：“韩兄遇保强敌？”

韩立杰黯然一笑道：“白眉老怪及随身八卫一千凶邪！”

伏建龙目中神光一闪，道：“韩兄是如何与他们引起拼搏的？”

韩立杰道：“白眉老怪阻住小弟尤老二两人，逼问我等为何在此劳山？小弟反唇相讥天下路正下人走，你来此搜觅无极帮主下落，难道韩某有什么不可。”

“对！”伏建龙道：“这话有理，恐老怪无词答对。”

韩立杰道：“老怪竟恼羞成怒，直指无极帮主逃出东岳系小弟来踪去迹，话不投机，竟展形一场恶斗，与尤老二连伤三人，怎奈寡不敌众被困，后经尤老二之助，才得逃出重围向山下奔至。”

“难道老怪等人未追踪吗？”

韩立杰冷笑道：“自然老怪等穷追不舍，乃施展金蝉脱壳之计得以逸出。”

伏建龙不禁面现忧虑之色道：“伏某但能速愈，迁地为良，企图东山再起之策。”

韩立杰劝慰道：“伏兄吉人天相，自可转危为安，只要他们不找到海燕崖上一切均可无虑，伏兄伤势大有进展，如不出小弟所料，七日后必可全愈。”

韩立杰摇首道：“如不知己知彼，何能立于不败，万一武林群雄发现我等藏身此洞，则无异瓮中捉鳖。”

伏建龙黯然一笑，道：“那么必须小心就是。”

自是以后，韩立杰每日三次只身出洞，回转时面色竟一次比一次阴沉。

伏建龙只知韩立杰回报劳山武林人物日益增多，令人安慰的是他们互相敌视，看来劳山之内一场武林血腥杀劫难免。

眼下洞内除了韩立杰及天南二矮外，均是无极帮各地暗桩分舵知名人物，万不可现身，如今情势阴恶，伏建龙只能寄望群雄无法找到藏身之处，其次任他们两败俱伤，但愿韩立杰之言是实，七日后伤势全愈企图再起。

第六日——

阳光普照，碧空如洗，劳山峰叠翠，山花呈艳，嫣红姹紫，景物明媚。山道上突现出罗浮宫宣青萍、魏醉白、柳无情、萧凤等一行二十余人。

蓦地——

只闻一声喝道：“站住！”

草丛中忽升起一双黑衣蒙面老叟。

宣青萍嫣然微微一笑道：“原来是两位，白眉老师现在何处？”

蒙面老叟道：“就在不远，请问宫主，贵门叛徒下落已得么？”

宣青萍道：“阁下明知故问，叛徒已逃出泰山。”

那蒙面老叟道：“贵门叛徒能逃出东岳，定有人相助，但不知宫主已查明系何人所为？”

宣青萍笑道：“奉告两位变无妨，相助叛徒逃出之人乃风雷一剑韩立杰及天南二矮尤侗尤显。”

二蒙面老叟不禁相望了一眼。

宣青萍道：“瞧两位目光，似已察觉叛行踪，不知可否见告？”

那左侧蒙面老叟道：“不错，数天前老朽等与韩立杰及天南二矮不期而遇，展开一场恶斗，被他们逃往山外。”

宣青萍微笑道：“韩立杰等不会又转回劳山？”

“一点不错！”宣青萍倏地面色一沉，立时罩上一层严霜，冷笑道：“我拾治叛徒，乃本门中事不容外人干预。”

蒙面老叟哈哈大笑道：“贵门私事，老朽等岂能干预，无奈藏珍图现仍在贵门叛徒手。”

宣青萍冷冷一笑道：“看来，你等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叛徒手中之图即是为你们所取，横祸立至，头一个神木传人就放不过你们。”

蒙面老叟自忖来此一行便是神木尊人授意，是以有恃无恐，哈哈大笑道：“这倒未必！”

宣青萍面色一沉，目泛怒光道：“既然如此，我索性指点一条明路，叛徒就藏身在海燕崖上。”

一双蒙面老叟闻言不禁相顾愕然，只觉宣青萍如此爽朗干脆，反而令人无法置信。

宣青萍怒道：“你们似有所顾忌，从速与不撤离，不容从中掣手。”

“谁说老朽等不敢前往，”蒙面老叟道：“贵门叛徒自有老朽擒交宫主就是。”

宣青萍颌首道：“好，夕阳西下时如你们尚不能制胜擒来叛徒，请立即离去，不然休怨我心辣手黑。”

蒙面老叟道：“只要宫主句句是真，老朽也说话算话。”一双身影转身如风掠去……

海燕崖下翠荫从一中隐现幢幢魁影，突树叶中，人出风雷一剑韩立杰，

目光炯炯如电大喝道：“何等鼠辈胆敢侵犯老朽栖息之处？”

草丛中忽冒起八蒙面老叟，疾如电闪掠在韩立杰身前，尚有十数黑衣带刀人纷纷扑往崖上。

那些黑衣带刀人扑至半途，忽闻两声凄厉惨嚎，一双黑衣人宛如断线之鸢般堕在崖下，脑骨粉碎，血浆喷益，惨不忍睹。

其余之人不由震慑，纷纷退下山来。

韩立杰冷笑道：“尚有谁不怕死的就上去。”

只听蒙面老叟沉声道：“韩立杰数天前你能幸免一死，已是大幸，尚敢在此大言不惭。”

韩立杰伸手挽出肩头长剑，震腕幻出一片剑飙寒芒，风雷立主，剑气逼人，冷声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尔，风闻白眉老怪随身八卫均身负绝学，来历似谜，今日韩某要揭露你庐山面目。”

风雷一剑韩立杰在武林中固是一流高手，武功高强，但在八蒙面老叟中却不值一顾，然眼前韩立杰展出护身剑式竟奇幻不测，与数日前判若两人，不禁大感骇异。

此剑气似是凝结一般，八蒙面老叟蓄势戒备。

韩立杰一剑斜斜挑起，闪出一抹寒星，看来平淡无奇，却瞧在八蒙面老叟眼中，只觉精奥已极。

只听韩立杰一声大喝，剑芒起处，一方黑巾被剑挑开割落飘飞堕地。

那老叟不禁一呆显出本来面目，竟不知韩立杰怎能挑割开他那蒙面黑巾。

韩立杰愕然诧异道：“原来是邛峽长老掌判生互傳一清。”

傳一清面色立变森寒，目迸杀机，厉声道：“韩立杰！这是你自找死路，休怨老夫无情。”

风雷一剑韩立杰微微一笑道：“今日形势之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此话未免多余。”

傳一清双掌疾翻，呼的劈出，展开了一套“天罡三六掌”，霎那间掌影漫空，罡风山涌，精奇绝伦。

韩立杰抡剑如风，精芒雷奔，幻化万重剑影，逼袭而去。

两条人影腾挪如飞，急打快攻，狂飙卷起满天尘草，弥漫若雾。

一盏茶时分过去，只听傳一清发出一声冷哼，人影疾飘开去，他那右臂之上流下一线殷红鲜血，点点如珠滴落地面。

七蒙面老叟立时抢前，形成八对一局面。

韩立杰目中威棱逼射，冷笑道：“诸位欲以多为胜么？”

一蒙面老叟冷冷答道：“眼前非是你我争胜扬名之时，须知时机稍纵即逝，形势所逼，不得不尔。”

忽闻七丈开外逸出一声断喝道：“且慢！”

只见一株参天五木之后转出斯慕虹及黄衫人蒙丕。

蒙面老叟等目睹斯慕虹脱身，不由心神巨震。

斯慕虹面泛森冷笑容道：“诸位一八对一，不嫌有违英雄行径么？”

说时，蒙面老叟倏地右腕一抬，袖管中忽射出四道寒芒，迅若雷奔。

另一蒙面老叟立鹤冲天拔起，凌空翻身打下一掌星形暗器，满天花雨般罩袭斯慕虹蒙丕两人。

斯慕虹蒙丕两人神色一变，倏地飘身开去。

蒙丕长剑卷起一片剑飙，叮叮将打来暗器磕飞，但双足刚一沾地，蓦闻身后一声大喝传来道：“倒下！”

猛感胸后如着万斤重击，狂嗥一声，身形撞出数步栽倒在地，喷出一股鲜血。

斯慕虹不料蒙面老叟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狂袭，虽仗身法奇特得以避开星形暗器，但四股寒芒竟似长了眼睛一般，附骨之蛆跟踪而至，猛一咬牙，右掌一翻，一式“分水拨浪”拂出。

那知不拂还好，四股寒芒遇阻立变横切绞转之势，斯慕虹非但不能将寒芒拨开，只觉手腕一冷，一只血淋淋手掌飞堕当地，血涌如注。

此不过一瞬眼功夫，韩立杰不禁失声惊呼道：“飞刀！”

斯慕虹运功阻止鲜血涌溢，目露怨毒之色厉声道：“后会有期，但愿八位青山不改！”

一双蒙面老叟奇幻无比落在斯慕虹之后，斯慕虹话声刚落，双刃齐出，卡卡声响，竟然贯穿前胸。

斯慕虹狂叫一声，倒地横尸。

韩立杰瞧出蒙面老叟配合粗密严谨，心中着实赞叹。

蒙面老叟飞落在韩立杰之前，虚扬一掌。

韩立杰微生惊骇，两足一错，身形疾挪开去，竟然玄妙已极。

蒙面老叟不禁一愕，道：“韩朋友，你怕了么？”

韩立杰朗笑道：“这倒未必，阁下如有杀鸡吓猴之意，恐弄巧成拙。”

蒙面老叟冷冷一笑道：“那只有得罪了！”

一声暗号之下八人竞相出手，辣毒凌厉，尤其是傅一清对韩立杰恨入骨髓，掌掌都是杀手迅如雷霆。

韩立杰面对八名强敌，不敢大意，长剑飘洒开来，涌出朵朵金花，划带起一片破空锐啸，身形步法奇妙已极。

蒙面人眼看掌指兵刃堪触及韩立杰，但一滑即开，不禁大感骇异。

韩立杰忽离地虚起三尺，剑式忽变，一招“长河垂钓”，风雷立生，只见一线寒芒，摇曳一朵金星扫越八老叟头顶。

忽听惊叫连声，除傅一清外其余七蒙面老叟脸上黑巾皆被剑芒削落。

蓦地——

一个灰衣高大老僧由长空电泻落下，一手玉碟，宏声喝道：“奉掌门令谕，百残即速随贫僧返山。”

百残一脸懊丧，合什向玉碟长施一札，目露黯然神伤之色望了七人一眼，随着高大灰衣老僧快步离去。

接着又是一瘦小黑袍老者飞身落地，手持铜牌道：“奉西昆仑掌门之命，着顺长老立即回山听候发落。”

只见一黑面老叟趋前躬身道：“老朽遵命。”

人影纷纷接次而至，须臾七老叟均奉令返山，显然此事其中早有预谋，仅剩下傅一清只身一人，面现迷惘速愕之色。

突闻一声冷笑随风送来道：“傅一清，你知罪吗？”

只见一约莫五旬开外妇人缓缓走来，凤目中威棱逼射。

傅一清面色惨变，道：“老朽知罪，怎劳主母亲临，但有一不情之求，可否容宽数日之限……”

那妇人道：“你放心不下白眉老怪，我等已另有安置，无须你烦虑，走吧！”

傅一清暗叹了一口气，随着那五旬妇人离去。树倒猢狲散，随着八蒙面老叟同来的党徒见大势已去，各自星散奔离。

天南二矮尤侗尤显疾如星泻掠下崖来。

望了韩立杰一眼道：“白眉老怪随身八奇均应召还山，看来情势已转和缓，只待明日伏兄能行动自如我等速速迁离。”

韩立杰慨叹一声道：“情势非但愈来愈风险，你我能挨过一日一夜尚未可知之。”

尤侗摇首道：“兄弟不同意韩兄想法。”

韩立杰道：“此话何解？”

尤侗道：“伏兄持有藏珍图，武林群雄及罗浮宫主人定投鼠忌器，即拿蒙面八老一事而言，一一均被召回，似为预谋，就可想而知。”

韩立杰点点头道：“此言有理。”

尤显道：“伏兄言韩兄辛苦，命我俩来此替代。”

韩立杰报拳道：“有劳了！”一鹤冲天拔起，掠入洞中。

伏建龙会在石榻上，目睛韩立杰走来，微笑道：“韩兄辛苦了。”

韩立杰道：“自己兄弟，何言辛苦，伏兄伤势感觉如何？”

伏建龙道：“体内真气渐导入主穴，只待三处滞阻穴道冲开，武功即复。”

蓦见黑衣大汉仓惶奔来禀道：“天南二矮老前辈遇上劲敌，岌岌可危！”

韩立杰面色一变，身如脱弦之弩疾射出洞而去。

伏建龙下意识地预感不祥之兆，叱喝道：“取伏某的金刀来！”

黑衣大汉不禁一怔，苦笑了笑道：“帮主要金刀何用？奉韩大侠之命，帮主如未完全复元切莫使用兵刃。”

伏建龙目中神光逼射，似怒不可遏，继黯然长叹一声道：“韩贤弟是防老朽一时想不通横刀自绝，其实老朽何至于寻短见，你速取来老朽蒙面纱巾及独门金刀。”

黑衣大汉迟疑了一下，转身走去取来一方蒙面黑巾及金刀，替伏建龙系好黑巾后，金刀则握在手中递与伏建龙，侍立在侧。

伏建龙望了黑衣大汉一眼道：“探明赶大侠胜负速报我。”

黑衣大汉忖道：“尚有多人在洞口守护，为何遣我出去。”恍然悟出用意，躬身道：“属下遵命。”提着金刀快步奔去。

伏建龙满认他会留下金刀，那知大出意料之外，不禁呆得一呆，喟然叹息一声，充满了英雄老去暮境凄凉。

话说韩立杰奔自洞口，只见天南二矮尤侗尤显力敌神鹰七式廖独，白衣银神龙翰翔，鬼手阴奎蓝衣儒判卫方四人，刻已险象环生。

突然龙翰翔探身进掌，五指虚扬，大喝道：“倒下！”

天南二矮不由天晕地转，身形一个踉跄倒地昏迷不醒。

韩立杰一见惊怒异常，振吭发出一声为啸，身如飞鸟疾跃飞落。

忽见崖下一条黑色人影潜龙升天拔起，迎向韩立杰而去，冷笑一声道：“竟是你廖独？”

韩立杰长剑挥展，寒飕乍起之际，忽似中暗算鼻中冷哼一声，被那黑影猿臂疾舒一把拍在胁下堕地。

洞径群邪瞧得逼真，不禁大惊失色，退守洞径防敌侵入。

一条人影腾空拔起，迎着一道刀芒，掠落洞外，竟一无阻拦，不由面现微笑。

洞径阴森，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那人横刀护胸，神态从容慢慢走入。

前行两丈远近，忽由两仙闪出眩目刀芒，交叉砍下，疾逾奔雷。

那人身形滑溜无比，跨出一步堪堪避过两股疾厉绝伦刀势，迅疾转身，只见刀光一闪，两声凄厉惨嚎腾起，一双尸体倒卧在洞径内。

洞外掠入一蒙面黑袍老者，赞道：“好快的刀法，不愧为快刀之名。”

那人微笑道：“谷主谬赞。”

黑衫老者道：“兄弟不愿多见伤人，可否让兄弟前行？”

“谷主请。”

黑衫老者道：“那么兄弟有劳了。”右手虚扬傲然身飘进入。

前行不数步，只听远处传来重物倒地之声，两人一前一后畅然无阻进入一间宽敞石屋中。

壁间斜插两支火光熊熊松油火炬，映得一室明亮，只见无极帮主面戴纱巾端坐于石榻上，旁立一手捧金刀，满面惊怒之色黑衣大汉，显然奉令不冷出手。

黑衫老者傲然走入，身后那人却是改邪归正的快刀飞雨。

无极帮主只认入洞之人如非罗浮宫主便是神木尊传人，那知大出意料之外。

快刀飞雨突起一刀飞向黑衣大汉。

黑衣大汉不禁大惊，金刀振腕挥出已是不及，卡卡声响尸体横在地。

无极帮主满怀怨毒，冷笑一声道：“飞雨，你也太心狠手辣斩尽杀绝了。”

飞雨冷冷笑道：“贫僧虽然恶名在外，与你一比不过小巫见大巫，何况贫僧已改邪归正。”说着向洞后走去。

这时两人四目相对，无极帮主道：“阁下是谁？”

黑衫老者道：“帮主藏着面巾，未免多此一举，其实帮主来历几乎无人不知。”

无极帮主不禁身驱一阵强烈阵感，厉喝道：“老朽来历只有罗浮宫主知情，显然乃她泄露隐秘。”

黑衫老者冷笑道：“伏建龙！你无须含血喷人。”

无极帮主忽伸右臂，缓缓抬起手揭下面巾，目露黯然神伤之色，太息道：“阁下无疑误中罗浮宫主借刀杀人之计，藏珍图仍在她手上。”

黑衫蒙面老者淡淡一笑道：“真的吗？”

伏建龙道：“老朽手下伤亡殆尽，又身受禁制，如阁下不信，尽可搜觅藏珍图便能证实老朽之言真假。”

黑衫老者略一沉吟道：“此话兄弟疑信参半，不过兄弟诧异伏老师乃不满武林，名驰八表的大侠，怎甘身为无极帮主等人驱使，贻人笑柄！”

伏建龙冷笑道：“伏某是自甘卑下的人吗？又不忍武林罹遭血腥浩劫，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黑衫老者哦了一声道：“如此说来，伏老师志行另人景仰，兄弟失敬了。”

忽闻一声冷笑传来道：“莫非我都错了吗？”

又是一个黑衣蒙面人，疾步走入。

伏建龙暗道：“怎么又是诡秘面目之人，神木传人与自己俱是一般，看来俱是各有隐衷，”不禁冷冷一笑道：“不论阁下两位是否相信老朽之言，藏珍图委实不在老朽手上。”

目光抬处，不禁心神一震，只见那蒙面黑衣人之后现出星标玉立，潇洒不群的严晓星，咳了一声道：“严贤侄，你也来了，老朽方才所言谅贤侄均已耳闻。”

严晓星道：“伯父之言句句是真？”

伏建龙正色道：“老朽岂能欺骗贤侄。”

黑衣蒙面老者忽哈哈大笑道：“伏建龙，你看我是谁？”迅疾揭下面巾。

伏建龙认出是迷魂谷主陶泰麟，心中一惊，但佯作镇静，淡淡一笑道：“陶谷主，当年之事非老朽所为。”

陶泰麟沉声道：“你是说罗浮宫主吗？”

伏建龙道：“不错！”

另一黑衣老者冷笑一声道：“伏建龙你好一张利嘴，试猜老朽是谁？”

只见伏建龙不禁一怔，摇首道：“此时此地阁下无须隐秘本来面目。”

黑衣老者颌首道：“好！”

伏建龙眼瞧着黑衣老者揭下黑巾，不禁面色惨变道：“这不可能！”

他认出是甘凉大侠紫霞庄庄主严天梁，忽面色一变，砺声道：“严贤侄令尊身遭惨死，老朽曾为之亲手残葬，杀害令尊真凶就是罗浮宫主宣青萍祖父宣落。”

严晓星道：“伯父何不早向小侄言明。”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宣洛已死，人死不记仇，难道要将满门血海大仇如算在宣青萍身上吗？”

忽闻传来罗浮宫主轻笑道：“伏建龙，你委实巧言为簧。”身影纵洞径暗处走入，身后随着乔延年及徐红芍。”

严晓星欠身施礼唤道：“娘你怎么也来了。”

宣青萍道：“为娘如果不来，怎能使伏建龙心服口服。”

伏建龙一听宣青萍严晓星母子相呼，不禁呆住，恍然悟出其中道理，面色一暗，色发死灰，长叹一声道：“宣青萍你赢了，老朽当自诩机智心计，竟未想出其中蹊跷，严天梁被遭婷婷横刀夺爱，你虽伤心欲绝竟不愿寻仇，而且终身不嫁，原来……”

罗浮宫主叱道：“你明白得太迟了，严天梁一直就在罗浮宫内养伤，天幸取得雪莲宝。”

“什么！”伏建龙瞪目骇然诧道：“你已取得雪莲宝。”

乔延年冷笑道：“伏建龙，当年你下手极生，严大侠必难幸免，殊不知吉人天相……”

伏建龙突愤极厉声道：“老朽均已知情，此话已属多余。”

严晓星道：“还有伯父不明白之事，神木尊传人就是小侄。而魏醉白亦是小侄。两幅藏珍图早为小侄取有，伯父埋在石榻下的那幅系用来鱼目混珠。”

伏建龙满面血红厉声道：“你如何知图埋在石榻之下？”

严晓星微笑道：“因为韩立杰亦是小侄所扮。”

伏建龙叹息一声道：“老朽知罪矣！”突然两目一睁，瞳孔中流下两委殷红鲜血，须臾，头缓缓垂下。

严天梁伸手一摸，发觉伏建龙已然气息冰冷，自绝而死。

甘凉道上，紫霞宫迷，庄外不时可见一双丽影，并肩漫步，指点烟岚，悠然物外。

——全书完——

